ongtz.com
孔夫子旧书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7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苔依丝

[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

刘方译

主编/刘硕良

苔依丝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吴岳添译

（桂）新登字03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菩依丝

〔法〕法朗士

（1921年获奖）

吴岳添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875　插页6　字数441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6100册（含精装1450册）
ISBN 7-5407-0867-X/I·610

定价：平装 19.30元
精装 24.30元

[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迳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特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录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

描绘。为什么要带上一堆笔记本来败坏旅行的兴致呢？真正相爱的情人是不描写他们的幸福的。

我沉浸在现状的忧郁和过去的诗意之中，内心全是美丽的形象，两眼凝视着丘陵和谐纯净的曲线。我在蒙特阿雷格罗的小客栈里品尝着辛辣浓烈的红酒，只见走进来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戴着一顶草帽，穿着一条本色的薄绸连衣裙。她的头发是深色的，黑色的眼睛闪着亮光。从走路的姿态上我认得出她是巴黎人。她坐了下来。老板在她身旁放上一杯凉水和一束玫瑰花。她一进门我就站了起来，谨慎地离桌子稍远一点，假装在观察挂在墙上的虔诚的绘画。我清楚地发觉她在从背后看我的时候，惊讶地动了一下。我靠近窗户，注视着石子路上来往的各种着色的车辆，路的两旁生长着仙人掌和巴尔巴里① 的无花果树。

在她喝着冰水的时候，我凝视着天空。在西西里，喝凉水和享受日光令人感到有一种不可言传的乐趣。我在心中默诵着雅典诗人的诗句：

神圣的阳光啊，是幸福日子的眼睛。

这时那位法国夫人怀着一种特别的好奇心观察着我，而且我尽管出于礼貌克制自己不再看她，却仍然感觉到她注视着我的目光。我似乎具有一种天赋，即不用看就猜得出有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许多人也自以为拥有这种神秘的能力，其实毫无神秘可言，只是我们对某些引起我们注意的微小迹象未加留心罢了。从窗户的玻璃上，我并非看不到它映出的这位夫人的美丽

① 即现在的非州北部马格里布地区。

的眼睛。

当我向她转过身来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一只黑母鸡走进这个没有打扫干净的房间里来觅食。

“你要吃面包了，老巫婆，”少妇说着把桌上剩的面包屑丢给它。

我听出了这是我在桑塔露西亚的夜晚听到过的声音。

“请原谅，夫人，”我立即说道。“我虽然不认识您，却欠着您的情，我要感谢您那天夜里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您对一个漂泊的老同胞表示的好意。”

“您认出了我，先生，”她回答说，“我也认出了您。”

“是从我的背上认出的，夫人？”

“哦！您听见了，我对我丈夫说过您的背挺仁慈。这不会使您不高兴吧。要是您生气了，我会很遗憾。”

“正相反，您过奖了，夫人。我感到您的观察正确而又深刻，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如此。人的相貌不仅在于面部的特征。有些手才智横溢，有些手缺乏想象。有虚伪的膝盖，有自私的手肘，有傲慢的肩膀，也有仁慈的脊背。”

“确实如此，”她对我说。“不过我也是从您的脸上认出来的。我们从前已经见过面，在意大利或者别的地方，我记不清了。亲王和我旅行的地方很多。”

“我不相信曾如此幸运地见到过您，夫人，”我答道。“我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我的一生都在书上度过，几乎从未旅行。您已经看到我曾使您感到怜悯的尴尬样子了。我为这种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而后悔，因为从书里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到外面看看所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您是巴黎人吗？”

“是的，夫人。40年来我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几乎从不

出门。这栋房子位于塞纳河畔，倒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美丽的地方。我从窗户里望得见杜伊勒利宫①、卢浮宫、新桥、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法院的小塔和神圣教堂②的尖顶。这些石头全都在说话：它们在向我讲述法兰西人的神奇的历史。”

听着这番话，少妇似乎着了迷。

“您的套间是向着沿河的马路吧？”她激动地问我。

“向着沿河的马拉盖路，”我告诉她，“是版画商的房子，我在四楼。我的名字是希尔维斯特·波纳尔，没什么人知道，不过这是法兰西研究院一个院士的名字，这就足以使我的朋友们不会忘记了。”

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表情注视着我，既惊讶又关切，既伤感又怜悯，我不能设想我的如此简单的叙述，竟会使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妇愁肠百转，激动万分。

我期待着她对自己的惊讶作出解释，但是一位温和忧郁的巨人默默地走了进来。

“我的丈夫，”她对我说，“特雷波夫亲王。”

她又指着我告诉他：

“希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法兰西研究院院士。”

亲王耸了耸肩膀表示致意，他的肩膀高大宽阔，显得沉闷沮丧。

“我亲爱的女友，”他说，“我很遗憾打断您和希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的交谈。但是骡车已经套好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到达梅洛。”

她站起身来，拿着老板赠送给她的玫瑰花走出了小客栈。我跟随着她，亲王则在检查骡子的挽具，试试肚带和皮带是否

① 法国旧时王宫，现已改建成花园。

② 建于圣路易时代(1242—1248)，是哥特式建筑中的杰作。

结实。她站在葡萄架下面，微笑着对我说：

“我们要到梅洛去，这个可怕的村庄离吉尔琴蒂有六里①，您永远也猜不到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您不用猜了。我们是去找一种火柴盒。吉米特里收集火柴盒。他收藏过许多东西，狗的颈圈、军服扣子、邮票。不过现在他感兴趣的只有火柴盒……有彩色画片的小硬纸盒。我们已经收集了5214个各不相同的盒子，其中有些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我们曾经听说那不勒斯有过带马志尼② 和加里波第③ 肖像的火柴盒，后来被警察局没收了，制造商也进了监狱。经过一再打听和寻找，我们终于在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火柴盒，他出价100里拉卖给了我们，随后又到警察局去告发。警察检查了我们的行李，他们没找到火柴盒，却把我的首饰抢走了。于是我也对这种收集产生了兴趣。今年夏天我们要到瑞典去，使收集的品种更加齐全。”

对于这些固执的收藏家，我感到（该不该说出来？）有点同病相怜。我也许更喜欢看到特雷波夫先生和夫人在西西里收集古代的大理石雕像、上漆的祭器或者圣牌，更喜欢他们专心于阿格里琴托的废墟④ 和埃里克斯⑤ 的诗歌传说。不过归根结底他们也在收集，是我的同行，难道我能嘲笑他们而一点不嘲笑我自己吗？

“现在您知道，”她又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可怕的地区旅行了。”

---

① 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吉乌斯普·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人。

③ 吉乌斯普·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④ 指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希腊神庙遗址。

⑤ 西西里埃里克斯山下的城市。

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抱有同情，而是有点气愤了。

“这个地区并不可怕，夫人，”我回答说。“这块土地是一块光荣的土地。美是一种如此伟大和如此庄严的东西，几个世纪的野蛮都不能使它消失，所以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值得崇拜的遗迹。古代庄严的刻瑞斯① 依然在这些干旱的丘陵上眺望，而曾以神奇的音调引起阿瑞图萨和刻律涅亚山② 共鸣的希腊的缪斯，至今还在光秃的山头和干涸的泉边、在我的耳畔歌唱。不错，夫人，当大地的末日来临之际，我们的地球会像今天的月亮一样变得不可居住，它的灰白的遗骸将在宇宙里转动，但在永恒的死寂之中，带有塞利农特③ 遗址的土地仍将保留着美的特征，到那时候，至少到那时候，就不会有浅薄的嘴巴来亵渎它孤独的崇高和伟大了。”

我刚说完便感到这番话愚蠢无比。“波纳尔，”我对自己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在书本上过一辈子的老人，连怎样和女人谈话都不懂。”幸好对于我的演说，特雷波夫夫人并不比听希腊人的演说更加明白。

她温和地对我说：

“吉米特里感到厌倦，我也很无聊。我们有火柴盒，但是对火柴盒也会讨厌的。从前我有烦恼，但并不感到无聊。烦恼是一种出色的消遣。”

这位美人精神上的贫乏使我深感同情：

“夫人，”我对她说，“我为您没有孩子而惋惜。如果您有一个孩子，您的生活就有了目标，您的想法也就会更加严肃

---

① 古代意大利专司粮食丰收的女神。

② 古希腊的一座小山，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曾在此山下捉住金角铜蹄的赤牝鹿。

③ 古代西西里城市，有七座古希腊神庙遗址。

和令人快慰了。”

“我有一个儿子，”她回答说。“他长大了，我的乔治，他是一个男子汉：有八岁了。我还像他小时候那样爱他，但毕竟不一样了。”

她从花束里递给我一朵玫瑰花，微笑着，在上车时告诉我：

“您不可能知道，波纳尔先生，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我打算在吉尔琴蒂和您再见。”

吉尔琴蒂，同日

我尽量在我的“莱蒂卡”里坐得舒适一些。“莱蒂卡”是一种没有轮胎的车子，也可以说是一种驮轿、一把椅子，由两头骡子驮着，一头在前，一头在后。这种驮轿的使用由来已久，我常在14世纪的手稿里看到这类插图。当时我没料到有朝一日，一顶一模一样的驮轿会把我从蒙特加雷格罗送到吉尔琴蒂，所以什么事都不能说得太绝。

整整三个钟头，两头骡子响着驮铃，蹄子敲打着石灰石的地面。在我两边缓缓展现的，是两行芦荟之间的、非洲式的干旱地形。我想着僧侣让·图特穆耶的手稿，渴望得到它，这种单纯的热情使我自己也为之感动，我从中发现了多少孩童的天真和动人的稚气！

玫瑰花的香气在傍晚时分更觉浓烈，使我想起了特雷波夫夫人。金星① 开始在天空中闪光。我沉思着。特雷波夫夫人是一个美人，极其单纯，十分自然。她的一些看法犹如母猫，在

① 法语中的金星和爱神维纳斯是同一个词。

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使有思想的心灵激动不安的高尚的好奇心。然而她却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有烦恼的人不会感到无聊"。所以她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安和痛苦是我们最可靠的消遣和娱乐。没有痛苦和疲劳，伟大的真理就不会显露出来。特雷波夫亲王夫人是通过什么样的苦难才明白这一点的呢？

吉尔琴蒂，1869年12月1日

第二天我在吉尔琴蒂的杰利亚斯醒来。杰利亚斯是古代阿格里琴托的一个富裕的公民，以勇敢和慷慨而著称，他曾向该城捐助了大量免费的旅店。杰利亚斯死了300年了，今天在文明的民族中已不再有免费的招待，不过杰利亚斯这个名字却成了一家旅馆的名称，由于旅途劳顿，我就在这家旅馆里一觉睡到天亮。

现代的吉尔琴蒂在古代阿格里琴托的卫城上建起了窄小而拥挤的房屋，俯瞰全城的是一座阴郁的西班牙大教堂。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在半山腰有一排白色的、残缺不全的神庙通向海边。只有这些废墟还有点新鲜感，其余的一切都枯燥无味。水和生命都抛弃了阿格里琴托。水，即阿格里琴托人恩培多克勒① 时代的神圣的内斯蒂河，对于生命是如此必需，所以任何生命在远离江河和泉水的地方都无法生存，而在离城三公里的吉尔琴蒂港却生意兴隆。所以我思忖着，只有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在这块陡峭的岩壁上，才会有僧侣让·图特穆耶的

①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约前430)，阿格里琴托的哲学家，医生和巫师，古希腊民主派首领。

手稿！我打听到了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先生的住处，便动身前往。

我见到波利齐先生时，他从头到脚都穿着黄色的衣服，正在用一个长柄煎锅煮香肠。一见到我，他放下锅柄，向空中举起双臂，发出热情的欢呼。他个儿矮小，一脸粉刺，鹰钩鼻子圆睁眼睛，下巴突出，构成了一副最富于表情的尊容。

他称我阁下，说他要用一块白色的鹅卵石标明这个日子，并且让我坐了下来。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同时是他的厨房、客厅、卧室、工作室和食品贮藏室，房里摆着一些炉子、一张床、一些画布、一个画架、一些酒瓶和红辣椒。我向挂满墙壁的绘画瞥了一眼。

“艺术！艺术！”波利齐先生喊着，又一次向空中举起双臂。“艺术！多么崇高！给人以多少安慰！我是画家，阁下！”

接着他指给我看一幅尚未画完的《圣弗朗索瓦》，这幅画即使不再画下去也恐怕无损于艺术和对这位国王的崇拜。然后他让我看了一些笔法较为精致的旧画，不过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粗劣地修补起来的。

“我也修复古画，”他对我说。“啊！古代的大师们！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天才！”

“这么说是真的了，”我问他，“您既是画家、古董收藏家，又是酒类批发商？”

“为阁下效劳，”他回答说。“我此刻有一瓶祖科酒，每一滴都是一粒火珠。我愿意请大人品尝。”

“我很推崇西西里的酒，”我告诉他，“不过我来看您可不是为了喝几瓶，波利齐先生！”

他说：

“那您是为绘画来的了。您是一位爱好者。我万分高兴地

接待一些绘画爱好者。我马上给您看蒙雷阿莱斯① 的杰作，不错，阁下，是它的杰作！一幅《牧羊人的崇拜》！这是西西里画派的珍品！”

我说：

“我会很高兴看这幅作品，不过我们还是先谈谈我来的原因吧。”

他灵活的小眼睛好奇地凝视着我，我发觉他对我来访的目的竟然连想都没有想到，心头不由得掠过一阵痛苦的焦虑。

我惶惑之极，感到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可怜巴巴地嘟哝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

“我专程从巴黎来，是为了看一份《金色传说》的手稿，您对我说过您有这份手稿的。”

听到这句话，他举起了双臂，异乎寻常地睁大了嘴巴和眼睛，表示他激动到了极点。

“哦！《金色传说》的手稿！一份珍品，阁下，一颗红宝石，一颗金钢钻！两幅细密画是如此完美，它们让人看到了天堂。多么美妙！花冠上令人陶醉的色彩，看起来多么甜蜜！尤里奥·克罗维奥② 也没有画出更好的画来！”

“把它给我看看，”我说，掩饰不住我的不安和希望。

“给您看看！”波利齐喊了起来。“我能办得到吗，阁下？我现在没有了！我不再有这份手稿了！”

他似乎要拔掉自己的头发，他就是把头皮拔光了我也不会阻止。但是他自己在尚未拔痛之前就停住了。

“什么？”我愤怒地说，“什么？您让我从巴黎到吉尔琴蒂来，要给我看一份手稿，而我来了您却对我说没有了。这是

① 西西里城市，有七世纪建造的大教堂。
② 尤里奥·克罗维奥(1498—1578)，意大利细密画家。

可耻的，先生，我要让一切正直的人来评论您的行为。”

当时谁看见我，都会相当准确地认为我像一只发疯的绵羊。

“这是可耻的！这是可耻的！”我伸出颤抖的双臂重复着。

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像一个垂死的英雄那样倒在一把椅子上。我看见他眼睛里满含热泪，一直卷曲在头上的头发也乱七八糟地搭拉在额头上。

“我是个父亲，阁下，我是个父亲，”他双手合掌地喊着。

他呜咽着补充说：

“我的儿子拉法埃罗，是我可怜的妻子的儿子，我为她的死已经哭了15年了。拉法埃罗，阁下，他想在巴黎定居，租了拉菲特街的一个店铺，卖一些收藏品。我把我所有的珍贵东西都给了他，我给了他最美的马约里卡陶器①，最美的乌尔比诺②彩陶，大师们的画，多美的画呀，大人！我在想象中重见它们的时候，它们依然使我眼花缭乱！而且都是签了名的！最后，我给了他《金色传说》的手稿。我就是连自己的血和肉也会给他。一个独生子！我可怜而圣洁的妻子的儿子。”

“这样一来，”我说道，“照您的说法，先生，当我到西西里内地来寻找僧侣让·图特穆耶的手稿的时候，这份手稿却陈列在拉菲特街的一个橱窗里，在离我家500米的地方！”

“它过去一直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波利齐先生答道，忽然又平静下来，“而且现在还在那儿，至少我想是这样，阁下。”

他从一块搁板上拿出一张地图让我看，并且对我说：

“这就是我儿子的地址。把它告诉您的朋友们，我将对您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产的花饰陶器。
② 意大利地名。

不胜感激。陶器、景泰蓝、织物、绘画，他有一整套艺术品，什么都有，而且是古代的，我以名誉担保。去看看他吧：他会让您看《金色传说》的手稿。两幅细密画色彩鲜明，令人惊叹。”

我怯懦地收下了他递给我的地图。

这个家伙滥用了我的弱点，又一次请我在各个社团里宣传拉法埃罗·波利齐的名字。

我已经把手放在门的执手上，西西里人又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样子像是受到了神灵的启示：

“啊！阁下，”他对我说，“我们的城市多么了不起啊！它诞生过恩培多克勒。恩培多克勒！多么伟大的人物，多么伟大的公民！他的思想是多么大胆，这是什么样的美德！什么样的灵魂！港口那边有一座恩培多克勒的塑像，每次经过它面前我都要脱帽致敬。当拉法埃罗，我的儿子，要动身到巴黎拉菲特街去开办古董店的时候，我把他领到我们城市的港口，就在恩培多克勒的塑像下面，我给了他父亲的祝福。‘记住恩培多克勒，’我对他说。啊！大人，今天我们不幸的祖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恩培多克勒！您愿意让我带您去看他的塑像吗，阁下！我给你当参观废墟的向导。我会指给您看卡斯托尔① 和波卢克斯② 神庙、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③ 神庙、卢西尼亚的朱诺④ 神庙、古井、泰隆⑤ 的坟墓，还有金门。旅游者的向导们都是蠢驴。而我则是一个优秀的向导，我们可以去挖掘，您乐意吗？我们会发现一些珍宝。我有进行挖掘的技巧和天赋，能在学者们一无所获的洞穴里发现一些杰作。”

---

①② 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绝代美人海伦的哥哥。

③ 罗马神话中的大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④ 朱庇特之妻，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

⑤ 阿格里琴托的暴君，死于公元前472年。

我好容易摆脱了他，可是他跟在我后面跑，在楼梯底下拦住了我，向我附耳低语：

“阁下，听着：我带您到城里去，让您看看我们的吉尔琴蒂女人！一些西西里女人，大人，有着古典的美！我也能让您看一些年轻的农妇，您乐意吗？”

“见您的鬼去吧！”我愤怒地吼了一声。

我赶紧逃到街上，把举着双臂的他丢在后面。

当我脱离了他的视线之后，我颓然坐到一个石凳上，两手捧着头思索起来。

“难道说，”我想，“难道说我来到西西里就是为了听他这些胡说八道吗？”

毫无疑问，这个波利齐是个无赖，他的儿子则又是一个。不过他们到底搞了什么鬼名堂？我还弄不清楚。在弄明白之前，我感到非常耻辱和伤心。

随着衣裙窸窣而来的轻微的脚步声使我抬起了头，看到了向我走来的特雷波夫亲王夫人。她坐到我的凳子上，拉着我的手温和地对我说：

“我在找您，希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遇见您我非常高兴。我要让您对我们的相见留下美好的回忆。确实，我会这样做的。”

她说话的时候，我相信看见了她面纱后面的眼泪和微笑。

亲王也走了过来，他巨人般的身影遮住了我们。

“拿出来，吉米特里，把您收集到的珍品让波纳尔先生看看。”

于是这个温驯的巨人递给我一个火柴盒，一个难看的小硬纸盒，画着一个红蓝两色的头像，盒上说明这是恩培多克勒的头像。

“我看到了，夫人，我看到了。但是可恶的波利齐——我劝您别让特雷波夫先生到他那儿去，使我弄不清恩培多克勒的生平了，而这个头像也不会使我觉得这个古代的哲学家更加可爱。”

“这个头像是难看，”她说，“不过很罕见。这类盒子是找不到的，必须在当地购买。吉米特里早晨七点钟还在制造这种火柴盒的工场里。您看我们可没有浪费时间。”

“我当然明白，夫人，”我以苦涩的声调回答说，“可是我却浪费了时间，我跑了这么远却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

她对我的失望显得颇为关切。

“您有什么烦恼吗？”她马上问道。“我能帮您做点儿什么吗？您愿不愿意，先生，对我讲讲您的苦恼？”

我对她讲了。我的故事说来话长，但是她被感动了，因为她听后向我提了那么多细致的问题，在我看来足以证明她对此深感兴趣。她想知道手稿的确切题目，开本的尺寸、形状、写作年代；她还向我打听了拉法埃罗·波利齐先生的地址。

我把他的地址给了她，就像（命运的恶作剧！）可恶的米开朗琪罗·波利齐托我去做的那样。

有时候很难适可而止。我又开始抱怨和诅咒起来。这一次特雷波夫夫人却笑起来了。

“您笑什么？”我问她。

“因为我是个惹人讨厌的女人，”她答道。

她说完就翩然而去，留下我独自沮丧地坐在石凳上。

巴黎，1869年12月8日

我的箱子都装得满满地堆在餐室里尚未打开。我坐在桌边，桌上摆满了法国为美食家们制作的美味的食品。我吃着一块夏尔特尔① 馅饼，只要有它就会使人热爱祖国。泰雷丝站在我面前，两手合在她的白围裙上，她亲切地注视着我，流露出不安和怜悯。阿米卡尔快活得不住地蹭着我的小腿。

我想起了一位老诗人的这句诗：

幸福的人像尤利西斯②，
有过一次愉快的旅行。

“不错，”我想，“我白白地溜了一圈，两手空空地回来，不过我毕竟像尤利西斯那样，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吞下最后一口咖啡之后，我向泰雷丝要我的手杖和帽子，她给我时满腹狐疑，生怕我又要出发。我让她放心，并请她在将近六点钟时准备好晚饭。

在巴黎的街道上迎风漫步对我早已是一种明显的乐趣，因为我虔诚地喜爱所有的路面和石块。不过现在我有一个目标，所以直奔拉菲特街，不久就瞥见了拉法埃罗·波利齐的店铺。它引人注目是由于有大量的古画，尽管画上的署名各有其显赫之处，但放在一起却呈现出某种家庭的气氛，如果当父亲的波利齐先生不是用他的画笔东涂西抹的话，这种气氛本来是会令

---

① 法国厄尔一卢瓦尔省省会。
② 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人想到天才们之间动人的兄弟之情的。店铺不仅由于这些可疑的杰作显得丰富多彩，而且也因各种零碎的收藏品而令人赏心悦目，其中有匕首、有盖的长颈壶、有盖的高脚杯、古陶器、有椭圆形缘饰的铜器和闪光的西班牙伊斯兰盘子。

在一把饰有纹章的铜制葡萄牙扶手椅上，放着一册西蒙·沃斯特尔① 的日课经，打开的那一页上有一张星相图，而年迈的维特卢维乌斯② 则在一个柜子上陈列着他出色的女像柱和男像柱。店里的布置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却安排得十分巧妙，各种物品好像是随意堆放，但都有最佳的受光角度，这种安排本来会增加我的疑虑，不过波利齐这个名字本身便足以使我疑虑重重得无以复加了。

拉法埃罗先生在这一切形状杂乱而不协调的物品之间是唯一的中心，他表情冷漠，像一个英国式的青年，没有显示出任何他父亲在指手划脚地故作赞叹方面的出类拔萃的能力。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份手稿放在桌子上，让我随意观看。

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激动，例外的只是我年轻时有过几个月：即使我活100年，当时的情景也会在我的内心里保留到最后一刻，而且回忆起来依然像第一天那样新鲜。

这就是托马斯·拉雷格爵士的图书管理员描绘过的手稿，这就是僧侣让·图特穆耶的手稿，我看到了，也摸到了！其中沃拉吉纳的著述已被删掉不少，不过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书里有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僧侣的极其珍贵的旁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读圣徒德罗克托韦的传说，可是办不到，因为我看的时候一目十行，头脑就像乡村夜晚的水磨一样隆隆作响。

---

① 法国出版商，1486—1520年在巴黎经营福音书店。

② 维特卢维乌斯，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建筑师。

不过我还是认出了手稿的文字确实可靠，无可怀疑。《圣母献耶稣于主堂》和《普罗塞尔皮娜的加冕》这两幅细密画，线条笨拙、色彩刺眼。正如托马斯爵士的目录所证实的那样，它们在1824年曾几乎被毁，后来重又变得色彩鲜明的。这个奇迹并未使我感到惊讶，再说这两幅细密画和我有什么相干！让·图特穆耶写的传说和诗篇才是珍宝。我用目光在书上浏览了所能看到的一切。

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问拉法埃罗先生这份手稿要多少钱，在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指望它的价格不会超过我的积蓄，因为在这次费用昂贵的旅行之后，我的积蓄已大为减少。波利齐先生回答我说，他无权支配这份已经不再属于他的手稿，而是要把它和其他手稿及一些刚有印刷术时出版的① 书籍拿到拍卖大厦去拍卖。

这对于我是当头一棒。我尽力站稳脚跟，大概说了下面这段话：

“您使我感到吃惊，先生。我最近在吉尔琴蒂见过您的父亲，他向我保证您拥有这份手稿。您是不该使我怀疑您父亲的话的。”

“我过去确实拥有它，”拉法埃罗毫不做作地答道，“但是现在不再拥有它了。我把它卖给了一个爱好者，他不准我说出他的名字，而且出于一些我应该保持沉默的理由，他不得不卖掉他的收藏品。蒙我这位顾客的信任，我负责为他制订收藏品的目录，并主持将在12月24日进行的拍卖。如果您愿意告诉我您的地址，我将荣幸地把现在正在印刷的目录寄给您，您会看到第42号下面写着《金色传说》。”

---

① 指1500年前出版的书。

我给了他地址便离开了。

这个做儿子的合乎礼仪的庄重，和他父亲指手画脚的粗鄙一样使我感到不快。我在内心深处憎恨这些可耻掮客的诡计。在我看来，这两个无赖显然是狼狈为奸，他们想在这次拍卖中，通过估价员来把我希望得到的手稿的价格肆意抬高，又使别人无法指责他们。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即使是最纯洁的欲望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使我们屈服于别人，使我们变成依赖别人的人。想到这些我真是无法忍受，但又摆脱不了要拥有僧侣图特穆耶的作品的愿望。正当我这样沉思着穿过马路的时候，我停下来让一辆马车过去，我认出了玻璃窗后面的特雷波夫夫人，两匹黑马和一个穿得像贵族一样的马夫，正气派非凡地带着她向我走回来的那条街驶去。她没有看见我。

“但愿，”我思忖着，“她能够找到她要找的、或者不如说是适合于她的东西。这是我的希望，是对她当我在吉尔琴蒂感到沮丧时冷酷笑声的报答。她有一颗山雀的灵魂。”

我伤心地打发着日子。

大自然永远无动于衷。12月24日那一天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来到了。我来到布里翁大厦里，在第四厅坐下，就在估价员布鲁兹和鉴别估价人波利齐的办公桌下面。我看到大厅里逐渐来了一些熟面孔，我和一些来自沿河马路的老书商握手，但是由于利害攸关而对最信任的人也要保持的谨慎，我对自己异乎寻常地来到布里翁大厦一个大厅里的原因缄口不言。相反，我询问这些先生对波利齐的拍卖有些什么兴趣，并且满意地听到他们谈论的物品和我毫不相干。

大厅里慢慢地挤满了有关人员和好奇的人，过了半个钟头，拿着象牙锤的估价员、负责记帐的文书、带着目录的鉴别估价人、备有一个固定在一根杆头上的木钵的叫卖人，才带着有产

者的庄重神态在台上就座。大厅的伙计们排列在办公桌下面。公证人宣布拍卖开始，大厅里一阵安静。

首先拍卖的是一套价格普通、带细密画的相当平庸的Preces pioe①，这些细密画的色彩不用说全是新鲜的。

拍卖行不分贵贱，使小旧货商们也混杂在我们当中，而且成了老主顾。锅匠们也来了，等着旁边那个大厅开门，于是奥弗涅②方言的玩笑声盖住了叫卖人的声音。

一部出色的经典《犹太人的战争》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要价久久僵持不下。“5000法郎，5000，”叫卖人乘惊讶的锅匠们沉默不语时宣布说。七八本对经唱谱又使价格跌了下来。一个身材肥胖、头发很厚的女旧货商，见到书本很大而又价格低廉，便以30法郎买下了一本对经唱谱。

鉴别估价人波利齐终于把第42号放到了桌子上：《金色传说》，法文手稿，未出版，有两幅绝妙的细密画，售价3000法郎。

“3000，3000，”叫卖人尖声叫着。

“3000，”估价员干巴巴地重复了一遍。

我的太阳穴嗡嗡作响，透过眼前的迷雾，我瞥见许多严肃的面孔全都转向了由一个伙计打开了在大厅里来回展示的手稿。

“3050！”我说。

我被自己的说话声音吓坏了，看到大家的面孔都转向我，更觉得局促不安。

“右面这位出3050！”叫卖人报出了我的出价。

“3100！”波利齐先生说。

---

① 拉丁文：《虔诚的祈祷》。
② 法国中部旧省名。

于是在鉴别估价人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英勇的决斗。

“3500！”

“600。”

“700。”

“4000！”

“4500！”

随后波利齐先生莫名其妙地一下子把价格抬高到6000法郎。

6000法郎，这就是我能支配的全部财产，我能办到，但办不到的事我也要冒一下风险。

“6100！”我喊道。

可惜！再冒险也不行了。

“6500，”波利齐先生平静地回击。

我垂下了头，耷拉着嘴巴，不敢再对冲着我喊叫的叫卖人说什么了：

“6500，是我的出价，不是您这位坐在右面的，是我的！没错！6500！”

“都明白了！”估价员又说。6500。都明白了，说定了……还有要说的吗？……没有比6500法郎出价更高的买主了。”

大厅里一阵庄严的寂静。突然，我感到自己的头颅裂开了，那是公证人的锤子在台上无情地敲了一下，无可挽回地把第42号卖给了波利齐先生。文书的笔立即在印花公文纸上挥舞，用一行字记下了这件重大的事情。

我疲惫不堪，需要透气和休息，然而我并未离开我的座位。我逐渐又恢复了思考。希望是难以消除的。我怀着一种希望。我想《金色传说》的新主人也许是一位聪明而又慷慨的珍本收藏家，他会让我看手稿，甚至会允许我发表其中主要的部分。所

以当拍卖结束之后，我走到从台上下来的鉴别估价人的身边。

“鉴别估价人先生，”我对他说，“您是为自己还是受人委托才买下第42号的？”

“是受人委托。我奉命无论什么价格都不得让步。”

“您能告诉我买主的名字吗？”

“我很遗憾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是绝对禁止的。”

我绝望地离开了他。

1869年12月30日

“泰雷丝，您没听见我们的门铃已经有人按了一刻钟了吗？”

泰雷丝不回答我。她正在门房太太那里嚼舌头，肯定如此。您就这样祝愿您老主人的节日吗？您在圣希尔维斯特① 的前夜抛弃了我！唉！如果在这个日子里我能得到一些深情的祝愿的话，它们也是来自地下，因为凡是爱过我的一切都早已被埋葬了。我不大清楚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做些什么。门铃还在响。我慢慢地离开炉边，驼着背去开门。我在平台上看见的是什么？不是淋湿了的爱神，也不是老阿那克里翁②，这是一个八九岁的漂亮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人，抬起头来看我。他脸红了，但是小鼻子却显出一副淘气的样子。他的帽子上饰有羽毛，衬衫上有一条大的花边皱领。好一个漂亮的娃娃！他两手抱着一个和他一样大的盒子，问我是不是希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我回答说不错，他就把盒子交给我，说这是他妈妈让他送来的，

① 圣希尔维斯特是314—335年的罗马教皇，其圣名瞻礼日是12月31日。

②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82—前485)，古希腊抒情诗人。

然后就从楼梯上跑下去了。

我走下几个梯级，靠在栏杆上，看着小帽子在转弯的楼梯上盘旋，好象一根羽毛迎风飞舞。晚安，我的小男孩！和他说说话我会很高兴。不过我能问他些什么呢？向孩子提问题不大合适。再说，盒子会比送来的人告诉我更多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盒子，但不太重。我在书房里解开盒上的缎带和包装纸，看到了……什么？一块木柴，一块大木柴，一块真正的圣诞柴，不过它如此轻巧，我想它一定是空的。确实，我发现它分成两半，是由挂钩接合在一起的，并有铰链可以开合。我转动了一下铰链，里面的紫罗兰花纷纷落在我的身上，落上书桌上、我的膝盖上和地毯上。有的还滑进了我的背心和衣袖。我浑身都散发着芳香。

“泰雷丝！泰雷丝！把盛满水的花瓶拿来！这是不知从什么国家、由谁的手送给我们的紫罗兰，不过一定是个香味芬芳的国家，也一定是只优雅的手。老乌鸦，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我把紫罗兰放在书桌上，盖满整个桌面的香花堆成了一个金字塔。木柴里还有点什么东西，一本书，一本手稿，这是……我不能相信也无法怀疑……这是《金色传说》，这是僧侣让·图特穆耶的手稿。这就是《圣母献耶稣于主堂》和《普罗塞尔皮娜的加冕》，这就是圣徒德罗克托韦的传说。我注视着这堆值得纪念的、芬芳的紫罗兰。我转动着夹有淡白色小花的叶子，在圣徒塞西尔传说的那一页上发现了一张名片：特雷波夫亲王夫人。

特雷波夫亲王夫人！您曾在阿格里琴托的晴空下如此动人地欢笑和哭泣，一个忧愁的老人曾以为您是个傻女孩，我今天对您优雅而罕见的癖好确信无疑，多亏了您，我才能用这份珍贵的手稿里的知识出一个准确而豪华的版本，您使我这个老人

欣喜若狂，以后我把手稿还给您的时候要亲吻您的双手。

这时泰雷丝进了我的房间：她非常激动。

“先生，”她对我喊道，“猜猜看我刚才见到谁在一辆停在门口的有纹章的马车里？”

“特雷波夫夫人，当然是她！”我叫了起来。

“我不认识特雷波夫夫人，”女管家回答我说。“我见到的女人穿得像个公爵夫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他身上所有缝线的地方都有花边。她就是小科格斯夫人。八年前她分娩时您给她送过一块圣诞柴。我完全认得出她。”

“她是，”我激动地问道，“她是，您说是科格斯夫人？年历贩子的遗孀？”

“就是她，先生，从屋里跑出去的小男孩上车时车门开着。她没什么变化。这些女人干吗会老呢？她们什么烦恼都没有。科格斯夫人只是比过去稍微胖了点。一个曾被人发善心收留的女人，跑来在一辆有纹章的马车里炫耀自己的天鹅绒和金钢钻，难道这不可耻吗？”

“泰雷丝，”我用可怕的嗓门吼道，“要是您说到这位夫人时不毕恭毕敬的话，我们就成为冤家了。把我的塞夫勒① 花瓶拿来，插上这些紫罗兰，我的书城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优雅。”

当泰雷丝叹着气寻找塞夫勒花瓶的时候，我注视着这些散乱的、漂亮的紫罗兰，它们的气味弥漫在我的周围，犹如一个可爱的心灵的芳香。我问自己，怎么会没有认出特雷波夫亲王夫人就是科格斯夫人。不过年轻的寡妇在楼梯上把全身赤裸的孩子抱给我看，对于我只是转瞬即逝的景象，我更应该责备自己的是在一个优美动人的心灵身边，竟未作过任何猜想。

---

① 法国西部省名。

“波纳尔，”我对自己说，“你善于识别古老的文献，可是你不会读生活之书。特雷波夫夫人这个小冒失鬼，你以为她只有一颗鸟儿的灵魂，她出于感激而付出的热情和才智，你对任何人都没有付出过如此之多。她光明正大地报答了你在她分娩时送的木柴……泰雷丝，您是一只喜鹊，您在变成一只乌龟！过来给这些帕尔马① 的紫罗兰浇浇水！”

① 意大利城市名。

第二部　让娜·亚历山大

一

吕尚斯，1874年8月8日

当我在默伦① 车站下车的时候，宁静的夜色已经笼罩着沉寂的乡村。被灼热的阳光——维尔河谷的收割者们称之为“毒日头”——晒了一整天的泥土散发出强烈的热气，草地上弥漫着浓郁的芳香。我抖去车厢的灰尘，轻松地呼吸着。我的旅行袋被女管家塞满了内衣和洗漱用具，但拿在手里却无足轻重，所以我挥动着它，就像一个小学生放学时挥舞装着课本的书包一样。

但愿我还是一个低年级小学生！我已经去世的慈母亲手为我做了一个涂着果酱的面包，放进让我挎在手臂上的篮子里，领我到杜卢瓦先生的学校里去。学校在院子和公园之间，在以麻雀多而出名的市场通道的角落里，这些回想起来都是快60年前的事了。身材肥胖的杜卢瓦先生优雅诙谐地向我们微笑，还摸摸我的面颊，大概是为了更动人地显示出他不知不觉地被我

① 法国塞纳—马恩省省会。

激起的温情。可是当我的母亲在从她脚前飞起的麻雀群中穿过院子以后，杜卢瓦先生就不再微笑了，他不再对我显露任何温情，相反地似乎把我看成一个使人非常讨厌的孩子。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他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他让我们分尝戒尺的滋味，没想到这么肥胖的人动作却如此灵活。不过每次他当着我们的面和我们的母亲说话时，他就又恢复了最初的温情，那时他一面夸奖我们表现出色，一面用深情的目光注视我们。从早到晚，小同学们都和我一样由衷地哭泣和欢笑，和他们一起在杜卢瓦先生的板凳上度过的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片并未改变的星空下面，这些回忆从我的内心里浮现出来，依然那么新鲜和清晰，而永恒和宁静的星光，也必然会看到其他当时和我一样的小学生，变成了我这样患卡他性炎的皓首学者。

星星啊，你们曾在我一切已被遗忘的祖先的轻率或迟钝的头上闪光，是你们的光明唤醒了我痛苦的悔恨！我想有一个后代，当我瞑目的时候他还能看到你们。克雷芒蒂娜，您玫瑰色的女帽下的面颊是多么鲜艳，只要您愿意，我本来可以成为父亲和祖父！可是您嫁给了阿希尔·阿利埃先生，尼韦内① 的有钱的乡巴佬，也算是个乡绅，因为他父亲这个恶棍，谋得了国家的财产，买下了他的领主们的文件、城堡和土地。从您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见过您，克雷芒蒂娜，我以为您在乡下的庄园里，过着默默无闻、宁静愉快的生活。有一天我偶然从您的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您已去世，留下了一个很像您的女儿。若是早20年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会万分愤慨，但当时只引起我久久的沉默，浸透我全身的不是剧烈的痛苦，而是发自一颗顺从命运

① 法国旧省名。

的惨痛教训的心灵的、深沉而平静的悲哀。我明白我爱过的只是一个幻影，然而对您的回忆依然是我一生的温馨。您可爱的体态在逐渐憔悴之后，已经消失在茂密的野草之下。您女儿的青春也已一去不返，大概不再美丽，但我永远看得见您，克雷芒蒂娜，还有您金黄色的卷发和玫瑰色的女帽。

多美的夜啊！它使人类和牲畜摆脱了每天的桎梏，沉浸在和谐的倦怠之中，我感受到了它温馨的魅力，尽管由于60多年来的习惯，我只是从符号上来感知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只要我是文献学家，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只有词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着生活的梦。我在我的书房里做过了这个梦，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上帝把我从我停泊的地方、从我摆满书籍的搁板面前带走吧！

“哎！一定就是您！您好，希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我带着马车在车站门口等您，您倒在田野上跑得挺快，您这是要上哪儿去？您下了火车就不见了，我只好空着车子回到吕尚斯去。把包给我，上来坐在我旁边。您知不知道从这儿到城堡足有七公里？”

这个坐在马车上跟我大声说话的人是谁？是保尔·德·加布里先生，是1842年当选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最近在摩纳哥去世的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的侄子和继承人。我带着女管家扣好的旅行袋要去的就是保尔·德·加布里先生的家。这个善良的人刚刚和他的两个妹夫共同继承了他伯父的财产，他的伯父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穿袍贵族世家，在吕尚斯的城堡里有一个藏有许多手稿的图书室，其中有些可追溯到八世纪。我是应保尔·德·加布里先生的请求，到吕尚斯来清点这些手稿并编制目录的，因为他的父亲生前是位雅士和出色的珍本收藏家，和我保持着纯属礼节性的关系。说实话，这个儿子毫末继

承他父亲的高尚爱好。保尔先生醉心于体育，对马和狗十分内行，所以在我看来，在各种用于满足或排遣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的学问当中，他掌握得最充分的就是马厩和狗窝。

我不能说对遇见他感到惊讶，因为我和他已经约好了，不过我承认由于自己思绪万千，没有去想城堡及其主人，以至于在人们所说的“一条尾巴一样的大带子”，即在我面前伸展的公路的起点处，一个乡绅的招呼声初听起来就像一种奇怪的声音。

我有理由担心我的面孔是否流露出了这种失礼的心不在焉的样子，即显出了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下都会具有的某种愚蠢的表情。我的旅行包上了马车，我也跟着上去了。主人的坦率和纯朴使我感到高兴。

“我对您的旧羊皮纸一窍不通，”他告诉我，“不过我们那儿有人会和您谈得来。除了写过一些书的神甫和虽然是自由党人但和蔼可亲的医生，还有一个人能对付您，也就是我的妻子。她不是一个学者，可是我相信没有什么她猜想不到的事情。还有，谢天谢地！我打算多留您住一段时间，好让您见见让娜小姐，她有巫婆一样的手指头和一个天使的灵魂。”

“这位小姐，”我说，“有如此完美的天赋，她是您家里的人吗？”

“不是，”保尔先生回答说，看了一下马的耳朵，它正用蹄子踏着被月光照得发蓝的公路。“她是我妻子的一个小朋友，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她的父亲曾使我们在金钱方面冒过一次很大的风险，我们和他了结了这件事，可也着实吃了许多惊吓。”

然后他摇着头换了话题，提醒我就要去住的花园和城堡都无人照管，32年来都是一片荒凉。

我从他那儿得知，他的伯父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生前痛恨当地的偷猎者，他的猎场看守人像打野兔一样向这些人开枪。其中有个报复心强的农民，在脸上吃了贵族老爷的一颗铅弹之后，一天晚上躲在林荫道的树后窥伺他，差点儿让他送了命，因为一颗子弹擦过了他的耳朵。

“我的伯父，”保尔先生接着说，“想发现子弹是从什么地方打过来的，可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便不慌不忙地回到了城堡里。第二天他把管家叫来，命令关闭城堡和花园，不让任何人进来。在他回来之前，严禁在他的土地上和围墙里动任何东西，连保养和维修都不行。像歌里唱的那样，他小声地补充说将在复活节或圣三节① 回来，可也像歌里唱的那样，过了圣三节他也没有回来。去年他死在戛纳②，我的两个妹夫和我首先进了荒废了32年的城堡。我们在客厅当中发现了一棵栗树。至于花园，要修一些小路才能进去看看。”

我的同伴不作声了，在草丛里昆虫的鸣叫声中，只听见马儿不快不慢地小跑的声音。在模糊的月光下，公路两旁田野上竖起的麦捆，犹如跪在地上的、身材高大的白衣女子，我不禁稚气十足地沉醉在夜色的魅力之中。穿过了林荫道浓密的树荫，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属于领主的大道，大道尽头突然现出了城堡巨大的黑影，和它圆锥顶的塔楼。我们沿着一条通向院子的大路走去，这条大路修筑在一条流水潺潺的沟渠上，代替了早已被毁的吊桥。这座吊桥的被毁，在我看来是这个好战的城堡在成为这副接待我的太平模样之前，所遭受到的第一次屈辱。星星极其清晰地倒映在深暗色的水中。保尔先生作为彬彬

---

① 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节日，即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② 法国南方城市名。

有礼的主人，把我一直领到位于顶楼、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的我的房间里，并且对由于时间太晚而不能马上把妻子介绍给我表示歉意，同时向我道了晚安。

我的房间刷成白色，装饰着擦光印花布，有着18世纪的优美雅致的痕迹。壁炉的搁板上有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①的瓷质胸像，炉里满是余热未消的灰烬，表明主人曾多么细心地驱除了房里的潮气。在颜色发暗和斑斑点点的镜子的白镜框上，有两个挂着从前贵夫人的大环项链的铜挂钩，我想把我仔细上过发条的怀表挂在上面，因为与德廉美修道院②里的人的格言相反，我认为只有当人把时间分成小时、分、秒，即分成与人类生命的短暂相适应的小块时，人才成为时间的主人，也就是生活本身。

我还想到我们之所以感到生命短暂，是由于我们轻率地用自己疯狂的希望来衡量它的缘故。正如寓言里的老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主楼外面加盖一栋侧楼。我要在去世之前写完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院长们的传记。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犹如一块让我们尽力去美化的珍贵的织物。我用文献学的各种名声为这块织物装饰了花纹。我就这样浮想联翩，在系上头巾的时候，关于时间的观念又把我引向了过去，于是我又一次想起了您，克雷芒蒂娜，在吹灭蜡烛和在蛙鸣声中入睡之前，我为您的后代祝福。

---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王后，于1793年10月16日死于断头台上。

② 法国作家拉伯雷在他的小说《巨人传》中虚构的修道院，里面的人都尽情地享受生活，其格言是“做你所愿做的事”。

二

吕尚斯，8月9日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曾多次对加布里夫人的谈吐表示欣赏，她告诉我城堡里常有一些幽灵出没，尤其是生前下毒、从此灵魂备受折磨的“背上有三道皱纹”的夫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把这个关于乳母的陈旧故事说得如此活灵活现和栩栩如生。我们在平台上喝咖啡，石头栏杆上的柱子都被一根粗大的长春藤缠住并且脱开了，分别被一团团好色的植物围住，就像被掠夺成性的半人半马的怪物抓住的色萨利① 妇女一样惊慌失措。

城堡的形状像四轮马车，每个角上有一个墙角塔。经过不断的翻修，它已经失去了一切特色，只是一座巨大的、有一定价值的建筑而已。它虽被荒废了32年，在我看来倒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不过当我在加布里夫人的引导下走进底层的大厅时，我看到地板鼓了起来，柱子的勒脚已经腐烂，细木护壁板也开裂了，墙上的绘画已经发黑，有四分之三脱出了画框。一棵栗树顶穿薄薄的地板长了出来，有彩色条纹的大叶子伸向没有玻璃的窗户。

看到这种景象，我不无担心地想到了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的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它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它的环境长

① 希腊地区名。

期以来都是如此恶劣。然而在注视客厅里这棵小栗树时，我依然不由自主地钦佩大自然的顽强活力，和它促使生活中的一切嫩芽生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相反，我想到我们这些学者所作的努力便感到悲哀，我们力图记住和保存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既费尽心血又徒劳无功。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新的存在所必须的食粮。用帕尔米拉① 神庙的大理石建造小屋的阿拉伯人，要比伦敦、巴黎和慕尼黑的一切博物馆的馆长都更为达观。

吕尚斯，8月11日

赞美上帝！朝东的图书室并未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除了一排沉重地放着的、正反面都有字的古代《习惯法汇编》的手稿，有些地方已被老鼠咬穿之外，放在有栅栏的书柜的书都完好无损。我整天都在为手稿分类。阳光从高高的、没有窗帘的窗户上射进来，而我则在往往是非常有趣的阅读之中，听着笨拙的熊蜂没头没脑地撞在窗玻璃上，地板在劈啪作响，因阳光和炎热而眩晕的苍蝇嗡嗡地在我头上盘旋。将近三点钟，嗡嗡声吵得我从一份关于18世纪的默伦的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上抬起头来，开始察看这些小虫子或拉封丹② 所说的“虫豸们”所作的向心运动。我发现炎热对一只苍蝇的翅膀所起的作用，与对一个研究档案的古文字学学者的大脑完全不同，因为我感到很难进行思考，要拼命振作才能摆脱相当舒适的、昏昏欲睡的状态。我在工作之中忽然听见了晚餐的铃声，必须赶紧梳洗一下，以免在加布里夫人面前失礼。

① 叙利亚的“棕榈城”，18世纪末在该城发现了贝勒神庙的遗址。
②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晚餐十分丰盛，气氛轻松自然。我在品尝食物方面的才能也许非同一般。主人看出我是个行家，出于敬意而特地为我开了一瓶马尔戈堡酒。我恭敬地喝了这瓶质地纯正和功效不凡的酒，其醇香和辛辣无论如何赞美都不为过。这种闪着玫瑰色光泽的饮料流遍我的血脉，激起了我青春的热情。在使形态高大的树木显得神秘的暮色之中，在平台上坐在加布里夫人的身边，我乐于向我精神上的女主人讲述我的印象，而语调之热烈和流畅，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已毫无想象力的人来说显然不同凡响。我无须借助任何古代文献，主动地向她描述了傍晚那种甜蜜的忧郁，以及这块哺育我们的乡土之美，它不仅给了我们面包和酒，还给了我们思想、情感和信仰，而且将像对待玩了一整天感到疲乏的孩子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纳入它母亲般的怀抱。

“先生，”这位可亲的夫人对我说，“您看到了这些塔楼、树木和这块天空：故事和民歌里的人物全都是自然而然地从这里产生的！那边是一条小路，小红帽从这里到林子里去采榛子。这个变化不定和总是半明半暗的天空，曾经被仙女们用犁耕出了犁沟，而北面的塔楼的尖顶下面，从前隐藏过用纺锤戳过睡美人的纺纱的老妇。”

我还在思索着这些优美动听的话，保尔先生就在一支大雪茄的烟雾后面向我讲起一桩我不知所以然的案子来，这桩关于取水的诉讼是他向镇里提出的。加布里夫人感到了傍晚的凉意而在披肩下颤栗，便离开我们到房间里去了。于是我决定不回到我的房间里去，而是回到图书室去继续研究手稿。尽管保尔先生表示反对，要我去睡觉，我还是进了老话所说的“书斋”，在灯下开始工作。

我读的15页显然是一个无知而粗心的书呆子写的，因为我

几乎不知所云。读完后我就把手伸进礼服上张开的口袋去拿鼻烟盒，但这个十分自然、几乎是本能的动作这次却有点吃力。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银质的盒子，取出了一些芳香的烟末，它们在我失望的鼻子下面，沿着衬衣的硬胸撒落下去。我肯定是自己的鼻子在表示不满，因为它最能表达感情。有几次它暴露了我最隐秘的想法，尤其是在库汤斯① 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同行布里乌的胡子下面，我发现了天使圣母院的文件集的时候。

我真是欣喜若狂！我的眼睛在眼镜后面显得很小，暗淡无光，所以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然而我的蒜头鼻却由于兴奋和自豪而在颤动，布里乌一看便知道我有了新的发现。他注意到我拿着的这卷资料，记住了我离开时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前脚走他后脚就把它拿去，偷偷地抄了下来匆忙发表，想捉弄我一下。可是在我以为被骗的时候，他却让自己上了当。他的版本里全是差错，我称心地指出了其中一些重大的错误。

言归正传，此刻我怀疑自己由于昏昏欲睡而精神不振。我看着一份契据，如果我说出上面的说明是1212年卖给让·德斯图尔维尔教士的一个家兔棚的话，谁都会对此产生兴趣。然而我当时虽然感觉到这份契据至关重要，却并未像这样一份资料所迫切需要的那样予以关注。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桌子的一角，上面没有任何在博学者的眼里显得重要的东西。只有一卷相当厚的德文书，精装的猪皮封面，书皮和书脊厚厚的肋线

候，她们像玛德琳娜① 一样作出了选择，所以她们的善行只是祈祷、静修和出神，为此她们都穿着白衣，人们叫她们玛丽亚。干活的人叫玛尔特②，穿着蓝长袍。所有的人都戴面纱，但是最年轻的女人总让鬈发搭在额头上。她们该是无意的吧，因为教规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一位岁数很大的夫人，高大、白皙，拄着一根硬木节杖，在斗室之间走来走去。巴福尼斯尊敬地走到她身旁，在她面纱的边上吻了一下说：

“愿天主的安宁和你同在，尊敬的阿尔比娜！你是这个蜂房的王后，我带来了一只在没有鲜花的路上迷途的蜜蜂。我曾把它放在我的手心里，用我的呼吸来为它取暖。我把它交给你了。”

于是他用手指了指跪在凯撒们女儿面前的女演员。

阿尔比娜用锐利的目光把苔依丝看了一阵，叫她站起来，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转向修道士说：

“我们把她和玛丽亚们放在一起。”

巴福尼斯对她讲了苔依丝来此之前的经历，并且要求先把她关在一间斗室里。女修道院院长同意了，她把女苦修者带到一间小屋里，自从贞女莱达死了之后，这间神圣的屋子就一直空着。在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水罐，苔依丝在跨进门槛时，感到了无比的快乐。

“我要亲自封门，”巴福尼斯说，“盖上耶稣会来用手除掉的标记。”

他到泉边去抓了一把湿土，放进自己的一根头发，再和上些唾沫贴在门缝上。然后靠近苔依丝平静满意地站着的窗户，跪了下来，赞美了三次天主，喊道：

“她走在生活的小路上，愿她可爱！愿她的脚美丽，愿她

① 圣·玛丽亚·玛德琳娜是女罪人，耶稣基督使她信仰了基督教。
② 玛丽亚的妹妹。

的脸容光焕发！”

他站起来，把风帽压到眼睛上，慢慢地走远了。

阿尔比娜叫来了一位贞女，对她说：

“我的女儿，把需要的东西给苔依丝拿去：面包、水和一支三孔笛。”

三、大　戟

巴福尼斯踏上了神圣沙漠的归途。他在阿特里比斯附近雇了一条船，顺尼罗河溯流而上，以便把粮食运到赛拉皮翁的修道院去。他下船的时候，弟子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来，有的举手向天，有的跪伏在地，吻着修道院院长的便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圣人在亚历山大建树的功绩。修道士们平时都是通过秘密而迅速的渠道来获得与基督教会的安全和荣耀有关的消息的，新闻在沙漠里传起来像热风一样快。

巴福尼斯向沙漠深处走去，弟子们一边赞美天主，一边跟在他后面。弟兄们的长者福拉维安突然陷入了一阵虔诚的亢奋，唱起了赞美歌：

祝福这个日子！我们的神甫回来了！
他回来了，满载着新的功绩，我们知道它们的价值！
神甫的德行是孩子们的财富，修道院院长的圣洁熏香了所有的斗室。
巴福尼斯，我们的神甫，刚刚给耶稣基督送去一个新的妻子。
他用神奇的本领把一只黑母羊变成了一只白母羊。
他满载着新的功绩回来了！像马其顿的蜜蜂采完了花蜜。
也像努比亚的公羊，吃力地背着满身的羊毛。
让我们庆贺这个日子，在菜里放点油！

巴福尼斯到了修道院院长斗室的门口，弟子们全都跪下来说道：

“让我们的神甫为我们祝福，给我们每人一点油来庆贺他归来！”

只有傻瓜保尔站着问道：“这个人是谁？”他一点都认不出巴福尼斯。但谁也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都知道他虽然非常虔诚，却没有一点智力。

安提诺埃修道院院长把自己关在斗室里，思索起来：

“我总算回到我安宁而又快乐的隐居地了。也就是回到了我满意的堡垒里。为什么芦苇屋顶不像朋友一样迎接我，墙壁也不跟我说：‘欢迎你’！？从我走了之后，这个上帝选定的住所毫无变化。这是我的桌子，我的床。这是木乃伊的头，它曾经多少次用有益的思想启示过我，我也曾多少次在那本书里寻找过上帝的形象。可是一切都似乎面目全非了。所有的东西都可怜地被夺去了圣宠，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它们。看着我以前亲手打成的桌子和床铺、这个干瘪的黑脑袋、这些按照上帝的口授写得满满的纸莎草纸卷，我以为是看见了一个死人的家具。我以前那么熟悉的东西，现在却认不出来了。哎呀！既然事实上我周围什么都没有变，那就是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成了另一个人。这个死人，就是过去的我！他现在怎么样了，我的上帝？他带走了什么？给我留下了什么？我又是谁？”

他尤其不安的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斗室太小，而用充满信仰的眼光来看，它应该是辽阔无边的，因为上帝的无限就从这里开始。

他额头碰地，开始祈祷，心中稍觉快慰。祷告了不到一个小时，苔依丝的形象掠过了他的眼睛，他为此感谢上帝：

“耶稣，是你让我看见了她的形象，我明白你无边的仁慈：

你要我高兴、安宁，在看见我献给你的女人之后感到放心。你把她现在已经是无害的微笑、纯洁的魅力，和我拔去了刺的美貌，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曾按你的意图打扮她、净化她。为了使我满意，我的上帝，你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像一个老朋友在向我提醒他收到的可爱的礼品。所以我愉快地看着这个女人，确信是你送来了她的形象。你不肯忘记她是我献给你的，我的耶稣。既然她使你中意，就留着她吧，除你之外，决不要让别人享受她的娇媚。”

巴福尼斯通宵不眠，苔依丝的形象比在仙女洞里还要清楚。他把自己当作证人，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然而他的心始终不得安宁，他大为惊异，叹息着：

“为什么你要忧伤，我的灵魂，为什么你使我心烦意乱？”

他的灵魂总是不安。在忧伤中度过的三十天预示隐士要经受更可怕的考验。苔依丝的形象日夜伴随着他，他也不加驱逐，还以为她来自上帝，何况是一个圣女的形象。但是有一天早晨，她在梦里来看他，头发上束着紫罗兰花冠，柔情满怀，简直不可抵抗，他吓得大叫起来，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他睡眼朦胧地觉得脸上吹过一阵湿乎乎的热气，一只小豺用两只爪子搭在床头，向他脸上吹过臭烘烘的气息，喉咙深处在嘿嘿冷笑。

巴福尼斯惊恐万状，似乎有一座钟楼沉入了他脚下的深渊。确实，他是从倒塌的信仰之巅跌了下来，有一阵子呆若木鸡。恢复知觉之后，他的思索也只是使不安有增无减。

“有两种可能，”他自言自语，“要末这个幻影像从前一样来自上帝，她是善良的，是我天生的堕落玷污了她。跟酒在不干净的杯子里会变酸一样，我的卑鄙使感化成了耻辱，恶毒

的豺马上乘火打劫。要末这个幻影不是来自上帝，而是相反地来自魔鬼，那么她已经染上了臭气。要是这样，我就要怀疑从前的幻影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样来自天国了。苦行者必须分清这两种可能，但我又分辨不了。无论如何，上帝已记下了我这次远行，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后果，却不知其所以然。”

他这样推论了一番，又焦虑地问道：

“公正的上帝，如果圣女的幻影对你的仆人们都是一种危险，那么你对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考验？你用一个清晰的示意，把你或别人所有的考验都让我看看吧！”

然而上帝的意图神秘莫测。他认为不宜启示他的仆人。巴福尼斯疑虑重重，决心不再想苔依丝，可是毫无用处。她始终跟着他，在他看书、沉思、祈祷或静修时都凝视着他。她来时总先有一阵轻微的声响，像女人走路时衣裙的窸窣声。而且幻影具有一种真人所没有的清晰。因为真人总在活动，不免有些模糊，幻影则出自寂静，具有静止的特色，永远固定不变。她以各种不同的样子来到他面前。时而在沉思，戴着她最后那顶容易凋谢的花冠，像在亚历山大宴会上一样，穿着布满银花的深色长袍；时而富于肉感地裹在柔和的轻纱里，还沐浴着仙女洞中淡淡的阴影；时而虔诚地在棕色粗毛衣下焕发出一种天国的快乐；时而悲惨，眼睛里浸透了对死亡的恐怖，从裂开的心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裸露的胸脯。这些幻影中最使他不安的，是他亲手烧掉的花冠、长袍、头巾都能如此清晰地重现，显然这些东西都有一颗不朽的灵魂，他叫道：

“苔依丝无数罪孽的灵魂都到我这儿来了！”

他转过头去，感到苔依丝就在他背后，愈加惊恐不安。他的痛苦是残酷的。由于他的身心在诱惑之中还保持着纯洁，所以他在温和地责备上帝的同时还抱着希望。

“我的上帝，我跑了那么远到异教徒当中去找她，是为你，不是为我。为你的利益而让我受罪是不公正的。保佑我，我亲爱的耶稣！我的救世主，救救我！不要让幻影来做肉体都没做到的事情。我已经战胜了肉体，不要让幻影来击败我。我知道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我体验到、我懂得梦幻比现实更有力量。既然梦幻本身是一种最高的现实，又怎么能不这样呢？它是万物的灵魂。柏拉图自己尽管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但他承认理念本身的存在。在你陪伴我去的那个魔鬼的宴会上，天主，我听过一些人的话。他们确实有罪，但是毫无疑问并未丧失智慧。他们全都认为在孤独、沉思和心醉神迷的境界里，我们能感知真正的事物，而你的圣经，我的上帝，通过你、光辉的上帝，或者通过你的对手，多次证明了梦幻的效果和幻影的力量。”

他成了一个新人，开始和上帝讲理了，然而上帝却并不急于启示他。黑夜于他是一个漫长的梦，白昼则跟黑夜毫无区别。一天早晨他醒过来，像月光下殉难者的坟墓般地叹息着。苔依丝来了，让他看流血的脚，乘他哭泣时钻到了他的床上。他不再怀疑了：苔依丝的形象是邪恶的。

他无比厌恶地挣脱了玷污的床铺，把脸埋在手里，不想再见到光明。逝去的时光带不走他的耻辱。斗室里静悄悄的，多少天来巴福尼斯第一次这么孤独。幻影终于离开了他，可是她即使不在也是可怕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消他对这个梦的回忆。他满怀恐惧地想着：

“我怎么没有把她推开？我怎么没有挣脱她冰凉的胳臂和滚烫的膝盖？”

对着这张可憎的床铺，他不敢再念上帝的名字，而且他担心，斗室被亵渎之后，魔鬼们随时都能自由地进来了。他的担

心一点不错。以前呆在门口的七只小豺，排着队进来躲到了床底下。晚祷时分，气味难闻的第八只也来了。第二天来了第九只，接着三十只、六十只、不久就达到了八十只。它们随着数量的增多而缩小，最后变得跟老鼠一样大，占满了空地、床铺和小板凳。其中有一只跳上放在床头的木板，四爪并拢蹲在死人头上，用灼热的眼光看着修道士。以后每天都有一些豺来到这里。

为了补赎梦境的罪过，逃避邪恶的思想，巴福尼斯决定离开他已经玷污的斗室，到沙漠深处去进行闻所未闻的苦修，去创造特殊的业绩和全新的功德。不过计划尚未制定，他就到巴雷蒙老人那里去征求意见。

巴雷蒙正在园子里给蔬菜浇水。这时太阳快要落山，蓝蓝的尼罗河在紫色的丘陵脚下流过。老人轻轻地走着，怕吓着一只停在他肩膀上的鸽子。

“愿天主和你同在，”他说，“巴福尼斯兄弟！赞美他的仁慈吧，他给我派来了他创造的动物，以便让我和它们谈论他的功德，并且用天空的飞鸟来赞美他。看看这只鸽子，注意它脖子上变幻的色彩，你说这不是上帝的一件杰作吗？不过，我的兄弟，你是不是要跟我谈什么虔诚的问题？要是那样的话，我就把喷壶放下听你说。”

巴福尼斯向老人讲述了他的旅行、返回、白天的幻影、夜里的梦境，连罪恶的梦和成群的豺也没有漏掉。

“你觉得，我的神甫，”他补充说，“我该深入沙漠，去完成杰出的功绩，用我的苦修来使魔鬼吃惊吗？”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巴雷蒙答道，“我在这个园子里和羚羊、小野兔和鸽子过了一生之后，对人类很不了解。不过我觉得，我的兄弟，你之所以痛苦，主要是从尘世的骚动

中突然进入了孤独的宁静。这样剧烈的变化只会对身心有害。你好比一个同时经受暴冷暴热的人，受着咳嗽发烧的折磨。我要是你的话，巴福尼斯，非但不马上去躲入那可怕的沙漠，还要和修道士及修道院院长去作相宜的消遣。我会参观附近的修道院，听说那里有不少奇妙的东西。人家跟我说，赛拉皮翁院长的修道院有一千四百三十二个斗室，修道士们都按希腊字母表上的字母分成军团，甚至还说修道士们的性格和他们字母的形状有一定的关系。例如Z的修道士性格都不直爽，而I的修道士都非常正直。我要是你的话，我的兄弟，我要去亲眼看一看，不看到如此奇妙的事心里就不得安宁。我也不会不研究尼罗河畔各种团体的结构，以便将它们进行比较。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教士应该关心的。你不会没听说过，埃福雷姆修道院院长编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宗教法规，你很会抄写，可以征得他的同意去抄一抄。我是不行了，我的手握惯了铲子，不会有作家那种在纸莎草上要细芦苇的灵巧劲儿了。可是你，我的兄弟，你认识字母，应该感谢上帝，因为对漂亮的字体怎么赞美都不过分。抄写和阅读的工作足以对付邪恶的思想。巴福尼斯兄弟，你为什么不用笔记下我们的神甫、保尔和安东尼的教导？在这些虔诚的工作里，你会逐渐获得灵魂和感官的安宁，孤独会重新亲切地回到你的心中，不久你就又能进行从前被旅行打断了的苦修。不过切忌急于求成，我们的神甫安东尼在这里的时候常说：‘斋戒过分则虚弱，虚弱则无力。有些修道士用过长的斋戒摧毁了他们的身体，这些人可以说是自己用匕首刺进了胸口，把自己奄奄一息地交给了魔鬼。’圣人安东尼是这么说的。我只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多亏上帝的恩惠，我记住了我们神甫的话。”

巴福尼斯感谢巴雷蒙，答应考虑他的意见。他跨过小园子

的栅栏，回过头来，看着浇灌蔬菜的善良园丁，鸽子在老人拱起的脊背上摆动，他真想大哭一场。

他回到自己的斗室，发现里面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恰似被狂风吹动的沙粒。他认出它们是无数的小豺。这天夜里，他在梦中见到一根高高的石柱，顶上刻着一个人像，还听见一个声音在说：

“爬到这根柱子上去！”

醒来之后，他深信这个梦出自天意，就把弟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我心爱的孩子们，我要离开你们，到上帝指引的地方去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像服从我一样服从福拉维安，照顾好保尔兄弟。我祝福你们，永别了。”

他走远了，他们还一直跪在地上。等他们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只能看到他留在沙漠地平线上的巨大的黑影。

他日夜兼程，一直走到那座从前偶像崇拜者们建造的神殿的废墟上，在那次美好的旅行中，他曾和蝎子、美人鱼一起睡在这里。画满符咒的墙壁依然屹立。三十根顶部是人头或荷花的柱身，还支撑着无数的石梁。只有神殿尽头的一根石柱，摆脱了古代的重负单独耸立在一旁。它的顶上刻着一个微笑的女人头像，目光深沉，面颊丰满，额头上长着一对牛角。

巴福尼斯认出这是梦中见到的石柱，估计它有三十二肘①高。他到附近的乡镇去，让人造了一把这么高的梯子。然后把梯子靠在石柱上爬了上去，他跪在柱顶上对天主说：

“我的上帝，这是你为我选定的住所，但愿靠着你的恩惠，我能在这儿一直呆到死去。”

---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端，约半米)。

他不带任何食品。他信赖上帝，指望慈悲的农民会给他点什么来维持生命。果然，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一些女人和她们的孩子过来了，还带着面包、海枣和凉水，男孩子们把它们送到了柱顶上。

柱顶太窄，修道士没法躺下，只好盘起双膝，头垂在胸前睡觉，睡觉比醒着更累得难以忍受。黎明时，老鹰的翅膀擦着他，他满怀焦虑和痛苦地醒过来了。

他发觉造梯子的木匠畏惧上帝。想到圣人日晒雨淋，担心他睡着的时候会掉下来，这个虔诚的木匠就在柱顶上修了一个顶棚，加上了一道栏杆。

这种如此美妙的生活的名声，逐渐在乡镇之间传开。山谷里的农夫们，都在星期天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柱头隐士。巴福尼斯的弟子们，以钦佩的心情知道了他高尚地隐居的地点，都来到他的身边，并且获准在柱脚下搭窝棚。每天早晨，他们在老师下面围成一圈，倾听他的感化：

“我的孩子们，要跟耶稣喜爱的小孩一样，灵魂才能得救。肉欲的罪过是万恶之源，它像一个父亲一样产生所有的罪孽。骄傲、悭吝、懒惰、愤怒和艳羡是它心爱的子孙。我在亚历山大看到的就是如此：色情的罪恶像一条塞满淤泥的长河，把富人们带去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修道院院长埃福雷姆和赛拉皮翁听说有这么一件新鲜的事情，想来亲眼看一看。巴福尼斯老远就在河面上发现了他们的帆船，不禁想到上帝要把他树立为隐士们的典范。两位神圣的修道院院长见到他时惊讶不已，商量之后，他们一致指责这种如此出奇的苦行，并且劝巴福尼斯下来。

“这样一种生活是不合常情的，”他们对他说，“太奇特了，脱离了一切法规。”

可是巴福尼斯回答他们说：

“修道士的生活不是神奇的生活又是什么？修道士的业绩不也该和他本人一样出奇吗？是上帝的示意要我爬上来的，只有上帝的示意才能让我下来。”

每天都有教士成群结队地来和巴福尼斯的弟子们汇合在一起，在空中隐居地周围搭起窝棚。有几个想模仿圣人，爬到神殿的废墟上，但是受到弟兄们的责备，而且也受不了这份劳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

朝圣者们大批地汇集到这里。有些人来自遥远的地方，又饿又渴。一个穷寡妇想把凉水和西瓜卖给他们。在一块蓝白条纹的帆布下，她呆在红土瓶子、杯子和水果后面，背靠石柱喊着：“谁喝水？”一个面包商学着寡妇的样，运来砖头，在她旁边砌了个炉子，指望向外来人卖面包和蛋糕。因为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连埃及各大城市的居民也开始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就盖了一个客店，租给带着仆人、骆驼和骡子的富翁们。石柱前面不久就成了一个市场，尼罗河的渔夫们带来了鲜鱼，园丁们则运来了蔬菜。一个露天营业的剃须匠快活地说笑着逗人们高兴。古老的神殿在寂静和安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今充满了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喧哗。小酒馆老板们把地下室改成了酒窖，在古代的石柱上钉上了招牌，上面画着圣人巴福尼斯的形象，并加上希腊文和埃及文的说明：“此处出售石榴酒、无花果酒和货真价实的西里西亚啤酒。”在刻有纤巧、纯洁的侧面头像的墙上，商人们挂上了一圈圈的葱头和熏鱼，还有死野兔和剥了皮的绵羊。夜晚，废墟的旧主人老鼠排着长队向河边逃窜，而不安的白鹳则伸着脖子，迟疑不决地用一只脚站在柱顶上，厨房的烟雾、酒客们的招呼和女仆们的喊叫声一起向柱顶升去。四周都有土地丈量员在划街道、泥水匠在盖修道院、小教

堂和大教堂。六个月之后，一座城市已经建成，它拥有一支警卫队、一个法庭、一座监狱，还有一所由一个失明的老抄写员主持的学校。

朝圣者们不计其数。大主教们和主教们都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赶来，正在埃及的安狄奥克带来了他所有的教士，他高度评价柱头隐士卓越的品德。利比亚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因为阿塔那斯已经不在，就都附和这位主教的看法。修道院院长埃福雷姆和赛拉皮翁知道后，来到巴福尼斯脚下，对他们最初的怀疑表示歉意。巴福尼斯回答说：

“要知道，我的弟兄们，我经受的苦行也难以抵抗我受到的诱惑，它们的数量之多和威力之大都使我震惊。一个人从外表看来是渺小的，从上帝给我的这根柱子上看下去，我看见人群像蚂蚁一样在奔忙。可是从内心来观察，人就像世界一样巨大，因为他包含着世界。我眼前伸展着的一切，这些修道院、客店、河面上的船只、乡镇、以及远处的田野、运河、沙漠和群山，用我内心的目光来看都算不了什么。我心里有着数不清的城市和无边的沙漠，而痛苦、痛苦和死亡就伸展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像黑夜覆盖大地一样覆盖着它。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充满邪恶思想的世界。”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女人的欲望一直占据着他。

第七个月，从亚历山大、布巴斯特① 和萨衣斯② 来了一些女人，她们长期不育，指望圣人的祈祷和石柱的效力能给她们带来孩子，就用不孕的腹部擦着柱身。接着，一望无际的车辆、轿子和担架都在教士下面停留、聚集、挤来挤去，从里面出来的是看了要吓一跳的病人。母亲们让巴福尼斯看她们肢体扭

①② 埃及古代城市。

曲、眼睛翻白、嘴巴冒沫和声音嘶哑的孩子，他用双手为他们祝福。一些瞎子晃着手臂走过来，胡乱地向他抬起被戳了两个血淋淋的窟窿的面孔。瘫痪者让他看无法动弹的苦处、瘦得要命的身躯和缩短了的、丑陋的四肢。癞子让他看假腿，一些患癌症的女人用手托着胸部，让他看被无形的秃鹫吞食的乳房。有些患水肿的女人被人抬到地上，看起来好像在卸羊皮袋。他都为他们祝福。一些染上了象麻风① 的努比亚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脸上毫无表情，用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他为他们划了十字。有人用担架抬来了一个阿弗洛底托伯里斯的年轻姑娘，她吐血之后已经躺了三天，面色蜡黄。母亲以为她死了，在她胸口放了一根棕榈枝。巴福尼斯祈祷上帝之后，年轻姑娘抬起了头，睁开了眼睛。

圣人的奇迹被到处传诵，患了被希腊人称为神病的不幸者从埃及各地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他们一看到石柱，立刻惊厥在地，胡乱打滚，时而直立起来，时而缩成一团。难以置信的是，在场的人都被这种激烈的乐趣所感染，模仿起癫痫病人的抽搐来。修道士、朝圣者、男人、女人，都互相追赶，乱七八糟地搏斗，四肢扭曲、嘴巴冒沫，一边预言，一边大口大口地吞泥土。巴福尼斯在柱顶上感到一阵战栗，向上帝喊道：

“我是替罪羊，把这些人的堕落的罪过都加在我身上，所以天主啊，我的身体充满了邪恶。”

每当一个病人好起来，其他人就把他举起来欢呼，不停地说着：

“我们刚见过另一条西洛埃泉。”

神奇的石柱上已经挂上了几百条拐杖，满怀感激之情的女

① 麻风病的一种类型。

人们则挂上了花冠和还愿的圣像。希腊人在上面写着精美的二行诗。因为每个朝圣者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圣人下面的整个石柱很快就被拉丁语、希腊语、科普特① 语、布匿② 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咒语的字母覆盖了。

复活节来临的时候，这个奇迹般的都市里人如潮涌，老人们以为又回到了神秘的古代。埃及人五颜六色的长袍、阿拉伯人的呢斗篷、努比亚人白色的缠腰布、希腊人的短外套、罗马人的长褶宽外袍、蛮族人的宽袖外套和鲜红的长裤、妓女们织有金丝的长袍，都熙熙攘攘地混在一起。带面纱的女人骑在驴上，黑阉奴在前面用棍子为她们开路。杂技演员们在地上铺块地毯，利落地为安静的观众们变戏法、翻筋斗。弄蛇者伸开手臂，耍着他们的活腰带。整个人群里珠翠闪烁、尘土飞扬，叮叮当当、叫嚷和责骂声响成一片。赶骆驼的人边打畜牲边诅咒；商人们吆喝着卖预防麻风病和斜眼的护身符；修道士们单调地唱着圣经里的经文；女人们被占卜者的预言吓得直叫；乞丐们尖声地反复唱着古代后宫里的歌曲；羊咩驴鸣、水手们招呼着落后的游客，所有这些声音汇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哗。更有甚者，一些光着身子的小黑孩到处跑来跑去，为了卖鲜海枣而没命地叫唤。

所有这些不同的人都在洁白的天空下拥挤着。空气污浊，充满了女人的香水味、黑人的气味、炸鱼的油烟，还有信徒们从牧羊人那里买来、准备在圣人面前焚烧的树胶的蒸汽。

夜幕降临，四面八方都燃起了火堆、火把和灯笼，只看见红色的影子和黑色的人形。一些听众在地上围成一圈蹲着，一盏冒烟的油灯照亮了中间一个老人的脸。他在讲着古代的比丘

① 埃及的基督教徒。
② 古代罗马人称腓尼基人特别是迦太基人为布匿。

如何使自己的心着了魔，把它从胸膛里掏出来放进一棵洋槐树里，然后自己也变成了一棵树。他讲得手舞足蹈，影子也就可笑地重复着他的姿势，使出神的听众都赞叹不已。在小酒馆里，酒客们躺在沙发上要啤酒和葡萄酒。舞女们画着眼圈，腹部赤裸，为他们表演宗教的和色情的故事。年轻人在一旁掷骰子、猜拳行令，老头们在阴影里追逐妓女。只有永恒的石柱耸立在这些骚动的人群之上，长着牛角的头像在黑暗中凝视，而它上面的巴福尼斯则在天地之间熬夜。忽然，月亮在尼罗河上升起，犹如一位女神裸露的肩膀。天蓝色的丘陵镀上了一层银光。巴福尼斯似乎看见苔依丝的肉体在水光波影里、在蓝宝石般的黑夜中熠熠闪耀。

光阴流逝，圣人始终呆在他的石柱上。雨季到来之后，天上的雨水从顶棚缝里透过来，他的身体淋湿了，麻木的四肢已无法动弹。炎热的阳光和清晨的露水裂开了他的皮肤，大片的溃疡吞噬着手臂和双腿，但是对苔依丝的欲望却一直在无形地消耗着他的生命。他不禁喊道：

“这还不够，强大的上帝！再来些诱惑！再来些邪恶的思想！再来些最可怕的欲望！天主啊，让人类的色情都到我身上来吧，好让我替它们赎罪！我曾听某些骗子讲过，亚尔各斯的母狗把世界的罪恶都背在它身上。这个寓言即使不是真的，但也包含着一种我今天才清楚地认识到的神秘意义。确实，人们的耻辱到圣人们的灵魂里就像沉入了井底，但信徒们的灵魂因此沾上的污泥就比任何一个罪人的灵魂都要多。所以我赞美你，我的上帝，你把我变成了世界的阴沟。”

有一天圣城里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以至苦修者的耳朵都听见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最最杰出的人、亚历山大舰队司令、吕西尤斯·奥雷利尤斯·科塔要来了，他来了，他靠近

这里了！

消息是真的。前来视察运河和尼罗河航道的老科塔，几次表示想看一看柱头隐士，和现在叫做斯底洛波利斯的新城。一天早晨，圣城的居民们看见河面上帆船密布，在一条镀金的、装饰着大红色彩的帆桨战船上，科塔带着他的舰队出现了。他上了岸，一位带着他的书板① 的秘书，和他的医生阿里斯泰陪着他走，因为他喜欢和医生谈话。

大批随从跟在他后面，河岸上只见军人的饰带和制服。在离石柱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下来，用衣角擦着汗，开始观察柱头隐士。他生性好奇，在以前的旅行中也从不放过类似的机会。他喜欢回忆见过的奇闻轶事，准备在写完布匿史之后再就此写一本书。现在，他看来对眼前的景象很感兴趣。

“真是怪事！”他流着汗气喘吁吁地说，“有个值得报导的情况，这个人是我的客人。不错，这个修道士去年到我家吃过晚饭，后来他拐走了一个女演员。”

他说着转向他的秘书：

“孩子，把这些记在我的书板上，包括石柱的尺寸，别忘了柱头像的形状。”

然后他又擦了擦额头：

“有些可靠的人向我担保，说修道士爬到这根柱子上已经一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可能吗，阿里斯泰？”

“对一个疯子或病人来说是可能的，”阿里斯泰答道，“而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你也许不知道，吕西尤斯，身心的疾病往往使身受其苦的人具有健康人所没有的能力。而且说实话，身体无所谓健康或有病，只是器官的状态不

① 古代写字用的涂蜡木板或象牙板。

同罢了。由于对人们所称的疾病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我已经把它们看成生命必须的形式，我对它们的研究比对治疗更感兴趣。在表面的混乱之下，疾病有着一种深刻的和谐，令人不得不赞叹，毫无疑问，三日疟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身体的某些疾病有时会引起精神能力的突然爆发。你认识克雷翁，他小时候是个结巴、笨蛋，可是他从楼梯顶上掉下来摔破脑袋之后，却变成了一个你知道的高明的律师。这个修道士一定是某个器官得了病。再说，他的生活也不像你感觉的那么奇特，吕西尤斯。你想想印度的裸体修行者①，他们可以保持完全的静止，而且不仅仅是一年，而是二十年、三十年和四十年。”

“以朱庇特的名义作证！”科塔喊道，“那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失常！人生下来是要动的，不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它损害国家的利益。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信仰造成了这么一种有害的做法。很可能应该把它们归结到某些亚细亚的崇拜上去。我统治叙利亚的时候，在海拉城的柱廊上见过竖立的男性生殖器像②。有一个人每年爬上去两次，每次呆七天。人民都相信他是在跟众神说话，用天意来使叙利亚繁荣。我觉得这种习俗荒诞无稽，不过并没有破坏它。因为我认为一个官吏决不应该消灭人民的风俗，而是相反地要尽力保存下去。政府不能强加信仰，它的责任是使既存的信仰都得到满足，因为它们无论好坏，都是由于时代、环境和种族的影响造成的。如果它制止它们，那么它在精神上是革命者，在行动上却是施行暴政，必然会受到憎恨。再说，要是不理解它们、不容忍它们，又怎么能超出于庸人的迷信之上？阿里斯泰，我的意见是让这位梦想家安宁地呆在空中，只受到鸟类的侵犯。要胜过他决不能强

① 古时希腊人给印度一教派修行者的名称。
② 古代人以此作为生殖力的象征。

迫，而是要弄清他的思想和信仰。”

他喘了口气，咳了声嗽，把手放在秘书的肩膀上：

“孩子，记下在某些基督教的教派里，拐走妓女和在石柱上生活是受到推重的。你还可以补充，这些风俗意味着对生殖之神的崇拜。不过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问问他本人。”

然后他抬起头，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阳光，放大了嗓门说：

“喂，巴福尼斯！你记不记得做过我的客人？回答我，你在上面干什么？为什么要爬上去，为什么要呆在那里？这根柱子在你头脑里是不是代表男性生殖器？”

巴福尼斯认为科塔是个偶像崇拜者，所以对他置之不理。可是他的弟子福拉维安，却走过去说道：

“赫赫有名的老爷，这位圣人承担了世界的罪恶，还会治病。”

“以朱庇特的名义作证！你听见了，阿里斯泰，”科塔喊道，“梦想家跟你一样是行医的！对一个这么高的同行，你有什么看法？”

阿里斯泰摇了摇头：

“他对某些疾病可能治得比我好，例如癫痫，通常叫做神病，虽然所有的病都是神奇的，因为它们都来自众神。不过这种病的原因部分是出于想象。你会承认，吕西尤斯，这个呆在女神头上的修道士比我更能打动病人的想象，而我在药房里，弯腰对着我的研钵和药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有些力量，吕西尤斯，比理性和科学要大得无可比拟。”

“哪些力量？”科塔问。

“无知和疯狂。”阿里斯泰答道。

“我难得看到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东西，”科塔说，“我希望有一天，一个高明的作家能写一写斯底洛波利斯的建立。不

过最难得的景象也不该使一个严肃勤奋的人耽搁的时间过长，我们去考察运河吧。永别了，巴福尼斯！或者说再见！万一你重新下地，回到亚历山大去，请你别忘了到我家里来吃晚饭。”

这些话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于是不胫而走，从信徒们嘴里扬传开来，为巴福尼斯的荣耀增添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光彩。虔诚的想象为这些话添枝加叶，说成是柱顶上的圣人使舰队司令赞同了使徒们和尼塞神甫们的信仰。教徒们对奥雷利尤斯·科塔最后的话赋予了另一种意义。在他们嘴里，这位要人邀请苦修者去吃的晚饭，变成了一次神圣的圣餐、教会的友爱餐、天国的盛宴。这次会见由于增加了许多美妙的情节而大为丰富起来，而想出这些美妙情节的人正是最先相信它们的人。人们说，在科塔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承认了真理之后，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擦去了他额头的汗水，还说舰队司令的医生和秘书在他谈话时一直注视着他。既然奇迹已经为人所共知，利比亚主要教堂的执事们就由此编出了相同的传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都想看看巴福尼斯，从西方到东方，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都向他派出了大使，罗马的凯撒、支持基督教正统性的非凡的君士坦特①，给他写了一封信，特使们把信交给他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然而在一天夜里，当他脚下新生的城市沉睡在露水中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在说：

“巴福尼斯，你的功德使你超群，你的话语使你强大。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而使你降生，他选定你来实现奇迹：治愈病人、使异教徒改宗、启示罪人、挫败阿里乌斯教派、恢复基督教会的安宁。”

---

① 西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337—350在位）。

巴福尼斯答道：

“愿上帝的意志实现！”

那个声音又说：

“你起来吧，巴福尼斯，到大逆不道的君士坦斯的宫殿里去找他。他不但不学他明智的哥哥君士坦特，反而支持阿里尤斯和马尔居斯的谬误。去吧！在凯撒们的宝座前，青铜大门会为你打开，你的便鞋会在金子的路面上回响，而你可怕的声音将改变君士坦丁儿子的心灵。你将统治和平而强大的基督教会。像灵魂指引身体一样，基督教会将统治帝国。你将置身于元老院议员、伯爵和贵族之上。你将使饥饿的人民不再呻吟、野蛮人不再凶猛。老科塔知道你是政府的首脑之后，会以替你洗脚为荣。你死的时候，你的苦衣将送交给亚历山大的主教，在光荣中度过一生的伟大的阿塔那斯，会像吻圣人的遗物一样来吻它，去吧！”

巴福尼斯答道：

“愿上帝的意志实现！”

于是他尽力站起来准备下地，那声音似乎猜透了他的思想，对他说：

“千万不要从这个梯子下去，否则你就只是个凡人，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天赋。更好地估计一下你的威力，天使般的巴福尼斯。一个像你这样伟大的圣人应该在空中飞翔。跳下去，天使们会把你接住的。跳吧！”

巴福尼斯回答说：

“愿上帝的意志支配大地和天国！”

他上下挥动着两条伸开的胳臂，像一只有病的大鸟拍着破烂的翅膀。他正要扑下去，忽然耳边响起一阵狰狞的冷笑。他吓了一跳，问道：

“是谁在这么笑？”

“哈！哈！”声音尖叫着，“我们的友谊刚刚开始，有一天你会更清楚地了解我。最亲爱的，是我让你爬到这儿来的，你顺从地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应该对你表示满意。巴福尼斯，我对你很满意！”

巴福尼斯用因恐惧而变了调的声音喃喃地说：

“走开，走开！我认识你：就是你把耶稣带到圣城的殿顶上，让他看世上万国的①。”

他沮丧地重新倒在石柱上。

“我怎么没有早点认出它来？”他思索着。“我比这些指望我的瞎子、聋子、瘫痪者还要可怜，对超自然的事物已经失去了感觉。我比挨着尸体吃泥土的狂人还要堕落，竟然分不出地狱的叫嚷和天国的声音。婴儿吃不到乳母的奶就会哭，狗会嗅主人的足迹，植物也会转向太阳，我却连这样的判断力都没有。我是魔鬼们的玩具。这么说，是撒旦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它让我爬到这根柱顶上的时候，色情和骄傲也一起爬上来了。诱惑太多我倒不难受，安东尼在山上经受的诱惑也跟我一样。我愿意在天使们的注视下，让诱惑的利剑刺穿我的肉体，我甚至还珍惜我受到的折磨。可是上帝不说话，他的沉默使我惊讶。我只有他，他却离开了我，把我一个人留在没有他的恐惧之中。他躲着我，我要追他。我要马上离开这根石柱。快，走吧，去追上帝。”

他马上抓住靠在石柱上的梯子，把脚放上去，向下跨了一步，正好面对着柱顶的头像：它古怪地微笑着。于是他确信，他当成安息之处和荣耀的东西，只是魔鬼使他心烦意乱和把他

① 圣灵让魔鬼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耶稣，见《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

当成进入地狱的工具。他匆匆忙忙地下来，两腿不听使唤地踉跄了一阵。可是他感到该死的石柱的阴影笼罩着他，就挣扎着往前跑。周围寂静无人。他穿过了位于小酒馆、饭店和客栈之间的大广场，转入一条通向利比亚丘陵的小路。一只狗狂吠着追他，但刚到沙漠边缘就停住了。巴福尼斯循着野兽的足迹前进，穿过伪币制造者抛弃的窝棚，整日整夜地仓皇逃窜。

最后，他在又饿又渴、累得要死、不知道上帝还有多远的时候，发现了一座无声的城市向两边伸展着，消失在红色的地平线里。一座座孤零零的房子形状相同，就像拦腰砍断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坟墓。城门已被打碎了，在墓室的阴影里，看得见正给幼兽哺乳的鬣狗和狼眼的闪光，门口横陈着被强盗剥去衣服、又被野兽啃过的尸体。穿过这个阴森的城市之后，巴福尼斯筋疲力尽地倒在一座坟墓前，旁边有一道泉水在棕榈树之间流过。这座坟墓装饰华丽，没有门，从外面就可以瞥见一个彩色的房间，有许多蛇蜷缩在里面。

“这是上帝为我选定的住所，”他叹道，“是我忏悔和苦行的圣体柜。”

他爬了进去，用脚把蛇赶走，在石板上跪了十八个小时，然后到泉边去用手捧水喝，吃了几个海枣和莲蓬子。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不错，就按照这种规矩过日子。从早到晚，他的额头都不离开石板。

有那么一天，他正这样跪着，听见一个声音说：

“看看这些图像，动动脑筋吧。”

他抬起头来，看见房间的墙上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可亲的景象绘画。这是一幅画得极其精确的古代作品。上面有几个厨师在吹火，面颊都鼓了起来；其他人在拔鹅毛或者在锅里煮大块的羊肉。远处有个猎人把一只中箭的羚羊放在肩上背回来，

农民们在忙于播种和收获；别处有些女人在提琴、笛子和竖琴的伴奏下跳着舞。一位年轻的姑娘弹着双颈诗琴，莲花在她编得十分巧妙的黑发辫上闪光，透明的长袍显出了纯洁的肉体，乳房和嘴巴像鲜花一样美丽。她侧着脸，漂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这张脸蛋俊俏无比，巴福尼斯注视了一会，垂下眼睛，回答那个声音说：

“为什么要我看这些绘画？毫无疑问，它们表现的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的尘世生活，他的身体就躺在我脚下井底的一口黑玄武岩棺木里。它们令人想起一个死者的生活，尽管颜色鲜艳，也只是一个亡灵的阴影。一个死者的生活！虚无啊！……”

“他是死了，但是他活过，”声音又说，“而你，你要死的，而且没有活过。”

从这一天起，巴福尼斯就一刻也不得安宁。声音总在跟他说话。弹双颈诗琴的女琴手，眼睛上有着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现在轮到她说话了：

“看吧：我是神秘的、美丽的。爱我吧，在我怀抱里耗尽折磨你的爱情。怕我有什么用？你躲不开我：我是女人的美。你想躲到哪里去，疯子？鲜花的艳丽、棕榈树的优雅、鸽子的飞翔、羚羊的蹦跳、溪水起伏地流逝、月亮柔和的光芒，你在里面都会发现我的形象。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在自己身上也能发现。躺在这里一张黑岩石床上、扎着头带的男人，在一千年以前把我紧抱在他的胸口。一千年以前他从我嘴上接受了最后一个亲吻，他的沉睡至今还带着亲吻的芳香。你很了解我，巴福尼斯，你怎么会认不出我呢？我是苔依丝的无数化身之一。你是一个教养有素的、对事物早有认识的修道士。你旅行过，旅行使人懂得最多。在外面呆一天所知道的新鲜事情，往往比在家里呆十年知道的还要多。而且你也不是没有听说，苔依丝

从前曾在亚哥斯生活过，用的名字是海伦。她在泰布斯① 也度过了一生，而泰布斯的苔依丝就是我。你怎么猜想不到呢？我活着的时候，经受了世界上无数的罪恶，所以现在降为一个幽灵。我还完全能经受你的罪恶，亲爱的修道士。你惊讶什么？毕竟可以肯定，无论你到哪里，都会发现苔依丝。”

他用额头碰着石板，恐怖地大叫起来。以后每天夜里，女琴手都从墙上下来，用搀和着凉气的清脆的声音和他说话。因为圣人抵抗她的诱惑，她就跟他说了这段话：

“爱我，屈服吧，朋友。你抵抗多久，我就折磨你多久。你不懂得一个女死者的耐心。需要的话，我会一直等到你死。我是女巫，我会让一个魔鬼进入你失去了生命的躯体，使它复活，我白白地向你要求的东西，它不会拒绝给我。你要想一想，巴福尼斯，当你幸运的灵魂在天国之巅看到自己的身体在犯罪，该是多么奇特的情景。曾经答应在末日审判、世界结束之后把这个身体还给你的上帝，自己也会十分尴尬！他怎么能把一个由魔鬼居住的、被一个女巫占有的人体安置在天国的荣耀里？你没有想到过这个难处，可能上帝也没有想过。我们之间随便说说，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起码的女巫都能轻易地欺骗他。如果他没有天国的雷电和瀑布，乡镇上的小孩就会扯他的胡子。他当然不如他的对手老蛇聪明，蛇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之所以这么美，是因为它为我的打扮动了脑筋。它教我编结发辫，为我造了玫瑰色的指头和玛瑙般的指甲，这些你都太不注意了。你到这座坟墓里来安身的时候，用脚把住在这里的蛇都赶走了，你也不想知道它们是不是老蛇家的蛇，而且还踩碎了它们的蛋。我担心，我的朋友，你惹了麻烦。人家毕竟

① 埃及古城，古代最有名的城邦之一。

告诉过你，它是精通音乐、懂得爱情的，可你干的是什么事？你现在跟科学和美都闹僵了。你是个十足的可怜虫，耶和华救不了你。它不可能来。它至高无上，却不能动弹，因为没有空间。万一它动了一动，天地万物就会乱七八糟。漂亮的隐士，吻我一下吧。”

巴福尼斯并非不知道魔术的奇迹，他极为不安地想道：

“离这儿不远在一个国王的坟墓里藏着一本书，埋在我脚下的死人也许知道书上写着的话。由于这些话的效力，死人们恢复了在世时的样子，见到了太阳的光明和女人们的微笑。”

他怕的是女琴手能和这个死人像生前一样结合，和看到他们的结合。有时他似乎听见了接吻时轻微的喘息。

他现在看一切都模糊不清，上帝不在，他什么都怕，连想也不敢想了。有天晚上，他跟往常一样跪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对他说道：

“巴福尼斯，世上有许多你不相信会存在的人，要是把我看到的让你看一看，你就会吓死。有些人只在额头当中长着一只眼睛；有些人只有一条腿，跳着走路；有些人会换性，从女人变成男人；有些人就是树，根长在地下；还有些人没有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都长在胸部。说心里话，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拯救这些人的灵魂而死的吗？”

还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看见了溪流、花园和一条宽阔的大道。阿里斯多布尔和瑟雷亚斯骑着他们的叙利亚马在大道上奔驰而过，两个年轻人的面孔在赛跑的兴奋中涨得通红。卡利克拉特在一个柱廊里朗诵诗歌，自豪得声音颤抖、眼睛放光。瑞诺泰米斯在花园里采金苹果，抚摸着一条蓝色双翼蛇。赫尔莫道尔身穿白衣，戴着华丽的主教冠，在一棵神圣的鳄梨下沉思，树上像鲜花一样长着许多埃及女神般的

侧面头像、秃鹫、老鹰或闪光的月亮。尼西亚斯则单独在泉边对着浑天仪研究天体和谐的运动。

接着，一个戴面纱的女人，手执一根爱神木的细枝走到他身边，对他说：

“看看吧。有些人在寻求永恒的美，把无限置于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其他人无忧无虑地活着，而正因为他们顺从了高尚的本性，他们才是幸福的、崇高的；正因为他们听其自然地生活，他们才颂扬了创造万物的、至高无上的艺匠。他们全都认为幸福是无邪的、快乐是允许的。巴福尼斯，如果他们毕竟是对的话，那你是上了多么大的当啊！”

梦消失了。

巴福尼斯的身心就这样无休止地受着诱惑，撒旦不让他有片刻安宁。这座孤坟里的居民比大城市里十字路口的人还要多。魔鬼们在这里发出狂笑，千百万幽灵和鬼魂模仿着人生中的一切。傍晚他到泉边去，林神和女农牧神混在一起围成一圈，把他拖进淫荡的圈子里跳舞。魔鬼们不再怕他了，对他肆意嘲笑、百般辱骂、甚至以拳痛击。有一天，一个手臂那么高的魔鬼把他的腰带偷走了。

他想：

“思想啊，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他决定用劳动来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必需的休息。泉边的棕榈树荫下长着一些大叶子的香蕉树。他砍了些树干带回坟里，在一块石头上捣碎，像他见过的制绳工那样，把它们制成细细的纤维，想做一根绳子来代替被魔鬼偷走的腰带。魔鬼们有点不高兴：它们不再喧嚷，女琴手自己也不施魔法了，静静地呆在绘画的墙上。巴福尼斯在捣碎香蕉树干的同时，恢复了他的勇气和信仰。

“有天国的帮助，”他暗暗地说，“我能制服肉体。至于灵魂，它始终抱着希望。魔鬼们，这个该下地狱的女人，想引起我对上帝本性的怀疑，都是白费力气。我要通过使徒约翰的嘴来回答它们：‘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仰。如果我信仰的东西是荒谬的，我就要更坚定地信仰它。进一步说，它必须是荒谬的，否则我就不信仰它，而是知道了它，然而知道的东西是不会使人永生的，只有信仰才能拯救灵魂。”

他把理好的纤维在露水中摊开，让太阳晒干。每天早晨，他都小心地把它们翻个身以免腐烂。他快活地感到自己身上又产生了童年的纯朴。搓完绳子，他又割了些芦苇，想做些席子和篮子，墓室变成了篾匠的工场。巴福尼斯劳动完就祈祷，很容易打发日子。可是上帝对他并不照顾，一天夜里，他被一个使他吓得浑身冰凉的叫声弄醒了，他猜到是那个死人的声音。

声音听起来像一声急速的呼唤，一阵悄悄的耳语：

“海伦！海伦！来跟我一块儿洗澡！快点来！”

一个女人，她的嘴碰到了修道士的耳朵，回答说：

“朋友，我起不来：一个男人睡在我身上。”

突然，巴福尼斯发觉他的脸正挨着一个女人的乳房。她半裸着，略微抬起了胸脯。他认出了女琴手，绝望地紧抱着这个温柔芬芳的鲜花般的肉体，发泄了该死的肉欲，喊道：

“留下，留下，我的天堂！”

可是她已经笑着站到了门口，她的微笑映着银色的月光。

“何必留下？”她说，“一个亡灵的影子，足以满足一个想象力如此丰富的情人了。再说，你已经犯了罪。你还需要什么？”

巴福尼斯哭了一夜。黎明时，他做了一段比诉苦还温顺的祈祷：

“耶稣，我的耶稣，你为什么抛弃我？你看见了我面临的危险。来救我吧，亲爱的救世主。既然你的父亲不再爱我，不再听我说话，你想想我只有你了。他跟我毫不相干，我不理解他，他也不会同情我。可是你，你是一个女人生的，所以我对你抱着希望。你想一想你曾经做过一个人。我哀求你，不是因为你是上帝的上帝，光明的光明，真正的上帝的真正的上帝，而是因为你也在这块我受苦的大地上可怜而软弱地生活过，因为撒旦诱惑过你的肉体，因为你的额头出过冷汗。我求的是你的人道，我的耶稣，我的兄弟耶稣！”

他这样绞着手祈祷完之后，一阵可怕的狂笑震撼了坟墓的墙壁，在石柱顶上响过的声音讥笑着说：

“这段祈祷抵得上异教徒马尔居斯的日课经。巴福尼斯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巴福尼斯是阿里乌斯教派信徒！”

修道士像遭到雷击一样，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

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四周有些戴着黑风帽的教士在往他太阳穴上洒水，一边念着驱魔咒，有几个执着棕榈枝站在一旁。

“我们穿过沙漠时，听见这座坟墓里有喊叫声，进来一看，发现你已昏倒在石板上，一定是魔鬼把你打倒了。看到我们它们就逃走了。”

巴福尼斯抬着头，用虚弱的声音问道：

“我的弟兄们，你们是谁？为什么手里执着棕榈枝？不会是在替我行葬礼吧？”

他听见了回答：

“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一百零五岁的神甫安东尼，知道大限将临，从隐居的科尔津山下来，来为他无数的孩子们祝福了。我们带着棕榈枝去迎接我们教会的神甫。不过你，兄弟，怎么对这么大的事情都一无所知？也许天使没有到这个坟墓里来通知你。”

“唉！”巴福尼斯答道，“我不配这样的恩赐，这座坟墓的主人只是魔鬼和幽灵。为我祈祷吧！我是巴福尼斯，安提诺埃修道院院长，上帝最卑贱的仆人。”

听到巴福尼斯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挥动着棕榈枝，发出了低低的赞叹声。那个说过话的人钦佩地叫道：

“想不到你就是神圣的巴福尼斯。你的业绩如此显赫，人们都相信会有一天，你能与伟大的安东尼本人并列。你令人肃然起敬，是你使妓女苔依丝信仰上帝，是你登上高高的石柱，在六翼天使们的护持下升天。守夜人在石柱脚下看到了你升天时的幸福情景。天使们的翅膀用一层洁白的云彩环绕着你，你伸着右手为千家万户祝福。第二天，人民看不到你了，对着空空的柱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然而你的弟子福拉维安宣布了这个奇迹，并且代替了你的位置来管理修道士们。只有一个叫保尔的老实人跟大家唱反调，他肯定说在梦里见到你被魔鬼们带走了。人们都要用石头砸死他，他能活下来也是奇迹。我叫索西姆，是这些跪在你脚边的隐士们的修道院院长。像他们一样，我也跪在你面前，让你为父亲和他的孩子们祝福，然后给我们讲讲上帝由于你的努力才乐于实现的奇迹。”

“我远不像你们相信的那样受到天主的恩赐，”巴福尼斯答道，“他让我经受了可怕的诱惑，我根本没有随天使们升天。而是一道阴暗的墙壁在我眼前升起，在我面前移动。我过去生活在一个梦中，上帝之外一切都是梦。我在亚历山大旅行的时

候，在不长的时间里听到了许多话，因此我知道谬误的军队是数也数不清的。它们追赶着我，我已被利剑所包围。”

索西姆回答说：

“尊敬的神甫，应该考虑到圣人、尤其是孤独的圣人经受着可怕的考验。如果你没有被六翼天使们抱在怀里升天，那么天主一定把这个恩赐给了你的形象，因为福拉维安、修道士们和人民都是你升天的见证人。”

这时巴福尼斯已经决定去接受安东尼的祝福。

“索西姆兄弟，”他说，“给我一根棕榈枝，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神甫。”

“一起去！”索西姆辩驳说，“修道士们是优秀的战士，应该用军令。你和我是修道院院长，我们走在前面。这些人都唱着圣诗跟着我们。”

他们上了路，巴福尼斯说：

“上帝是唯一的，因为他是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世界五花八门，因为它是谬误。对一切自然景象，那怕看起来是纯洁的，也应该转过头去。它们的多样性使它们可爱，但也正是它们邪恶的特征。所以我看到死水中的一束纸莎草，灵魂上就会蒙上一层哀愁。一切感官能感知的东西都是可憎的。最小的沙粒也会带来危险，每种事物都在诱惑我们。在轻柔的微风里、鲜花盛开的大地上、清澈的水中都有诱惑，而女人则是一切诱惑的综合。灵魂与外界隔绝的人真是幸福！幸福属于变成哑巴、瞎子和聋子的人，属于为了理解上帝而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

索西姆思考了这番话之后，这样回答他：

“尊敬的神甫，既然你对我亮出了你的灵魂，我也应该向你承认我的罪过，这样我们就按照使徒的习惯互相忏悔了。在

当修道士之前，我在尘世上过着罪恶的生活。在以妓女闻名的马多拉城，我追求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每天夜里，我都在年轻的浪子和女吹笛手们陪伴下吃晚饭，然后把最中意的女人带回家去。一个像你这样的圣人，万万想不到情欲的疯狂把我带到了何等地步。只要对你说这点就够了，我连主妇和修女也不放过，不怕通奸和渎神。美酒激起我感官的热情，人们奉我为马多拉最大的酒鬼不无道理。可是我是个基督教徒，我在迷途中仍然保持着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信仰。财产挥霍一空之后，我感到了最初的贫困。我见到一个在我放荡生涯中最健壮的同伴，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很快就衰弱了。他的膝盖直不起来，痉挛的双手不听使唤，模糊的眼睛一直闭着。喉咙只能发出可怕的吼叫，昏沉的头脑比身体更使他难受。为了惩罚他过去野兽般的生活，上帝把他变成了野兽。财产的损失已经启示我思考灵魂的得救，而朋友的榜样则更加可贵，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使我离开了尘世，隐居到沙漠中去。二十年来，我体验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安宁。我和修道士们一起织布、建筑、做木工、甚至抄写，尽管说实话，我对文字极少兴趣，总是好动。我白天心情愉快，夜里从不做梦。我想天主之所以赐我恩惠，是因为我在最可怕的罪恶之中始终抱着希望。”

听到这些话，巴福尼斯抬眼望天，喃喃地说：

“天主啊，这个被这么多罪行玷污的人，这个奸夫，这个渎神者，你对他这样温和，而对总是遵守你戒律的我却掉过头去！你的裁判难以理解，我的上帝啊！你的道路没法看清！”

索西姆伸出手去：

“看，尊敬的神甫：地平线两边真像两队迁移的黑蚂蚁，这是我们的弟兄们，他们跟我们一样去迎接安东尼。”

他们到达约定的地点时，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景象。大批的

教士们排成三行，站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第一行站在沙漠中的前辈们，他们手执权杖，胡子拖到了地上。修道院院长埃福雷姆和赛拉皮翁管理的修道士，以及尼罗河畔的所有隐士站在第二行。他们后面是来自深山野林的隐士，有的在污黑干瘪的身躯上披几块不成形的破布片，有的只用铁线连穿在一起的芦苇当作衣裳。有几个赤身裸体，但是上帝用一根绵羊毛那么粗的毛为他们遮盖。所有人手里都执着一根绿色的棕榈枝，可以说是一道绿宝石的虹。他们像上帝选民的唱诗班，像上帝国度里活的城墙。

集会井然有序，巴福尼斯不费力气就发现了他管理过的修道士。为了不让人们认出他来，以免影响他们虔诚的期待，他小心地用风帽把脸遮住，站在他们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巨大的欢呼声：

“圣人！”四面八方齐声高喊，“圣人！伟大的圣人！地狱压不倒的、上帝心爱的人！我们的神甫安东尼！”

接着是一片沉寂，所有人的额头都伏在沙子里。

安东尼在他心爱的弟子马盖尔和阿马塔斯的搀扶下，从山冈之巅来到了无边的沙漠。他步履缓慢，但仍然挺直了身躯，令人感到他还有着超人的力量。雪白的胡须垂在胸前，头顶跟摩西的额头一样闪着亮光。目光像鹰一般锐利，圆圆的面颊上挂着孩子般的微笑。他抬起创造了一世纪惊人业绩的疲倦的手臂，为他的人民祝福，用他最后的、洪亮的声音说了这句热情洋溢的话：

“雅各① 啊，愿你的营帐美丽！以色列啊，愿你的帐篷可亲！”

---

① 希伯来人族长，亚伯拉罕之孙，后来耶和华替他取名以色列。

从人墙的这头到那头，立刻响起雷鸣般的、和谐的唱诗声：“幸福属于敬畏天主的人！”

安东尼在马盖尔和阿马塔斯陪同下，开始巡视修道士和隐士们的行列。这位见过天国和地狱的先知，这位在岩洞里统治过基督教会的隐士，这位在最后的考验里支持过殉难者信仰的圣人，这位以雄辩压倒异端邪说的学者，在和他的每个孩子温和地交谈，在爱他的上帝终于答应他幸运地去世的前夕，和他们亲切地告别。

他对修道院院长埃福雷姆和赛拉皮翁说：

“你们统率着无数的军队，你们两人都是杰出的战略家。你们在天国里也会穿上一付黄金的盔甲，大天使米歇尔会赠给你们他军队统帅的称号。”

看到老巴雷蒙，他在拥抱之后说：

“这是我最温顺、最优秀的孩子。他灵魂散发的芳香，和他每年播种的蚕豆花一样甘美。”

对修道院院长索西姆是这么说的：

“你对上帝的仁慈没有感到绝望，所以天主的安宁降临在你身上。你道德的百合花，已在你堕落的粪堆上开放。”

他以一种准确无误的智慧跟所有的人谈话。

对沙漠的前辈们，他说：

“使徒见过在上帝宝座的周围，坐着二十四个老人，穿着洁白的长袍，头上戴着花冠。”

对年轻人：

“愿你们快乐，把悲哀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吧。”

他就这样巡视着孩子们的部队，不时地进行勉励。巴福尼斯看到他走过来，双膝跪下，恐惧和希望使他悲痛欲裂。

“我的神甫，我的神甫，”他焦虑不安地叫道，“我的神

甫！来拯救我吧，我要完了。我把苔依丝的灵魂给了上帝，我住过柱顶和坟墓。我总是伏地跪拜，额头像骆驼膝盖一样结成了老茧，可是上帝却离开了我。为我祝福吧，我的神甫，那我就有救了。摇一摇海索草，我就会被洗净，像白雪一样闪光。”

安东尼置之不理，扫视着安提诺埃的修道士们，谁都经受不了他炯炯的目光。目光落在人们称为傻瓜的保尔身上，他注视了很久，然后用手势叫保尔过来。每个人对圣人和一个失去理智的人说话都大吃一惊。

“上帝赐予这个人的恩惠比你们任何人都多。抬起眼睛来，我的孩子保尔，说一说你在天国看到的景象。”

傻瓜保尔抬起了眼睛，他的脸神采奕奕，舌头也灵便了。

“在天国里，”他说，“我看见一张装饰着大红帷幔和金子的床铺。周围有三个贞女在看守，除了指定睡床的选民之外，不许任何一个灵魂靠近。”

巴福尼斯以为这张床是他享天福的象征，已经在向上帝表示感谢。但是安东尼用手势叫他住嘴，听傻瓜在陶醉中喃喃低语：

“三个贞女跟我说话了。她们对我说：‘一个圣女就要离开人间，亚历山大的苔依丝要死了。我们为她竖起了光荣的床铺，因为我们是她的道德——信仰、畏惧和爱情。’”

安东尼问道：

“亲爱的孩子，你还看见了什么？”

保尔徒然地把目光从天顶转到天底，从西方转到东方。忽然，他的眼睛看到了安提诺埃修道院院长。一种圣洁的恐怖使他脸色发白，眼珠里射出了无形的火焰。

“我看见，”他轻声地说，“三个兴高采烈的魔鬼准备要

抓住这个人。他们像是一个高个儿，一个女人和一个巫师。三个人身上都有烙铁烙成的名字：第一个在额头上，第二个在肚子上，第三个在胸口。这些名字是：骄傲、色情和怀疑。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讲完之后，保尔又恢复了他傻乎乎的样子，目光粗野，搭拉着嘴巴。

安提诺埃的修道士们不安地凝视着安东尼，圣人只说了这句话：

“上帝会让人知道他公正的裁判，我们应该崇拜他，不要多嘴。”

他走了，边走边祝福。夕阳光荣地笼罩着他。由于上帝的恩赐，他的身影巨大无比，犹如一块无边的地毯，象征着这位伟大圣人留给人类的久远的回忆。

虽然站着，但已被完全压垮的巴福尼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耳朵里只有一句话：“苔依丝要死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二十岁时他就注视过一个木乃伊的头颅，而现在死神要合上苔依丝眼睛的想法却使他感到绝望。

“苔依丝要死了！”不可理解的话！“苔依丝要死了！”这几个字，包含着多少新的、可怕的意思！“苔依丝要死了！”那为什么要有太阳、鲜花、溪流和一切造物？“苔依丝要死了！”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他忽然跳了起来，“再去看看她，还能看见她！”他开始奔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本能确定无疑地指引着他。他顺着尼罗河一直朝前走着，高高的河面上飘动着无数的帆船。他跳上一只努比亚人乘坐的小船，躺在船头上，两眼瞪着天空，痛苦地狂叫着：

“疯子，我没有及时占有苔依丝真是疯子！我相信世上除了她还有别的真是疯子！荒唐啊！我想过上帝、我灵魂的得救、

永生，好像见过苔依丝后它们还有什么价值。我怎么没感到幸福的极乐就在这个女人的一个亲吻里，没有她生活就失去意义，只是一个邪恶的梦？愚蠢啊！你见过她，却还羡慕另一个世界的幸福。怯懦啊！你见过她，可是你畏惧上帝。上帝！天国！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给了你什么？他能抵得上她给你的一切吗？可悲的疯子啊，竟然在苔依丝的嘴唇之外去寻找上帝的仁慈！是谁的手遮住了你的眼睛？谁让你看不见谁就该死！你可以用下地狱作代价来换得她片刻的爱情，可是你没有做！她向你张开了用肉和花香塑成的双臂，可是你没有沉浸在她裸胸的妙不可言的魅力里！你听从了那个嫉妒的声音：‘你要戒色。’骗局，骗局，可怜的骗局！后悔啊！悔恨啊！绝望啊！我不能把难忘时刻的回忆带进地狱，我没有向上帝喊过：‘烧掉我的肉体，放干我血管里的血，炸开我的骨头，你也夺不掉使我永远思念和精神焕发的回忆！……’苔依丝要死了！荒谬的上帝，你可知道我多么蔑视你的地狱！苔依丝要死了，她永远不会属于我了，永远，永远不会了！”

船顺着急流行驶，他整天趴在船上，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永远不会了！永远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然后，想到她献过身而不是向他，她爱情的波涛在世界上奔腾，却没有溅湿他的嘴唇，他凶狠地站了起来，痛苦地吼叫着。他用指甲撕着胸膛，用牙咬手臂的肉，心里想：

“要是我能把她爱过的人都杀掉！”

杀人的念头使他得到了一种疯狂的满足。他默想着慢慢地扼死尼西亚斯，从容不迫地盯着尼西亚斯的眼睛深处。接着他的疯狂突然消失了。他哭泣、呜咽，变得软弱而温和。一种陌生的柔情软化了他的灵魂。他想扑到他童年伙伴的脖子上去，对他说：“尼西亚斯，我爱你，因为你爱她。跟我讲讲她吧！告

诉我她跟你说些什么。”而始终像剑一样刺透他的心的还是这句话：“苔依丝要死了！”白天的光明、夜晚银色的阴影、树梢颤动的大树、野兽、家畜、人类焦虑的灵魂，你们听不见吗：“苔依丝要死了！”光明、呼吸和芳香，都消失吧。世界的一切形式和思想，都消失吧！“苔依丝要死了！……”她是世界的美，接近她的一切都带着她魅力的闪光。在亚历山大宴会上坐在她身边的老头和哲人，他们多么可亲！他们的话多么悦耳！他们的嘴唇上浮现着多少微笑，他们的思想令人陶醉。因为他们身上有苔依丝的气息，他们说的一切都是爱情、美、真理。他们的话有着不信宗教的可爱的魅力。他们轻易地表达了人类的光辉。唉！这一切都已化作春梦。苔依丝要死了！哦！她死了，我自然会因她的死而死去！可是你能只像一个干瘪的胚胎、像浸泡在胆汁和无情泪水之中的胎儿那样死去吗？可怜的早产儿，你还没有认识生活，就想去体验死亡吗？但愿上帝存在，让它把我打入地狱！我希望这样。愿意这样。我痛恨的上帝，你听着，把我打入地狱吧。我要唾你的脸，逼着你这样做。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永恒的地狱，好发泄我无穷的狂怒。

……

……

一大早，阿尔比娜在斗室前迎接了安提诺埃修道院院长。

“欢迎你到我们安宁的圣体柜来，尊敬的神甫，你无疑是来为你给我们的圣女祝福的。你知道上帝在温和地召唤她去，天使们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所有的沙漠，你当然不会不知道。苔依丝的确到了幸福的末日。业绩实现了，我应该把她在这里的善行简单地告诉你。你走之后，她关在你封住的斗室里，我给她送去了食物和一支干她那一行的姑娘们在宴会上吹的笛子。

我所做的就是防止她堕入悲哀，使她在上帝面前的魅力和才能，比人们所看到的毫不逊色。我是谨慎从事的。因此苔依丝每天用笛声赞美天主，被无形的笛声吸引的贞女们都说：‘我们听到了天国树林里夜莺的歌唱，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天鹅临终的哀鸣。苔依丝就这样进行苦修，六十天后，你封住的门自动打开了，没有任何人用手碰过的泥土封记也碎裂了。我由此确定你加给她的考验该停止了，上帝宽恕了女笛手的罪过。从那时起，她就和我的女儿们一起过着劳动和祈祷的生活。她用谦逊的言行感化了她们，在她们之中犹如腼腆的雕像。有时她也忧伤，但这些乌云都消失了。当我看到她已对上帝怀着信仰、希望和爱情的时候，我就敢用她的艺术、甚至她的美貌来感化她的姐妹们了。我请她为我们表演圣经中有关烈女和贤慧的贞女的情节。她扮演过以斯帖①、德波拉②、尤底特③、拉查儿④的姐姐玛丽亚和圣母玛丽亚。我知道，尊敬的神甫，你的严肃会使你对这些演出感到不安；可是你若是亲眼看到在这些虔诚的场面里，她洒着发自内心的眼泪，向天国举起棕榈枝般的手臂的话，你自己也会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一直管理女人，我的规矩是不违背她们的本性。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开花，不是所有的灵魂都能用同一种方式成圣的。也应该考虑到苔依丝是在她还很美的时候献身于上帝的，这种牺牲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罕见……美是她天生的服装，在她三个月致命的发烧之后，病还没有离开她。她在病中总是要求见一见天国，每天早晨我都叫人把她抬到院子里，躺在井边的一棵无花

① 圣经中的犹太女人，团貌美成为亚哈随鲁王之妻，曾使国王宽恕犹太人。见《旧约》的《以斯帖记》。
② 圣经中的女预言家。
③ 犹太女英雄，曾诱惑敌军将领，乘他睡着时杀了他。
④ 被耶稣复活的圣人。

果树下。女修道院院长们常在树荫下聚会，你在那里会看到她，尊敬的神甫。不过要快一点，因为上帝在召唤她了。这个上帝为了用耻辱来感化世界而创造出来的人，今晚就要盖上一块裹尸布了。”

巴福尼斯跟着阿尔比娜进去，院子里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墙头上的鸽子像一串珍珠。在无花果树荫里，苍白的苔依丝躺在床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些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她身边作临终祈祷。

“我的上帝，你宽容善良，怜悯我吧；你大慈大悲，忘记我的罪恶吧！”

他叫道：

“苔依丝！”

她抬起了眼皮，眼珠向声音这边转了过来。

阿尔比娜用手势叫蒙面纱的女人们让开一点。

“苔依丝！”修道士又叫了一声。

她抬起了头，苍白的嘴唇里吐出了一丝微弱的气息：

“是你吗，我的神甫？……你还记得泉水和我们采的海枣吗？……那一天，我的神甫，我是为爱情……为生活而生的。”

她不作声了，头又重倒了下去。

死神笼罩着她，她的额头布满了冷汗。一只斑鸠的哀鸣打破了庄严的寂静。接着，贞女们单调的唱诗声中和进了修道士的呜咽。

“洗净我的耻辱，涤除我的罪孽吧。我知道我对你一直犯有不义和罪行。”

苔依丝突然从床上抬起了身子。大睁着紫罗兰般的眼睛，目光飞驰，手臂伸向遥远的山冈，用清晰纯洁的声音说道：

“永恒的玫瑰花就在那里！”

她两眼闪着光芒，一股微弱的热情染红了她的太阳穴，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和美丽。巴福尼斯跪在地上，用污黑的手臂拥抱她。

“你不要死，”他用一种自己都听不出的古怪声音喊叫着，“我爱你，你不要死！听着，我的苔依丝。我欺骗了你，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疯子。上帝、天国，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有人间的生活和人们的爱情才是真的。我爱你！你不要死，你不可能死，你太珍贵了。来吧，跟我一起走，我们逃吧，我要把你抱在怀里，带到遥远的地方。来吧，让我们相爱。你听见我的话吗，我心爱的苔依丝啊，说呀，‘我会活的，我要活。’苔依丝，苔依丝，你起来吧！”

她听不见这些话。她的眼珠已经在无艮中飘荡。

她喃喃地说：

“天国的门打开了。我见到了天使、先知和圣人……善良的泰奥道尔也在他们中间，手里捧满鲜花，向我微笑，叫我去……两个六翼天使来了。他们靠近了……他们真美啊！……我看见上帝了。”

她发出一声快慰的叹息，头沉重地倒在枕头上。苔依丝死了。巴福尼斯在绝望的拥抱中，用充满希望、疯狂和情欲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她。

阿尔比娜叫道：

“滚开，该死的东西！”

接着她轻轻地把手指放在死者的眼皮上。巴福尼斯踉跄着往后倒退，火焰烧焦了他的眼睛，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裂开。

贞女们唱起了扎卡里① 的赞美歌：

① 犹太祭司。

“感谢天主，以色列之神。”

歌声突然停止了，她们看见了修道士的面孔，惊慌地尖叫着四散奔逃：

“一个吸血鬼！一个吸血鬼！”

他变得丑陋不堪。他用手摸着自己的脸，感到了自己的丑恶。

1981.11修改于北京

鹅掌女王烤肉店

（1892）

序　言①

我想讲讲我一生中的奇遇，有些是美妙而古怪的，回想起来，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我从前认识一个加斯科尼②的神秘学家，他死得很惨，所以我不能说他聪明。但是有一天夜里，他在天鹅岛上对我讲了许多卓越的话，我有幸牢记在心，并用笔写了下来。这些话涉及到目前人们极感兴趣的魔法和神秘学，如今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十字架玫瑰花》③。不过尽管如此，我却并不以此为荣。因为有些人会说我纯系虚构，这不算什么真正的学说，而另一些人则会说我所讲的已尽人皆知。我承认自己对神秘学不甚通晓，我的老师在我启蒙之初便死了。但是我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却已经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觉得他那一套纯属幻觉、欺骗和虚无。再说魔法与宗教格格不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把它拒之于千里之外了。不过，为了不使别人把我看得过于无知，我想应该对这种错误学说中的一点加以说明。我知道神秘学家们一般都认为，精灵、蝾螈④、曼尔菲⑤、地精⑥和女地精生来都有一个和它们身体一样会死去的

① 在用18世纪优美字体写成的原稿上，本书有一个副标题：《热罗姆·瓜纳尔长老的生平和意见》。——作者原注

② 法国西南部，旧省名。

③ 18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作者原注

④ 中世纪传说它能生活在火中。

⑤ 它在北欧神话中是空气、火、土的象征。

⑥ 神话中守护地下金银财宝的精灵。

灵魂，它们通过和魔法师的交往才得以永生①。我的神秘学家却相反地教导说，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任何创造物都没有永恒的生命。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他的看法。

他常说爱尔菲们会把揭露他们秘密的人杀掉，并且把在里昂路上被谋杀的瓜纳尔长老的死也归结为精灵们的报复。然而我很清楚，长老的死固然永远令人惋惜，却有着更为自然的原因。我就要任意地谈论这些空中和火里的精灵了，人的一生总要冒点儿风险，爱尔菲们的报复是不足挂齿的。

我热情地记下了我的好老师、热罗姆·瓜纳尔长老的谈话。如我说过的那样，他已经死去了。他是一个博学而虔诚的人。要是他的灵魂能安宁一点的话，他的美德本可以与洛兰②长老相媲美，而在学问的广度和智慧的深度上还要大大地超过后者，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他至少有一点比洛兰先生强，就是从未堕入让森教派的主张③。他思想的坚定决不因轻率学说的粗暴而动摇，我在上帝面前都能证明他信仰的纯洁。他在与各色人等的交往中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这种经验，如果他有余暇时间和更适合于他才能的生活的话，无疑会有助于他像洛兰先生一样把罗马史编写成书。我对于一个如此杰出的人所讲的话，只能作为回忆录的点缀。像在《雅典之夜》中把哲学家们的优秀篇章进行比较的奥吕斯·盖利尤斯④一样，像在《变形记》

---

① 这种看法特别表现在蒙特福茨·德·维拉尔长老的一本小书里：《卡巴利斯伯爵或根据古代魔法师或智慧的神秘学家们的原则进行的关于神秘科学的谈话》。这本书有几种版本，我只需列举阿姆斯特丹的版本就够了（“年轻的雅克”出版社，1700，18开本，有插图），它还包括第二部分，但版本不同。——作者原注

② 让森教派教徒、历史学家(1661—1741)。

③ 让森(1585—1638)的教义是人类犯有原罪，注定要受惩罚，只有极少数获得“神恩”的人才能得救，是一种宿命思想。

④ 二世纪拉丁学者。

中收入了最美的希腊神话的阿普列尤斯一样，我做的是蜜蜂式的工作，我想采集一种精美的蜂蜜。不过我决不至于自信到能与这两位伟大作家匹敌的程度，因为我所写的一切仅仅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的回忆，而不是博览群书的结果。我所贡献的只是一片诚意。万一某个好奇的人读了我的回忆录，他就会承认，只有一个纯朴的灵魂才能用如此朴实而平淡的语言来表达。在我生活过的圈子里，人们总是觉得我非常天真，我死之后，这部作品只能使这种看法继续存在下去。

第　一　章

我的名字叫艾尔姆·劳伦特·雅克·梅内特里埃。我的父亲雷奥那尔德·梅内特里埃，是圣·雅克街的烤肉店主。店的招牌是“鹅掌女王”①，人所共知，她是像鹅鸭一样长着蹼足的。

烤肉店位于吉尔夫人的“三女郎”小百货店和布兰索先生的“圣·卡特琳②之像”书店之间，披檐正对着圣·贝努阿·勒·贝图尔内。“小酒神”离此不远，它装饰着葡萄藤的栅栏是绳商街的拐角。父亲很爱我，当我吃完晚饭躺在小床上的时候，他就把我的手拿起来，从大拇指开始，一个一个地板着指头，说：

“这一个把它杀了，这一个把它的毛拔了，这一个把它烩熟了，这一个把它吃掉了，这个小指头就什么也没有了。”

“酱油、酱油、酱油，”他说着用我的指尖挠我的手心。

于是他大笑起来，我也微笑着睡熟了。母亲总是说，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的嘴唇上还挂着笑容呢。

我的父亲敬畏上帝，是一个善良的烤肉店主。节日里他总

---

① 法国中世纪的一个人物形象，名叫彼铎克，是一位为自己的脚长得像鹅掌而苦恼的王后。

② 约于307年殉难的圣徒。

是打着烤肉店主们的旗帜，还用烤肉的钎子和一根金色的掌尺① 在旗上缝了一个漂亮的圣·劳伦特② 。他常常对我说：

“雅科③，你母亲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

他老爱说这句话。我的母亲确实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还带着一本字母很大的书。她念不了小字母，说字母太小她的眼睛会看得掉下来。父亲每天晚上都到“小酒神”去呆上一两个钟头，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和花边女工卡特琳也总到那里去。每当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点，他就边脱棉帽边用温柔的声音说：

“老婆子，好好睡吧。我刚才还跟瘸子刀剪匠说呢，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

我六岁那年的一天，父亲把围裙解开来重新系好，这是做出决定的标志。他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家的米洛特可是只好狗，转烤肉钎子已经14年了，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它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从来没偷吃过一小块火鸡肉或鹅肉，干完活舔舔烤肉的叉子、钎子就心满意足。可是现在它老了，爪子发硬，眼也看不清，没法再转钎子了。雅科，那就该你，我的儿子，来代替它的位置。动点脑筋，干上一阵，你准能赶上它。”

米洛特听见这些话，摇着尾巴表示同意。父亲又说道：

“所以，你要坐在这个板凳上转钎子了。不过，为了培养你的智慧，你要再念念教理问答，等把所有的印刷字母都念熟，再用心学几本语法或伦理学，还有《旧约》和《新约》里的动人的

---

① 意大利古长度单位，约合0.25米。

② 天主教的助祭，传说于公元258年被置于一根铁钎上用火炭烤死。圣劳伦特节是8月10日。

③ 雅克的爱称。

格言。因为敬畏上帝、分清善恶，就是对我这样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很诚实的手艺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父亲干的是我这一行，但愿你也干这一行就好了。”

从这一天起，我就从早到晚坐在壁炉角落里转钎子，膝盖上摊着一本教理问答。一个挺和气的修士来教我拼音，他来时总带着口袋向我父亲募捐。他很乐意教我，我的父亲也愿意把一大块火鸡肉和一大杯酒给他作为报酬，因为父亲是尊重学问的。后来这个小兄弟看到我已经熟练地掌握拼音和认字，便带来一本漂亮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教我流利地朗读里面的诗句。

那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把褡裢朝柜台上一放，走过来坐到我身边，一面把赤脚放在炉灰里取暖，一面第一百遍地让我念，

聪明、纯洁、机灵的女郎，
产妇们的助手，
您可怜可怜我们。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教士服，身材矮胖、然而气宇不凡的人进了烤肉店，用洪亮的声音喊着：

“喂！老板，给我来一大块烤肉。”

我的父亲由于职业关系变得彬彬有礼，他脱帽致意，弯腰说道：

“请大人先烤一会儿火暖和暖和，我马上拿来。”

长者不等再请，就到壁炉前面挨着修士坐了下来。

好兄弟正在念着：

聪明、纯洁、机灵的女郎，
产妇们的助手……

长老拍着巴掌说道：

“嘿！天下奇闻，独一无二！一个修士会念书！喂，小兄弟，您叫什么名字？”

“天使兄弟，不称职的修士，”我的老师回答。

住在楼上的母亲听见动静，也好奇地到店铺里来了。

长老以一种已经可以说是亲密的礼貌向她致意，说：

“太有意思了，夫人：天使兄弟是修士还会念书！”

“他什么字都会念，”母亲答道。

她靠近兄弟，看见一张图上画着一个受难的女郎，拿着一把圣水刷，认出是圣女玛格丽特的祷文。

“这段祷文可不好念，”她说，“字母太小，还连在一块。幸亏难受的时候，只要把书像膏药一样贴在身上最疼的地方就行。这样比背诵它还见效。我已经试过了，先生，就是在生我儿子雅科的时候。”

“您决不要怀疑，我的好夫人，”天使兄弟说，“您看成灵丹妙药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祷文，是明文规定要给修士们施舍的。”

他说着把母亲给他倒得满满的酒杯喝干，褡裢往肩上一放，朝“小酒神”那边走了。

我的父亲拿来一大块烤肉，长老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一瓶酒和一把刀子吃了起来，铜制的刀把上饰有先王的形象，好似站在一根古代圆柱上的罗马皇帝。

他刚吃了一口，便转过身来向我父亲要盐，对人家事先没把盐瓶拿来颇感意外。

“古人都是这么做的，”他说，“他们把盐拿出来是表示好客，而且还把盐瓶放在圣殿里众神的桌布上。

父亲从挂在壁炉上的木鞋里把灰色的盐拿给他，长老随意用了一点就说：

“古人吃什么饭都把盐当成必须的调料。他们对盐非常尊重，以至把它比作使演说有味的俏皮话。”

“哎！”我父亲说，“不管您的古人怎么尊重它，也比不上现在盐税局给它定的价格。”

边听边织袜子的母亲觉得到插话的时候了。

“盐确实是一种好东西，”她说。“牧师给孩子们洗礼的时候，都把一粒盐放在他们的舌头上。我的雅科在放盐的时候做了个鬼脸，那时候他那么小，倒很有头脑。长老先生，我是说我的儿子雅科呢，他就在这儿。”

长老看着我说：

“这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他脸上充满谦虚的神情，他读《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是那么专心。”

“哦！”我的母亲接着说，“他也念天使兄弟给他的治冻疮的祈祷和圣·于贝特① 的祷文，还有那个辱骂了上帝神圣的名字，在圣·马赛尔镇上被几个魔鬼吞吃的人的故事。”

父亲赞许地看着我，然后悄悄地对长老说，我有一种轻易学会我想学的一切的天赋。

“这么说来，”长老反驳道，“就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学问的人。诗人忒俄克里托斯② 说过，学问是人类的光荣、生活的安慰、医治一切痛苦，甚至是爱情痛苦的良药。”

“我尽管是个烤肉店主，”父亲答道，“可是我尊重学问。

① 主教，约生活在八世纪初。

② 古希腊田园诗人(公元前310？—245？)。

我很乐意相信，正如大人所说，它是一种医治爱情的良药，不过我不相信它也能医治饥饿。”

“它恐怕不是一种医治饥饿的万应药膏，”长老答道，”不过它能像柔和的香脂一样带来一些安慰，虽然还很不够。”

他正这么说着，花边女工卡特琳出现在门口，帽子歪在耳朵上，头巾乱得不成样子。一看见她，母亲便大皱眉头，羊毛袜都漏织了三针。

“梅内特里埃先生，”卡特琳对我父亲说，“去向巡逻的警察说说情吧。您要是不去，他们准会把天使兄弟送到监狱里去。好兄弟刚才到‘小酒神’去，喝了两三壶酒，没有付钱，他说怕违反了圣·弗朗索瓦① 的教规。糟糕的是他看见我跟别人呆在葡萄棚下，就过来要教我一段新祷文。我说这不是时候，可他一定要教，我身边的瘸子刀剪匠就拼命扯他的胡子。天使兄弟猛扑过去，刀剪匠在地上滚来滚去，打翻了桌子和酒壶 。酒馆老板听见动静跑出来，看到桌子倒了，酒也洒了，天使兄弟用一只脚踩着刀剪匠的脑袋，向所有靠近他的人挥舞着一张板凳。这个可恶的老板魔鬼般地骂不绝口，跑去叫来了警察。梅内特里埃先生，赶紧去吧，把小兄弟从警察手里救出来。他可是个圣洁的人，在这件事情里应该得到宽恕。”

我的父亲一向乐于使卡特琳高兴。可是这一次花边女工的话却并未产生她预期的效果。他干脆地回答说，他不认为修士值得宽恕，而是希望修士在修道院最黑暗的地牢里用面包和水来忏悔，因为修士是修道院的耻辱。

他说着就发起火来：

“一个醉汉，一个浪荡鬼！我天天供他好酒好肉，他倒上酒馆去调戏那些没人要的下流娘们，娘们不喜欢区里公认的诚

① “最小兄弟会”教规的创立者(约1416—1507)。

实店主，倒爱跟磨刀师傅和修士们鬼混！呸！呸！”

他骂到这儿忽然停住，偷偷地看了我母亲一眼。她笔直地站在楼梯面前，毫无表情地编织着。

卡特琳对受到如此无礼的接待大感意外，她冷冷地说：

“这么说，您是不肯去向酒馆老板和警察们说情了？”

“要是您愿意，我就跟他们说把刀剪匠和修士一块儿带走。”

“可是，”她笑着说，“刀剪匠是您的朋友啊。”

“还不如说是您的朋友，”父亲恼火地说，“一个磨刀的瘸腿无赖！”

“哎！”她喊道，“这倒是真的，他是瘸子。他是瘸子，他是瘸子，他是瘸子！”

于是她放声大笑着出了烤肉店。

我的父亲转向正用刀子刮一根骨头的长老：

“跟我荣幸地对大人说过的一样：这个修士教我孩子读和写，每一课我都给他一杯酒和一块好肉：野兔肉、家兔肉、鹅肉，甚至还有松鸡或阉鸡肉。他是个醉汉，是个浪荡鬼！”

“一点不错。”长老答道。

“要是他再敢用脚踏进我的门，我就用扫帚把他打出去。”

“这么干就对了，”长老说。“这个修士是头驴，他教你儿子说的话没几句，驴叫倒不少。您最好把修士用来毒害您儿子头脑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治冻疮的祈祷和狼人① 的故事都扔到火里去。跟天使兄弟上课的报酬一样，我来上课，教这个孩子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能教瓦蒂尔② 和巴尔查克③ 使之

---

① 传说中夜化身为狼的人或妖精。

② 法国十七世纪贵族沙龙文学的代表作家(1598—1648)。

③ 法国十七世纪散文改革家(1597—1654)。

完善的法语。这种出奇而有好处的运气，会使雅科成为学者，我也每天都有得吃了。”

“一言为定！”父亲说，“老婆子，拿两杯酒来。双方没有碰杯同意，事情就不算定局。我们就在这儿喝吧。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到‘小酒神’去了，我要远远地躲开这个刀剪匠和这位修士。”

长老站了起来，两手扶着椅背，以缓慢而庄严的声调说道：

“首先，我感谢上帝、万物的创造者和保管者，把我引导到这间提供食物的屋子里来。只有他支配着我们，我们应该在人类的事务中看出天意，尽管看得太仔细是冒失的、往往是不合适的。因为天意包罗万象，无处不在，那些有上帝参与行动的场合当然是崇高的。而人类参与的场合却是猥亵的、可笑的，然而我们只有在人类活动的场合才能看出天意，所以决不能像修士和老太太们那样，在人家打猫时就叫骂着在猫身上见到了上帝。让我们赞美天主，祈祷它在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中指引我。其余的一切，我们都顺从它神圣的意志，用不着追根问底。”

接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酒给人的身体带来一种柔和而有益的热量，”他说，“这是一种应该由酒神诗人之王阿那克里翁① 和肖里尤② 在神庙和圣殿里歌唱的液体，我要用它来擦一擦我年轻弟子的嘴唇。”

他把杯子靠近我的下巴，喊着

“学院的蜜蜂们，来吧，你们来一群一群和谐地停在雅各布·烤肉钎的嘴上，从此以后，它对于诗神来说就是神圣的了。”

“哎！长老先生，”我母亲说，“酒确实能吸引蜜蜂，特

① 参阅54页注②。

② 法国诗人(1639—1720)，他的诗受到阿那克里翁的影响。

别是好闻的酒。但是不要希望这些可恶的虫子停在我雅科的嘴唇上，被它们刺一下可疼得受不了。那天我咬一个桃子，舌头被一只蜜蜂螫了一下，遭的那份罪就像下了地狱一样痛苦。天使兄弟一边背着圣·科斯马斯① 的祷文，一边用唾味和了些土放在我嘴里，我才好起来。”

长老告诉她，他说的蜜蜂是一种比喻，于是我的父亲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老婆子，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不过我也多次注意到您喜欢搅乱别人严肃的谈话，跟一条搅乱一场九柱戏的狗一样。”

“可能的，”母亲反唇相讥，“不过要是您多听听我的话，雷奥那尔德，您就会感到满意了。我也许对各种各样的蜜蜂一窍不通，可是我会当家，也知道一个在家里当父亲，在行会里当旗手的男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德行。”

我的父亲搔搔耳朵，给长老倒了一杯酒。长老叹息着讲了起来：

“当然，学问在现代的法兰西王国，是不如在罗马民族那里受到尊敬了，虽然在雄辩术把尤金带给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人就已经堕落得失去了最初的道德。现在这年月，不难见到一个能人呆在一间既无火炉又无蜡烛的阁楼里。Exemplum ut talpa②。我就是一个例子。”

于是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生平。除了有些话我由于年幼而不大理解、所以记不清楚之外，我都按他的原话照录于后。我当时以为等他对我有了信任，我荣幸地获得他的友谊之后，还可以把这些故事再重写一遍的。

---

① 约于287年殉难。

② 拉丁文：像一只田鼠一样。

第 二 章

“我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副模样，”他说。“说得更妙一点，我从前跟你们现在看到的大不一样，年轻、机灵、眼睛有神、头发乌黑，在博韦的学院里，在迪凯、盖兰、科芬和巴菲埃先生手下教过自由艺术① 。我得过勋章，也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术界的权威，可是一个女人毁灭了我的希望。她叫尼科尔·皮戈洛，在学院前面的广场上开一家‘金圣经’书店。我常到那儿去，翻阅她从荷兰弄来的书，还有茨魏布吕肯② 的带插图的、注释和评论都是很有价值的版本。我那时相当可爱，不幸的是皮戈洛夫人发现了这一点。她从前很美，也善于讨人喜欢，一双眼睛会说话。那一天，西塞罗③ 和蒂特·利弗④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⑤ 、波利比尤斯⑥ 和瓦罗⑦ 、爱比克泰德、塞涅卡⑧ 、波伊提乌⑨ 和卡西奥道尔⑩ 、荷马、埃斯库罗斯⑪、索福克勒斯⑫、欧里庇得斯、普劳图斯⑬和泰伦提乌斯⑭、狄奥道吕斯、德·西西尔⑮ 和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⑯ 、圣·约翰·克利索斯托姆⑰ 和圣·巴西尔⑱ 、圣·热罗姆⑲ 和圣·奥古斯丁⑳ 、伊斯拉谟㉑ 、萨尔玛西尤斯㉒ 、居尔比纳斯㉓ 和斯卡利瑞㉔ 、圣·托马斯·阿奎那㉕ 、圣·波纳旺居尔㉖ 、博须埃㉗ ，以及菲里、勒南、戈德福洛瓦、梅塞雷、曼布尔、法布利西尤斯、莱龙神甫和皮杜神甫，所有这些从上到下挂满了四周墙壁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神甫、博士、神学家、人文主义者，都是我们接吻的见证人。

① 中世纪的七种自由艺术是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

“‘我没法抵抗您，’她对我说，‘不要因此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她常常怀着难以形容的激情向我表示爱慕。有一次，她让我试一条领巾和一副花边袖套，觉得挺合适，便一定要我留着。我根本不想要，可是她发火了，说我的拒绝是对爱情的亵渎。我怕她生气，只得收下了她给我的东西。

“我的好运持续到我被一个军官代替的时候。我为此怨气冲天，在报复的狂热中，我跟学院的教师们说，再也不到‘金圣经’去了，因为怕看到有损于一位庄重的年轻教士的场面。

---

② 德国城市。
③ 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106—43)。
④ 拉丁历史学家，出生于公元前59年。
⑤ 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460？—395？)
⑥ 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210？—125？)
⑦ 三世纪的罗马执政官。
⑧ 罗马悲剧作家(公元4？—65)
⑨ 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约480—524)，著有《哲学安慰集》。
⑩ 拉丁作家、政治家(约480—575)。
⑪ 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525—456)。
⑫ 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人(公元前497—405)。
⑬ 拉丁喜剧诗人(约公元前254—184)。
⑭ 拉丁喜剧诗人(约公元前190—159)。
⑮⑯ 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
⑰ 君士坦丁堡主教(约344—407)。
⑱ 希腊教皇(329—379)。
⑲ 拉丁教皇、学者(约347—420)。
⑳ 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354—430)。
㉑ 荷兰人文主义者(约1469—1536)。
㉒ 法国学者(1588—1653)。
㉓ 法国人文主义者(1512—1565)。
㉔ 意大利语文学家、医生(1484—1558)。
㉕ 天主教神学家(1225—1274)。
㉖ 教皇(1221—1274)。
㉗ 法国大主教、作家(1627—1704)。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计策没什么可高兴的。皮戈洛夫人知道了我对她的用意，就宣布我偷了她的一副袖套和一条花边领巾。教师们听了她虚伪的抱怨后搜查我的箱子，发现了这些值钱的饰物，结果把我赶了出来。我就这样像希波利托斯和贝雷洛丰①一样，体验到了女人们的诡计和恶毒。我带着衣物和雄辩术笔记本呆在街上，随时有饿死在那儿的危险。我只得放弃了教士的衣领，求一位胡格诺贵族照应。他让我当秘书，向我口授一些有关宗教的论战文章。”

“哎，”我的父亲大声地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长老先生。一个诚实的人不该参与这类可恶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尽管没有知识，还是个手艺人，也受不了科拉斯的母牛②”。

“您说得对，我的主人，”长者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这个人使我感到无比的悔恨。不过他是加尔文③。教徒，只让我用笔对付他无法容忍的路德④教徒和索齐尼⑤教徒。我向您担保，他迫使我比索邦神学院⑥还要严厉地对付这些异教徒。”

“阿门，”父亲说。“羊羔安宁地吃草，狼却在自相残杀。”

长老继续讲他的故事：

“再说，我在这位贵族家里也呆不长。他对乌利希·冯·胡登⑦的信比对狄摩西尼的演说还要重视，而且在他家只能喝水。以后我干过各种行业，但都未成功。我先后当过小贩、

① 传说中的英雄。他误杀兄弟后隐居在阿戈斯国王的宫廷里，因受到王后安塔埃亚的诬陷而险些丧生。

② 指胡格诺教徒。

③ 法国宗教改革家(1509—1504)。

④ 德国宗教改革家(1483—1546)。

⑤ 意大利新教徒(1525—1562)，创立人三位一体的索齐尼教派。

⑥ 巴黎大学前身。

⑦ 德国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1488—1523)

演员、僧侣、仆人，接着又当了教士，成了塞兹主教的秘书，为他图书馆里珍贵的手稿编目录。他把编成两部四开本的、切口涂金的目录，用刻有他图章的红色摩洛哥皮① 包扎好，作为他的收藏品。我敢说那是一部杰作。

“我本来会在主教大人身边搞搞研究，太太平平地终老一生的，但是我爱着巴里弗夫人的贴身女仆，您不要过分严厉地责备我。她长着棕色的皮肤、胖乎乎的，活泼鲜艳，连圣·巴科姆② 自己也会爱上她。有一天，她坐上马车到巴黎去碰运气，我也跟着去了，不过远不如她那么顺利。她把我推荐给巴黎歌剧院的女舞蹈演员圣·爱尔奈斯特夫人。这位夫人知道了我的才能之后，要我按她的口授写一本小册子，攻击她怨恨的达维里埃丝小姐。我是个相当不错的秘书，对她许给我的50个埃居③ 可以受之无愧。书在阿姆斯特丹④ 的马尔克·米歇尔·雷依出版社出版，达维里埃丝小姐登台唱《阿尔米德》⑤ 的名曲时收到了第一册样本，愤怒使她唱得走了调，声音嘶哑发颤，听众大喝倒彩。她演完后妆都没卸就跑到对她百依百顺的剧院老板那里，泪流满面地扑到他的脚边，喊着要报仇。不久人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圣·爱尔奈斯特夫人干的。

“她受到讯问、压力和威胁，把我供了出来，于是我被送进巴士底狱呆了四年。我在那儿仅有的安慰是读波伊提乌和卡西奥道尔的书。

“出狱之后我在‘圣人·无辜者’公墓摆了个代写书信的小摊，把这支本该描写罗马伟人和为教皇们文件加注释的笔借

---

① 山羊皮制的鞣革。
② 修士生活的创始人(约290—346)。
③ 钱币名。
④ 荷兰首都。
⑤ 五幕歌剧，德国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的杰作。

给了钟情的女仆们，每封情书挣两个里亚①，我靠干这一行活着真不如死了好。但是我并未忘记爱比克泰德当过奴隶，皮洛士② 则做过园丁 。

“我刚刚因偶然地写一封匿名信而收入了一个埃居。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所以马上开始找饭馆。我在街上看到了您彩色的招牌，还有使玻璃闪闪发光的壁炉里的火焰，我在门口闻到香味就走了进来。亲爱的主人，您现在了解我的生平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勇士的生平，”父亲说，“而且除了科拉斯的母牛之外，决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握您的手！我们是朋友了。您叫什么名字？”

“热罗姆·瓜纳尔，神学博士、艺术学士。”

第三章

人类事务中的奇妙之处，在于一切事情都互为因果。热罗姆·瓜纳尔先生说得有道理：想到我们命运里互相冲突的好运和厄运是那样希奇古怪地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完美的上帝既不乏风趣和想象，也不无滑稽的才干，他在杂乱无章的局面里跟在其余任何场合同样出类拔萃。在启示过摩西、大卫和先知们之后，要是他肯赏光启示勒萨日③ 先生和吃喝玩乐的诗人们的话，他是会向他们口授适用于喜剧丑角的令人喷饭的剧本的。我之所以能成为拉丁文学者，就是因为天使兄弟在“小酒神”的葡萄架下打昏了一个刀剪匠，被警察抓去关进了

① 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② 希腊第一个杰出的怀疑主义者(约公元前360—270)。
③ 法国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剧作家(1668—1747)。

教会的夏特勒修道院。热罗姆·瓜纳尔长老先生履行了他的诺言。他给我上课，而且觉得我温顺而聪明，所以在教我古代文学时感到很快活。没过几年，我的拉丁文就相当不错了。

我对他怀着一种终生难忘的感激之情。当我讲起他在赋予我才智的同时从不忽视哺育我心灵的时候，人们可以想到他对我深深的恩情。他为我背诵爱比克泰德的道德准则、圣·巴西尔的教谕和波伊提乌的至理名言。他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斯多葛主义的哲学，但他之所以使它显得高尚，却只是为了用更高的基督教哲学来把它打倒。他是一个洞察入微的神学家和善良的天主教徒。他的信仰全都建立在他尚未完全失去的、最珍贵的幻想和最合理的希望上。他并不试图掩盖或粉饰自己的弱点、缺陷和错误，它们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对上帝仁慈的信仰。为了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他在看来与灵魂得救毫不相干的场合里都关心着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以教养有素的虔诚把道德原则反复地灌输给我，也尽力使我专心于道德修养，并用芝诺生平的例子来使道德对我来说变得驯服和可亲。

为了使我懂得罪恶的危险，他运用的论据要现实得多。他向我吐露了真情：因为迷恋美酒和女人，他失去了穿着长袍、戴着博士帽登上学院讲台的荣誉。

除了这些难得的优点之外，他还有恒心和毅力。一个像他这样投身于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与其说是博士倒不如说被命运弄成无赖骗子的人，上课竟能这样守时真是出人意料。这种热情出于他的善意，也出于他对这条令人满意的圣·雅克街的兴趣，他的身心在这里同时得到了满足。在边吃美餐边给我上了些有益的课程之后，他就到“小酒神”和“圣·卡特琳之象”去逛一圈，深感这块小小的地方是他的天堂，因为美酒和书籍都汇集于此。

他成了书店老板布兰索先生的常客，尽管他只是浏览，从来不买，老板还是亲切地接待他。我的好老师呆在书店深处，把脸埋在某一本刚从荷兰运来的小书里，不时地抬起头来，以同样丰富而令人愉快的学识谈论先王在全世界实行君主政体的计划，或者讲一个富翁和一位女演员的风流韵事，这种场面看起来真是有趣极了。布兰索先生是一个瘦削、干净的小老头，穿着棕褐色的上衣和裤子，灰色的羊毛袜，他听起长老的谈话从不厌倦。我非常钦佩他，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像他这样在“圣·卡特琳之像”卖书更美的了。

一个回忆使布兰索先生的书店对我具有神秘的魅力。小时候有一天，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一个裸体女人，她现在还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刻印在一部圣经里的夏娃。她的肚子很大，两腿有点短，在荷兰的景色中和蛇交谈。从那时起，这部书的主人便引起了我的尊敬。以后多亏了瓜纳尔先生，使我对书产生了兴趣，这种尊敬也就得以保持下来了。

16岁的时候，我的拉丁文已经相当熟练，希腊文也懂了一点，我的好老师对父亲说：

“你难道一点没考虑过，我的主人，让一个西塞罗式的年轻人穿着火头军的衣服是不合适的？”

“我是没有想过。”父亲答道。

“不错，”母亲说，“该让我们的孩子穿一套细条纹的制服。他挺可爱，也懂规矩，又很有学问，他会为他的服装争气的。”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接着对一个烤肉店主穿一套细条纹制服是否很相称表示怀疑。但是瓜纳尔长老向他指出，作为诗人，我决不会成为烤肉店主，而且我穿上小衣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的父亲叹息着，继他之后我不会成为巴黎烤肉店主行会

的旗手了，我的母亲则因为儿子要当教士而自豪得容光焕发。

细条纹制服的第一个效果是使我对女人有了自信心，促使我对她们产生了一种比从前布兰索先生的夏娃更为全面的概念。为此我很自然地想起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来。还有花边女工卡特琳，每天有20次我看见她从烤肉店门口走过，下雨的时候露出了纤细的脚踝，光着小腿，用脚尖在石板上跳跃着。让娜特不如卡特琳美，年龄比她大，打扮也不及她大胆。让娜特是萨瓦省人，以萨瓦的方式用一块方格手绢包着头发，可是她从不装腔作势，而且不用别人开口就知道人家想要她干什么，这种性格对于我的胆怯特别有用。一天傍晚，在备有石凳的圣·贝努阿·勒·贝图尔内的门廊里，她把她早已熟悉而我还一窍不通的事情教给了我。然而我对她的感激并不像应有的那样深切，我只想着要把她灌输给我的学问应用到其他更美的女人身上去。为了替我的忘恩负义辩护，应该说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在传授这些学问时，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多；她对本区所有的放荡鬼都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学问的。

卡特琳的举止比较持重，她使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对她说我觉得她多么美。最使我难堪的是她不断地嘲笑我，从不放过一个戏弄我的机会。她拿我开玩笑，说我嘴上没毛，我满脸通红，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我看见她就摆出一副忧郁伤心的样子。我假装蔑视她，但决非真心，因为她太美了。

第 四 章

那年主显节① 之夜，正是我19岁的生日。雪花飘零、寒气

① 基督教主显节是一月六日。

刺骨，凛冽的风把“鹅掌女王”的招牌刮得格格作响。烤肉店里炉火熊熊，弥漫着鹅油的香味。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父亲和我，都围着在白桌布上冒气的大汤碗坐着，母亲习惯地站在户主的身后，准备伺候他吃饭。父亲已经给长老的碗盛满了汤，这时门开了，我们看到了脸色苍白的天使兄弟，他鼻子通红，胡子湿淋淋的。父亲大吃一惊，举起的大汤勺碰到了楼板上被烟灰熏黑的房梁。

父亲的惊讶是有道理的。天使兄弟在第一次打昏了瘸子刀剪匠而消失了六个月之后，这次又是整整两年没有音讯了。春天时他赶走了一头驮着圣骨的驴，坏就坏在他还带走了打扮成修女的卡特琳。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是“小酒神”里传说着小兄弟和小修女在图尔和奥尔良之间曾和宗教裁判官闹过纠纷，圣·贝努阿的一个副本堂神甫更是像魔鬼一样叫个不停，说该死的无赖修士偷了他的驴。

“怎么，”父亲叫道，“这个流氓没有呆在地牢里？国家真是没有王法了。”

然而天使兄弟却念起饭前经来，在大汤碗上划着十字。

“好啦！”父亲说，“别装模作样了，漂亮的修道士！你还是承认你至少在教会的监狱里呆了一、两年吧，这段时间，在贝尔塞比特教区里根本看不到你这副面孔。所以圣·雅克街的名声好多了，这个区也更受了尊敬了。瞧瞧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他会带走别人的驴和大家共有的姑娘。”

“也许是这样的，”天使兄弟答道。他垂着眼睛，双手笼在袖子里。“也许是这样的，雷奥那尔德师傅。您说的是卡特琳吧？我有幸使她信仰宗教，使她过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以至于她是那么热情地要和我带着的圣骨呆在一起，要跟我去进行高尚的朝圣，特别是想去见见夏特勒的黑圣母。我同意她去，

只是要她穿上教会的服装，她一声没吭就照办了。”

“住嘴！”父亲反驳他，“您是一个浪荡鬼，根本不尊重您的服装。回到您来的地方去，请您到街上去看看鹅掌王后生没生冻疮吧。”

但是母亲用手势让兄弟坐到壁炉台旁边，他悄悄地坐下了。

“对修士们应该多加原谅，”长老说，“因为他们传道的时候没什么坏心眼。”

父亲请长老不要再说起这些败类，他们的一个名字都使他觉得刺耳。

“雷奥那尔德师傅，”长老说，“哲学会使灵魂温和。对我来说，我愿意宽恕骗子、流氓和一切坏蛋，我连对有身份的人都不抱怨，尽管他们常常蛮横无礼。如果您像我一样，雷奥那尔德师傅，常跟可敬的人物打交道，您就会知道他们并不比别人强，他们的为人往往叫人更不高兴。我曾坐在塞兹主教大人的第三张餐桌旁，身边站着两个穿黑制服的仆人：拘束和无聊。”

“应该承认，”母亲说，“大人给仆人们取的名字很不妥当，他怎么不按老习惯把他们叫作香槟酒、橄榄或弗隆丹①！”

长老接着说：

“在大人物之间生活有许多不便，但确实有些人混得不错。在塞兹主教大人的第二张餐桌旁有一个极有礼貌的议事司铎，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彬彬有礼地站着。大人知道他快不行了，就到他房里去看他，发现他已奄奄一息。‘唉！’议事司铎说，‘请阁下宽恕我不得不死在您的面前。’‘死吧，死

① 古代喜剧《无耻的仆人》中的人物。

吧！千万别感到拘束。’大人仁慈地回答他。”

这时母亲拿来了烤肉，以惯有的庄重姿态把它放到桌上。父亲深受感动，突然咧着嘴大声地说：

“老婆子，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

“夫人，”我的好老师说道，“您确实堪与圣经里的烈女们媲美，称得上是上帝的一个妻子。”

“谢天谢地！”母亲说，“我从来没有违反过我忠实于雷奥那尔德·梅内特里埃、我的丈夫的誓言。现在最难熬的年头已经过去，我算定自己到死都决不会违背誓言了。我对他这么忠实，希望他也对我守信用。”

“夫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您是个诚实的女人，”长老又说，“因为在您身边，我感觉到一种与其说来自人间，不如说是来自天国的安宁。”

我的母亲尽管单纯，可一点不傻，她很明白长老的意思，于是反驳说，要是他在22年前认识她，会发现她跟现在大不一样，烤肉店里烤肉钎的火苗和盆碗的热气已经毁了她的容貌。她因为生气，就讲起从前面包商奥诺对她很有意思，看到她从炉前经过总要送她蛋糕。她激动地补充说，一个姑娘或女人无论多丑，只要想干便都能干出不好的事来。

“老婆子讲得有道理，”父亲说。“我想起我在圣·德尼斯门附近的‘鹅王’烤肉店里当学徒的时候，我的老板，他像我现在一样是行会的旗手，对我说：‘我永远当不了王八，我的老婆太丑了。’这句话使我想试一试他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到拉瓦莱去了，我第一次尝试就获得成功。他说得对，他的老婆确实很丑，可是她有头脑，也知道感激。”

听到这段轶事，我的母亲勃然大怒，说一个家庭的父亲要想得到妻儿的尊重，就决不该对他们说这种话。

热罗姆·瓜纳尔长老见她气得满脸通红，出于好心巧妙地改变了话题。他突然招呼双手缩在袖子里、谦卑地蹲在角落里的天使兄弟：

“小兄弟，您跟修女卡特琳往副本堂神甫的驴上驮的是什么圣骨？该不是学亨利·艾梯埃① 讲过的那个绳商，让信徒们吻您的短裤吧？”

“哎！长老先生，”天使兄弟摆出一副为真理受苦的殉难者的神情答道，“绝对不是我的短裤，而是圣·欧斯塔斯② 的一只脚。”

“要不是怕造孽，我早诅咒他了，”长老挥舞着一只鸡腿喊着。“这些修士把他从教会史的优秀作家们都不知道的圣人那里找出来了。无论是蒂勒蒙③ 还是弗勒里④ 都没有说起过这个圣·欧斯塔斯，人们不该把巴黎的一座教堂奉献给他，有那么多被值得信赖的作家所承认的圣人还期待着这种荣誉呢。这个欧斯塔斯的生平是一连串荒谬的奇闻。圣·卡特琳的生平也同样如此。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是出自巴比伦某个恶毒的修道士的想象。不过我不想对她进行过分的抨击，因为她是作家们的女圣人，还是善良的布兰索先生书店的招牌，那儿是世界上最叫人快活的地方。”

“我还有一根埃及女圣人玛丽亚的肋骨。”小兄弟不动声色地说。

“哦！哦！至于她嘛，”长老喊着把骨头扔到门外，“我认为她非常神圣，因为她的一生是谦卑的好榜样。”

---

① 法国著名古希腊语学者(1531—1598)。
② 罗马皇帝特拉尚的士兵，118年殉难。
③ 历史学家(1637—1698)。
④ 教会历史学家(1640—1723)。

“您知道，夫人，”他说着拉住母亲的袖子，“埃及女圣人玛丽亚到耶稣基督的墓地去朝圣，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她没有钱坐渡船，就以向船夫们献身作为过河的代价。您觉得怎么样，我的好夫人？”

母亲首先问了问故事是否真实。别人向她保证说它是印在书上的，而且还画在拉汝西埃纳教堂的一扇窗户上，她就确信无疑了。

“我想，”她说，“要干这种事而不犯罪，就必须跟她一样神圣。所以我决不会去冒这个险。”

“至于我，”长老说，“我跟最明智的学者们看法一致，赞成这位女圣人的行动。这对于过分傲慢地恪守道德的正派女人来说是一个教训。把肉体看得过重，过分小心地保住本该蔑视的东西，仔细想想颇有点肉欲主义。有些结过婚的女人自以为身上有什么需要保住的宝贝，显然是夸大了上帝和天使们赋予她们身体的好处。埃及女圣人玛丽亚的看法就比较合理。她虽然美得令人神往，却以为在神圣的朝圣途中，只为身上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停步不前是太傲慢了，何况这件东西远不是一件珍宝，只不过是一个该受折磨的地方，于是她就让它受了折磨。夫人，她就这样以一种令人钦佩的谦卑，走上了她完成无数功德的赎罪之路。”

“长老先生，”母亲说，“我一点都不懂您的意思。对我来说，您的学问太渊博了。”

“这个伟大的女圣人，”天使兄弟说，“就画在我修道院的小教堂里，跟真人一模一样。她的身上，上帝保佑，长满了又长又密的毛。人家照此画了不少肖像，我以后给您带一张祝圣过的肖像来，我的好夫人。”

颇受感动的母亲从长老背上把大汤碗递给了他。好兄弟坐

在灰堆上，悄悄地把胡子浸没在喷香的肉汤里。

“是打开一瓶好酒的时候了，”父亲说。“这些好酒是我留着过圣诞节、主显节和圣·劳伦特节这些重大节日的。当人们安静地呆在自己家里，躲开了讨厌的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再比痛饮美酒更叫人高兴的了。”

他刚说完门就开了，一阵风雪夹着——一个穿黑衣的大人物刮进了烤肉店。

“一个蝾螈！一个蝾螈！”他喊着。

他旁若无人地向壁炉俯下身去，用手杖的顶端拨弄着灰烬。天使兄弟可倒霉了，喝肉汤时吞下了不少烟灰和煤屑，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黑衣人并不住手，还大声地说：“一个蝾螈！……我看见了一个蝾螈！”颤悠悠的火苗使他的影子在天花板上不住地抖动，活像一只巨大的猛禽。

父亲大为惊讶，对来访者的举止颇感不快。但是他善于克制，于是站了起来，毛巾夹在腋下，靠近了壁炉，向炉膛弯下腰去，两个拳头支在大腿上。

他细细地观察了一番被搅乱的炉子，看到天使兄弟已经浑身是灰，就说：

“请大人原谅，我在这儿只看见一个叫人讨厌的修道士，没有什么蝾螈。”

“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父亲补充说。“因为我听说它是一种难看的野兽，毛茸茸的，长着角，爪子挺大。”

“荒唐透顶！”黑衣人反驳说，“蝾螈很像女人，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很像山林仙女，她们是非常漂亮的。不过我不至于天真到会问您看没看见她。只有哲学家才能见到蝾螈，而我不认为在这个厨房里会有哲学家。”

“您也许弄错了，先生，”瓜纳尔长老说。“我是神学博

士、艺术学士。我对希腊和拉丁的道学家都有相当的研究，他们的道德准则使我的灵魂在命运的变迁中变得坚强，我尤其把波伊提乌当作药方，来对付生活中的苦难。我身边这位就是雅各布·烤肉钎，我的学生，他通晓比普里尤斯、西吕斯的格言。”

陌生人把他在一个鹰钩鼻上古怪地闪光的黄眼睛转向长老，以从他粗野的面孔上无法看出的礼貌向长老表示歉意，因为他未能立即认出一位杰出的人物。

“非常可能，”他说，“这个蝾螈是为您或您的学生而来的。我走过烤肉店时很清楚地看见了她。要是火再旺一点，她就会更加明显，所以发现一个蝾螈进了壁炉应该使劲拨火。”

陌生人刚要重新拨动灰烬，天使兄弟就不安地用衣角盖住了汤碗，闭上了眼睛。

“先生，”找蝾螈的人继续说，“请您年轻的学生到炉子旁边来，让他说说是否在火苗上面看见了一个类似女人的形状。”

这时候通风罩下升起的浓烟优雅地弯曲着，如果集中精力去观察，它的圆形似乎有点像躬着的腰部，所以我在说自己也许看到了什么东西时并没有完全撒谎。

我刚说完，陌生人便高举手臂，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以为锁骨都被打断了。

“我的孩子，”他马上对我说，声音非常温和，用一种关切的神气看着我，“我必须使您留下强烈的印象，以便使您永不忘记曾经见过一个蝾螈。这是您注定要成为一个学者、或许是一个魔法师的标志，而且您的脸也足以使我预见到您的智慧。”

“先生，”母亲说，“他想学什么都能学会，但愿他能成为长老。”

热罗姆·瓜纳尔先生补充说我曾受益于他的课程。父亲则问陌生人，大人是否愿意吃一块烤肉。

“我根本不需要，”那人说，“除了某种只有哲学家知道成分的酏剂之外，我可以不吃任何东西而轻易地过上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本领并非专属于我，凡是哲人都会。人所共知，杰出的卡尔当① 曾经绝食好几年也不觉得难受，恰恰相反，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精神分外活跃。”哲学家接下去又说，“不过我要吃您给我的东西，这仅仅是为了使您满意。”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坐到桌子旁边。与此同时，天使兄弟悄悄地把一张板凳推到我和老师的座位之间，以便分享一份母亲刚端上来的小山鹑肉馅饼。

哲学家把大衣搭在椅背上，露出了上衣的金刚钻扣子。他沉思起来，鼻子的阴影笼罩着嘴巴，凹陷的脸颊缩进了下颌。他忧郁的心情感染了别人，我的好老师独自悄悄地饮酒，店里只听得见小兄弟嚼馅饼的声音。

哲学家忽然说道：

“我越想就越相信，这个蝾螈是为这个小伙子来的。”

他说着用刀尖指着我。

“先生，”我对他说，“要是蝾螈真是您说的那样，这个蝾螈确实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也深为感激。不过说实话，说我看到了，不如说是猜到了，而且这第一个机会是引起而不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我的好老师由于不能畅所欲言而感到很不自在。

“先生，”他忽然大声地对哲学家说，“我51岁了，是艺术学士和神学博士，凡是没有受到时代的咒骂或人类恶意损害

---

① 意大利数学家、哲学家(1501—1576)。

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家，他们的书我都读过，可我没见过蝾螈，所以我由此推论她是不存在的。”

“请原谅，”被山鹑肉和恐惧噎得喘不过气来的天使兄弟说，“请原谅。蝾螈不幸地是存在的，一个我忘了名字的耶稣会神甫论述过她们的显灵。我自己在一个叫圣·克洛德的地方，在村民家的壁炉里见到过一个正对着铁锅的蝾螈，她长着一个猫头、一个癞哈蟆的身子和一条鱼尾巴。我把一罐圣水泼到这个怪物身上，她马上就消失在空气里，同时发出一阵像油炸似的可怕的声音，冒出一股非常呛人的浓烟，差点儿把我眼睛熏坏了。我讲的都是真的，至少有八天我的胡子还有焦味，这比其他一切都更能证明这种野兽恶毒的本性。”

“您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小兄弟，”长老说。“您的猫头癞哈蟆不比这位先生的山林仙女更真实。再说，您的发现叫人恶心。”

哲学家笑了起来：

“天使兄弟不可能看见哲人们的蝾螈。火里的山林仙女们碰到修士就把背朝着他们。”

“哈！哈！”父亲大笑着说，“一个修士能看到山林仙女的背已经是喜出望外了。”

由于心情愉快，他给了小兄弟一大块馅饼。

母亲把烤肉放在桌子当中，乘机问问蝾螈是不是善良的基督教徒，她对此感到怀疑，因为从未听说过火里的居民赞美天主。

“夫人，”长老答道，“耶稣会的几个神学家承认存在着梦魔① 和女恶魔②，它们并非本义上的魔鬼，因为它们不怕洒

① 传说中奸污熟睡妇女的魔鬼。
② 传说中和熟睡男人性交的女魔。

圣水。它们也并不属于胜利的教会，因为享天福的圣灵是不会像人们在佩鲁贾① 看到的那样去勾引一个面包商的老婆的。不过请您听听我的看法，我认为它们与其说是一位博士的观点，还不如说是一个伪君子淫秽的想象。应该讨厌这些荒唐的胡说八道，怜悯这些教会之子。他们诞生在光明之中，但是对世界和上帝的概念还不如处在异教蒙昧里的柏拉图和西塞罗来得高尚。我敢说，在这些作者自称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的邪恶的鬼神学论著里，要比在《西庇阿② 的梦想》里更缺少上帝。”

“长老先生，您要当心点，”哲学家说。“您的西塞罗说起来滔滔不绝、流畅自如，可是他为人平庸，宗教学问并不那么精通。难道您从未听说过三倍伟大的赫耳墨斯③ 和《绿宝石台》④？”

“先生，”长老说，“我在塞兹主教先生的图书馆里发现过一份非常古老的《绿宝石台》手稿，若不是大法官夫人的女仆到巴黎去碰运气，而且把我也拉上了她的马车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译出来的。那里面没有任何魔法，哲学家先生，使我屈服的只是天然的魅力：

> 她达到这一点不是用言辞；我们的姑娘以最优美的外表、柔软的肌肤和金色的头发迷人。⑤

“这是一个新证据，”哲学家说，“说明女人是学问的大敌。哲人应该避免跟她们发生任何关系。”

---

① 在意大利。
② 罗马著名家族的名称。其中最著名的是大西庇阿。
③ 古希腊人对埃及司月、文字和智慧的托特神的尊称。
④ 托特神的著作。
⑤ 原文为拉丁文。

“连合法的婚姻也不行？”父亲问。

“尤其是合法的婚姻，”哲学家答道。

“唉！”父亲又问，“那可怜的哲人们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呢？”

哲学家说：

“他们还有蝰蟒。”

听到这句话，天使兄弟从碟子上扬起了惊慌不安的面孔。

“别这么说，好心的先生，”他咕噜着抱怨。“看在所有我这类圣人的份上，别这么说！千万别忘了蝰蟒不是别的，只是魔鬼。谁都知道，它们会千变万化，有时巧妙地掩盖了天生的丑态，显得挺可爱，有时就原形毕露，难看得要命。”

“这回该您当心点了，天使兄弟，”哲学家驳斥他。”既然您害怕魔鬼，就不要多惹它生气，用冒失的话来激怒它反对您。您知道上帝的宿敌、伟大的对手，在宗教世界里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连上帝都很重视它。我甚至可以说：因为怕它，上帝才让它做自己的代理人。当心一点，小兄弟，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听着这番议论，可怜的修士以为听见了魔鬼的声音，看到了魔鬼的化身。陌生人冒火的眼睛、鹰钩鼻、黑皮肤和细长的身材，都跟魔鬼十分相像。他本来就惊慌不安，这时更陷入了神圣的恐惧，觉得魔鬼爪子就搭在自己身上，于是筛糠般地战栗着，把能抓到手的大块食物都塞进口袋，悄悄地站了起来，一面叽哩咕噜地念着驱魔咒，一面倒退着向门口走去。

哲学家对此并未理会，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硬羊皮纸包着的小书，把它打开了递给我的好老师和我。这是一本古代希腊文文献，充满了缩写词和连接词，初看之下像一本天书。可是瓜纳尔长老先生已然戴上圆框眼镜，把书放在适当的距离上

流利地读了起来。比起圣经和我学柏拉图语言的《圣·约翰·克利索斯托姆》里简单平稳的字母来，书里的符号更像猫抓过后散了一半的小线团。他读完后说：

“先生，这一段的意思是：‘在埃及人之间受教育的人，首先学习叫作书简的字母，其次学习寺院文书用的僧书字，最后学习象形文字。’”

接着他取下眼镜，扬扬得意地挥舞着说：

“哈！哈！哲学家先生，您难不倒我，这是照《斯特洛马塔》的第五本书翻印的。这套书的作者是亚历山大的克雷芒，他没有被列入殉教者名册，由于种种原因，伯努瓦十一世教皇陛下聪明地把他除了名，主要的理由是这位神甫常常搞错宗教信仰。他一生逆来顺受，吃了不少苦头，这次除名似乎对他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在各种折磨当中他最喜欢流放，而且不忘记宽恕迫害他的人，因为他非常仁慈。他文笔优美、才华横溢、品行纯洁，甚至可以说严肃刻苦。他对譬喻和生菜有浓厚的兴趣。”

哲学家把至少在我看来是长得出奇的手臂伸过整个桌子，从我博学的老师手中把书取去。

“这就够了，”他说着把《斯特洛马塔》重新放进口袋。“我看得出来，长老先生，您懂希腊文。这一段您译得相当好，至少是指它的通俗意义和文学含义而言。我愿意为您和您的学生出一点力，聘请你们两人到我家里去翻译我从埃及得到的希腊文文献。”

他又转向我的父亲：

“我想，烤肉店主先生，您是会同意把您的儿子交给我，让我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者和一个好人的。如果把他完全交给我对您的父爱来说代价太高，我可以在您的烤肉店里用我的钱供

养一个代替他的小学徒。”

“既然大人有这种打算，”父亲答道，“我是决不会妨碍我儿子的前程的。”

“只要不损害他的灵魂，”母亲说。“必须向我发誓，先生，您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

“老婆子，”父亲对她说，“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可是您使我不得不请这位大人宽恕您的无礼。说实在的，这倒不是您的本性不好，而是因为您受的教育太少。”

“让这位老太太说吧，”哲学家说。“请她放心，我是个非常虔诚的人。”

“这就好了！”母亲说。“应当崇拜上帝神圣的名字。”

“我崇拜他所有的名字，我的好夫人，因为他的名字有不少。他叫做阿道纳衣、苔特拉格拉玛东、耶和华、奥塞沃斯、阿塔那托斯和西洛斯，另外还有许多别的名字。”

“我一点都不知道，”母亲说。“但是您说的这些名字，先生，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注意到有身份的人的名字比普通人多得多。我生在夏特勒城附近的奥诺村，村上的领主死的时候我还很小，不过记得很清楚，报丧的人报死讯时给去世的领主加了那么多的名字，几乎只有在圣人的连祷文里才有。我很相信上帝的名字比奥诺的领主多，因为他的身份更高。有学问的人能知道他所有的名字真是福气。要是您使我的儿子雅科也有这种学问，先生，我会对您非常感激。”

“这件事就一言为定了，”哲学家说。“那您，长老先生，不会不乐意翻译希腊文吧？不用说是付工钱的。”

我的好老师已然把他头脑里尚未与酒气混合的卓越思想集中起来，他把酒杯斟满，站起来说道：

“哲学家先生，我很乐意地接受您好心的建议。您是个慷

慨的人，先生，我因能为您效劳而深感荣幸。我对两种家具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床和桌子。桌子上轮流摆满深奥的书籍和美味的佳肴，是肉体和精神食粮的支柱。床则适用于惬意的休息，同样适用于令人痛苦的爱情。毫无疑问，是一个圣人把床和桌子给了杜加利翁的儿子们。如果我在您的家里，先生，得到这两种珍贵的家具，我要永远把您的名字当成我恩人的名字来赞美，还要用各种格律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来颂扬您。”

他说完便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看来一切顺利，”哲学家说。“明天上午我在家里等候二位。你们顺着圣·日耳曼路到萨布隆的十字架，从十字架底座向西走一百步，会在花园的一堵墙上发现一扇绿色的小门，门环像一张模糊的脸，有一根指头按在嘴上。你们把门环稍微提起，向开门的老头打听达斯塔拉克先生就行了。”

“我的孩子，”我的好老师拉着我的袖子对我说，“把这些都记住，十字架、门环，还有别的，好让我们明天能找到这扇幸运之门。而您，资助文学事业的先生……”

可是谁都没注意到哲学家已经走了。

第　五　章

第二天一大早，老师和我就上了圣·日耳曼路。橙红色的天空下，积雪覆盖着大地，四周静悄悄的。大路上冷冷清清。我们顺着宽阔的车辙向前走，两边是菜园的墙、摇晃的栅栏，低矮的屋子上装着歪斜的窗户。在经过了两三间用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半坍的破房之后，我们看见了竖立在一块空旷的平地中间的萨布隆十字架。又走了五十步左右，来到一个大花园的

边上，它的四周环绕着破败的墙壁。墙中间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环的形状是一张可怕的面孔，有一根指头按在嘴上。我们立刻认出了这是哲学家所说的门，于是提起了门环。

等了好一会儿，一个老仆人来开了门，用手势叫我们跟他穿过这个废弃的花园。这里有一些在先王年轻时竖立起来的山林仙女们的雕像，常春藤掩盖着它们的悲哀和伤痕。小路的坑坑洼洼里堆满了积雪，尽头耸立着一座用岩石和砖头建造的城堡，跟附近的马德里城堡一样忧郁，也像林中睡美人的城堡那样，有着高高的、不规则的板岩屋顶。

仆人一言不发，我们随着他的脚步走着。长老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我跟您坦率地说，我的孩子，这所房子看起来真不怎么样。法国人在国王亨利四世时代还很冷酷，这座城堡的粗犷显示了那时候粗野的风俗。它不幸地被人抛弃了，这副荒凉的样子令人忧伤，甚至悲哀。如果我们去攀登塔斯邱兰① 迷人的山坡，能听到西塞罗在他别墅的松树和笃耨香下发表对哲学家极为宝贵的道德演讲，感觉就会好得多。难道您一点没有注意，我的孩子，这条路上既无酒馆，也无旅店，要喝新鲜酒就必须过桥，从山坡上一直爬到叫‘牧羊女’的路口？那儿确实有一家‘红马’客栈，我想起有一天圣·爱尔奈斯特夫人带着我和她的猴子、情人一起去吃过晚饭。您无法想象，烤肉钎，那里的菜肴有多么精美。‘红马’的饭菜跟它作为驿站出租的大量马车同样享有盛誉。我在追求马厩里某个女仆时也亲自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她很美，但是她一点都不好看，可以说长得挺丑。我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的孩子。放任自己的人类总是

① 罗马东南12英里的古城。

可怜地陷入歧途。我们被虚幻的形象所欺骗，去追求梦境、拥抱幻影。只有上帝身上才有真理和永恒。”

这时我们已跟着老仆人登上了台阶上破损的梯级。

“唉！”长老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开始怀念您父亲的烤肉店了，那时候我们一边吃着大块的烤肉，一边解释五行两韵的诗歌。”

爬上了宽阔的石梯，我们被引进一间客厅，达斯塔拉克先生正在熊熊的炉火边忙于写作，四周是人形的埃及棺木，它们画着发光眼睛的金色面孔和画有圣像的棺木罩都靠墙竖立着。

达斯塔拉克先生礼貌地请我们坐下，说：

“先生们，我一直等着你们。既然二位都愿意光临敝舍，我就请你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你们将在这里翻译我从埃及带回来的希腊文文献。我毫不怀疑，当你们知道这件工作关系到我从事的事业，即重新发现失传的科学，人类将通过它恢复最初对自然力所具有的威力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尽力去完成。尽管我今天不想在你们眼前揭开大自然的帷幕，向你们显示爱西丝神美妙的裸体，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研究的目标，而不怕你们会泄露秘密，因为我确信你们的诚实。同样也因为我有能力推测和预见别人反对我的企图，并使用神秘而可怕的力量来进行报复。即使没有这种我毫不怀疑的忠诚，先生们，我的威力也能为我担保你们的沉默。所以我向你们谈出自己的想法并不冒任何风险。要知道，人类在耶和华手中出现时曾具有完备的科学，但从那以后便失传了。人类在诞生时是非常强大、非常聪明的，这在摩西的书里可以看到，但是必须理解这些书。首先，很明显，耶和华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伟大的魔鬼，因为它创造了世界。认为上帝既完美无缺又是造物主的观念，只是一种哥特式的空想，带着没有教养的人或撒克逊人才有的野

蛮。最不懂礼貌的人也决不会同意给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画蛇添足，那怕添一颗榛子，这是显而易见的。上帝没有任何理解力，他是无限的，还能理解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创造，因为他对时间和空间，对一切创造所必须的条件都一无所知。摩西是个极为优秀的哲学家，不会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如实地对待耶和华，把它当成一个强大的魔鬼，如果要命名的话，就叫它造物主。

“却说耶和华创造了人类之后，就授予他们以可见世界和无形世界的知识。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我以后再向你们讲解——并没有使这些知识完全毁灭在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手里，而是传授给了他们的子孙。对大自然的支配取决于这些传授，它们在以诺① 的书里曾有记载。埃及的祭司们曾在寺院的墙上和死者的棺木里用神秘的符号记载过这些传授的风俗，在孟菲斯神庙受过教育的摩西则是得到他们传授的人之一。他的书共有五本或六本，正像六只珍贵的诺亚方舟，包含着神奇的科学之宝。只要把败坏它们名声的伪造文字剔除，不理会字面上的粗俗意思，而是致力于研究它更精微的含义，就能发现最奇妙的奥秘，我已经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你们以后会知道。像处女一样被保存在埃及寺庙里的真理，传到亚历山大哲人们手里的时候，变得更为丰富了。和诸神感情密切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弟子们在希腊留传下来的纯金，被哲人们用来为真理加冕。所以，先生们，应该研究希伯来人的书籍、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以及正因为有知识而被称作神秘学信徒的希腊人的论著。在这项大规模的研究中，我理所当然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困难的部分。我致力于翻译埃及人刻在神庙里和祭司们坟

① 圣经人物，该隐之子。

墓上的象形文字，用我在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家里发现的方法来钻研它们的含义，这一类铭文我从埃及带回来不少。

“隐居在我家里的犹太教教士莫萨伊德，在为确定《摩西五书》①的真正含义而工作。他是个老魔法师，曾把自己关在大金字塔的地下室里过了17年，在那儿读托特的著作。至于你们，先生们，我打算运用你们的学问来读亚历山大的大量手稿，那是我亲自收集的，你们会在其中发现奇妙的奥秘。我毫不怀疑，借助于埃及、希伯来和希腊这三种智慧的源泉，我不久就会获得现在还没有的手段，来任意支配可见的或无形的大自然。请你们相信，我会以某种方式让你们分享我的权力，来表达我对你们工作的感谢。

“我不跟你们谈那种庸俗的感谢方式。我在哲学研究中已经达到这种程度，金钱于我是微不足道的。”

达斯塔拉克先生演说到这儿，我的好老师打断了他：

“先生，不瞒您说，金钱对于您微不足道，我为它却是伤透脑筋。因为我体会到做个老实人想挣钱太不容易，除非不做老实人。所以您如果能就这个问题使我放心，我将对您深表感激。”

达斯塔拉克先生用一个似乎要赶开什么东西的手势，让热罗姆·瓜纳尔先生放了心。我却对看到的一切都觉得新鲜，一心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听到主人呼唤，替我们开门的老仆人在房间里出现了。

“先生们，”主人又说，“到明天晚饭之前你们都没什么事情，不过我要请你们到我为你们准备的房间里去看看，告诉我还缺不缺什么东西。克利东会带你们去的。”

---

① 圣经前五卷。

一言不发的克利东知道我们会跟他走，就离开客厅上了楼梯，一直爬到顶楼，然后在一条长廊里走了几步，把两间非常整洁、生着旺火的房间指给我们看。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外表如此破落、只有裂开的墙壁和半透明窗户的城堡，里面有些地方竟会这样适于居住。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房间面向田野，从塞纳河沼泽般的河床望出去，看得见瓦莱里埃山的十字架。我扫视了一下家具，看到床上放着一件灰色上衣、一条颜色相配的裤子、一顶帽子和一把剑。地毯上成对地放着带扣的鞋子，鞋跟并拢、鞋尖分开，似乎它们自己懂得保持整齐。

我由此推测主人是一个慷慨的人。为了替他争光，我打扮得十分讲究，还用我在一张小桌上发现的一满盒香粉来扑扑自己的头发。对了，在五斗橱的一个抽屉里我还找到了一件花边衬衫和几双白袜呢。

穿上了衬衫、袜子、裤子、上衣，我就在房间里兜起圈子来。腋下夹着帽子，手按在剑柄上，不时地俯向镜子，遗憾的是花边女工卡特琳看不着我这身时髦的打扮。

我这么转了一阵之后，热罗姆·瓜纳尔先生走进了我的房间，系着一条新领巾和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小衣领。

“烤肉钎，”他大声说道，“这是您吗，我的孩子？永远别忘了您多亏我教给您的知识才有了这些漂亮的服装。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文学者穿上它们挺合适，因为‘人文科学’的意思就是优美。不过请您看看我是不是挺神气，穿着这套衣服我觉得自己颇有修养。这位达斯塔拉克先生看来相当慷慨，可惜他是个疯子。不过他至少有一点是聪明的，他给仆人取名克利东，也就是法官的意思。确实，仆人们是我们一切行为的证人，有时还是这些行为的向导。我不大欣赏英国掌玺大臣、富绅凡吕

拉姆的哲学，不过他是个学问渊博的人，当他走进大理院法庭受审的时候，由于他讲究排场而衣着豪华的仆人们都站起来向他致敬，可是富绅凡吕拉姆对他们说：‘都坐下！你们高起来就把我压低了。’说实话是这些无赖的大肆挥霍才使他破产，并迫使他采取了一些行动，以至被作为贪污犯受到追究。烤肉钎，我的孩子，愿您永远牢记英国掌玺大臣、《新乐器》① 的作者、富绅凡吕拉姆的教训。现在再说说这位雇用我们的达斯塔拉克老爷吧。他是个魔法师，醉心于这种该死的学问，实在是太遗憾了。您知道，我的孩子，我是特别讲究宗教信仰的。要我为一个在正确理解的借口下把圣经弄得乱七八糟的神秘学家效劳实在为难。话说回来，他的名字和口音说明他是一个加斯科尼的贵族，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一个加斯科尼人会跟魔鬼签订条约，放心好了，上当的一定是魔鬼。”

午餐的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烤肉钎，我的孩子，”我的好老师一边下楼一边对我说，“吃饭的时候要注意模仿我的一切动作。我曾在塞兹主教先生的第三桌上用过餐，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种困难的艺术。吃饭要像个贵族，比说话像贵族更麻烦。”

第 六 章

餐厅的桌子上摆着三份餐具，达斯塔拉克先生让我们坐下。

曾经当过饭店老板的克利东端上了果冻、酱和精选过12次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的土豆泥，就是不见烤肉。我的好老师和我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达斯塔拉克先生还是看出来了，于是说道：

“先生们，这只是一种试验，如果你们觉得有点不便，我也不会固执己见，我会叫人端来更为普通的饭菜，我自己也不至于连尝都不尝。如果我今天让你们吃的菜准备得不好，那与其说是厨师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化学的缘故。它现在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多少能使你们获得一些关于未来的观念。目前人类吃东西不讲哲学，完全不像有理性的生物。他们对哲学连想都不想。那么他们想些什么呢？他们几乎全都生活在愚昧之中，甚至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把脑筋用在论战或做诗这一类蠢事上。想想吧，先生们，自从人类在太古时代停止了和气精、蛛蟆的一切交往之后是如何吃饭的。他们被空中的精灵们抛弃后，由于无知和野蛮而变得麻木迟钝，没有文明，没有技术，赤身裸体、悲惨地生活在激流边的洞穴里，或者生活在密林之中，唯一的行业就是打猎。当他们意外地抓住或是赶上了一只胆怯的野兽之后，便把它活活地吞吃掉。

“他们也吃衰弱的同伴和亲人们的肉，所以人类的第一批墓地是活动的，即饥饿而无情的肚腹。经过了漫长的野蛮时代，希腊人称之为普罗米修斯① 的圣人出现了。不容怀疑，在山林仙女们隐居的地方，这位哲人与蛛蟆有过来往，从她们那里学到了产生和保存火的技术，并教给了不幸的人类。人类从这个天国的礼物中得到了无数好处，最幸运的是能烧食物，使它吃起来更方便、更味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了火烧熟的东西。人类才缓慢地、逐步地变得聪明、灵巧、善于思考、适宜于发展艺术和科学。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想到千百万年光阴流逝，

① 古代传说中的火神，人类早期文明的创始者，因把天火偷给人类而受到宙斯的惩罚。

人类还没有迈出第二步，不禁令人惆怅。从我们的祖先躲在岩石下面用篝火烤熊肉块的时代以来，我们在炊事方面根本没有取得真正的进步。因为，先生们，你们肯定是不会把吕居吕 斯①的发明和这种被维持里尤斯② 称之为朱南弗盾牌的厚厚的圆面包，还有我们吃的烤肉、馅饼、焖肉、肉馅和所有令人感觉到古代野蛮的烩肉块当作一回事的。

“在枫丹白露国王的餐桌上，放着一只剥皮的、带角的整鹿。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景象跟穴居人蹲在灰烬里啃马骨头同样粗野。餐厅里的名画、衣着豪华的卫士、军官、在走廊里奏着朗贝尔③ 和吕利④ 曲调的乐师、绸桌布、银餐具、高脚金杯、威尼斯玻璃酒杯、烛台、餐桌中央插满鲜花的雕缕器皿，都丝毫改变不了这种污秽的堆尸处的真正性质：男女们围坐在动物的尸体面前，拿着断裂的骨头、撕碎的肉贪婪地张口大嚼啊！这种吃法毫无哲学趣味。凡是动物的肉、脂肪、内脏，我们都愚蠢地狼吞虎咽，而不区分哪些是确实可吃的食物，哪些——这部分要多得多——是必须扔掉的。我们是不分好坏、不管有益或有害，都一古脑儿地吞到肚里去了，然而要加以区别的地方正在这里。整个医学院里哪怕只要有一个懂化学和哲学的医生，我们也就不至于被迫坐在这类令人讨厌的宴席面前了。他会为我们准备蒸馏过的肉，先生们，它只包含与我们身体相适应而又类似的养分。人们将只吃牛肉和猪肉的精华，山鹑和小母鸡的酏剂，一切吞下去的东西都能消化。先生们，我毫不怀疑，只要对我迄今为止认真思索的化学和医学再多钻研

---

① 罗马皇帝(15—69)，仅在位八个月，却以贪吃和残忍闻名。
② 罗马将军(约公元前109—前57)，以奢侈闻名。
③ 法国作曲家(约1610—1696)。
④ 路易十四宫廷里的歌剧作家，生于佛罗伦萨(1632--1687)。

一番，总有一天我将达到这一目的。”

主人说到这里，热罗姆·瓜纳尔先生从满碟子的素菜上抬起眼睛，不安地看着达斯塔拉克先生。

“这点进步还是非常不够的，”主人继续说。“一个诚实的人吃动物的肉不可能不感到恶心，而所有的民族，只要在他们城市里还有屠宰场和肉店，就不能自称文明。我们毕竟有朝一日会懂得消除这些野蛮的行业。当我们准确地了解了动物体内可食的成分，我们就有可能从含量丰富的无机物中把它们提取出来。实际上，这些物体含有动物体内所有的一切，因为动物是由植物形成的，而植物本身的成分又是从无机物里产生出来的。

“于是人们将吃经过物理学家适当处理过的金属和矿物的精华。决不要怀疑它的味道是否甘美，吃了是否于健康有益。烹调将在曲颈瓶和蒸馏器里进行，炼金术士就是我们的厨师。先生们，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急于看到这些奇迹吗？我会为你们安排的，可是称们还一点都不清楚它们将会产生的奇妙的效果。”

“是的，先生，我一点都不清楚。”我的好老师说着喝了一杯酒。

“既然如此，”达斯塔拉克先生说，“我跟你们讲一讲。人类由于不再苦于缓慢的消化，会变得极其灵巧，目光特别锐利，看得见在月亮的海洋上航行的船只。他们的智力会更加发达，风俗也会变得淳厚。他们对上帝和自然的认识都会大有进步。

“不过必须同时看到将会产生的一切变化，人体结构的本身都要改变。由于不常使用，器官会越来越薄，最后甚至会消失。有人观察过，阳光照不到的鱼类变成了盲鱼。我在勒瓦莱也见过只以凝乳为生的牧人，他们很早就掉牙了，其中有几个生来

就没有牙。所以应该赞美大自然，它不能容忍任何无益的东西。当人类以我说过的香精为食时，他们的肠子肯定要缩短一两丈，肚子的容量也会小得多。”

“这么变法！”我的好老师说，“您太性急了，先生，差点儿干出了坏事。女人的肚子隆起一些，我从来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其余部分能够相称。我对这种美是很敏感的，您不要冒冒失失地改动。”

“不要紧，我们让女人的体态和腰身照希腊雕刻家的尺寸去长好了，这是为了使您高兴，长老先生，也是考虑到生育的痛苦。虽然说实话，这方面我也想进行一些改变，等有空再跟你们谈。现在言归正传。我应该承认，到此刻为止我向你们说的一切，只是研究气精们和空中所有精灵吃的真正的食物。它们饮用光线，身体必然就出奇地有力和柔软，这是它们唯一的药剂。总有一天这也将是我们的药剂，先生们。问题只是在于使太阳光变得可以饮用。我承认我还无法足够清晰地看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而且预见到在这一道路上有着极多的困难和巨大的障碍。万一某个哲人达到了这一目的，人类的智慧和美就会跟气精和蝾螈们一样了。”

我的好老师听着这些话，弯着身子，伤心地垂着头。他似乎在思索着主人想象的食物有一天会使他的身体产生什么变化。

“先生，”他终于说话了，“昨天您不是在烤肉店里说过某种不用吃其他任何食物的醚剂吗？”

“不错，”达斯塔拉克先生说，“可是这种液体只对哲学家们有益，由此您可以设想它的应用是多么有限。最好还是别谈它了。”

然而我还有一个疑团无法解释，我请主人允许我提一个他

必然会立即解释的问题，他答应了，于是我说道：

“先生，您说这些蝾螈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她们十分可爱，可是我承认有一点我不大放心，她们是否像勒瓦莱的牧民那样，因吃乳制品而掉牙，为喝光线而不幸地损坏了她们的牙齿？”

“我的孩子，”达斯塔拉克先生答道，“您的好奇心使我欣慰，我很愿意满足它。从本质上来说，蝾螈们根本就没有牙齿，可是她们的牙床上长着两排珍珠，晶莹洁白、闪闪发光，使她们的微笑具有一种无法想象的魅力，还要懂得这些珍珠是硬化的光线。”

我向达斯塔拉克先生表示我对此感到高兴。他接着说：

“人类的牙齿是野性的一种标志。当人类合乎要求地吃东西时，牙齿就会变成某种类似蝾螈们的珍珠的装饰品。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再去设想，一个情夫看到他情妇嘴里的犬齿是否能不感到恶心和恐惧。”

第七章

晚饭之后，主人带我们走进一条与他办公室相连的长廊，也就是他的图书馆。在一些橡树搁板上，像开宗教评议会似地排放着无数十二开、八开、四开、对开的，包着小牛皮、羊皮、摩洛哥皮、羊皮纸和猪皮的书籍。这些书沿着高高的墙壁从长廊的这头伸展到那头，有两扇窗户照亮着这个静悄悄的大会。一些与天球仪和天文仪器交错在一起的大桌子占据着长廊的中央。达斯塔拉克先生请我们选择最适于工作的位置。

我的好老师只顾歪着头，盯着、嗅着所有的书籍，欣喜若狂。

“以阿波罗的名义作证！”他大声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图书馆！塞兹主教的图书馆虽然有教规方面的大量著作，也无法跟这个图书馆相比。依我看来，再没有比呆在这儿更使人愉快的了，就是维吉尔① 描绘的爱丽舍田园也比不上。我一眼就看出这儿有那么多稀有的著作和珍贵的文集，几乎可以肯定，先生，除了马扎兰② 和国王的图书馆之外，法国再也没有一个比这更好的私人图书馆了。看到这些成批堆放在这个角落里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我甚至可以说，在命名了波德雷依③ 图书馆、昂布鲁瓦兹图书馆④、劳伦特图书馆和教廷图书馆之后，先生，还可以把这儿命名为达斯塔拉克图书馆。不是我自吹，打老远我就能闻出奶油巧克力圆糖和书籍的气味。从现在起，我把您与珍本收藏家中的泰斗佩雷斯克⑤、格鲁斯和卡纳瓦里尤斯相提并论了。”

“我比他们强得多，”达斯塔拉克先生平静地答道。“跟这个珍贵的图书馆相比，您刚才列举的一切图书馆都望尘莫及。只要看看书的卷数和发黑的纸张，您就会知道国王的图书馆相形之下只是一个旧书摊。声誉昭著的图书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诺岱⑥ 和您的比尼翁长老，与我相比只是看守一堆破书的懒惰的牧人。至于本笃会⑦ 修士们，我同意他们是用功的，可是他们毫无头脑，他们的图书馆就足以使人感到主人内心的平庸。我的长廊，先生，与别人图书馆的式样完全不同，我搜

---

① 罗马诗人(公元前70—19)。
② 法国红衣主教、政治家(1602—1661)。
③ 英国外交官(1545—1613)，牛津图书馆的创造人。
④ 米兰的图书馆。
⑤ 法国古钱学家、天文学家(1580—1637)。
⑥ 人文学者和藏书家(1600—1653)。
⑦ 中世纪意大利兴起的教会组织，拥有大学者。

集的著作包含着向我准确无误地提供知识的一切。它包括神秘学说和普世的宗教知识。如果写在这无数纸张和羊皮纸上的所有字行都能井然有序地进入您的大脑，先生，您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万物之灵。您用两个手指头就能捏住世界，跟我捏这些烟末一样。”

说着，他把烟盒递给我的好老师。

“您确实很有教养。”瓜纳尔长老先生说。

他用狂喜的目光扫视着这些知识之墙，大声地说：

“这儿，在第三和第四个窗户之间的隔板上，放着一些杰出的著作，东方的一切手稿都像在一起谈话似的在这里汇齐了。我看到其中有十到十二本极其古老的手稿用绣金的大红绸包着。书皮就像巴比伦皇帝装饰着别针和宝石的披风，其余的都包在象牙板里。”

“这是犹太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魔法书。”达斯塔拉克先生说。“您刚打开的这本是《有力的手》，旁边还有《覆盖的桌子》、《忠实的牧羊人》、《圣殿遗址》和《黑暗中的光明》。有一个位置空着，那是《缓慢的水》，莫萨伊德此刻正在研究这部宝贵的论著。先生们，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那样，莫萨伊德在我家里致力于揭示希伯莱人著作中最深奥的秘密。他虽然年纪已超过了一个世纪，但这位犹太法学博士却答应在弄通所有难解符号的意义之前决不死去。我很感激他，先生们，请你们在见到他的时候，也向他表示和我本人同样的感情。

“不过先不谈这些了，再谈谈只与你们有关的事吧。长老先生，我打算让您抄写这些无比珍贵的希腊文手稿，并且译成拉丁文。我信任您的学识和热情，而且完全相信，您年轻的学生不久会成为您有力的助手。”

他接着对我说：

“是的，我的孩子，我对您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主要是由于您所受的教育。因为您可以说是在蝾螈们常去的一个壁炉台下的火焰里长大的，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他一面说着，一面抓起一把他放在桌上的手稿。

“这是从埃及来的，”他指着一卷纸莎草纸卷说。“人们以为这本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① 的书已经失传了，这是我自己在塞拉比斯一个牧师的棺材里发现的。”

“你们看到的那两本，”他指着一些笔写的希腊字母还依稀可辨的闪光的纤维纸补充说，“是闻所未闻的发现，一本来自古波斯人索法尔，另一本来自圣埃伐吉亚的总司铎约翰。”

“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请你们先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再研究普托雷马衣斯、奥林匹奥道尔和斯泰法尼斯的主教西内西尤斯的手稿。自从人称伟人但极其无知的狄奥多西一世② 时代以来，它们一直被藏在拉文纳③ 的一个墓穴里，我是在那儿发现这些手稿的。

“先生们，现在你们对这件规模巨大的工作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大厅深处的壁炉右边，你们会找着我所能搜集到的语法书和词典，它们对你们会有所帮助。请允许我离开你们，办公室里还有四、五个气精在等我。你们还缺什么，克利东会照应的。再见！”

达斯塔拉克先生刚出去，我的好老师就坐到索西姆的纸莎草纸卷前，拿起一个他在桌上找着的放大镜，开始辨认起来。我问他是否对刚才听到的话感到惊讶。

---

① 公元三世纪著名哲学家、隐士、炼金术士。他写了28部炼金术 著作，并题献给他的妹妹泰奥比亚。手稿存巴黎国家图书馆。

② 罗马皇帝(379—395)。

③ 在意大利。

他头也不回地答道：

“我的孩子，我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命运，对形形色色的人都非常了解，所以不会大惊小怪。这位贵族像是疯了，与其说是真疯，倒不如说是他的思想与俗人格格不入。不过要是留心一下世上流行的空话，就会发现它们还不如这位哲学家的言论有意思。人类最高尚的理性都听任自己用幻想来建造它的王宫和圣殿，而达斯塔拉克先生则是这些虚幻观念的一个出类拔萃的装配工。只有上帝身上才有真理，不要忘了这一点，我的孩子。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为他的妹妹泰奥比亚写的《伊摩特》一书里就讲了这个真理。读一读这本重新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手稿，该是多么幸福和快乐！我情愿为此昼夜不眠。我的孩子，我怜悯那些闲得无聊而生活放荡的蠢人，他们过着一种可悲的生活。在一本亚历山大学派的纸莎草纸的书籍面前，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请您比较一下这个极其卓越的图书馆和‘小酒神’酒馆，人们对这份珍贵手稿的保护和在葡萄架下对姑娘们的爱抚，再告诉我，我的孩子，真正的满足是在哪一边。对我来说，能作为诗神们的客人，被允许参与修辞学家玛多拉雄辩地赞美过的这些静静的欢乐，我要感谢使我成为一个老实人的上帝。”

第八章

整整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瓜纳尔先生按照自己的诺言，日夜忙于阅读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的著作。在达斯塔拉克先生餐桌上吃饭的时候，话题总离不开神秘学说的观点和古埃及人的知识。我还只是个幼稚的小学生，帮不了好老师什么忙，但是

我尽力按他的指导去研究，有点怡然自得，我们的生活确实既快乐又宁静。到第七个星期，达斯塔拉克先生给我假到烤肉店去看父母。店铺似乎小得出奇，母亲独自伤心地呆在家里。看到我一身王子般的打扮，她大声喊道：

“我的雅克，我快活死了！”

她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拥抱了一会，然后她撩起粗麻布围裙擦了擦眼睛，对我说：

“你父亲在‘小酒神’里，你走了他去得更勤了，说是没有你他呆在家里不痛快，他看见你会高兴的。可是告诉我，我的雅科，你对新的生活满意不？我为放你到这个贵族家去后悔过，还向副本堂神甫先生做过忏悔，责备自己爱你的身体胜过爱你的灵魂，在安排你的职业时没有多多地想到上帝。副本堂神甫先生好心地听了我的忏悔，勉励我学圣经里烈女们的样子，他还举了几个名字，可我总记不住，他也没多做解释，因为那是星期六晚上，教堂里挤满了做忏悔的女人。”

我尽力使善良的母亲放心，告诉她达斯塔拉克先生让我搞希腊文，那是福音的语言。她觉得挺满意，可还是愁眉不展。

“你永远猜不着，我的雅科，”她对我说，“是谁跟我说起那个达斯塔拉克先生。那是圣·贝努瓦的教士先生的女仆加丹特·圣·阿维特。她是加斯科尼人，生在一个叫拉洛克·丹波的地方，附近就是达斯塔拉克先生的领地圣·欧拉里。你知道加丹特·圣·阿维特是个长辈，一个教士的女仆就该这样。她小时候认识三个达斯塔拉克先生。一个是舰长，在海里淹死了，他是最年轻的。老二在一个军团里当上校，死在战场上。三个人当中只有老大赫居勒·达斯塔拉克还活着，他是你的主人，但愿会对你有好处，我的雅克，至少我这么指望。他年轻时讲究打扮、慷慨大方，可是心情忧郁。他不担任公职，一点都不

想像他光荣死去的兄弟们那样为国王效劳。他常说身边带把剑并不光彩，不知道还有什么职业比使枪弄刀这一行更下贱的了。在他眼里，村子里的一个土法接骨医生都要比一个旅长或一个法国元帅强得多，他是这么说的。这些话我倒觉得没什么恶意，也不狡猾，只是有点冒火，有点古怪。可是加丹特·圣·阿维特说，教士先生认为他的话违背上帝在世上建立的秩序，也与圣经里把上帝称作什么旅长的地方相反，这可是一桩大罪，那么他的话里有些东西是该受惩罚的了。这个赫居勒先生跟宫廷很疏远，他生来有到凡尔赛去被介绍给国王陛下的权利，可是他拒绝了。他说：‘国王不会到我家来，我也不到他家里去。’他是精神错乱了，我的雅科，这种话可不合情理。”

善良的母亲不安地用目光询问我，接着说：

“我还有件事要讲给你听，我的雅科，说起来叫人更难相信，不过加丹特·圣·阿维特对我说的时候很有把握。我告诉你，赫居勒·达斯塔拉克先生在自己领地里不忙别的，专门往长颈大肚瓶里放太阳光。加丹特·圣·阿维特不清楚他是怎么干的，但是她肯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在水浴器里密封加热的长颈大肚瓶里会造出一些讨人喜欢的小女人，穿的衣服就像戏台上的公主……你还笑，雅科，这不是说着玩的，人家已经看到过了。像这样造出一些不能受洗、得不到真福的人来真是一桩大罪过，因为达斯塔拉克先生不会把这些瓶里生出来的小人带给牧师，放进洗礼盆里，那样是找不到教母的。”

“不过，亲爱的妈妈，”我回答说，“达斯塔拉克先生的洋娃娃是不需要洗礼的，因为它们没有原罪。”

“这我倒没有想过，”母亲说，“加丹特·圣·阿维特自己尽管是一位教士的女仆，也从未对我说起过。糟糕的是她年轻时就离开加斯科尼到法国来了，以后再也没得到过达斯塔拉

克先生、他的长颈大肚瓶和小人的消息。雅科，但愿他放弃了这种只有魔鬼才能帮他干的丧天害理的事情。”

我问道：“告诉我，好妈妈，教士先生的女仆加丹特·圣·阿维特，她亲眼见过长颈大肚瓶里的女人吗？”

“从来没有，我的孩子。达斯塔拉克先生当然非常小心，不会让人看这些洋娃娃。可是她是从一个名叫菲尔尚斯的人那里听来的，他是个教士，常到城堡里去，他赌咒说见过这些小人从关着的玻璃瓶里出来跳了一次小步舞。她听了自然很相信，因为人可以怀疑自己看到的东西，却不能怀疑一个正派人、尤其是教士的话。这些实验还有个要命的地方，就是要花好多好多钱。加丹特·圣·阿维特跟我说过，赫居勒先生的城堡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子、炉子和魔术书，他为此花的钱真是不得了。他的兄弟们死后，他成了省里最富的贵族，他尽管大肆挥霍，仍然能从肥沃的领地里赚到更多的财富，所以加丹特·圣·阿维特认为他不管怎么花，现在还是非常有钱的。”

说到这里，我的父亲进了烤肉店。他温柔地拥抱了我，说自从我和诚实快活的热罗姆·瓜纳尔先生走了之后，屋子里就少了一半的乐趣。他赞扬了我的服装，并且给我上了一堂礼节课。他担保自己已经习惯于和气的礼貌，因为做生意的需要迫使他对老主顾要像对贵族一样致敬，那怕他们是卑鄙的流氓。他告诫我肘部要成圆形，脚要向外转，还建议我到圣·日耳曼市集上去看看莱昂德尔①，以便打扮得跟他一模一样。

我们一起胃口大开地吃了晚饭，然后泪如雨下地分别了。我很爱他们两个人，最使我心酸的，是在分离六个星期之后，我觉得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我相信他们也是为此而觉得伤心。

---

① 希腊少年，为女祭司埃洛所爱。

第 九 章

我离开烤肉店时天已黑了。在作家街拐角上，我听见一个含糊而低沉的声音唱道：

要是你失去了你的名誉，
美人儿，那是你自己愿意。

我立刻从声音传来的地方认出了肩上晃荡着褡裢的天使兄弟。他搂着花边女工卡特琳的腰，在黑暗里摇摇晃晃、扬扬得意地走着。脚下的阴沟水溅起了大片的泥浆，似乎在歌颂他放荡的名声，犹如向国王们致敬的凡尔赛喷泉。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挤在一个门角落里，靠着一块墙角石，其实用不着这么小心，因为他们互相只注意对方。卡特琳笑嘻嘻地把头倚着修道士的肩膀，一线月光在她湿润的嘴唇上抖动，映照着她泉水般的眼睛。我继续赶路，想到这个漂亮姑娘浑圆的腰身被一个下流的修士搂在怀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

“怎么可能，”我自言自语，“一个如此美丽的尤物会落在一个这么丑恶的人手里？要是卡特琳瞧不起我，难道她一定要用对无耻的天使兄弟的兴趣来更加残酷地蔑视我吗？”

她的偏爱使我既吃惊又厌恶。然而我不愧为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的学生，这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培养了我善于思考的头脑。我回想起在花园里见到的使山林仙女陶醉的林神，反复思索着。如果说卡特琳长得像一位山林仙女，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些林神，也就跟这个修士一样可恶了。我由此得出结论，对我

刚才见到的情景不该吃惊，然而这一番推理丝毫未能减轻我的痛苦，显然只是隔靴搔痒。我这样思索着穿过了黑夜的阴影和解冻的泥浆，到了圣·日耳曼路，遇见了热罗姆·瓜纳尔长老先生，他在城里吃完晚饭，连夜回到克鲁阿·德·萨布隆去。

“我的孩子，”他说，“我刚才在一位极其博学的教士、又一位佩雷斯克的餐桌上谈论过索西姆和神秘学家。酒很涩口，菜也一般，可是谈的话从头至尾都胜过美酒和佳肴。”

接着我的好老师便以难以置信的口才跟我大谈帕诺包利斯人。唉！我听不进去，还在想着停留在卡特琳嘴唇上的夜晚的目光。

最后他讲完了，我就问他希腊人所说的山林仙女对林神的兴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我的好老师学问何等渊博，随时都准备好回答任何问题。他对我说：

“我的孩子，这种兴趣是建立在一种天然的好感之上的。比起与之相适应的林神对山林仙女的兴趣来，它的热情要差一些，但也是热烈的。诗人们极为恰当地看到了这一区别。说起这一点，我要对您讲一件罕见的奇遇，是我在塞兹主教先生图书馆里的一份手稿上看来的。那是(它现在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一部四开本集子，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漂亮字体。它记载的奇事是这样的：一位诺曼底贵族和他的妻子参加一次公共娱乐活动，一个化装成林神，一个化装成山林仙女。人们从奥维德①那里知道，林神是以何等的热情追求山林仙女的。这位贵族读过《变形记》，便惟妙惟肖地进入了角色。九个月之后，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额头长角、生着羊蹄的孩子。我们不知道父亲后来怎样了，只知道由于人类共同的命运，他也死了，留下了

① 罗马诗人(公元前43—公元18)，著有《爱情诗》三卷及《古代名媛》等诗歌，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十五卷。

一个比小羊人还要小的孩子，这孩子可是个基督教徒，长着人的模样。小弟弟以他哥哥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血统为理由，要求法院剥夺他哥哥对父亲遗产的继承权，鲁恩的诺曼底最高法院宣布他胜诉，判决已记录在案。”

我问我的好老师，一次化装是否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超自然的效果，由于一套服装就会生出这么一个孩子。瓜纳尔长老先生教导我别信这一套。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他说，“您要记住，除了对教义要盲从之外，一个有头脑的人不听任何违反理性的东西。谢天谢地，对于我们极其神圣的宗教的教义，我从来都坚信不移，而且很希望临终时还能保持这种禀性。”

我们就这么闲聊着到了城堡。一线冲出黑暗的曙光照亮了屋顶。从某个壁炉里冒出的火花成束地向上升去，然后在一层遮住天空的浓烟下像金色的雨点一样喷泻而下。我们俩都以为房子着火了，我的好老师拔着自己的头发呻吟起来：

“我的索西姆！我的纸莎草纸卷和希腊文手稿！救命啊！救命啊！我的索西姆！”

我们在大路上奔跑，踩着映照出火光的水坑，穿过隐没在夜色中的花园。周围一片寂静和荒凉，整个城堡似乎正在沉睡。黑暗的楼梯上响着火焰的呼呼声，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去，不时停下来听一听这令人恐怖的声音来自何方。

声音像是从二楼一条从未到过的走廊里发出来的。我们摸索着朝这个方向走去，见到一扇关闭的门的缝里透出了红色的亮光。我们拼命撞门，它一下就开开了。

刚把门打开的达斯塔拉克先生平静地站在我们面前，长长的黑色身形在灼热的空气里笔直地挺立着。他小声地问我们这时候来找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根本没什么火灾，只是一个巨大的反射炉在冒着可怕的火焰，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它叫阿塔诺尔。这间相当宽敞的大厅里摆满了颈上弯曲着鸭嘴形玻璃试管的长颈玻璃瓶、像胖脸一般长着一个喇叭形鼻子的曲颈瓶、坩锅、长颈甑、泡罩、蒸馏釜和一些形状没有见过的容器。

我的好老师擦着火炭一样闪光的面孔说：

“哎呀！先生，我们以为城堡像一把干草似地着火了。谢天谢地，图书馆没有烧掉。不过我看您是在搞化学试验吧。”

“不瞒你们说，”达斯塔拉克先生答道，“我在这方面虽然还未找到能使我大功告成的德廉美修道院①，却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你们撞门的时候，先生们，我正在盛接万物之精和天国之花，也就是真正的青春之泉。您也懂一点炼金术吧，瓜纳尔先生？”

长老回答说他曾从书中对此略知一二，但他认为这种试验是有害的、违反宗教的。达斯塔拉克先生微笑着又说道：

“您为人十分精明，瓜纳尔先生，不会不知道飞鹰、埃尔梅斯乌、埃尔莫热纳小鸡、乌鸦头、绿狮和凤凰。”

“我听说过，”我的好老师回答说。“这些名称是指不同状态的点金石，可是我怀疑它是否能转变金属。”

达斯塔拉克信心十足地反驳：

“对我来说，先生，再没有什么比打消您的怀疑更容易的了。”

他走过去打开一个因站不稳而靠墙放着的旧柜子，从里面取出一枚刻着先王头像的铜币，让我们看一块横贯铜币表面的圆形斑点。

---

①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设想的世俗集体。

“这是点金石把铜变成银的结果，”他说，“不过这只是一件小玩意儿。”

他又从柜子里取出一块鸡蛋大小的蓝宝石、一块大得出奇的乳白石和一把漂亮至极的祖母绿。

“这是我作品中的几件，”他说，“它们足以向你们证明，化学不是空想家的梦幻。”

木柜深处扔着五六颗小钻石，达斯塔拉克先生对它们甚至不屑一顾。我的好老师问他，它们是否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出来的。炼金术士作了肯定的回答。

“先生，”长老说，“我建议您谨慎一点，先把小的让好奇的人看。如果您先把蓝宝石、乳白石和红宝石拿出来，人们会说只有魔鬼才造得出这样的宝石，就会告您妖术惑众。当然，也只有魔鬼才能在烈火熊熊的炉子旁边愉快地生活，我在这儿呆了一刻钟，就觉得差不多快烤熟了。”

达斯塔拉克先生善意地微笑着，边让我们离开炉子边解释说：

“虽然我知道关于魔鬼和上帝的实际情况和我该坚持什么，我还是很愿意和相信它的人来谈论它们。魔鬼和上帝，可以说是两个人物，我们能像谈论阿喀琉斯和塞尔西特① 那样谈论它们。请放心，先生们，要是魔鬼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它就不会呆在像火这样微妙的元素里。把一种如此卑鄙的畜牲放在阳光里是不合情理的。不过，烤肉钎先生，正如我荣幸地向您母亲的修士说过的那样，我认为是基督教徒们在诬蔑撒旦和魔鬼们。在某个陌生的世界上，也许有比人类更恶毒的生物，这虽然难以设想，却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它们存在，就只能

① 《伊利亚特》中的懦夫。

呆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如果它们燃烧，也不是在热情的星姑娘之间的明亮火焰里，而是在冰块里，这样会引起剧烈的痛苦，只能造成冻疮。它们是痛苦的，因为它们恶毒，恶就是一种痛苦。至于你们的撒旦，先生们，它使你们的神学家感到恐怖，但从你们所说的关于它的一切来看，我倒不认为它是如此可鄙，弄得好我不仅不把它看成一头丑恶的畜牲，反而会把它看成一个小气精，或者至少是一个嘲弄人的、非常聪明的、从事冶金的地精。”

我的好老师不愿再听下去，他掩住耳朵跑开了。

“简直是大逆不道！烤肉钎，我的孩子，”他在楼梯上喊着，“这是对神明的亵渎！您是否察觉了这个哲学家格言里所包含的一切邪恶？他把无神论发展成了一种使我吃惊的、叫人高兴的狂热。不过倒可以说他因此变得纯洁了，因为他摆脱了一切信仰，所以就不可能像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那样来分裂神圣的教会了。他们毒害天主教会到了与之决裂的程度，只有某个半残的、还在流血的肢体与教会还有联系。相反，无神论者只是自己下地狱，在他们家里尽管吃饭，不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位达斯塔拉克先生家里生活也无需不安，他是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可是您有没有注意，烤肉钎，我的孩子，木柜底里有一把小钻石，看起来挺像动人的水珠，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有多少？我对乳白石和蓝宝石还有怀疑，至于这些小钻石，看起来倒是真的。”

我们到了楼上的房间里，互相道了晚安。

第 十 章

直到春天为止，我的好老师和我都过着有规律的、隐居的生活。每天上午我们都在长廊里工作，晚饭之后也回到那里去。用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的话来说是去看戏。这位杰出的人物说，不是让我们像贵族或仆人一样去看粗俗下流的戏，而是去听古代作家们高尚而矛盾的对话。

在这段时间里，帕诺包利斯人著作的解读和翻译进展非常顺利。我没有出什么力，这种工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我从纸莎草纸卷上明白了不少希腊文字母的形状，也多少帮助我的好老师查阅了与他研究的有关作家和作品，尤其是我当时已很熟悉的奥林匹奥道尔和福蒂尤斯① 。我给他帮的一点小忙却大大提高了我对自己的评价。

过了一个严酷而漫长的冬季，当春天带着它明媚的阳光、柔和的绿色和鸟儿的歌声忽然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学者了。飘进图书馆的丁香花气味，使我陷入了模糊的梦想。我的好老师突然用话把我惊醒过来：

“雅克·烤肉钎，请您爬到梯子上去，告诉我马内东② 这家伙是不是谈起过一个矛盾百出的，像魔鬼一样折腾我的伊斯坦普神？”

然后我的好老师满意地塞了一鼻子烟草。

“我的孩子，”他又说，“服装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显然有极大的影响。自从我弄洒了酱油，小衣领上沾了几处污渍之后，

① 君士坦丁堡主教、拜比伦作家(820—891)。
② 公元前三世纪的埃及历史学家。

我就感到自己不大像个有教养的人了。烤肉钎，您现在穿得像一位子爵，难道一点都不想看看一位女歌剧演员的梳妆、到赌桌上去推推假路易做的滚筒？一句话，难道您一点都没感到自己是有身分的人员？不要误解我的话，您想一想，要叫一个胆小鬼马上去为国王卖命，只要给他一顶皮军帽就行了。烤肉钎，我们的感情是由我们视而不见的无数小事决定的，我们灵魂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一阵连一束草都吹不弯的微风，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不过请您把左臂下面红色切口张开着的那本伏西尤斯①的《基本原理》给我。”

那一天，吃过三点钟的晚饭之后，达斯塔拉克先生和我们，我的好老师和我，到花园里去散步。他领我们从望得见律埃和瓦莱里埃山的西边进去，那是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小径上覆盖着野兔啃过的常春藤和青草，到处横着一些枯死的大树干，路边微笑着的大理石雕像对自己要被毁灭的命运一无所知。一位山林仙女用靠近嘴唇的残手，向一个牧羊人做着要他小心的手势。一个年轻的农牧神头掉在地上，还想把笛子放到嘴边。所有这些神似乎都在教我们蔑视时光和命运。我们沿着渠道向前走，渠里有靠雨水为生的雨蛙。在一块空地周围，竖立着一些供鸽子饮水用的倾斜的盛水盘，从这里开始，我们踏上了一条在矮树丛中开辟出来的羊肠小道。

“当心点走，”达斯塔拉克先生对我们说。“这条小路有点危险，两边都是曼德拉草，它们夜里在树底下歌唱。注意不要踩着它们，否则会得相思病或者想发财，那样就完了，因为曼德拉草引起的欲望都是可悲的。”

我问怎样才能避免这样无形的危险，达斯塔拉克先生回答

---

① 德国学者(1577—1649)。

说，除了凭直觉预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另外，”他又说，“这条小路本身也是令人伤感的。”

他笔直地朝一个砖砌的亭子走去。它掩藏在常春藤里，从前显然是一个岗亭。这里是花园的尽头，连接着塞纳河畔单调的沼泽。

“你们看到的这个亭子，”达斯塔拉克先生对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知识最渊博的人。112岁的莫萨伊德，在这里以崇高而顽强的精神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远远超过了昂波纳居斯和巴尔多洛尼。先生们，该隐之子以诺之后最伟大的神秘学家在我家里，使我引以为荣。但是宗教上的顾虑使他不愿坐到我桌边来，他认为我的桌子是基督教徒的，这种说法是有点过份了。你们想象不出基督教徒们是多么强烈地憎恨这位哲人。他好不容易才同意住在这个亭子里，只跟他侄女雅爱尔一起生活。先生们，你们应该立刻认识一下莫萨伊德，我马上就把二位介绍给这位非凡的人。”

达斯塔拉克先生说完便推着我们进了亭子，顺着一架螺旋形的梯子爬上了一个房间。一大堆手稿当中有一把带靠枕的大扶手椅，上面坐着一个目光锐利的老人，长着鹰钩鼻，突出的下巴上翘起两绺雪白的胡须，一顶王冠似的天鹅绒帽盖在他的秃头上，瘦得不成人形的身上裹着一件脏得发亮的、黄绸的旧长袍。

他虽然把锐利的目光转向我们，却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会。他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迷恋，写字用的芦苇笔在他发皱的手指间缓缓地转动。

“别指望莫萨伊德会说废话，”达斯塔拉克先生对我们说。“长期以来，这位哲人只跟精灵们和我交谈。他的话是卓越的。他显然不会同意跟你们说话，所以我扼要地向你们介绍

一下他的功绩。首先，他根据希伯莱文字母的含义理解了摩西著作的宗教意义，这种含义取决于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而这种顺序从第11个字母起就被搞乱了。莫萨伊德恢复了这一顺序，而阿特拉比斯、费龙①、阿维赛纳②、雷蒙·吕尔③、皮克·德·拉米朗多勒④、罗舍兰⑥、亨利·莫吕斯和罗伯特·福利德都未做到这一点。莫萨伊德知道精灵世界里属于耶和华的金子的数目。你们可以设想，先生们，这一发现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我的好老师从兜里掏出烟盒，客气地向我们让了一下，闻了一撮烟草之后说道：

“您信不信，达斯塔拉克先生，当您度完这短暂的一生，这些知识最适于把您送到魔鬼那里去。因为归根结底，这位莫萨伊德大人显然是在阐明圣经时出了差错。当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教会觉得有一块布条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像一个喝醉酒的女人似地晃荡起来，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那以后，《旧约》就由天主教会来阐明了。显然我有许多罪孽，但我属于天主教会。”

听见这些话，莫萨伊德像羊神似地狞笑着，用缓慢、尖厉、听起来遥远的声音对我的好老师说：

“拉马索尔没有把它的秘密告诉你，《拉米斯克纳》⑥也并未向你泄露它的奥秘。”

“莫萨伊德，”达斯塔拉克先生又说，“不仅清楚地翻译

---

① 希腊哲学家，犹太人(公元前20—公元54)。
② 伊朗中世纪医生、哲学家。
③ 西班牙作家、炼金术士(1235—1315)。
④ 意大利学者(1463—1494)。
⑥ 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希伯莱语学者(145—?)。
⑥ 犹太法学家对圣经中摩西法律的解释和评论集。

了摩西的著作，而且也翻译了以诺的作品。以诺的作品比摩西的重要得多，但是基督教徒们因为不理解它而把它抛弃了，犹如阿拉伯沙漠里的公鸡无视谷粒里的珍珠。以诺的这本书，瓜纳尔长老先生，跟书里所写的人类的女儿们和气精们最初的关系同样珍贵。因为您很清楚，以诺描写的这些跟女人发生爱情的天使们，就是气精和蝾螈。”

“为了不使您生气，先生，我会弄清楚这一点的，”我的好老师答道。“不过从以诺书里描写的、显然是不可靠的内容来看，我怀疑这些天使根本不是气精，而是腓尼基的商人。”

“您这种奇谈怪论有什么根据？”达斯塔拉克先生问道。

“我的看法，先生，是来自书里对天使们的描写。他们教女人戴手镯和项链，教她们画眉毛和使用各种染料的技术。这本书里还说，天使们教人类的女儿认识树和树根的特性、施用魔法、观察星星。凭良心说，先生，这些天使不是挺像那些在某个颇为荒僻的海岸登陆、在峭壁下卸下他们的劣等货物，以便勾引蛮族部落姑娘们的提尔① 人和西顿② 人吗？这些商人给她们铜项链、护身符和药物，换取琥珀、乳香和皮货，用航行中获得的知识跟她们谈星星，使这些无知的美人儿惊讶不已。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我很想知道莫萨伊德先生如何能加以反驳。”

莫萨伊德沉默不语，达斯塔拉克先生又微笑了。

“瓜纳尔先生，”他说，“您对神秘哲学和神秘学说还一无所知，能这样推论就算不错了。您说的话使我想到，在与人类女儿们结合的气精中，可能有一些冶金的成为金银匠的地精。实际上，地精很愿意造金银器，很可能是这些灵巧的魔鬼

① 古代腓尼基城邦。
② 在黎巴嫩。

打出了您以为是腓尼基产品的手镯。但是您要和莫萨伊德较量关于人类古代的知识，我预先告诉您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曾发现人们以为失传的古代遗物，其中有塞特① 的圆柱和女预言家的始祖、诺亚的女儿桑贝泰② 的神谕。”

“哎！”我的好老师喊着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跳起来，腾起了一阵灰尘。“哎！全是胡说八道！太过分了，您在开玩笑！在莫萨伊德先生那顶活像查理大帝皇冠的大帽子下面的脑袋里，不可能装着那么多怪念头。这根塞特的圆柱是庸人弗拉维尤斯·尤瑟夫② 的可笑的虚构，是一个在您之前还未骗过任何人的无稽之谈。至于诺亚的女儿桑贝泰的预言，我倒很想知道，而看来难得说话的莫萨伊德先生，也一定会愿意用嘴对我说几句话，因为我愉快地认识到，他不可能像惯于作神秘答复的古代女预言家那样，通过更为秘密的通道大声地说话。”

似乎根本不在听的莫萨伊德突然说道：

“诺亚的女儿说过话，桑贝泰说过：‘爱笑和爱嘲弄的自负者听不见从第七个圣墓里发出的声音，大逆不道的人将悲惨地死去。’”

听到这句神谕，我们两个人都向莫萨伊德告辞了。

第十一章

这一年的夏季绚丽多彩，所以我很想出去散步。有一天，由于我的财神第一次表现出他的慷慨大方，所以我带着早晨在

---

① 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
② 据圣经记载，诺亚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
③ 犹太历史学家(37—95)

裤袋里发现的两个小埃居，在王后区的树荫里闲逛。我坐在一家小酒馆门口，面前是一张与我的孤独和朴实相称的小桌，周围有些火枪手和时髦女郎一起喝着西班牙酒。我就在那里思索起我奇特的命运来。我疑心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会不会从克洛阿·德·萨布隆、达斯塔拉克先生、莫萨伊德、索西姆的纸莎草纸卷和我漂亮的服装等梦境中醒来，重新发现自己穿着细条纹制服站在“鹅掌女王”的烤肉钎面前。

有人拉我的袖子，打断了我的沉思。我看见天使兄弟站在我旁边，风帽和胡子把他的脸都盖住了。

“雅克·梅内特里埃先生，”他小声地对我说，“一位小姐对您很有好感。在贡菲伦斯门和大河之间的堤岸上有辆四轮马车，她在那儿等着您。”

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次奇遇使我既担心又高兴。我立刻朝修士告诉我的地方走去，尽量保持似乎于我最相宜的平静步伐。到了堤岸上，我看见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一只小手搭在车门边上。

我靠近时车门开了，我十分惊异地发现卡特琳小姐坐在马车里，穿着玫瑰色缎子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女式风帽，黑色的花边里披散着金发。

我在踏板上站住了。

“到这儿来，”她对我说，“坐在我身边。请您把车门关上，别让人看见您。我刚才从区里过来，看见您在小酒馆门前，马上就让好兄弟去找您。我是为了练习斋戒才要他的，以后就把他留在我身边了。因为人不管境况如何，总该有虔诚之心。您气色不错，雅克先生，您坐在小桌面前，腿上横着一把剑，一副上等人的忧伤神情。我一向对您很友好，我可不是那种得意了就看不起老朋友的女人。”

“哎！怎么，卡特琳小姐，”我大声地说，“这辆四轮马车、这些仆人、这件缎子长袍……”

“都是出于德·拉盖利托德先生的好意，他收入挺多，是最富的征税官之一。他还借钱给国王，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惹他生气。不过他不如您可爱，雅克先生。他给了我一所小房子，在格雷奈尔街，从地窖到顶楼我都会让您看的。雅克先生，我看到您交了好运觉得非常高兴，有了学问总会出人头地。您会看到我的卧室，布置得跟达维里埃丝小姐的卧房一样，摆满了镜子，还有一些瓷人。您父亲那位好好先生怎么样了？我们之间随便说说，他有点不把妻子和烤肉店放在心上，像他这样一个人是不该这么做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

“还是谈谈您吧，卡特琳小姐，”我终于说道。“您很美，可是您过去总爱修士，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您该满足包税人才对。”

“哦！”她说，“别在我面前责备天使兄弟，我要他只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再说，我让德·拉盖利托德先生有了一个对手，这也……”

“也怎么样？”

“别问我，雅克先生，您是一个负心汉，您明明知道我一向对您是另眼相看的，可是您一点都没注意。”

“正好相反，我对您的嘲笑非常敏感，卡特琳小姐。因为我下巴上没有胡子您就羞辱我，您跟我说过多少次我有点像傻瓜。”

“您是傻，雅克先生，比您想的还要傻。您怎么想不到我是为了您好！”

“那为什么，卡特琳？您美得叫人害怕！我连看都不敢看

您。还有，我很清楚，有一天您对我大发脾气。”

“我是有道理的，雅克先生。比起我来，您更喜欢那个用绸巾包头的萨瓦女人、圣·尼古拉港口的废料。”

“哎呀！您要相信，卡特琳，这决不是出于我的欲望或爱慕，而只是因为她用果断的手段克服了我的胆怯。”

“哦！我的朋友，相信我，我比您岁数大！胆怯是爱情的大敌。可是您没看见那个女叫化子穿着有洞的袜子、裙子下面两尺多的花边都沾满了污垢和泥浆？”

“看见了，卡特琳。”

“难道您一点都没看见，雅克，她长得不好看，可以说是挺丑吗？”

“看见了，卡特琳。”

“您的皮肤洁白，风度出众，怎么会爱上这只萨瓦的母猿？”

“我自己也没想到，卡特琳。那时我头脑里可只想看您，而且，今天您责备我，实际上正是您的形象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卡特琳，如果我曾把您，您自己或哪怕有点像您的姑娘搂在怀里，您就会知道我的激情了，因为我过去一直是非常非常地爱您的。”

她握住我的手叹了口气。我又以伤心的声调说道：

“是的，我爱过您，卡特琳。要是没有这个讨厌的修道士，我以后还会爱您。”

她叫了起来：

“真是疑心病！您惹我生气了，这话太荒唐了！”

“这么说您根本不爱修士？”

“呸！”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过分逼她并不合适，于是搂住了她的

腰。我们拥抱着，嘴唇合在一起，我感到全身都快乐得发软了。

柔情脉脉地缠绵了一阵之后，她挣脱了身子，面颊成了玫瑰色，眼睛湿润，嘴唇半张着。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在一个女人的嘴上亲吻会使她变得多么美丽。我的吻使卡特琳的脸上开放着色彩最迷人的玫瑰，也使她蓝花般的眼睛浸透了闪光的露水。

“您是个孩子，”她整着她的风帽对我说。“去吧！您一会儿都不能多呆，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快要来了，他爱我爱得很性急，总是比约好的时间提前来。”

她看出我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快，又满怀柔情地说道：

“不过您听我说，雅克：他每天晚上九点钟要回到他老婆子家里去，她岁数大了，变得很暴躁，自从她无法用同样的手段来回敬他之后，她就不能再容忍他的不忠实，她的嫉妒非常可怕。您今晚九点半来，我等着您。我的房子在巴克街拐角上，每层有三个窗户，阳台上放满了玫瑰花，您看见就认得出来。您知道我一向是爱花的。晚上见！”

她用爱抚的手势推我出去，似乎为不能挽留我而感到惋惜，然后用一个指头按在嘴上，又喃喃地说道：

“晚上见！”

第十二章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卡特琳的怀抱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跳出马车的时候，我差点儿落在达斯塔拉克先生身上，他高高的身形像一棵树似地站在堤边。我礼貌地向他致意，并且表示我对这次如此令人高兴的巧合颇为惊讶。

“巧合，”他对我说，“是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减少的：对我来说它已并不存在。我知道，我的孩子，我该在这儿碰到您。我必须跟您进行一次推迟得过久的谈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去找一个偏僻幽静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谈话所必须的。用不着愁眉苦脸，我要向您揭示的奥秘确实不同寻常，但也是可爱的。”

说完之后，他带着我沿塞纳河畔一直走到天鹅岛，它像一只裹满绿叶的船只屹立在大河之中。他向船夫做了个手势，渡船把我们送上了绿岛。常到那儿去的只有几个残疾人，他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到这里来玩玩球、喝喝酒。夜幕降临，天空闪亮了第一批星星，草丛里响起了昆虫的鸣声。岛上很荒凉，达斯塔拉克先生坐到核桃树下小路尽头的一张木凳上，要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就对我讲了起来：

“有三种人，我的孩子，哲学家应该对他们保守自己的秘密。一种是君主，因为增加他们的威力是很不谨慎的。第二种是野心家，不该使冷酷的天性如虎添翼。还有放荡的人，他们会在奥妙的科学中找到满足他们罪恶欲望的手段。我可以对您开诚布公，因为您不是放荡的人，您刚才落入这个姑娘的怀抱，我认为这算不了什么。您也不是野心家，来这儿之前一直满足于转您父亲的烤肉钎，所以我能放心地向您揭示宇宙隐秘的规律。

“决不应该相信庸人的眼睛，他们认为生命受着狭窄环境的限制。凡尔赛或土伊勒里宫的老鼠以为地窖的潮湿是为它们创造的，而城堡的其余部分则根本无法居住。你们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用跟它们一样的方式进行推理，说什么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类。议事司铎哥白尼① 模仿阿里斯塔恰斯② 和毕达哥拉斯

① 波兰天文学家(1473—1543)。
② 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10—230)。

学派的哲学家，在上个世纪所讲的宇宙体系，您当然是了解的，因为人们甚至为学校里的小学生都编了教材，也为城里爱饶舌的人编写了对话录。您在我家里见过一台仪器，它利用钟表运动的原理，完美地表现了这个体系。

“抬起眼睛，我的孩子，看看您头上的大熊星座，它由开阳[①]及其两个杰出的伙伴带领着围绕天根旋转。北极星、天琴星座的织女星、室女星座的角宿一，那颗有光弧的珍珠似的亮星，这些都是中心天体。只要向宇宙看一眼，就会知道创造是火的一种杰作，而形体最美的生命则应以火焰为生！

“那什么是行星呢？是一团泥浆、一滩烂泥和发霉的东西。注意看那庄严的群星、会合在一起的中心天体，它们在体积和威力上都等于或超过了我们的星球。在某个晴朗的冬夜，我会让您用我的望远镜对准天狼星，您的眼睛和灵魂都会为之陶醉。

“说实话，您真的以为天狼星、牵牛星、毕宿五，总之所有这些中心天体都仅仅是发光体吗？您相信这个古老的、不停地向我们生活的空间倾注巨量的光和热的太阳，除了照亮地球和其他几个难以觉察又令人讨厌的行星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作用了吗？那该是一支什么样的蜡烛，居然比它照亮的房子大一百万倍！

“我必须首先向您介绍这个观念，即宇宙是由中心天体组成的，而宇宙中存在的行星则微不足道。不过我看得出您想表示异议，我马上就回答您的问题。您会对我说，中心天体在许多世纪之后会熄灭，也会变成泥浆。——不对！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通过被它们吸引后落在上面的慧星而存在下去的。那里是

①大熊星座中的一颗星。

生命的真正住所，行星和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是过眼烟云，这是您必须首先了解的真理。

“现在您要知道，我的孩子，火是了不起的元素，这样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要讲的东西，它比您迄今为止所学的一切，甚至比萨尔玛西尤斯、居尔比纳斯和斯加利瑞曾经了解的东西都重要得多。我不谈凯斯奈尔① 或博须埃那样的神学家，我们之间说说没关系，他们是人类思想的渣滓，而且理解力也不比一个警卫队上尉高多少。我们绝不要因为蔑视这些容量和形状都堪与戴菊莺蛋相比的头脑而耽误时间，马上就言归正传。当地球上形成的创造物，在形体美上还未超过昂蒂诺伊斯② 和德·巴拉贝尔夫人所达到的完美程度，理解能力上也只有德谟克利特③ 和我本人最为出色的时候，火形成的生命却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聪明和智慧。

“我的孩子，这就是中心天体上光荣的子孙们的本性：它们掌握着宇宙的规律，正如我们掌握着下棋的规律一样。天空中星星的运行，跟我们在棋盘上走王、走车、走象似的，并不使它们感到有什么不便。在宇宙中没有世界的地方，这些精灵就按自己的意愿来创造世界，以便在相互结合的百忙之中得到片刻的消遣，它们彼此之间的爱情是无法形容的。昨天我把望远镜对准室女星座的黄道十二宫，发现那里有一个遥远的光涡，这就是某个火人尚未完成的杰作。

“老实说宇宙没有别的起源。它远非出自一个唯一的意志。许多精灵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方向用建造世界来进行消遣，宇宙是它们高尚的任性造成的，由此才能解释宇宙的多样性、宏

---

① 让森教派神学家(1634—1719)。

② 希腊美少年，以后成为雕塑美的典型。

③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60—370左右)。

伟及其不足之处，因为这些精灵的力量和远见尽管无可比拟，但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我对您说一个人，哪怕他是哲学家或魔法师，能够跟它们有亲密的交往，我就是欺骗您。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向我显过身，我对您讲的有关它们的一切也只是归纳出来或听说的。同样，虽然它们的存在不容怀疑，但我要向您描绘它们的风俗和特征便未免为时过早了。不懂就是不懂，我的孩子，我是以只谈充分观察过的事实为自豪的。现在让这些精灵，或者说这些造物主去享受它们遥远的光荣吧，我们来谈谈离我们更近的杰出的生命。这个部分，我的孩子，您要仔细听着。

“刚才我跟您谈到行星的时候，我之所以显示出一种蔑视的感情，是因为仅仅考虑到这些小球或陀螺坚固的表面和外貌，以及在那里忧郁地爬行的动物。如果我的头脑在了解行星时，也了解包裹它们的空气和烟雾，我就会以另一种语气来说话。因为空气是一种仅次于火的高贵元素，行星的尊严和声誉自然也就存在于它们沐浴的空气之中。我们上空的这些乌云、这些轻柔的雾、这些微风、这些阳光、这些蓝色的波浪、这些紫色或金色的活动岛屿，可爱的人们就居住在那里。她们叫做气精和蝾螈，是无比可亲和美丽的女人。我们有可能、也适宜跟她们结合，个中乐趣是无法形容的。蝾螈们是如此美丽，宫廷或城市里最美的女人与她们相比只是一只叫人讨厌的母猿。她们愿意向哲学家献身。您一定听说过那个陪伴笛卡尔① 先生旅行的妙人儿，有些人说她是一个他带在身边的私生女，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他用一种无法模仿的技术制造出来的自动木偶。实际上她是一个蝾螈。这个机灵的男人使她成了自己的朋友，他们

① 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1596—1650），曾周游欧洲，在荷兰住过20年。

从不分离。他在横渡荷兰海时把她带到船上。放在一个用贵重木料制成的、里面铺着缎子的箱子里。箱子的形状和笛卡儿先生保管箱子的谨慎态度引起了船长的注意，他乘哲学家睡着的时候打开了盖子，发现了蝾螈。这个粗鲁的蠢货以为一个如此美妙的女人是魔鬼的杰作，吓得把她扔进了大海。不过您当然会想到这个美人儿是淹不死的，她很轻易地回到了好朋友笛卡尔先生身边。他活着时她对他忠心耿耿，他死后她就离开了地球，一去不返了。

“在许多例子中，我给您举这一个，是为了让您懂得哲学家和蝾螈们的爱情。这些爱情高尚得无须用契约来固定。您也会同意，人们在婚姻中炫耀的排场在这样的结合里纯属多余，要是这里也有一个戴假发的公证人，一个肥胖的教士，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些先生们只宜确认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庸俗的结合。蝾螈和哲人的婚姻有更为庄严的证人，空中的居民们在船里祝贺他们。尾部装饰着玫瑰花的船只由轻风托着，随着竖琴的曲调在无形的波浪上飘荡。不过您决不要以为，没有到丑恶的圣器室里去、在一本肮脏的簿子上登记，这些结合就会不牢靠，容易破裂。他们是由在雷鸣电闪的乌云上嬉戏的精灵们作保护人的。我的孩子，我向您揭示这些奥秘对您是有用的，因为我从一些确凿的迹象来判断，您注定要睡到一个蝾螈的床上去。”

“哎呀！先生，”我叫了起来，“我担心这种命运，差不多跟那位把笛卡尔先生的好朋友扔到海里去的荷兰船长一样忐忑不安；我不禁和他一样想到这些空中夫人是些魔鬼。我怕跟她们在一起会丧失灵魂，因为归根结底，先生，这些婚姻是违反自然的，是与上帝的戒律格格不入的。可惜热罗姆·瓜纳尔先生、我的好老师，不在这儿听您说话！我敢担保，先生，他会

用充分的论据来对付您那些蝾螈们的乐趣和您的雄辩，使我放心。”

“瓜纳尔长老，”达斯塔拉克先生又说道，“翻译起希腊文来是令人钦佩的，不过不要把他从书本里拉出来，他没有一点哲学气味。至于您，我的孩子，您推理的缺陷是无知，您站不住脚的理由使我惋惜。您说这些结合是违反自然的，您知道什么？您有什么办法来知道它们？怎么能分得清什么是合乎自然，什么是违反自然？人们对万能的爱西丝神难道有足够的了解，能分清哪些是对她有利，哪些是对她不利的东西吗？再说得清楚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对她不利，一切都是有利于她的，因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处于她的股掌之中，都伴随着她身体的数不尽的姿态。我请问您，冒犯它的敌人会从何而来呢？任何活动都既不反对她，又离不了她，那些似乎是在打击她的力量，只不过是她生命本身的活动。

“只有无知的人才觉得有把握去判断一个行动是否合乎自然。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妄想和成见，姑且承认会有违反自然的行动。这些行动不是因此要被看成是恶劣的而受到惩罚吗？关于这一点，我料想得到道学家们的庸俗观点。他们把道德看成是一种对本能的克服、一种对我们本身固有的爱欲的攻击，归根结底是一种对原始人的斗争。这本身就是承认道德违反自然，而对一个无论什么样的行动，他们是不可能因为它与道德有共同之处而加以惩罚的。

“我说这些题外的话，我的孩子，是为了指出您理由中值得怜悯的轻率。我要是以为您对人类与蝾螈能发生的肉体关系的纯洁性还有什么怀疑，对您就太不信任了。现在您该明白，这些不包括其他任何婚姻的婚姻，不仅不受到宗教法规的禁止，而且是由宗教法规决定的。我要向您提供明显的证据。”

他不说话了，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往鼻子里塞了一撮烟草。

夜深了，倾泻在河面上的月光，和路灯的反光抖动着交织在一起，蜉蝣在我们周围轻盈地盘旋，昆虫的鸣声打破了宇宙的沉寂。天空是如此柔和，似乎是乳汁和星光交融而成的。

达斯塔拉克先生又说了起来：

“圣经，我的孩子，尤其是摩西的书，包含着伟大而有益的真理。在神学家们用他们的评注、解释和思考，用整本的错误、一图书馆的谬论、一仓库的傻话、一房间的谎言、一长廊的胡说、能装满一所中学的愚昧、装满一个博物馆的蠢举、最后还有能装满一个贮藏室的无聊行为和恶毒本性，使他们称之为圣经的东西遭到无数歪曲之后，我的看法似乎是荒唐而不合理的。但您要知道，我的孩子，最初的圣经充满了卓越的思想光辉。

“我曾极为荣幸地恢复了它最初的光辉。实际情况使我不得不表明，莫萨伊德以他对语言和希伯莱文字的精湛造诣，在这项工作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不过现在不谈这些题外的话。首先您要明白，我的孩子，圣经的意思是用图象来表示的，而神学家们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应该作为符号来理解的东西当成了字母，下面我要说的一切都包含着这个真理。

“人们一般都把表示质量和数量的一切术语加在称之为耶和华的造物主身上，所以它还有许多别的名字。我不说它创造了世界，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它只是整理了宇宙的一个小角落让亚当和夏娃居住，而在宇宙中还有一些巧妙的创造物，根本不是它创造的，它也没有能力创造。那是其他几个比它更古老和更灵活的造物主的杰作。耶和华的技巧并不比能用陶土捏成人形的优秀陶瓷工高明多少。我说这些不是贬低它，因为这样一种工作也已大大超过了人类的力量。

“但是必须指出七日产品① 的毛病。耶和华不是用唯一能产生生命杰作的火，而是用烂泥来加工的，所以它只能作为一个灵巧的陶瓷工来制造产品。我们不是别的，我的孩子，只是一个有生命的陶器。我们不能责备耶和华曾对它工作的质量有过幻想。如果说它起初在造人的热情中觉得产品不错的话，那么它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圣经就充满了它的抱怨和恶劣的、往往是愤怒的情绪。从来没有一个工匠曾像它那样对自己行业的产品如此厌恶和反感。它想毁掉它们，事实上曾把大部分产品淹没在水里。犹太人、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还记得的诺亚时代的洪水，使倒霉的造物主最后一次感到绝望。它不久就认识到这种暴力的无益和可笑，从此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现在更是颓唐到了极点。不过看来我扯得太远了。题目太大说起来不方便，容易不着边际。我们的思想一牵涉进去，就会像中心天体的子孙们一样，一下子从宇宙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去。

“再回过头来谈谈地球的天国吧。造物主在天国里放着两个亲手制造的陶器：亚当和夏娃。在天国的动植物之间，他们并不孤独。造物主们用火制成的空中精灵们在他们上空飘荡，怀着既同情又怜悯的好奇心注视着他们。耶和华对此早有预见，我们要说几句赞美它的话，因为它曾经指望火的精灵们——此后我们可以称呼它们真正的名字即爱尔菲和蝾螈——来改进和完善它的陶土塑像。它慎重地考虑过：‘我的亚当和夏娃是用陶土塑成的，没有空气和阳光，所以不透明，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给他们安上翅膀。一个比我更强大、更巧妙的造物主创造了爱尔菲和蝾螈，跟它们结合，他们生出的孩子会兼有阳光和陶土的特性，这些孩子们又会生出比他们自己更光明的孩子，

① 《旧约》记载：耶和华用六日造齐了天地万物，第七日休息，定为圣日。

最后他们的后裔就能与空中和火里的子女们相媲美了。’

“说实话，为了使它的亚当和夏娃能吸引爱尔菲和蝾螈们的目光，它处处留心，把女人塑成尖底瓮的形状，曲线的和谐足以使人们把它视作几何学家的泰斗。它终于用外形的优美弥补了材料的粗糙。它的手在雕刻亚当时不够柔和，然而更加有力，亚当的身体是按照完美无暇的比例井然有序地塑成的，以后希腊人把这些比例运用到建筑中去，利用这样的布局和尺寸造出了极美的圣殿。

“由此您就懂得，我的孩子，耶和华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改进它的创造物的，它希望他们配得上气精的亲吻。无须指出，它已经注意到要使这些结合具有生殖力，性器官的构造充分证实了它在这方面的智慧，它完全可以事先为自己计谋和技巧的成功而高兴。我说过气精和蝾螈们以这种好奇心、这种同情和怜悯注视着亚当和夏娃，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成分。它们靠近他们，落入了耶和华为它们设置在这两个尖底瓮身上、也就是肚子上的巧妙的陷阱。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世世代代饱尝了空中精灵们动人的拥抱！使自己保持着永恒的青春。

“这是他们的、本来也该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人类的父母在对这些美妙的享乐感到厌倦之后，要相互寻求罪恶的乐趣？可您又能怎么样呢，我的孩子？他们是用陶土捏成的，他们喜欢卑污。唉！像他们认识精灵们一样，他们也互相认识了。

“造物主严禁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它有理由担心他们共同生出跟他们一样笨拙、泥污和迟钝的孩子，所以用最严酷的惩罚来禁止他们相互接近。这也是夏娃这句话的意思：‘上帝嘱咐我们不要吃、不要摸天国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否则就有死去的危险。’因为，您当然明白，诱惑可怜的夏娃的苹果，根本不是苹果树上的果子，而是一种寓意，我向您揭示过它的意

思。耶和华固然并不完美，有时粗暴任性，但毕竟是个聪明的造物主，不会为了一个苹果或石榴的问题而发火，只有主教或修士才支持如此荒谬的想象。我关于苹果的说法，证据就是夏娃受到了与她的错误相称的惩罚。它对她决不会说‘你好好消化吧’，而只可能说‘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么，我请问你，在一个苹果和一次受苦楚的生产之间，人们能确立什么关系呢？相反，如果错误正如我所言，那么与之相称的惩罚早就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我的孩子，这就是对原罪老老实实的解释，它教您守本分，远离女人。把您引向女人的爱慕之心令人担忧，所有通过这一途径生出来的孩子都是衰弱而可悲的。”

“可是，先生，”我惊愕地叫了起来，“难道还有另一条生孩子的途径吗？”

“幸而，”他对我说，“人和气精的结合生出了大量的孩子，他们聪明而漂亮。赫西俄德① 和摩西所说的巨人就是这样生出来的，毕达哥拉斯的蝾螈母亲甚至使他长了一条金腿。还有被人说成是奥林匹亚斯② 和一条蛇的儿子的伟人亚历山大大帝③ 、大西庇阿④ 、美塞尼亚⑤ 人阿里斯托梅内斯、朱利叶斯、凯撒、波菲利、朱利安皇帝⑥ ——他恢复了被背教的君士坦丁破坏了的对火的崇拜——一个气精和一位修女即查理大帝的女儿所生的巫师梅尔兰⑦ 、圣·托马斯·阿奎那、巴拉塞尔苏

---

① 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
② 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二世之妻。
③ 奥林匹亚斯之子(约公元前380—316)。
④ 古罗马名人(公元前235—183)，曾战胜迦太基将军汉尼拔。
⑤ 古希腊城邦名。
⑥ 传说中的人物。
⑦ 高卢传说中的人物。

斯[1]和更近一点的冯·海尔蒙先生[2]。”

既然如此，我答应了达斯塔拉克先生，如果真有某个殷勤得愿意要我的蝾螈，我就接受它的友谊。他向我担保我将不是碰到一个，而是20个、30个，我只会为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感到为难。于是，与其说是想寻求奇遇，倒不如说是为了使他高兴，我问哲学家怎样才能和这些空中女人取得联系。

“没有比这再方便的了，”他答道，“只需要一个玻璃球，我会告诉您怎么用法。我家里有许许多多玻璃球，不久我会在办公室里向你进行一切必要的解释，不过今天谈的话已经够多了。”

他站起来朝渡船走去，等待着我们的船夫仰天躺在渡船上，在月光下打鼾。我们上岸之后，达斯塔拉克先生迅速地向远处走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十三章

这次长谈留给我的感觉像梦一般模糊，我想得更多的是卡特琳。尽管我刚听过内容崇高的谈话，而且晚饭一点都没吃，却还是渴望着去见她。哲学家的观念对我的影响，还远远不足以使我讨厌这个美丽的姑娘。漂亮的空中复仇女神决不肯要人间的对手，我决心在被它们之中的某一位控制之前，把我的好运气碰到底。我担心的是现在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卡特琳大概等得很不耐烦。我沿河跑着，飞快地越过国王桥，钻进巴克街，一眨眼就到了格雷奈尔街，听见了一阵阵夹杂着击剑声

① 瑞士化学家、医生(1493—1541)。
② 比利时化学家、医生(1577—1644)。

的叫喊。喧闹声来自卡特琳对我描述过的那所房子，房前的街道上有些人影和灯笼在骚动，从中响起了一些喊叫声：

“救命啊，耶稣！有人谋杀我——揍这修士！使劲！刺他！——耶稣，玛丽亚。保佑我！——瞧这俏情郎！揍！揍！刺啊，混蛋，使劲刺！”

周围房子的窗户都打开了，露出了一些戴着睡帽的脑袋。

突然，像在森林里打猎一样，所有的骚动和嘈杂声都从我眼前一掠而过。我认出了天使兄弟，他逃得那么快，鞋子都直打屁股。三个御前卫士般全副武装的高大仆人，贴近他紧追不舍，用戟尖往他身上乱戳。他们的主人，一个矮胖红润的年轻贵族，像唤狗似地用声音和手势为他们加油。

“使劲！使劲！刺啊！这家伙不好对付。”

他就站在我身边，我对他说，

“哎！先生，您心肠真狠。”

“先生，”他答道，“显然这个修士根本没有碰过您的情妇，您也没有在这个臭烘烘的畜牲怀里发现过这位夫人。我能将就她的包税人，因为我知道该怎么生活。可是不能容忍一个修士。烧死这没羞没臊的女人！”

他说着把只穿衬衫的卡特琳指给我看。她站在门里，眼睛闪着泪光，披头散发，绞着手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她用一种使我心碎的微弱声音喃喃地说着：

“别打死他！这是天使兄弟，这是小兄弟！”

该死的仆人们回来了，说他们看到了巡逻队之后停止了追赶，不过也用戟把这个圣人的屁股扎进去半指深，睡帽都从重新关上的窗户边消失了。当年轻的贵族跟他的仆人们说话时，我靠近了卡特琳，她脸上的泪痕已干，微笑着露出了好看的酒窝。

“可怜的兄弟得救了，”她对我说，“我刚才真为他担心。男人们太可怕了，他们爱您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

“卡特琳，”我颇为恼火地对她说，“您叫我来不是为了观看您朋友们的争吵吧？唉！我可没有权利参加。”

“您会有的，雅克先生，只要您愿意，您就会有。”

“可是，”我又说，“您是巴黎最被人追求的人。您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位年轻的贵族。”

“我也几乎一点都没有料到，他是临时来的。”

“他还当场捉住了您和天使兄弟。”

“他自以为见到了本来没有的事。这是一个急性人，没法跟他讲理。”

她的衬衫半敞着，看得见花边里面一只像漂亮的水果一样隆起的乳房，犹如初放的玫瑰花一般动人。我把她抱在怀里，在她的胸脯上盖满了亲吻。

“天哪！”她喊了起来，“就在大街上！当着唐克蒂尔先生的面，他看着我们！”

“唐克蒂尔先生是谁？”

“就是谋杀天使兄弟的人，当然是他！难道您还愿意是别的什么人？”

“确实，卡特琳，可不要是别的人，您有力的朋友们就站在您身边呢。”

“雅克先生，别侮辱我，我求求您。”

“我不是侮辱您，卡特琳。我承认您的魅力，愿意跟许多别的人一样，向您的魅力表示敬意。”

“雅克先生，您说的这些话，有一股您父亲这位好好先生的烤肉店的讨厌气味。”

“卡特琳小姐，不久以前您闻到烤肉店的壁炉气味还很高

兴呢。”

“呸！下流鬼！平脚板！他侮辱一个女人！”

正当她激动地尖声叫嚷的时候，唐克蒂尔先生离开仆人，走到我们身边，一面推她到屋里去，一面骂她是不要脸的骗子。他跟着她走进过道里，给我吃了个闭门羹。

第十四章

在这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整整一个星期我头脑里都只想着卡特琳。我在图书馆里坐在我的好老师旁边，她的形象照亮了我俯身看着的对开本书页，以致于福蒂尤斯、奥林匹奥道尔、法布利西尤斯、伏西尤斯都在跟我谈着一位穿花边衬衫的娇小的小姐。这些幻觉使我无心工作，不过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对人对己都同样宽容，看到我局促不安和心不在焉只是报之以善意的微笑。

“雅克·烤肉钎，”有一天好老师对我说，“难道您对历代的道德变化毫无印象？收集在达斯塔拉克先生这个令人钦佩的图书馆里的书籍，证实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是变化不定的。我之所以考虑它，我的孩子，是为了在您的头脑里树立这样一个坚定而有益的观念，即除了宗教之外没有任何美德，哲学家们企图创立一种合乎自然的道德，他们的道德准则只是些古怪念头和无稽之谈。美德的根据完全不在自然之中，自然本身无所谓好坏。根据是在圣经里，如果不想吃后悔药，就决不要违反圣经。人类的法律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这只能是一种表面的、虚幻的利益，因为人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对人类有益，什么在事实上对人类是适用的。习惯法汇编的一多半条款仅仅出自

于成见。人类的法律虽然以惩罚相威胁，却可以用计谋或隐匿来逃避。一切有头脑的人都居于法律之上，它实际上只能骗骗傻瓜。

“上帝的法律就不一样了，我的孩子。它是永远不会失效的、不可抗拒和稳定不变的。表面上看起来它很荒唐，其实包含着难以想象的智慧。如果说它使我们的理性受到伤害，那是因为它比我们的理性优越。它不是与人类表面的需要，而是与人类真正的需要相一致的。当人有运气知道它的时候，最好要遵守它。然而我不打算反对这一看法：即承认要遵守包含在十诫和天主教会教规里的法律，通常是困难的，要是没有往往要使人等待的恩典的话，就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在尽指望获得恩典的义务，所以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应该钦佩基督教的安排，它把灵魂得救主要地建立在忏悔之上。需要指出的是，我的孩子，最伟大的圣徒都是忏悔者，而且，因为忏悔是与错误相称的，所以罪孽最大的人具有最伟大的圣徒的品质。我可以用大量令人赞美的榜样来证明这一观点，不过我所说的话已足以使您感到，神圣最初是由淫乱、纵欲、肉体和精神的一切淫秽构成的。重要的只是要按神学家的艺术对这样堆积的淫秽进行加工，也就是把它们安排成忏悔的样子。这么做需要几年、几天，有时在完美的忏悔中只要一会儿就行了。雅克·烤肉饼，如果您真正理解了我说的话，您就不会再为了做个公认的正人君子而伤透脑筋，您所要研究的只是如何符合上帝的裁判。”

我没有多想好老师的道德准则所包含的高度智慧，我只是担心，这种道德不加区别地实行起来，会不会使人们更加放荡。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热罗姆·瓜纳尔先生，他用下面这些话使我放了心：

“雅克·烤肉钎，您没有注意我刚才特地对您讲的、也就是您所说的放荡，实际上只是法律家和法官——无论是世俗的或教会的——的看法，是针对人类法律而言的。一句话，按这些任意的、暂时的法律行事，是一个盲从者的行为。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屑于照裁判所或宗教裁判官的戒律行事的。他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也并不以为通过最伟大的圣徒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来升天就有失体面。如果最幸运的佩拉吉亚根本没干过那种您知道的、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在圣·贝图尔内门廊里赖以为生的职业，这位女圣徒就不可能用它来做充分的、内容丰富的忏悔。那么很有可能，像一个有道德的老主妇那样平凡地、老老实实地活了一辈子之后，在我们说话的此刻就不会在为纪念她而建造的至圣所① 的圣体柜前拉弦琴了。一个预定灵魂得救的女人，您会把她安排得如此巧妙的一生称作放荡吗！绝对不能！应该把这些粗俗的说法留给警察总监先生，他死之后，也许在今天被他可耻地拖到收容所去的疯女人后边还得不到一个小小的位置呢。在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一切都要按天国来校正的世界上，除了入地狱的罪过之外，不会再有什么放荡、罪孽和任何恶行。所以要懂得，烤肉钎，我的孩子，最该受人类舆论谴责的行为是能够得到善终的，您也就不用再试图把人类的和上帝的裁判调和起来。上帝的裁判是公正的，但决非对我们的感觉而言，而是指它的特性。我的孩子，现在请您去研究一下伏西尤斯书里引用的五六个术语。帕诺包利斯人使用的术语都晦涩难懂，我们只得拼命摸索，这种精神，连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泰斗荷马创造的、伟大的阿雅克斯② 都要为之震惊。这些老炼金术士文笔生硬，不管达斯塔拉克先生乐意不乐意，马

① 在耶路撒冷神殿里。

② 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尼里尤斯写起同样的题材来都要精彩得多。”

我的好老师刚说完最后这句话，我们之间便升起了一个黑影。这是达斯塔拉克先生的影子，或者不如说是像影子一样乌黑瘦长的达斯塔拉克先生本人。

或许根本没有听到这句话，或许是不屑理会，他没有露出丝毫不满的样子。相反，他称赞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的热情和学问，还说他指望靠这些学问来完成一个人所能尝试的最伟大的事业。然后他转过来对我说：

“我的孩子，请您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我要告诉您一个重要的秘密。”

我跟着他来到最初他要好老师和我两个人为他工作时接待过我们的房间里，看到靠墙排列着古老的、金色面孔的埃及人，桌子上放着一个南瓜那么大的玻璃球。达斯塔拉克先生倒在一张沙发上，示意我坐到他的面前。他用一只戴着宝石和护身符的手抚摩了两三次额头，对我说：

“气精和蝾螈的存在和人类一样真实。如果用出现的时间来衡量，它们的存在就更要真实得多，因为这种存在比我们的存在远为悠久。我们在天鹅岛上谈话之后，我认为您对它们的存在还有点怀疑，这么说决不是冤枉您。蝾螈们世世代代保持着永恒的青春，有几个见过诺亚、梅奈斯① 和毕达哥拉斯的人，丰富的回忆和经久不衰的记忆力使她们的谈话分外引人。人们甚至认为她们在人类的怀抱里获得了永生，永不死亡的希望把她们吸引到哲学家的床上。不过这些都是谎言，不可能迷惑有头脑的人。性的结合非但不能确保情人们的永生，而且是死亡的标志，如果永远活着，我们也就不会懂得爱情了。蝾螈们也

① 传说中的第一个埃及国王。

不例外，她们在哲人怀里只寻求一种不朽的东西：种族的不灭。这也是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尽管我打算借助科学来显著地延长人的寿命，至少延长到五个或六个世纪，但也从来不敢担保能无限地延长下去。违反自然规律去干是荒谬的。所以，我的孩子，您要像对待空洞的无稽之谈那样，抛弃这种在亲吻中获得永生的念头，有这种想法的几个神秘学家真是可耻。同样真实的是，蝰蟒们也和人类一样生来就需要爱情。您马上会体验到这一点。我已经为您做了足够的准备来接待她们。因为您从启蒙之夜起没有与女人发生过任何不纯洁的关系，所以您就会获得禁欲的报酬。”

我天生的纯朴受不了与我不相称的赞扬，我打算向达斯塔拉克先生承认我罪恶的邪念。他不让我有一点忏悔的时间，又激动地说了起来：

“我的孩子，我现在只要把打开精灵帝国的钥匙交给您就行了，我马上就给您。”

于是他站了起来，走过去把手放在占了一半桌子的玻璃球上。

“这个球，”他说，“充满了太阳的灰尘，因为太纯了，您是看不见的，对人类粗糙的感官来说，它是太微小了。正因为如此，我的孩子，我们看不见宇宙中最美的部分，只有拥有专门仪器的学者才能发现。例如，尽管实际上宇宙的外表比地上最美的风景都要绚丽多姿千百倍，但是您对空中的江河和田野是视而不见的。

“您知道了这个球里有一种太阳的灰尘，它是专门用来激发我们的情欲的，这种激发几乎立即会产生作用，主要是使感官敏锐，使我们能看见和摸到在我们周围飘荡的空中人物。您一撕开球口上的封条，闻到冒出来的太阳灰尘，就会在这个房

间里发现一个或几个人形，构成它们身体的曲线很像女人，但是比任何一个女人都要优美得多，它们实际上就是蝾螈。毫无疑问，去年我在您父亲的烤肉店里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为您出现的，因为她喜欢您，我建议您尽早满足她的欲望。您就这样随意坐在这张桌子面前的扶手椅里，把球打开，轻轻地闻里面的东西、您很快就会看到我所说的一切都会一点一点地出现。我走了，再见。”

于是他以他那种突然的方式消失了。我独自呆在玻璃球前，犹疑着要不要打开，生怕冒出某种麻醉人的气体。我考虑也许是达斯塔拉克先生把一些气体巧妙地装在里面，使吸它的人睡着后做一些关于蝾螈的梦。我到底还不能算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幸福的哲学家。我心里暗想这些气体也许会使人疯狂。我疑虑太多，有一阵还想到图书馆去问问瓜纳尔长老先生、我的好老师的看法。可是我立刻就感到这是用不着的。我知道他一听我说起太阳的灰尘和空中的精灵，就会回答说：“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记住决不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除了有关神圣宗教的事物，对一切事物都要信赖您的理性。别跟我说这些球和灰尘，还有神秘学和化学技术的其他一切无稽之谈。”

我相信是听见他本人利用闻两撮鼻烟之间的工夫说了这段话，并且对这种纯粹基督教式的说教无言以对。另一方面，我已经预见到达斯塔拉克先生问我蝾螈消息的时候，我在他面前该是何等难堪。怎么答复他？怎样才能既向他承认我不想干和我的保留意见，同时又不显得怀疑和害怕？再说，我自己还未意识到，我对冒险一向很感兴趣。我并不轻信，而且对怀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癖好。这种习性使我对常识、甚至对显而易见的事情都像对别人一样不信任。对人家跟我说的希奇古怪的一切，我心里都想：“为什么不呢？”这个“为什么不”就在玻

璃球前影响了我天生的智慧，这个“为什么不”使我轻信。借此机会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什么都不信，就等于什么都信。不要让头脑过于自由、过于空虚，以免它充斥形状和分量都荒谬绝伦的怪物的奇遇，这些怪物在一般有点信仰的头脑里是没有位置的。当我把手放在封蜡的印章上，回忆起母亲对我讲过的神奇的长颈大肚玻璃瓶时，我的“为什么不”又提示我，在太阳的灰尘里，毕竟有可能见到空中的仙女呢。可是这个念头一进入我的脑海，就似乎很自在，呆着不想走了，我觉得它真是古怪、荒谬和滑稽。观念使人接受之后，很快会变得放肆起来，其中一小部分不会轻易消失，显然有点疯狂的味道。我正在犹疑不决，开还是不开的时候，我一直用手指压着的封印突然在我手中断裂，玻璃球便打开了。

我等待着、观察着，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感到，我失望了。超脱自然的希望是多么狡猾，一下就钻进了我们的心里！什么也没有！那怕是一种隐约渺茫的幻觉、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我早料到会这样的，多么令人失望啊！我有点恼火，倒在扶手椅里，对着周围黑眼睛又细又长的埃及人发誓，将来决不再听神秘学家们的谎言。我不止一次地认识到我的好老师的智慧，所以决定照他的样子，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无关的一切事务中，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等待一位蝾螈夫人的来访，多么天真！难道可能有什么蝾螈存在吗？不过谁知道，而且“为什么不”？

中午以后闷热的天气变得更加难忍了。长期的宁静和隐居使我迟钝，我觉得额头和眼皮直发沉。快要来临的雷雨制服了我，我垂下双臂，仰着头闭上眼睛，进入了充满金色的埃及人和色情影像的朦胧状态。我说不出话，只有情欲的感觉像夜晚的火焰一样在我身上流动。昏昏沉沉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

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和衣裙的窸窣声弄醒了。我睁开眼睛，发出一声惊叫。

一位穿着黑色缎子裙、戴着花边头饰的美女站在我的面前，棕色的头发衬托着蓝色的眼睛，洁净柔嫩的脸上一副自信的表情。她面颊丰富，嘴巴似乎在接着无形的亲吻，短裙下面大胆地露出了有点放荡的、叫人快活的小腿。她直立着，胖胖的，在肉感的完美之中略显矮小，围住脖子的天鹅绒饰带下面露出一块褐色的、然而是鲜艳的胸脯。她带着好奇的神气注视看我。

我刚才说过睡眠刺激了我的情欲。我站起来扑了过去。

“请原谅，”她说，“我来找达斯塔拉克先生。”

我对她说：

“夫人，这儿没有什么达斯塔拉克先生，有的是您和我。我一直在等着您，您是我的蝾螈。我打开了玻璃瓶，您就来了，您是属于我的。”

我把她抱在怀里，在她衣服边上吻遍了我嘴唇所能接触到的肌肤。

她挣脱了身子，对我说：

“您疯了。”

“这很自然，”我答道，“谁处在我的地位能不疯？”

她垂下眼睛，红着脸笑了，我扑到她的脚边。

“既然达斯塔拉克先生不在这儿，”她说，“我只好走了。”

“留下吧！”我喊着把门插上了。

“他会不会马上回来，您知道吗？”

“不会！夫人，他让我一个人和蝾螈们呆在一起。我只要一个，那就是您。”

我搂着她，把她抱到沙发上。我倒在她旁边，吻遍了她的

全身。我无法控制自己，根本不听她的喊叫。她用张开的手掌推我，指甲抓破了我的皮肤，然而这些徒然的抵抗更加刺激了我的欲望。我紧抱着她，压在她身上，她衣衫凌乱地倒了下去。发软的身体屈服了，她闭上了眼睛。我在胜利中很快就感觉到，她美丽的手臂又变得温柔起来，把我紧抱在她的怀里。

然后，唉！美妙的拥抱松开了，我们两人惊异地对望着。她忙着整理穿裙，一言不发。

“我爱您，”我对她说。“您叫什么名字？”

我不认为她是一个蝾螈，而且说实话，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这一点。

“我叫雅爱尔。”她告诉我。

“什么！您是莫萨伊德的侄女？”

“是的，不过别声张。要是他知道了……”

“他会怎么样？”

“哦！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对您麻烦就多了。他不喜欢基督教徒。”

“那么您呢？”

“嘿！我嘛，我不喜欢犹太人。”

“雅爱尔，您有点儿爱我吗？”

“先生，我们说过这些话之后，我觉得您的问题是一种侮辱。”

“不错，小姐，不过我尽量想使您原谅我的冲动、我的激情，因为我事先并未考虑到您的情感。”

“哎嗨！先生，别给自己多加罪名了。要是我对您不中意，您的一切暴力和激情都毫无用处。我刚才看见您睡在这张扶手椅里，就觉得您不错，所以等着您醒来，其余的您都知道了。”

我用一个亲吻作为回答，她也回吻了我。多么甜蜜的吻啊！

我以为是森林里的草莓在我嘴里融化了。我的欲火重又燃烧起来，我热烈地把她紧抱在自己的胸膛上。

“这一回，”她对我说，“不要那么心急，不要只顾自己。爱情当中不能自私。年轻人就是这一点懂得不够，不过可以教会他们。”

我们沉浸在欢乐的深渊里。事后，美妙的雅爱尔对我说：

“您有梳子吗？我弄得跟巫婆一样了。”

“雅爱尔，”我答道，“我根本没有什么梳子，我是在等待一位蝾螈。我崇拜您。”

“崇拜我吧，我的朋友，不过要小心点。您不了解莫萨伊德。”

“什么，雅爱尔！他在一个金字塔里过了75年，现在130岁了，还那么可怕吗？”

“看得出来，我的朋友，有人给您讲过关于我叔叔的传说，您也就天真地相信了。谁也不知道他的年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看他总是这么老。我只知道他很结实，有着超人的精力。他在里斯本开过银行，在那里他突然发现一个基督教徒和我婶母朱里亚姆在一起，就杀了基督教徒，带着我逃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以一个母亲的温情爱着我，向我讲一些只对小孩讲的事情，我睡觉的时候还看着我掉泪。”

“您跟他住在一起？”

“是的，住在亭里，在花园的那一头。”

“我知道，到那儿去要经过曼德拉草的小路。以前我怎么没有碰到过您？是什么倒霉的命运，使我住得离您这么近，却过着看不见您的生活？我说什么来着，生活？难道看不见您还叫生活？您就这么关在这个亭子里？”

“我确实是与世隔绝，不能随意散步、到商店和剧院去。

莫萨伊德的温情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他嫉妒地守护着我，在世界上只爱我和他从里斯本带出来的六只小金杯。他对我的柔情远远胜过从前对我的婶母朱里亚姆，我的朋友，他会以比杀那个葡萄牙人还要狠的心肠来杀掉您的。我之所以警告您，是要您谨慎一些，也因为一个有心人是不会因此被吓住的。您是贵族或富家子弟吧，我的朋友？”

“唉！不是的，”我答道。“我的父亲喜欢某种手艺，做点买卖。”

“只要有很多收入也行，他是不是担任一个金融方面的职务？没有？真遗憾。那只能爱您本人了。可是您要跟我说实话：达斯塔拉克先生是否马上会到这儿来？”

听到这个名字、这个要求，我头脑里闪过一种可怕的怀疑。我疑心这个迷人的雅爱尔是神秘学家派来向我扮演蝰蟒的角色的。我甚至暗自责备她当了这个老疯子的山林仙女。为了马上弄清真相，我生硬地问她是否一直在这个城堡里当蝰蟒。

“我根本不懂您说的是什么，”她看看我答道，眼睛里充满了天真的惊讶。“您说的话跟达斯塔拉克先生本人说的一样，要不是我证实了您丝毫没有染上他对女人的厌恶，我真会以为您是中了他的魔术。凡是女人他都受不了，我要看他或和他说话都感到十分为难。不过刚才我发现您的时候我是在找他。”

我在放心的快慰中又吻起她来。她设法让我看见她用扣着钻石别针的吊袜带系在膝盖上部的黑色长袜，使我的精神又集中到叫她快活的念头上来了。再说，她是那么巧妙而热情地以此来挑逗我，我看得出她在我快要疲倦的时候才开始动情。不过我还是尽力而为，而且这次也相当成功，这位美人儿没有受到她最不该受的难堪，看起来对我还算满意。她神色平静地站

第十五章

雅爱尔很守信用、第三天就来叩我的房门。在我的房间里，我们比在达斯塔拉克先生的办公室里自在多了。与第二次相会时激发的爱情相比，我们第一次认识时的体验只不过是儿戏。她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离开我的怀抱，千百遍地发誓要很快跟我团聚，把我称作她的灵魂、她的生命和她的情郎。

这一天我睡了个大懒觉。当我到图书馆的时候，我的好老师已经面对索西姆的纸莎草纸卷，一手执笔、一手握着放大镜，任何懂得文学价值的人看了都会赞叹不已。

“雅克·烤肉钎，”他对我说道，“阅读这本著作的主要困难，在于有些字母很容易跟其他字母混淆起来。要想译得好，必须编制一份包括类似错误的字母表。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就会蒙受永久的耻辱、受到公正的抨击。今天我就出了些可笑的差错。一定是夜里看到的事情使我念晨经时就头脑不清，我马上讲给您听听。

“天刚亮时我醒过来，想去喝一杯白酒，您知道我昨天还为这种酒恭维过达斯塔拉克先生。因为，我的孩子，在白酒和鸡鸣之间，有一种肯定从诺亚时代以来就存在的感应，而且我断定，如果圣·彼得① 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度过的那个神圣的夜晚，喝过一点儿摩泽尔的、或者那怕是奥尔良的薄酒，他也就不会在第二遍鸡叫之前背弃耶稣了。但是，我的孩子，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对这个恶劣的行为表示遗憾，因为重要的是预

① 十二使徒中的第一个，生于公元前10年，曾三次背弃耶稣，知错后 到各处传道。

识极其渊博的人，而且明白哲理、为人和善。他了解世界，您很可以相信他的好主意，我是完全按照他的意见来行事的。不过，告诉我，那一天在亭子里，您也从您说的门缝里看见我了吗？”

“我看见您了，”她说，“用不着瞒您，我是看中您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到叔叔那里去，再见。”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达斯塔拉克先生没有忘记向我打听蝾螈们的消息。他的好奇使我有点狼狈，我告诉他会面超过了我的期望，还有我认为自己应对与这一类会面相称的秘密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我的孩子，”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有利。蝾螈们决不以爱情以耻，也根本不要求保守秘密。这些山林仙女中有一个爱着我，当我不在的时候，她最愉快的消遣就是把我和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刻在树皮上。您从这里能看到五六棵松树优美的树梢，您去观察一下那些树干，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不过难道您一点都没有发觉，我的孩子，这一类确实是美妙的爱情，非但不使人感到疲倦，反而会使人心里增加一种新的精力？我肯定您有了这番经历之后，夜里至少能翻译出六十页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的著作。”

我向他承认我相反地渴望睡觉，他解释说，这是由于第一次相会的惊讶而造成的。这个杰出的人就这样相信了我和一个蝾螈发生过关系。我对于欺骗他感到忐忑不安，可也是迫不得已，再说他自己都那样欺骗自己，我这样做也不会再使他增加多少幻觉。于是我便心安理得地去睡觉了：上床之后，我吹灭了蜡烛，结束了我最美好的一天。

我嘴唇上从来没有过她吻我时那样强烈的感觉！”

“什么，长老先生，”我喊道，“她吻了您？”

“您放心，我的孩子，”好老师答道，“处在我的位置上，只要您像我一样抓住机会，您也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亲吻。我想已经对您说过我是紧紧地抱着这位小姐的。她想逃走，又不敢叫，只是小声地哀求着：‘放开我，行行好！天已经亮了，再过一会我就完了。’她的恐惧、她的担忧、她的危险，什么样的野蛮人看了能无动于衷？我决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要她马上吻我一下，作为获得自由的代价。请您相信我的话，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更甜蜜的亲吻。”

故事讲到这里，我的好老师耸起鼻子闻了一撮烟草。他见到我的惶惑和痛苦，以为是惊讶的缘故。

“雅克·烤肉钎，”他又说，“我接着要讲的会使您更加吃惊。当时我遗憾地把这位漂亮的小姐放走了，可是好奇心驱使我跟踪着她，我随着她的脚步下楼，看见她穿过前厅，从朝田野开着的小门走去，在花园最宽的那头跑到路上去了。我很清楚她穿着白衣戴着睡帽是不会走远的，于是尾随而去。她走上了曼德拉草的小路，更增强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跟着她到了莫萨伊德的亭子。这时那个卑鄙的犹太人穿着长袍、戴着大便帽出现在窗口，就跟这些比收藏它们的教会更加哥特式、更加可笑的老式时钟里，为了使农民高兴、教堂执事得利而在中午出现的人物一样。

“当这个漂亮的姑娘像加拉泰① 似地匆忙溜进亭子的时候，他发现我呆在树荫下面。我那时追逐她的模样和姿态，活像我们有一天讨论奥维德动人篇章时谈过的林神。我的服装使

① 巨人所爱的山林仙女。

言得到了实现。如果这个彼得或西门那天夜里没有干这最后一件卑鄙的事情，今天他也不会成为天国里最伟大的圣徒，使世上的老实人都无地自容，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怯懦的无赖竟掌握着他们极乐的钥匙。他把人类从虚伪的人间幸福中拯救出来，引导他们走上灵魂得救的道路，他是灵魂得救的典范！上帝的智慧啊，使卑贱者和可怜虫趾高气扬，使骄傲者卑躬屈节！奇迹啊！奥妙啊！太巴列湖① 畔一个粗野的船夫，笨头笨脑、胆小如鼠，连跟他一起在大祭司庭院里烤火的使女都嘲笑他。他是背弃主人和信仰的懦夫和野人，跟他呆在一起的女人都又脏又丑，当然不如塞兹大法官夫人的贴身女仆长得美，可是他额头上戴着三重花冠，指头上有大祭司的戒指，竟位于红衣主教、国王和皇帝之上，被赋予进行惩处和赦免的权利。最可敬的男人，最诚实的夫人不经他的同意都进不了天国，使伪君子们和司法人员感到无比的耻辱。可是请您告诉我，烤肉钎，我的孩子，我的故事讲到什么地方跟这个伟大的圣·彼得、使徒之王混淆起来了。然而我相信我是跟您说到我黎明时喝的一杯白酒。我穿着衬衣到了配膳室里，用我昨天晚上便注意收好的钥匙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瓶酒快活地喝完了。接着我重新上楼，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碰到了一位穿着白衣下楼的年轻小姐。她好像非常害怕，逃进了走廊深处。我追上去赶上了她，由于一阵突发的不可遏制的热情，我把她搂在怀里，拥抱了她。一点都不要责备我，我的孩子，您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或许还要超过我。这姑娘挺美，很像大法官夫人的贴身女仆，不过眼睛更加有神。她不敢叫喊，在我耳边轻声地说：‘放开我，放开我，您疯了！’瞧，烤肉钎，我手腕上还有她指甲的印子。

① 在以色列。

“我什么都不知道，”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答道，“也什么都不可能知道。不过这些罪行既然是他那个种族的人干的，也就能算在他头上，我可以毫不冤枉地归罪于他。在这个异教徒身上我追究出了一系列干坏事的祖先。人们所说的犹太人以及他们可恶的宗教仪式，您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在纽伦堡古老的宇宙志里有一幅插图，画的是犹太人正在摧残一个孩子，他们的衣服上系有作为耻辱标记的圆形绸片，所以看得出来。不过我不相信这是他们家里一种日常的习俗，对所有的犹太人都如此想要凌辱圣餐面饼也表示怀疑。这么斥责他们，就等于相信他们跟我们一样深入理解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不懂信仰就想不到渎圣，而且这么一来，犹太人用匕首刺穿圣餐面饼的举动倒成了向变体① 的真理所表示的一种诚挚的敬意。所有这些，我的孩子，都是讲给无知的人听的无稽之谈，我之所以把它们加到可怕的莫萨伊德头上，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批评意见的合理，而是由于它们出于怨恨和愤怒的蛮横。”

“哎，先生，”我对他说，“您尽可以责备他出于嫉妒地杀了一个葡萄牙人，那可是一桩真正的凶杀案。”

“什么！”我的好老师喊道，“莫萨伊德杀过一个基督教徒！烤肉钎，这可是一个危险的邻居。不过您也会从这次奇遇中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莫萨伊德的侄女肯定是达斯塔拉克先生的好朋友，我在楼梯上碰到她的时候，她一定刚离开他的房间。

“我的宗教意识太浓了，对这样一位可爱的人儿出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种族，不能不感到惋惜。唉！决不要怀疑，我的孩子，这个卑鄙的末底改② 是以斯帖的叔叔，她不用在沐

① 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变为耶稣的身体和血。
② 以斯帖的养父，曾作为俘虏被送往巴比伦。

这种相似更为逼真，我想我跟您说过，我的孩子，我当时只穿衬衣。一见到我，莫萨伊德就眼露凶光，从黄色的脏外套里抽出一把颇为雅致的短剑，用一只似乎未因衰老而迟钝的胳膊在窗口挥舞着，同时用两种语言对我破口大骂。不错，烤肉钎，我的语法知识使我可以说那是两种语言，是西班牙语、还不如说是葡萄牙语在骂声里跟希伯莱语混在一起。我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气得要死。我虽然从骂声里听得出是这两种语言，实际上却根本不懂。不过他很可能是指责我想勾引这个姑娘，我想就是他的侄女雅爱尔。如果您还记得的话，达斯塔立克先生曾有几次向我们谈起过她。就这一点来说，他的痛骂时我是一种恭维，因为我上了年纪，又经过动乱生活的折腾，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已经不可能追求少女们的爱情了。唉！除非能成为主教，否则这种滋味是永远也尝不到了，真是令人遗憾。但是也不该过分留恋世上浮云般的幸福，应该放弃追求不到的东西。莫萨伊德就这样挥舞着短剑，喉咙里发出夹杂着尖叫的嘶哑的声音，以唱歌或唱中世纪叙事歌曲的方式对我进行辱骂和斥责。不是我自吹，我的孩子，我可以说被一种庄严而和谐的声调形容成了一个色鬼和勾引少女的人。当莫萨伊德诅咒完之后，我捉摸着怎样能像他骂我一样用两种语言进行反击。我用拉丁语和法语骂他是凶手和渎圣者，曾经掐死过一些小孩，用匕首刺穿过祭献的圣餐面饼。凉爽的晨风吹拂着我的双腿，使我想起了我还只穿着衬衣。我感到有点难堪，因为很明显，我的孩子，一个没穿裤子的人是不适于揭示真理、戳穿荒言和追究罪行的。然而我还是把他谋杀的可怕罪状描绘了一番，用上帝的裁判和人类的司法来威胁他。”

“什么！我的好老师，”我叫了起来，“这个有那么一位漂亮侄女的莫萨伊德，掐死过婴儿，用匕首刺穿过圣餐面饼？”

我正在想办法，所以你看见我在动脑筋，烤肉钎。”

我的好老师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我们走近了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安顿卡特琳小姐的漂亮住宅。她对我说过：“您能从阳台上的玫瑰花认得出来。”天快黑了，我没看到玫瑰花，不过我相信是闻到了。走了几步之后，我看到她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把水壶在浇花。我在街上时她就认出来了，微笑着向我送了一个飞吻。马上有一只手从窗户里伸出来，朝她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她大吃一惊，水壶掉了下来，差点儿落在我的好老师的头上。接着挨耳光的美人消失了，打耳光的人代替她出现在窗口，身子弯在栅栏上，向我喊道：

“谢天谢地，先生，您根本不是修士！这只发臭的畜牲总是在这扇窗户下面转来转去，我的情妇向他送飞吻我可受不了。这一次至少我不会为她的选择感到害臊。我看您像个老实人，似乎在哪儿见过。请上楼来，晚饭已经准备好了。长老先生刚才头上浇了一壶水，身子晃得跟落水狗一样，您若和他一起来吃饭，我将不胜感激。吃完饭我们玩牌，等天亮了，我们就去决斗。不过这只是纯粹的礼貌，而且仅仅是为了替您争光，先生，因为说实话为这个姑娘是不值得吃一剑的。她是个女混蛋，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她。”

我认出这个说话的人是唐克蒂尔先生，不久前我见过他起劲地吆喝他的仆人刺天使兄弟的屁股。他说话彬彬有礼，把我当成贵族。我感到他同意杀死我是对我极大的优待。我的好老师对他如此多礼也同样感动。在晃够了身子之后，他对我说：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我们不能拒绝如此亲切的邀请。”

两个打着火把的仆人下来把我们引进一个房间，冷餐已经摆在一张由两根银烛台照亮的桌子上。唐克蒂尔先生请我们坐

药里泡六个月① 就有资格嫁给一个国王。搞化学的老乌鸦根本不配这么个美人，我对她倒颇感兴趣。

“莫萨伊德一定把她藏得十分严密，否则，要是她有一天在林荫大道或剧院里露面，第二天所有的人都会拜倒在她的脚下。您一点都不想见见她吗，烤肉钎？”

我回答说我很想见她，接着我们两人都钻到希腊文里去了。

第十六章

这天傍晚，我的好老师和我在巴克街上相遇。天气很热，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对我说：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您不会不乐意朝左面走，到格雷奈尔街上去找一家小酒馆吧？我们还必须找个一壶酒只卖两个苏的老板，因为我手头拮据。我想，我的孩子，由于达斯塔拉克先生不公正的待遇，您的情况也不比我强多少。他也许是在造金子，可是一点都不分给他的秘书和仆人，对你我都是如此，使我们陷入了凄惨的境地。我囊中空空如也，必须想些办法和计策来挽救危局。一个冷漠的人忍受贫困倒是件美事，斐比克泰德就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名声。可是我对这种训练已经受够了，而且由于习惯觉得它枯燥无味，我感到是改变道德观点的时候了。我应该学着去占有财富，而不让财富占有我，这么做是最高贵的，可以使哲学家的灵魂变得高尚。为了表示我的智慧即使在幸运的日子里也不会消失，我打算去搞点收入，

① 以斯帖进宫时曾分别用沐药和香料洁身六个月，以上均见《旧约》的《以斯帖记》。

上，头埋在枕头里，哭一声屁股就滑稽地翘一下。你们看看，我们就为这吃那么多苦，干那么多蠢事！……卡特琳，来吃饭吧。”

可是卡特琳动也不动，还在哭。他去拉她的胳膀，她的腰，她反抗着。他急了：

“走吧！来吧，小宝贝。”

她固执地抱住床铺和褥子，不肯动弹。

她的情人失去了耐心，咒骂着用粗暴的声音吼道：

“起来，你这个婊子！”

她立刻站了起来，破涕为笑，挽着他的手臂，带着一种幸运的牺牲品的神情走进了餐室。

她坐在唐克蒂尔先生和我之间，头靠在她情人的肩上，用脚在桌底下寻找我的脚。

“先生们，”主人说，“既然我能荣幸地在这里款待你们，就要请你们原谅我刚才的冲动。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漂亮姑娘的一切花招。自从我当场抓住她和她的修士之后，我就变得非常多心了。”

“我的朋友，”卡特琳把我的脚压在她的脚下对他说，“您的嫉妒弄错了地方，要知道我只是对雅克先生有意思。”

“她在开玩笑。”唐克蒂尔先生说。

“您千万别多心，”我答道，“看得出来她只爱您。”

“不是我吹牛，”他反驳说，“我多少有点使她离不开我。不过她很风流。”

“拿酒来！”瓜纳尔长老说。

唐克蒂尔先生把大肚瓶递给我的好老师，大声地说：

“没错，长老，您是教士，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女人爱修士。”

下，我的好老师把餐巾系在脖子上。他正用叉子戳一块斑鸠，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呜咽声。

“不用管这些尖叫，”唐克蒂尔先生说，“这是卡特琳在抱怨，我把她关在房里了。”

“哦！先生，应该宽恕她。”我的好老师忧郁地盯着叉子尖上的小鸟答道。“味道最美的菜里加进眼泪和呻吟就似乎变苦了。您能忍心让一个女人哭泣吗？我请您对她发发慈悲！我的学生是她的邻居和同伴，那是在他们都还没有发迹，这个漂亮姑娘的魅力只是在‘小酒神’的葡萄棚下才受到赞赏的时候。她给他送了一个飞吻就这么有罪吗？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一个女人的行为，如果真的能永远纯洁，完全洗清原罪的话，那么这个飞吻里就只有纯洁和天真。先生，请您再听我说，嫉妒是一种哥特人的感情，是野蛮风俗的一种可悲的残余，这种风俗在一个出身高贵而又风雅的人的心里是完全不应该存在的。”

“长老先生，”唐克蒂尔先生答道，“您根据什么说我嫉妒？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不能容忍一个女人来嘲笑我。”

“我们都是风的玩具，”我的好老师叹息说。“天空、星星、雨水、微风、阴影、阳光和女人，一切都在嘲笑我们。先生，请让卡特琳跟我们一起吃饭吧。她很美，会使您的饭桌增辉。她所能做的一切，这个吻和其他的事情，都只会使她看起来更加可爱。女人们的不贞决不会损害她们的容貌。乐于打扮她们的大自然，对她们的错误是毫不在乎的。您要模仿它，先生，宽恕卡特琳吧。”

我也和好老师一起请求他，唐克蒂尔先生终于同意释放这个女犯人。他走到传来叫声的门边，把门打开叫卡特琳，得到的是加倍的抱怨。

“先生们，”她的情人对我们说，“她就在那儿，趴在床

美妙地隆起的肚子、还有别的部分，她身上什么地方能容纳一丝一毫的道德？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整个身体都是这么结实、水灵灵的，有力而丰满。道德跟乌鸦一样，栖息在年老色衰的人身上，呆在身体的凹陷处和皱纹里。我本人，先生，从童年时代起就思索宗教和哲学的严峻准则，但也只是通过苦难和年纪对我体质造成的损害，我身上才逐渐有了一些道德，而每次我自己激发起来的道德还不如傲气多。我也习惯于向神圣的造物主作这样的祈祷：‘我的上帝，要是道德使我远离圣洁的话，就替我留着它吧。’哈！圣洁，这是我们可能而且必须达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合理的归宿！但愿我们有一天能达到！在等着这一天的时候，让我喝酒吧。”

“我跟您说知心话，”唐克蒂尔先生说，“我不信上帝。”

“对这种行为，”长老说，“我要责备您，先生。应该相信上帝和我们神圣宗教的一切真理。”

唐克蒂尔先生叫道：

“您是在嘲笑，长老，把我们当成比现在还要笨的傻瓜。我跟您说，我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除了国王的弥撒之外，我从来不做弥撒。牧师们的誓言只是些荒诞的故事，只有在从前还说得过去，那时我的祖母见过德·舒阿齐长老，他穿着女人衣服，把祝圣过的面包还给圣·雅克·迪·奥·巴。那时候也许还有宗教，现在可没有了，谢天谢地！”

“看在所有圣徒和一切魔鬼的分上，我的朋友，别这么说话。”卡特琳喊道。“上帝是存在的，跟桌上这块馅饼一样真实。证据是去年有一天，我感到十分困难和拮据，就按照天使兄弟的建议，到修士教堂去点一枝大蜡烛。第二天我散步时就碰到了德·拉盖利托德先生，他把这套住宅连同全部家具，还有装满我们今天喝的这种酒的贮藏室，以及足够我体面地生活

瓜纳尔长老先生擦了擦嘴唇说道：

“原因在于修士们爱的时候奴颜卑膝，什么都愿意干。原因更在于无论是深思或是礼节都丝毫无损于他们天生的本能。先生，您的酒真醇啊。”

“您太抬举我了，”唐克蒂尔先生答道，“这是德·拉盖利托德先生的酒。我夺了他的情妇，当然也可以夺他的酒瓶。”

“无比正确，”我的好老师回敬说。“我看得出来，先生，您超越于成见之上。”

“不要过奖，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一般人觉得困难的事情，我由于出身关系办起来挺容易。一个普通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分寸，不得不服从一种严格的诚实。可是一个贵族却有为国王和享乐而战斗的光荣，所以能免受无聊蠢事的拖累。我曾在德·维拉尔① 先生麾下效劳，参加过继位战争，差点儿在巴尔玛战役中莫名其妙地送了命。不过至少我回来之后就能狠揍我的仆人，剥夺我的债主了，要是我高兴的话，还能抢走我朋友们的妻子，甚至他们的情妇。”

“您是以贵族的身份说话，”我的好老师说，“而且您显得十分珍惜贵族的特权。”

“我毫无使许多人胆怯的顾忌，”唐克蒂尔先生又说，“我只把抓住胆小鬼和压服可怜虫看成好事。”

“妙极了！”我的好老师说。

“我不相信什么道德。”那一个说。

“您说得有理，”我的老师又说。“人类这种动物的外貌，若不加以某种改变，是不会有什么道德的。譬如说，你们看看这个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漂亮姑娘：她小巧的头、美丽的胸脯、

① 法国元帅(1653—1734)。

存在的时候，那么您在产生一系列的思想、支配自己的理智、在您自己身上体现一切思想和一切理智的原则，也就是上帝的时候，您是在做什么？难道人们能够试图去安排不存在的东西；而不用哪怕是蹩脚的、但仍然是推理的推理使它在宇宙中创立的某些东西引人注目吗？”

“长老，”唐克蒂尔先生答道，“您是个风趣的诡辩家。现在谁都知道世界只是偶然造成的，从自然科学家们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月亮上的飞蛙之后，就不用再谈什么天意了。”

“好吧，先生，”我的好老师反驳说，“月亮里有飞蛙并不使我感到遗憾，这些生长在沼泽里的鸟类，正应该生活在一个没有被耶稣基督的血圣化过的世界上。我承认，我们只了解宇宙的一小部分，用达斯塔拉克先生——不用说是个疯子——的话来说，我们的世界只是无限之中的一点儿烂泥。也许天文学家哥白尼在说地球绝不是创世的精确中心时，并不完全是在做梦，我读过一个意大利人的书，他叫伽利略①，死得很可怜，他的想法跟这个哥白尼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小德·封德奈尔②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可是这只是一张虚幻的画片，只能搅乱知识贫乏的头脑。物质世界是大是小，是这种或那种形状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它能被看成具有智慧和理性的特征，以便显示出上帝就够了。

“如果一个哲人的思考能对您有些用处，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比圣·安塞姆③的证据更有力、而与导致启示的证据完全无关的证据，是如何突然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的。那是在25年前的塞兹，我是主教先生的图书管理员。

---

① 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1564—1642)。
②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法兰西学士院书记(1657—1757)。
③ 意大利著名神学家(1033—1109)。

的钱都给了我。”

“呸，呸！”唐克蒂尔先生说，“这个蠢娘们把上帝扯到她的下流勾当里去，听起来真刺耳，连无神论者都受不了。”

“先生，”我的好老师说，“像这位天真的姑娘那样把上帝牵连到下流的勾当里去，也比您把他从他创造的世界上赶出去强过千百倍。如果他没有特地把这个大包税人派到他的造物卡特琳那里去，至少也会让她碰见这个包税人。我们不清楚他的意图，但这个天真无邪的女人所说的话，尽管夹杂着一些渎神的内容，却比她空虚的心灵在渎神者影响下冒出来的一切废话都更有真理。再也没有比今天不信教的年轻人更可恶的了。您的话叫人听了发抖，要我从圣书和教皇们的著作中找证据来反驳您吗？我还要在您眼前摆上天主教的教义吗？还要引证两本圣约书的权威来对付您吗？还要用基督的圣迹以及和他的行动一样神奇的言论来驳得您哑口无言吗？不！我根本不用这些神圣的武器，我很担心在这场毫不庄重的争吵中会亵渎它们。教会曾出于谨慎警告过我们，在感化会转变成丑闻的时候，决不要使自己受到牵连。因此对于在祭台脚下哺育我成长的真理，先生，我将保持沉默。不过，在我灵魂纯洁的谦逊，不受威胁、神圣的教义不受亵渎的情况下，我要向您指出使人类理性敬服的上帝。我要在异教徒的哲学中、甚至在亵渎宗教的言论中把他指给您看。是的，先生，我要让您懂得，当您认为他不存在的时候，您自己却在不由自主地向他忏悔。因为您当然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世界上有一种秩序的话，这种秩序显而易见是上帝安排的，并且是一切秩序的源泉。”

“我同意您的看法。”唐克蒂尔先生倒在扶手椅里，抚摸着他漂亮的腿肚子答道。

“这您就要当心了，”我的好老师又说。“当您说上帝不

上烟雾弥漫，我们的主人跟瓜纳尔长老先生在浓烟里认真地玩着纸牌。

我的好老师手气不错，直到唐克蒂尔先生发现他第三次记55分的时候。他实际上只有40分。唐克蒂尔先生骂他是希腊人、卑鄙的作弊者、特兰西瓦尼亚① 的骑士，并且把一瓶酒往他头上扔过去，它落在桌上打碎了，弄得满桌是酒。

“先生，”长老说，“这下要劳驾您再开一瓶了，我们都挺渴。”

“很高兴，”唐克蒂尔先生说。“不过要明白，长老，一个文雅的人不会记自己没有的分数，只有在国王赌② 时才偷牌，因为那儿的人三教九流都有，谁也不欠他们什么。在其他任何地方，这都是一种卑鄙勾当。长老，您这么干是不是想叫人把您当成冒险家？”

“有一点值得注意，”我的好老师说，“人们在进行战争、搞政治和做买卖的时候，都以能改变不佳的运气而自豪，但是这种受到尊重的做法，在玩纸牌或掷骰子时却受到指责。这倒不是说我玩牌时不以诚实为荣，谢天谢地，我是诚实的，一点不错。而您，先生，以为看见我在记自己没有的分数，您那是在做梦。就算我不诚实，那最幸运的日内瓦主教赌博时作起弊来还毫无顾忌呢。不过我不禁想到，人们在赌博时要比在重大的事情里更为高尚。下棋本是小事一桩，但双方都很诚实，但是在打仗或缔结和约时，诚实便只会使人讨厌。先生，艾里安③ 用希腊文写了一本讲战术的书，它证实伟大的统帅们使用诡计

① 罗马尼亚西北部地区名。

② 路易十四宫廷里每天举行三至六小时的赌博，又分国王赌和王后赌。作弊事件屡有发生。

③ 公元三世纪的希腊作家，专写军事战术。

长廊的窗户朝着一个院子，每天早晨我都见到一个厨娘在擦主教大人的铁锅。她很年轻，生得高大结实。一层薄薄的汗毛形成的阴影衬托出她的嘴唇，使她的脸具有一种撩拨人的、高傲的妩媚，她乱蓬蓬的头发、瘦瘦的胸脯、裸露的长胳臂堪与阿多尼斯和狄安娜① 比美，她像一个美少年，所以我爱上了她，我爱她有力而红润的双手。这个姑娘终于在我身上激起了和她本人同样粗野而剧烈的欲望，你们不知道这种情感是多么迫切。我在窗口用简单的手势和语言使她了解了我的感情。她比我还要简单地让我懂得她跟我想的一样，并约我当天夜里到阁楼里去幽会。由于让她刷碗的主教大人的仁慈，她就睡在阁楼里的干草上。我性急地盼着天黑，当夜幕终于笼罩大地的时候，我拿了一把梯子，爬到这个姑娘等着我的阁楼里。我第一个念头是拥抱她，第二个是玩味把我引到她怀抱里去的感情的进展。因为毕竟是，先生，一个年轻的教士，一位厨娘、一把梯子、一堆干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多么巧妙的安排！这是何等命中注定的巧合、多么连贯的因果！它无比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所以我当时感慨万千，现在也乐于在神学提供的、不用说已经足够的理由之中，再补充这个渎神的论证。”

“长老，”卡特琳说，“您这件事情当中有点儿不好，就是这个姑娘没有胸脯。一个没有胸脯的女人，就等于一张没有枕头的床铺。不过您知不知道，唐克蒂尔，现在该干什么了？”

“知道，”他说，“该玩西班牙纸牌了，这是三个人玩的。”

“随您的便，”他又说。“不过我请您，我的朋友，让人把烟斗拿来，没有什么比喝酒时抽一斗烟草再舒服的了。”

一个仆人拿来了纸牌和烟斗，我们都吸了起来。房间里马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月神。

他该有辆汽车，
莱尔—朗·莱尔。

“索西姆是什么？”

“索西姆，先生，”长老答道，“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是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的著名学者，撰写过一些关于化学技术的论文。”

“您要我知道这个干什么？”唐克蒂尔先生答道。“您又为什么要翻译它？”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她说，声音像打钟，
她就是苏丹王后，
莱尔—朗·莱尔。

“先生，”我的好老师说，“我承认这没有什么明显的益处，世界的进程也决不会因此改变。不过，这个希腊人为他妹妹泰奥比亚撰写了论文，在用注释和评论来阐明它的时候……”

卡特琳用尖声的歌唱打断了我好老师的谈话：

我不顾人家嫉妒，
要让公爵做我的丈夫，
我讨厌丈夫是秘书，
莱尔—朗·莱尔。

“……我为博学的人们积累起来的知识瑰宝作出了贡献，”我的好老师接着说。“我在真正的历史丰碑上加上了一块砖。这种历史，与其说是战争及和约的，不如说是道德准则和信仰

到了什么程度。”

“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我没读过艾里安的书，这一辈子也不想读它，可是我跟所有优秀的贵族一样打过仗。我曾为国王效劳过18个月，这是最高尚的职业。我要告诉您打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向您泄露这个秘密，因为这儿只有您、酒瓶、等会儿我就要杀掉的先生和这个正在脱衣服的姑娘能听见。”

“不错，”卡特琳说，“我太热了，穿衬衫就行。”

“那好！”唐克蒂尔先生又说道，“不管报纸说些什么，打仗只是偷村民们的鸡和猪，作战的士兵们就忙这个。”

“您说得很对，”我的好老师说。“从前高卢人都说士兵们的好朋友是梁上君子。不过我请您别杀雅克·烤肉钎，他是我的学生。”

“长老，”唐克蒂尔先生答道，“名誉使我不得不这样做。”

“哎，”卡特琳整理着胸脯上的衬衫花边说，“这样我就更好看了。”

“先生，”我的好老师继续说，“雅克·烤肉钎对我担任的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著作的翻译极为有用。您如能等到这部伟大的作品圆满完成之后再跟他决斗，我将对您无比感激。”

“我不在乎您的索西姆，”唐克蒂尔先生答道。“我不在乎，您明白我的意思，长老。跟国王对他的第一个情妇那样不在乎。”

于是他唱了起来：

为了训练小邮差，
让他坐稳马鞍，

“用我教给他的希腊文知识，”我的好老师说。

唐克蒂尔先生转过来朝着我：

“怎么，先生，您懂希腊文！这么说您不是贵族？”

“先生，”我答道，“我父亲是巴黎烤肉店主行会的旗手。”

“那我就不能杀您了，”他回答我。“请您原谅。不过，长老，您不喝酒。您刚才骗了我，我以为您是个出色的酒鬼，打算等我有了房子就让您当我的指导神甫呢。”

这时瓜纳尔长老先生正在对着瓶嘴喝酒，卡特琳则凑近我的耳朵说道：

“雅克，我觉得我永远都只爱您。”

这些话出自一个穿衬衫的美人之口，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慌乱。卡特琳让我喝她杯子里的酒，终于把我灌醉了。吃饭时乱哄哄的，所有人都头脑发热，所以我们没有引起注意。

唐克蒂尔先生在桌边敲断了一个瓶颈，又给我们倒了一满杯。从这时开始，我就弄不清周围在说什么和做什么了。然而我看见卡特琳阴险地把一杯酒倒进了她情人颈窝和衣领之间的脖子里，唐克蒂尔先生在穿衬衫的小姐身上洒了两三瓶酒作为回敬，把她变成了一个神话里的人物，像湿透的山林仙女和水神。她气得哭了起来，痉挛地扭曲着身体。

就在这时，我们在夜晚的寂静中听见了几下拍门环的声音，突然都像着了魔的宾客似地呆若木鸡、哑口无言。

敲门声很快便愈来愈响、愈来愈紧了。唐克蒂尔先生第一个打破沉默，嘴里发着可怕的诅咒，自言自语地大声说这个不知趣的人会是哪一个。我的好老师即使对最普通的情况也常常会说出令人佩服的警句，这时站起来热情而庄重地说道：

“那只出于庸俗的、或许是可笑的动机而粗暴地敲门的手没什么要紧！不用去知道它，权当它是敲着我们冷酷的、堕落

的历史。因为，先生，人类的高贵之处……”

卡特琳又唱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人家会说闲话，
哪管全巴黎对我们叽叽喳喳，
让愚蠢的庸人倒霉去吧！
莱尔—朗·莱尔。

然而我的好老师还在说着：

“……就是思想。而在这方面，了解这个埃及人从金属的性质和材料的质量中得出了什么观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热罗姆·瓜纳尔长老喝了一大杯酒，卡特琳还在唱着：

用剑还是用剑鞘，
能当公爵总是挺妙，
方式倒无关紧要，
莱尔—朗·莱尔。

“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您不喝酒，还有就是您在胡说八道。我曾在意大利参加过继位战争，听从一个翻译波利比阿① 著作的旅长的命令，不过他是个白痴。为什么翻译索西姆？”

“若是您想一言以蔽之，”我的好老师说，“我是从中发现了某些肉感。”

“妙极了！”唐克蒂尔先生说，“可是烤肉钎先生，他这时正向我的情妇献殷勤，能用什么来帮您呢？”

① 希腊史学家(公元前210—公元前125)。

在一起了。”

“那么，”唐克蒂尔先生说，“就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幽灵了。还要相信这是个戴着收税人假发的幽灵。它那么滑稽，鬼魂也装不了这么像。”

“您是说正经的，不是开玩笑吧？”卡特琳问道，“真的是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吗？”

“是他本人，卡特琳，要是我相信自己眼睛的话。”

“我完了，”可怜的姑娘叫了起来。“女人真倒霉，人家总不让她们安静。我该怎么办？先生们，你们不能藏到各种柜子里去吗？”

“可以的，”瓜纳尔长老先生说。“可是怎么能把这些大部分碎了、至少是破口的空酒瓶、先生掷到我头上的大肚瓶的碎片、这块桌布、这块馅饼、这些碟子、这些火把和小姐被酒浇湿的、只成了一块裹住她玉体的透明的玫瑰色薄纱衬衫，也跟我们一块儿藏起来呢？”

“这个笨蛋真的浇湿了我的衬衫，我都感冒了。不过也许只要把唐克蒂尔先生藏到楼上就行。我可以把长老当成我的叔叔，雅克先生就是我的兄弟。”

“不用，”唐克蒂尔先生说。“我自己去请德·拉盖利托德先生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我的好老师、卡特琳和我，都极力劝他别去，我们徒然地恳求他，吊着他的脖子，他还是抓起一支火把下楼了，我们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他把门打开，他向我们描绘过的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就站在门口，戴着假发，两边是两个打着火把的仆人。唐克蒂尔先生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说道：

“请赏光登楼，先生。您将会见到可亲而奇特的人，一个是卡特琳小姐从窗口向他送飞吻的烤肉钎，一个是信仰上帝的

的灵魂之门。敲门声每响一下，我们就说：‘这一下是警告我们要改邪归正，要深思我们在享乐中忽视的灵魂的得救；这一下是要我们蔑视尘世的幸福；这一下是要我们想想自己的来世。这样，我们便会从一件浅薄而无聊的事情里获得最大限度的教益。”

“您是个风趣的人，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从撞门的猛烈程度看来，他们就要破门而入了。”

确实，门环在雷鸣般地砰砰作响。

“这是些强盗，”湿漉漉的姑娘喊叫着，“耶稣！我们要被人杀死了。这是赶走小兄弟的报应。我跟您说过多少次，唐克蒂尔，凡是赶走一个修士的家庭都要倒霉的。”

“蠢货！”唐克蒂尔斥责说，“那个该下地狱的修道士讲的全是鬼话，骗你上当。小偷都比他懂礼貌，至少更加谨慎。还不如让巡逻队来！”

“巡逻队！那可更糟了。”卡特琳说。

“啊！”唐克蒂尔先生说，“我们去把他们狠揍一顿。”

我的好老师为了以防万一，把一瓶酒揣在口袋里。像故事里说的那样，为着平衡起见，又在另一个口袋里塞进了另一瓶酒。房间里所有的人都随着狂怒的不速之客的敲门声而战栗。这种进攻唤醒了唐克蒂尔先生身上的军人气概，他叫道：

“我去侦察一下敌人。”

他踉跄着跑到他不久前猛打情妇耳光的窗边，然后放声大笑着回到了餐室。

“哈！哈！哈！”他大声喊道，“你们知道是谁敲门？是戴假发的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在拍门环，还有两个高大的仆人打着挺亮的火把。”

“这不可能，”卡特琳说。“他这时候早跟他的老婆子睡

睁，衣襟敞开、肥胖的肚子有一半露在裤子外面，活像一个不可轻易战胜的对手，使仆人们都犹疑不决。

“抓住他，”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向他们喊着，“抓住他，抓住这只酒口袋！你们不知道只能把他推到阴沟里，让清扫工来把它扔到垃圾车里去吗？我自己来抓他，不怕他弄脏我的衣服。”

我的好老师对这些辱骂大为震怒，他用值得在教室里回响的声音说道：

“可恶的包税人、下贱的征税官、野蛮的收税员，你以为这所房子是你的吗？要使别人相信你，要让人知道它是你的，你就把福音里的这个词刻在门上：Aceldama，意思是‘血的代价’。那时我们就会弯腰让主人进来。强盗、土匪、杀人犯，用你的脏手，接住我会扔到你脸上的煤炭，在这个门槛上写你占有房产的身分，再写上：‘寡妇和孤儿的血的代价，正义的血的代价，Aceldama。否则你就呆在外面，让我们在这儿。唯利是图的家伙！”

德·拉盖利托德先生有生以来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个疯子打交道。也许他真是这么想的，再说先下手为强，于是举起了大手杖。我的好老师怒不可遏，把酒瓶向包税人先生头上砸过去，打得他直挺挺地倒在路面上叫道：“他打死我了！”他在酒里蠕动的样子看起来真像被杀了似的。两个仆人想扑到凶手身上去，其中健壮的那一个以为已经抓住他了，肚子上却被瓜纳尔长老先生的头猛撞一下，一直滚到征税官对面的阴沟里去了。

倒霉鬼又站了起来，带上一枝还亮着的火把，朝他遭难的过道上扑过去。我的好老师不在那儿：他已经窜进了小巷。唐克蒂尔先生还和卡特琳一起呆在那里，额头上正好吃了一下火

长老。”

接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属于那种无情的大人物，极少有说笑话的兴致。唐克蒂尔先生开的玩笑使他大为恼火。他看到我的好老师敞着衣襟，手里握着一瓶酒，两边口袋里还各有一瓶，又看到卡特琳穿着湿漉漉的、贴在身上的衬衫，更是怒气冲天。

“年轻人，”他带着一股冷酷的怒火对唐克蒂尔先生说，“我有幸认识您的父亲，明天我就要跟他谈起一个城市，国王会派您到那里去反省自己可耻的放荡和无礼。您父亲是个高尚的贵族，我曾经借钱给他，现在也不向他要，他对我什么都不会拒绝。我们亲爱的君主跟您父亲的情况完全一样，对我相当照顾，所以这件事情就算定局了。谢天谢地，我办完了最麻烦的事情。至于这个姑娘，既然已经不可救药，中午之前我就跟警察总监打个招呼，安排她到收容所去。别的我没什么要跟您说的。这所房子属于我，我付了钱，现在我要进去。”

然后他转向他的仆人，用手杖头指着我的好老师和我说：

“把这两个酒鬼扔到外面去。”

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平时为人和善，堪称楷模，他常说他的温和是生活的变迁造成的，命运使他像大海里的鹅卵石一样，在涨潮与落潮时滚来滚去，磨光了棱角。基督教精神和处世哲学使他能轻易地忍受侮辱，不过最起作用的还是他对人类的蔑视，即使对自己也不例外。然而这一次他却失去了分寸，把谨慎抛在一边了。

“住嘴，你这个下贱的包税人，”他把酒瓶像狼牙棒一样挥舞着喊道。“要是这些混蛋敢靠近我，我就砸碎他们的脑袋，教他们懂得尊重我的服装，它标志着我不可侵犯的骨气。”

他的汗水在火把的映照下闪着亮光。他满面通红、双目圆

在巴克街和田野交界的地方，我们及时地在收容所的一堵墙边发现了一个铜铸的小海神，它把一股水喷到一个石槽里。我们停了下来，以便洗一洗、喝点水，因为嗓子都冒烟了。

“我们刚才干了些什么，”我的好老师说，“我怎么会改变了温和的本性？判断一个人确实不该看他随机应变的行为，而要像我们的父亲上帝那样，看他隐秘的思想和内心深处的意图。”

“卡特琳呢，”我问，“她在这场吓人的遭遇中怎么样了？”

“我让她对她的收税人嘴里吹气，好使他醒过来，”唐克蒂尔先生告诉我。“不过吹也没用，我了解拉盖利托德，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会把她送进收容所、甚至送到美洲去。我为她惋惜，她是个美丽的姑娘。我不爱她，可是她爱我爱得发疯。最希奇的是，我现在没有情妇了。”

“您别担心，”我的好老师说。“您会找到另一个跟她一模一样、或者至少主要部分一样的情妇。我总觉得您在一个女人身上所追求的东西，也是一切女人所共有的。”

“显然，”唐克蒂尔先生说，“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要进巴士底狱，而您，长老，跟您的学生烤肉钎，他虽然没杀过人，也都要被绞死。”

“千真万确，”我的好老师答道。“应该考虑我们的安全。也许必须离开巴黎，这儿人家肯定要追捕我们。甚至必须逃到荷兰去。唉！我预见到，我这只曾用极其丰富的注释来阐明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的炼金术论文的手，将要在荷兰为女演员们写诽谤文章了。”

“听我说，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会把我们隐藏在他的领地里，多长时间都可以。他住在离里

把，他认为不能容忍这种侮辱，于是拔出剑来，刺穿了这个混蛋的肚子，倒霉鬼就这样从自己的教训中懂得了不该冒犯一个贵族的道理。

我的好老师逃到街上还不出20步，第二个长着两条死神腿的、身材高大的仆人追了上去，一面喊巡逻队一面大叫："抓住他！"这家伙跑得很快，到圣·吉尧姆街的拐角上，我们看见他伸出手臂去抓长老的衣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们觉得不该抛弃瓜纳尔长老先生，于是跑过去救他。没想到我的好老师颇有几招，他突然转了个身，从仆人身旁穿过来，还用脚绊了一下，使那个家伙撞在一块界石上摔破了头。

"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让我握您的手：您是一位勇士。"

"我想，实际上，"我的好老师说，"过去我也有点儿是杀人犯。不过我还不至于反常到以此为荣的程度，只要别人不对我进行过分的责备就行了。我根本不习惯使用暴力，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更适于在学院的讲坛上教授文学，而不宜在一块界石旁和仆人们搏斗。"

"哎！"唐克蒂尔先生又说，"这还不是您干的最要命的事情，我相信您打死了那个包税人。"

"真的？"长老问。

"跟我用剑戳了那个混蛋的肚子一样确实。"

"在目前的情况下，"长老说，"首先应该祈求上帝的宽恕，我们只对他负有杀生的责任。其次要赶到泉边去洗一洗，我的鼻子好像在淌血。"

"您说得对，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现在肚子开花死在阴沟里的那个坏家伙也打破了我的额头，太无礼了！"

"宽恕他吧，"长老说，"这样您就能得到他的宽恕。"

“这就好了，”唐克蒂尔先生说。“您有酒，我口袋里有骰子和纸牌，可以玩了。”

“不错，”我的好老师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消遣。一场纸牌戏，先生，是一本人们称之为小说的关于冒险的书。比起同一类的其他书籍来，它有一种特殊的好处，在读的同时就可以做，而且读它不用懂得它的文字，做也无需冒险的精神。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还因为在每当人们弄乱了页数的时候，它就给人以一种既有规律而又新鲜的感觉。它是如此巧妙，无论怎样欣赏都不为过分。因为从数学的原理来看，它可以构成千万种有意思的组合和许多特殊的比例，人们曾错误地把它当作真理来信仰，从中发现心灵的秘密、命运的奥妙和未来的神秘。我说的这些尤其适用于波希米亚人的塔罗纸牌① 戏，它是牌戏中最有趣的一种，后来发展成皮克牌牌戏。应当回顾一下发明纸牌的古人，对我来说，虽然总的说来我不知道任何一篇使我确实有发言权的文章，我还是相信它们出自迦勒底人。不过从目前皮克牌牌戏的形式来看，它不会比查理七世国王的时代更早。如果真是如此，像我想起曾在塞兹读过的一篇深奥的论文里所说的那样，红心就是以象征的方式代表漂亮的阿涅斯·索雷尔②，黑桃的名称是帕拉斯，其实它是让娜·迪利斯，也叫做圣女贞德③。她以自己的英勇恢复了君主政体，后来在鲁昂被英国人放在一只大锅里煮死了。我路过这个城市的时候还见过这只两个里亚④ 看一次的大锅。某些历史学家却偏说这个少女是在一个大柴堆上被活活烧死的。人们从尼科尔·吉尔⑤ 和

---

① 主要供占卜用，有78张；比一般纸牌长。
② 查理七世宠妃（1422—1450）。
③ 法国女英雄（1412—1431）。
④ 法国古铜币名。
⑤ 法国编年史家，死于1503年。

昂16公里的偏僻吓人的乡村里，那儿只有杨树、野草和树林。应该在那儿等风声过去，而且还能打猎。可是必须尽快找到一辆驿站快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一辆轿式马车。”

“这件事情，先生，”长老说，“我来替您办。‘牧羊女’路口的‘红马’客栈，会向您提供好马和各种车辆。我在给圣·爱尔奈斯特夫人当秘书时认识了客栈老板。他乐于招待贵族，我想他一定已经死了，不过他应该有个十分像他的儿子。您有钱吗？”

“我身上有一大笔钱，”唐克蒂尔先生说，“所以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能考虑回家，警官们会找到我，把我送到裁判所去的。我把仆人们忘在卡特琳的房子里，天知道他们在那儿怎么样了，不过我也不愁。我打他们，而且不付工资，然而对他们是否忠实也没有把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马上到‘牧羊女’路口去吧。”

“先生，”长老说，“我要向您提个建议，希望它能使您高兴。烤肉钎和我，我们住在克鲁阿·德·萨布隆一个炼金术士的破城堡里，您很容易在那儿过12个小时而不被人发现。我们给您带路，然后在那儿等车子准备好。好在萨布隆离‘牧羊女’路口不远。”

唐克蒂尔先生对这种安排没有异议，于是我们便在胖脸上喷着水的小海神面前决定，先到克鲁阿·德·萨布隆去，然后到‘红马’客栈搞一辆轿式马车到里昂去。

“我跟你们说知心话，先生们，”我的好老师说。“我小心地带出来的三瓶酒，一瓶不幸在德·拉盖利托德先生的头上打破了，另一瓶在我逃跑时碎在口袋里，这两瓶酒都是令人惋惜的。第三瓶出乎意料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

他说着从衣服底下抽出酒瓶放在桌边。

运时打开来读一下。对一个干我这一行的人来说，成为一个杀人犯，有被送进教会监狱的危险，真是一种残酷的不幸。一想到宗教裁判官，我的心便如坠深渊，我觉得只需要这部杰作里的一页就能使它坚定起来。”

他一面说着，一面在泉水那头猛地坐了下去，以致他身体正中间那一部分都被水湿透了。可是他毫不在意，甚至几乎没有察觉，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果然带着的波伊提乌，戴上他那副只剩下一个裂了三处的镜片的眼镜，开始在小书里找起最适合他境遇的那一页来。如果他那副残缺不全的圆框眼镜、眼睛里涌上来的泪水和天空的微光还能允许他寻找的话，他本来无疑是能够找到，而且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可是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指责起在云层边上露出尖角的月亮来。他激烈地责问它，并且痛骂道：

“诲淫、下流、好色的星球啊，你照起人类卑鄙的勾当来永不疲倦，对寻找道德准则的人却不肯给一线光明！”

“也好，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既然月亮这个婊子的光明只够在街上走路而不够玩皮克牌牌戏，我们就马上到您跟我说过的城堡里去吧，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决不能让人看见。”

这个建议很好。在对着瓶嘴把酒都喝完之后，我们三个人便踏上了到克鲁阿·德·萨布隆去的路。我和唐克蒂尔先生在前面走，我的好老师由于裤子湿透而放慢了脚步，他身上滴水、嘴里哼哼唧唧地诉着苦跟在我们的后面。

第十七章

到达萨布隆花园的绿门的时候，曙光已经照射着我们疲倦

帕基埃① 的书中知道，圣·卡特琳和圣·玛格丽特都对她显过身。当然不是上帝把她们派到她那里去的，因为他决不是那种知识不多却信仰坚定、只知道是拜占庭的僧侣们创造了玛格丽特和卡特琳的人。那些僧侣丰富而野蛮的想象把殉教者名册全都搞乱了。现在有一种亵渎宗教的可笑说法，声称上帝曾让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圣徒向这个让娜·迪利斯显身，古代的编年史家也是毫不担心地传播这种说法的。为什么他们不说上帝还向少女金发伊瑟、梅吕西纳、大脚贝特，以及骑士小说中所有的女英雄都派去了圣徒？这些小说的存在并不比贞女卡特琳和贞女玛格丽特的存在更离奇。在上个世纪，德·瓦洛阿先生曾起来以理性反对这些粗俗的无稽之谈，它们既反对宗教，又违背真理。历史上要是有个有知识的修道士就好了，他会区分哪些是应该崇拜的真正的圣徒，哪些是虚构的，如玛格丽特、吕丝或吕西亚、欧斯塔斯，甚至圣·乔治，我对他也颇为怀疑。

“如果我有一天能退隐到某个漂亮的、备有一个丰富的图书馆的修道院里去，我要用我在可怕的风暴和频繁的灾祸中幸存的余生来完成这个任务。我渴望清静的环境，愿意得到适合我年纪和职业的淡泊的安宁。”

当瓜纳尔长老讲着这些难忘的话的时候，唐克蒂尔先生根本没听，坐在泉边摔着纸牌，像一个魔鬼似地诅咒着，因为一点都看不清，所以无法玩一局皮克牌牌戏。

“您说得对，先生，”我的好老师说。“是看不清了，我也感到有点难受。倒不是完全因为打不成牌，这我可以轻易地放弃，而是因为我想读几页波伊提乌的《安慰集》。我衣袋里一向装着它的袖珍本，以便使它总在手头，碰到像今天这样的厄

① 法国历史学家（1529—1615）。

运时打开来读一下。对一个干我这一行的人来说，成为一个杀人犯，有被送进教会监狱的危险，真是一种残酷的不幸。一想到宗教裁判官，我的心便如坠深渊，我觉得只需要这部杰作里的一页就能使它坚定起来。”

他一面说着，一面在泉水那头猛地坐了下去，以致他身体正中间那一部分都被水湿透了。可是他毫不在意，甚至几乎没有察觉，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果然带着的波伊提乌，戴上他那副只剩下一个裂了三处的镜片的眼镜，开始在小书里找起最适合他境遇的那一页来。如果他那副残缺不全的圆框眼镜、眼睛里涌上来的泪水和天空的微光还能允许他寻找的话，他本来无疑是能够找到，而且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可是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指责起在云层边上露出尖角的月亮来。他激烈地责问它，并且痛骂道：

“诲淫、下流、好色的星球啊，你照起人类卑鄙的勾当来永不疲倦，对寻找道德准则的人却不肯给一线光明！”

“也好，长老，”唐克蒂尔先生说。“既然月亮这个婊子的光明只够在街上走路而不够玩皮克牌牌戏，我们就马上到您跟我说过的城堡里去吧，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决不能让人看见。”

这个建议很好。在对着瓶嘴把酒都喝完之后，我们三个人便踏上了到克鲁阿·德·萨布隆去的路。我和唐克蒂尔先生在前面走，我的好老师由于裤子湿透而放慢了脚步，他身上滴水、嘴里哼哼唧唧地诉着苦跟在我们的后面。

第十七章

到达萨布隆花园的绿门的时候，曙光已经照射着我们疲倦

的眼睛。我们用不着去提门环，房主人把钥匙交给我们已经有些日子了。恰当的安排是让我的好老师和唐克蒂尔在小路的阴影中谨慎地向前走，我则稍微落后一点，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注意忠实的克利东和厨房里的小厮们，他们可能会看见潜入家里的人。这种无疑是合理的安排，却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因为在两个同伴登上楼梯、进了预定在那儿把唐克蒂尔先生藏到坐车逃跑为止的我自己的房间之后，我才刚刚爬到三楼，正好遇见了穿着红锦缎长袍、手持一枝银烛台的达斯塔拉克先生。他习惯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好啊，我的孩子，”他对我说，“您和女人中断了一切关系，摆脱了不良伴侣可能带来的危险，您难道不为此感到幸运吗？在生活放荡的女人那里，常常会发生口角打架等侮辱性的、粗暴的场面，而在庄重的空中姑娘们之间，您就无需为此担心了。您处在仙女们喜爱的清静之中时，会体验到一种美妙的安宁。”

我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我马上从他的神色上知道他毫无那种意思。

“我正巧碰见您了，我的孩子。”他接着说。“您若跟我一起到我实验室里去一下，我将非常感激。”

我跟他去了。他用一把至少有三尺多长的钥匙开了这个该死的房间的门，不久以前我就是看见从这里冒出了强烈的闪光。当我们两个进了实验室之后，他请我把快要熄灭的火生旺一点。我往炉子里扔了一些木片，那里不知是煮的什么东西，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他摇动着小杯子和长颈瓶、忙着烧什么脏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呆坐在一条板凳上，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他迫使我睁开眼睛，来欣赏他手里拿着的一个带玻璃罩的绿色陶土壶。

“我的孩子，”他对我说，“您要知道这个能升华的仪器叫阿吕台尔。它里面有一种液体，看的时候要当心。我告诉您这种液体不是别的，就是哲学家的水银。别以为它的颜色总是这么深，它马上会变白的，那时就能把金属变成银子了。由于我的技术和本领，它还会变红，具有把银子变成金子的能力。把您关在这个实验室里对您当然会有好处，在这些了不起的操作完成之前您决不要离开，至多只要两三个月。不过您太年轻，也许会感到闷得难受，这次您只要观察一下开头的操作就行了，看的时候请您往炉子里多加木柴。”

他说完又埋头摆弄起他的小玻璃瓶和曲颈甑来。我这时却一直在思索着我的厄运和不慎给我造成的可悲处境。

“唉！”我一边往炉子里扔劈柴一边思忖着，“这时候警察正在追捕我们，我的好老师和我。可能要坐牢，肯定要离开这个城堡了，在这里我虽然缺钱，可是有饭吃，还有一个体面的职业。我再也不敢来见达斯塔拉克先生了，他还以为我是在魔法造成的静静的欢乐中过夜的呢，要真这样可比我现在强多了。唉！莫萨伊德的侄女雅爱尔小姐，夜里总是在我的房间里那么可爱地把我叫醒，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而且她一定会忘记我。也许会爱上另一个人，给他以同样的爱抚。这种不贞哪怕想一想我都受不了，可是世事如流水，对任何情况都该有个准备才好。”

“我的孩子，”达斯塔拉克先生对我说，“您添的木柴根本不够。我看您还没有完全了解火的巨大作用，它可以煮熟水银，把它变成我马上可以采摘的神奇果实。再加点木柴！我的孩子，火是最优良的元素，这我已对您讲过多次了，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去年冬季，有一天很冷，我到亭子里去看莫萨伊德，发现他坐着，脚搁在脚炉上。我注意到脚炉里冒出相当多的热

气，把这位哲人的长外套都涨得掀了起来。由此我得出结论，如果火更旺一点，莫萨伊德无疑会升到空中，他确实是应该升天的。如果能在某个壶里放有足够数量的热气，我们就能用这个办法，像在海上一样轻易地在云中遨游，在太空里访问蝰蟒们的住所。这一点我以后空闲了再考虑，我对制造这样一个火壶很有信心。可是现在还是干活吧，您再往炉子里添点木柴。”

他又把我在这个像着了火一样的房间里留了一段时间，我真想马上逃出去，尽快找到雅爱尔，我急于向她诉说我的不幸。最后他走出了实验室，我以为自己自由了，可是这个希望仍然落了空。

“今天早晨天气不错，”他对我说，“尽管有点儿阴沉。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著作的翻译，如果您和您的老师能像开始进行时那样把它完成的话，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荣誉。在重新工作之前，您难道不乐意跟我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吗？”

我懊恼地跟他走到花园里，他跟我说的话是这样的：

“我愿意独自跟您在一起，我的孩子，以便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您能提防一个有朝一日可能威胁您的巨大危险，我甚至责备自己没有想到及早地提醒您，因为我要告诉您的是一件后果极其严重的事情。”

他说着话把我带到了通向塞纳河沼泽地的大路上，这里看得见律埃、瓦莱里埃山和它的十字架。这条路他走惯了，虽然有几棵树干横在路上，但还是能走得通的。

“问题在于，”他继续说，“要让您知道您背叛您的蝰蟒时会遭到什么危险。我荣幸地让您认识了这个非凡的女人，我不想问您跟她的关系。您自己体会得到，我也相信，您谈论这种关系时总有点踌躇，也许在这一点上您是可嘉的。如果说蝰蟒对于情人们的谨慎与宫廷和城市的女人有根本不同的想法，

那么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美妙爱情的特点就在于不可言传，到外面去乱讲则是亵渎了这种高尚的感情。

“不过您的蝾螈——要是我过于好奇，我可以轻易地知道她的名字——也许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她最强烈的一种情感，也就是嫉妒。她的同类都有这种共同的特性。记住这一点，我的孩子：蝾螈们不会受到背叛而不报复。她们发誓要进行可怕的复仇。神奇的巴拉塞尔苏斯讲过一个例子，肯定足以引起您有益的敬畏，所以我愿意让您知道。

“从前德国的斯托劳城有个化学哲学家，他跟您一样和一个蝾螈有关系。他道德败坏，竟和一个女人可耻地欺骗了她。那个女人确实很美，不过也没有超过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程度。一天晚上，他正和他的新情妇及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宾客们看见他们头上有一条美妙无比的大腿在发亮。蝾螈显示它是为了让人知道她不该遭到情人的伤害。接着愤怒的空中女人就把不忠实的家伙打得中风了。生来该受骗的庸人以为他的死是正常的，了解内情的人则知道是谁的手打击了他。我要告诉您的，我的孩子，就是这些意见和这个例子。”

它们对我不像达斯塔拉克先生想象的那样有用。我一边听，一边在考虑别的伤脑筋的问题。我脸上一定流露出了不安的神情，因为杰出的神秘学家转过来看着我，问我是否会因为年轻，而对一种处于严厉惩罚的威胁之下的约束感到厌烦。

“这方面我可以使您放心，”他补充说。“蝾螈们的嫉妒，只有在情人和女人们把她们当作对手时才会产生。实际上这并非真正的嫉妒，而是怨恨、愤怒和厌恶。蝾螈们具有十分高贵的灵魂和洞察入微的智慧，她们相互之间决不嫉妒、也不会向一种出自野蛮时代、人类至今还沉浸于其中的情感让步。相反，她们会愉快地和同伴分享在哲人身边尝到的乐趣，也乐于把最

漂亮的姐妹带给她们的情人。您不久便能切身体会到她们的礼节跟我所说的一样。用不了一年，甚至不用六个月，您的房间里每天都会有五六个姑娘来幽会，她们会在您面前争先恐后地解开闪光的腰带。您尽可以和她们互相爱抚，不要有什么顾虑，我的孩子。您的朋友不会因此而嫉妒。既然她很有智慧，那怎么会生气呢？您也一样，要是您的蝾螈暂时离开您去探望另一个哲学家，您也不要不适时宜地发火。要明白这种被人类带进两性结合中去的残忍的嫉妒，是一种基于最滑稽的幻觉之上的野蛮情感。它建立在当一个女人献身后便被占有的观念上，这纯粹是一种文字游戏。”

达斯塔拉克先生跟我说着话，走上了曼德拉草的小路，我们已经看见了树丛之间莫萨伊德的亭子。这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可怕的声音，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声音是嘶哑的，还伴随着尖厉的格格声。再走近一点，就听得出这些声音时高时低，每句话都以某种单调的旋律结束，谁听了都要打哆嗦。

又走了几步之后，我们伸着耳朵，能够听清这些古怪的话的意思了：

“听听埃利塞① 对放肆而快活的孩子们的诅咒吧，听听巴拉克对梅洛斯的咒骂吧。

“我以阿尔希塔里埃尔的名义谴责你，他也叫战神，握着一把发光的剑。我以萨尔达里芬的名义诅咒你死去，他把以色列孩子们奉献的鲜花和漂亮的花环献给了他的主人。

“诅咒你，狗！骂死你，公猪！”

我们向骂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莫萨伊德在门槛上站着，举着胳膊，两手弯成爪子的模样，钩形的指甲在太阳的映

① 犹太先知。

照下闪光。他戴着肮脏的锥形冠，油晃晃的长袍敞开时露出了干瘦的、弯曲在破裤子里的大腿，活像个纠缠不休的、要饭的老魔法师，眼睛贼亮贼亮的。他骂着：

“以所有星球的名义诅咒你，以所有车轮的名义诅咒你，以埃塞希埃尔① 见过的神秘畜牲的名义诅咒你！”

接着他把弯成爪子形状的长胳膊伸到面前，又骂道：

“以所有星球的名义，以所有车轮的名义，以神秘畜牲的名义，你滚到死人堆里去吧！”

我们在树林里走了几步，以便看看莫萨伊德是向谁挥舞胳膊和发火。我极为惊讶地发现了热罗姆·瓜纳尔先生，他衣服的一角被有刺的荆棘丛钩住了。黑夜的凌乱都体现在他的身上：领子和裤子撕破了、袜子上沾满烂泥、衬衣敞开着，叫人可怜地想起我们共同的不幸遭遇。最要命的是，那副从未离开过他面孔的高贵而微笑的神气，由于他肿胀的鼻子而消失了。

我向他跑过去，并且十分侥幸地把他从荆棘丛上拉了下来，只留下了一块裤片。莫萨伊德再也没有什么可骂的，回到屋里去了。他只穿着旧拖鞋，所以我注意到他的腿肚子就在脚的当中，后面的脚跟和前面的脚背几乎同样突出。这种模样使他走路的姿态非常难看，否则本来该是挺高贵的。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我的好老师叹息着对我说，“这个犹太人一定有伊萨克·拉克丹姆② 附在身上，才能像这样用各种语言来辱骂。他以极为丰富的形象化比喻咒我暴死，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用14种不同的方言把我叫做猪。如果他身上不差几个能认得出的记号的话，我真会以为他是上帝的敌人伪基督。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卑鄙的犹太人，作为耻辱标记

① 四个杰出的希伯莱先知之一(公元前六世纪)。

② 荷兰人对流浪犹太人的称呼。

的圆形绸片，从来没有用在一个如此疯狂的异教徒的衣服上。对他来说，他不仅该有从前系在犹太人衣服上的圆形绸片，而且也该有现在系在流氓身上的圆形绸片。”

现在轮到我的好老师大发雷霆了，他向消失的莫萨伊德挥舞拳头，责骂他把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还吞食婴儿们的肉。

达斯塔拉克先生靠近他，用手指上戴的红宝石碰碰他的胸部。

“了解宝石的特性是有好处的，”这位杰出的神秘学家说道。“红宝石能平息怨恨，您马上会看到瓜纳尔长老先生恢复他温和的天性。”

我的好老师已经在笑了，主要倒不是由于宝石的效力，而是由于一种使这个可敬的人超越人类情感的哲学的作用。因为，在我的故事变得难以理解和令人伤心的时候，我也应该说，在难得碰到的情况下，热罗姆·瓜纳尔先生都给我作出了明智的榜样。

我们问他为什么吵架，可是从他含糊不清的回答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不想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起初我疑心雅爱尔是否牵连在里面，因为我们听到叔叔和侄女在亭子里大声争吵，锁门声里夹杂着莫萨伊德格格的尖叫声。我再一次试图从我的好老师那里得到某些解释。

“对基督教徒的仇恨，”他对我们说，“在犹太人心里是根深蒂固的，莫萨伊德就是一个可恶的例子。在他可怕的尖叫声里，我相信听出了上个世纪犹太教对荷兰的一个矮个儿犹太人所发出的某些诅咒。他叫巴吕克或者贝内迪克特，而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斯宾诺莎①，他创立的哲学几乎从一开始便被杰出

①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1632—1677)，他发展了宗教的唯理论。

的神学家们彻底驳倒了。可是我觉得这个老末底改的诅咒比那更可怕，我承认自己有点慌乱，想躲开这连珠炮般的漫骂，不幸却陷入了荆棘丛中，衣服和皮肤都有好几个地方被牢牢地钩住，差点儿就要留在那儿了。要是烤肉钎、我的学生，不把我拉出来的话，我现在还会在那里疼得要命呢。”

“荆棘倒没什么，”达斯塔拉克先生说。“长老先生，我担心的是您曾在曼德拉草上走过。”

“区区小事，”长老说，“我当然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您错了，”达斯塔拉克先生激动地说。“只要踏上一棵曼德拉草，就会陷入一场爱情的罪恶之中而悲惨地死去。”

“先生啊，”我的好老师说，“到处都是危险，我看只能把自己紧紧地关在图书馆王后达斯塔拉克图书馆动人的围墙里生活了。刚离开一会儿，不算别的，埃塞希埃尔的畜牲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您不跟我谈谈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的消息吗？”达斯塔拉克先生问道。

“它在照常进行，”我的好老师回答说，“尽管目前有些迟缓。”

“应该想到，长老先生，”神秘学家说，“要掌握重要的秘密是离不开这些古代著作的知识的。”

“我会用心去想的。”长老说。

达斯塔拉克先生放心了，便在农牧神雕像的脚下离开了我们。雕像的头掉在草丛里，却仍然毫不在意地吹着笛子，似乎要向诱惑它的蝾螈们奔过去。

我的好老师挽住我的胳臂，以终于能自由地谈话的神气说：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我不应该向您隐瞒一次相当

奇特的遭遇，它今天早晨发生在城堡的顶楼里，那时您在二楼被这个爱拉风箱的疯子留住了。因为我清楚地听见他请您帮他到厨房里去烧东西。那儿可不像您父亲雷奥那尔德师傅的厨房那样喷香和信奉基督教。唉！我何时才能重见'鹅掌女王'烤肉店和布兰索先生挂着圣·卡特琳之像的书店，我曾在那儿多么愉快地浏览刚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运来的书籍！”

“唉！”我热泪盈眶地喊道，“我自己又何时能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重新看到我生长的圣·雅克街和亲爱的父母？我们的不幸会使他们十分痛苦。不过请您讲一下，我的好老师，您所说的今天早晨发生的相当奇特的遭遇，还有这一天里的事情。”

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同意像我希望的那样给以解释，他是这么说的：

“要知道，我的孩子，我跟唐克蒂尔先生顺利地到达了城堡的最高层。他虽然为人粗暴、胸无点墨，我还是很喜欢他。他头脑里既无卓越的知识，又没有玄妙的情趣，然而他身上闪耀着青春的活力，热血往往可笑地冲动。他像了解女人一样了解世界，因为他在上面，而且对哲理一窍不通。他自称的无神论乃是天真。他渎神的言论并无恶意，他感官的热情一消失，你就会看到这些渎神言论也不翼而飞了。上帝在这个灵魂里除了马、纸牌和女人之外没有别的敌人。在一个真正不信教的人、例如贝尔① 先生的头脑里，真理碰到的敌人要更为可怕和危险。不过，我的孩子，我看我是在给您描绘一个人或是性格了，而您等我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我马上满足您的要求。和唐克蒂尔先生到了城堡的最高

① 法国作家(1647—1706)，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先驱。

层之后，我让这位年轻的贵族进了您的房间。按照我们，您和我，在小海神泉边答应他的诺言，我请他像主人一样使用您的房间。他挺乐意地照办了，脱了衣服，只穿着长统靴就上了您的床。为了不受黎明的干扰，他还放下了床帏，不久就睡着了。

“至于我，我的孩子，在回到我的房间里之后，尽管累得要命，但我在波伊提乌的书里找到适合我境况的警句之前决不休息。我没有找到一个完全适合的句子。伟大的波伊提乌的确未曾想到用包税人自己地窖里的酒瓶打碎他脑袋的灾祸。不过我还是在这篇令人赞赏的论文里收集了一些不适用于目前情况的格言。然后我把睡帽拉到眼睛上，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非常平静地睡着了。似乎才过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办法来知道时间，我的孩子，衡量时间的唯一手段是我们的行动，而睡眠时它们都停止了——我觉得有人拉我的胳膊，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喊着：‘喂！长老，喂，您醒醒！’我以为是警官来抓我，要送我到宗教裁判官那儿去，心里便盘算着是否该用蜡烛台打碎他的脑袋。不幸得很，我的孩子，贤人一旦离开他以坚定而谨慎的步子所走的中庸之道，就确实不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第一次过失的后果会导致新的过失。要想理解克雷维埃先生如实报道过的罗马皇帝的生平，现在头脑里就该懂得这一点。这些君王出生时并不比别人可恶。外号叫卡利古拉的凯尤斯天性聪明，很有判断力，也能接受友谊。尼禄生来对武功极感兴趣，他的气质把他带向一切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一次过失使这两个罗马皇帝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以后一直到悲惨地死去为止都是如此。克雷维埃先生的书就写这些事情。我认识这个机灵的人是他在博韦学院里教授文学的时候。如果我的生活里不是充满了无数的障碍，要是我天生的才能没有把我引入各种使我失足的陷阱，我今天本来也会教授文学

的。我的孩子，克雷维埃先生是个品行正派的人，他讲授一种严格的伦理，有一天我听他说过，一个背叛夫妇信义的女人能干出杀人放火这一类最严重的罪行。我向您转述这句格言，是为了使您对这位牧师的神圣的严肃有一个概念。不过我看来是离题了，我马上在故事中断的地方接着讲下去。正当我以为警官向我举起了手，我似乎已置身于大主教的监狱里的时候，我弄清了原来是唐克蒂尔先生的面孔和声音。‘长老，’这个年轻贵族对我说，‘我刚才在烤肉钎的房间里碰到了一件怪事。我睡着的时候有个女人进了房间，她钻到我的床上，用不断的爱抚、温柔的称呼、甜蜜的低语和热情的亲吻把我弄醒了。我撩开床帏，好看看自己运气如何。我看到她长着棕色的头发，热情的眼睛，是个绝代佳人。可是她马上大叫一声，生气地逃走了，然而我还是追上了她，在走廊里把她抓住紧紧地拥抱着。她起初拼命挣扎、抓我的脸，为了照顾她的体面，我让她抓了个够，然后我们就开始弄清是怎么回事。她很高兴地知道我是贵族，而且不是穷鬼，马上便觉得我不讨厌了。正当她对我很有好感的时候，一个穿过走廊的仆人把她吓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所能相信的，’唐克蒂尔先生补充说，‘就是这个可爱的姑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另一个人才来的。她弄错了房门，所以大吃一惊、感到害怕。不过我已经使她放心，而且要不是因为这个仆人，我就已经完全赢得她的情意了。’我坚信这种假设。我们一起想过这个美人儿是为谁而来的，并且一致认为，像我跟您说过的那样，烤肉钎，她是为达斯塔拉克这个老疯子来的，他在您房间的隔壁，也许就在您自己的房间里背着您勾引她。难道您不这么想吗？”

“再可能也没有了。”我答道。

“对此决不要有任何怀疑，”我的好老师又说。“这个魔法师用他的蝾螈来嘲笑我们，实际上他却在讨好这个漂亮的姑娘，真是个伪君子。”

我请我的好老师接着讲他的故事，他乐意地照办了。

“我的孩子，”他说，“我简要地复述一下唐克蒂尔先生跟我说的话。他的头脑庸俗、低级，所以说起鸡毛蒜皮的事情来不厌其烦。我们则应该相反地尽量用几句话来加以概括，力求简洁明了，而把大量动人的语言用来进行道德上的教育和劝导，那种时候就应该像雪崩一般地滔滔不绝。因此，当我跟您说唐克蒂尔先生曾对我保证，他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发现了异乎寻常的美、魅力和可爱之处时，我就足以使您了解他说的话了。他说到最后问我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她是谁。我根据您向我描述过的样子，回答他说我认为她是犹太教教士莫萨伊德的侄女，名叫雅爱尔，有天夜里我就在这个楼梯上拥抱过她，不同之处只是一个在三楼，一个在二楼。‘我希望，’唐克蒂尔先生驳斥说，‘还有别的不同之处，因为就我而言，我是把她抱得很紧的。您对我说她是个犹太人，我也同样感到遗憾。尽管不信上帝，我感情上还是有点偏爱基督教。可是谁了解她的出身？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被拐骗的孩子？犹太人和波希米亚人天天都在拐骗。再说人们也总觉得圣母也是犹太人。我不管她是不是犹太人，她使我中意，我要她，而且会占有她。’这个年轻的疯子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我的孩子，请让我坐在这张长满苔藓的凳子上，因为忙了一夜，格斗、逃跑，我的腿都要断了。”

他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他空空的鼻烟盒，忧郁地注视着它。

我坐在他的身边，既不安又沮丧。这段故事给我带来了极

大的痛苦。我诅咒命运，在我亲爱的情妇不知道我正在炼金术士的炉子里拨柴火，而依然怀着最热烈的柔情来找我的时候，它竟让一个粗鲁的人取代了我的位置。雅爱尔极有可能的不专一使我心痛欲裂。我本可以指望我的好老师在我的对手面前更谨慎一点，我很有分寸地责备他不该说出雅爱尔的名字。

“先生，”我对他说，“向一个如此淫荡和如此粗暴的贵族提供这样的线索，不是有点冒失吗？”

我的好老师似乎根本没听见。

“真是不幸，”他说，“我的鼻烟盒在夜里搏斗时打开了，里面的烟草在口袋里跟酒混在一起，成了一团叫人讨厌的东西。我不敢要求克利东替我把几片烟叶揉成碎末，这位仆人兼法官的脸看起来非常严厉、冷冰冰的。尤其是夜里挨打之后我的鼻子痒得厉害，不吸鼻烟就更加难受，您看我都臭歪死了，它一定要吸，可是连一点烟草也没有。我只得以淡漠的心情来忍受这个小小的不幸，等着唐克蒂尔先生把他烟盒里的烟分给我一点。说起这位年轻的贵族，我的孩子，他特意跟我说过：‘我爱这个姑娘。记住，长老，我要把她带走，跟我们一起坐驿车。哪怕我要在这里呆八天、一个月、六个月甚至更多的日子，没有她我决不出发。’我向他指出任何迟缓都会带来危险，可是他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很大的危险他倒觉得很小。‘您，长老，’他对我说，‘您跟烤肉钎是要被绞死的。至于我，我只有进巴士底狱的危险，我在那儿会有纸牌和姑娘，我家里也很快会把我救出来，因为我的父亲将使某个公爵夫人或某个女舞蹈演员对我的命运发生兴趣。还有，虽然我的母亲看起来已经笃信宗教，她也会为了照顾我而回忆起两三个王公[1]。所以这是一件确定不移的事情：我要末和雅爱尔走，要末就不走。长老，您可以跟烤肉钎租一辆驿站快车走。’

“这个无情的人完全清楚，我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跑。我试图使他恢复最初的决心，我是迫切的、热忱的、甚至是在告诫他，但是却徒劳无功，我白白地发挥了使我在大教堂讲坛上获得过荣誉和金钱的口才。唉！我的孩子，人们常说，我的任何行动都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甜蜜的果实，圣经里传道书的这句话正是为我而写的：在日光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② 我的话非但没有使这位年轻贵族清醒过来，反而使他更加固执。不瞒您说，我的孩子，他向我表示他完全指望我来实现他的愿望，他催我去找雅爱尔，许给她一小捆荷兰布衣服、餐具、首饰和一大笔年金，要她决定跟他逃走。”

“哎！先生，”我叫了起来，“这个唐克蒂尔先生的蛮横无礼真是少见。要是雅爱尔知道了这些建议，您以为她会如何回答？”

“我的孩子，”他答道，“她这时候已经知道了，而且我想她是会赞成的。”

“既然如此，”我激动地说，“应该通知莫萨伊德。”

“莫萨伊德，”我的好老师答道，“早已有人通知他了。刚才在亭子附近，您已经听到了他最后的怒吼。”

“什么？先生，”我敏感地说，“您通知了这个连他的家庭都是可耻的犹太人！真的是您！请允许我拥抱您。不过照这么说，我们所看到的莫萨伊德的怒火，是冲唐克蒂尔先生，而不是冲您发的了？”

“我的孩子，”长老以高尚诚实的神气说道，“对人类弱点的合理宽恕、乐于助人的仁慈、一颗敏感的心灵里不谨慎的善意，常常使人们做出轻率的举动，使他们受到无聊的世俗见

① 即国王的兄弟子侄。
② 原文为拉丁文：见《传道书》第二章。

解的严酷对待。不瞒您说，烤肉钎，我向这位年轻贵族的恳求让步了，好心地答应代表他去找雅爱尔，为了使他诱拐成功而不遗余力。”

“唉！”我叹道，“您竟然履行了，先生，这个令人遗憾的诺言。我无法向您表达，这种行为使我受伤和痛苦到了什么程度。”

“烤肉钎，”我的好老师严厉地对我说，“您说的话像一个伪君子。一个既可亲又严肃的博士说过：‘把眼睛转过来看看您自己，不要评论别人的行为。评论别人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常常会出差错，往往会犯错误，而在反省和评论自己的时候，却总会有所收获。书上有这句话：‘您决不要害怕人们的评论’，使徒圣·保尔也说过：‘我对在人类法庭上受审毫不介意’。我这样对照最动人的格言，是为了教育您，烤肉钎，恢复您身上朴实温和的谦逊，而不是为了洗刷自己，我的许多罪恶也使我不安和难受。毫不犯罪是困难的，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每走一步都不要陷于绝望，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同时具有原罪和用上帝儿子的血赎罪的性质。我决不粉饰我的过失，还向您承认，我应唐克蒂尔先生的请求而担负的使命，是来自夏娃的堕落，可以这么说，这是她堕落所造成的无数后果之一，与我现在体会到的谦卑而痛苦的感情——它来自我使灵魂永远得救的心愿和希望——恰恰相反。应该向您指出人类总是在罚入地狱和赎罪之间荡来荡去。告诉您我今天早晨在这架秋千上坏的一头呆过之后，现在正处在好的一头。所以我向您承认，在走完了可以看到莫萨伊德亭子的曼德拉草之路以后，我躲在一个荆棘丛后面，等着雅爱尔出现在窗口。她不久便露面了，我的孩子，于是我脱帽示意，要她下来。她乘老看守不备来到了树丛后面，我在那儿小声地把昨夜的冒险讲给她听，因为她还

不知道。我向她透露了狂热的贵族为她作出的安排，指出这关系到她的利益，同样关系到我自己和您的灵魂的得救，烤肉钎，只有她答应跟我们一起走，逃跑才能成功。我用唐克蒂尔先生的诺言来打动她：‘要是您今晚同意跟他走，您将会有一大笔市政府的年金，一捆比女歌剧演员或庞德蒙的女修道院院长还要华丽的服装，还有一套漂亮的银餐具。’‘他把我当成一个轻佻的女人，’她说，‘真是个傲慢的家伙。’‘他爱您，’我答道，‘您不想受到别人的崇拜吗？’‘我要的是炖肉和蔬菜的西班牙式杂烩锅，’她又说，‘要挺沉的才行。他跟您说起西班牙杂烩锅了吗？去吧，长老先生，去跟他说……’‘我跟他说什么？’‘说我是一个正派的姑娘。’‘还说什么？’‘说他胆子真大！’‘就这些吗？雅爱尔，您要救救我们！再告诉他今晚出发时他为我签一张像样的支票我才肯走。’‘他会给您签的，这事就算定了。’‘不，长老，我还想学音乐呢，要是他不保证教我库普兰① 先生的课程，那就什么都不用谈。’

“我们正在就这个问题会谈的时候，不幸老莫萨伊德发现了我们，他没听见我们的话，可猜出了这些话的意思。因为他马上把我称作勾引少女的人，对我百般辱骂。雅爱尔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独自呆在您看到的地方，面对着这个弑神者的狂怒，是您把我拉了出来，我的孩子。实际上，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诱拐已得到同意，我们的逃跑就有了把握。圆形绸片和埃塞希也尔的畜牲敌不过西班牙式的杂烩锅。我只是担心这个老末底改会不会用三道锁把他侄女关起来。”

“一点不错，”我回答时掩饰不住满意的心情，“我把您

① 法国作曲家(1668—1733)。

从荆棘当中拉出来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很响的钥匙和锁扣的声音。可是雅爱尔真的那么快就赞成这些不那么适当的，还劳您驾去告诉她的建议吗？我觉得颇为惊讶。您再说说，我的好老师，难道她没有对您谈起我，在叹息中说出我的名字，或者有什么别的表示？”

“没有，我的孩子，”瓜纳尔长老先生答道，“她没有说过，至少是我没有觉察到她说过。我也没有听到她说起她情人达斯塔拉克先生的名字，她对这个名字应该比对您的更为关注。不过您不要对她忘掉炼金术士感到惊讶。要想在一个女人的心灵里留下深刻而持久的烙印，仅仅占有她是不够的。人们的心灵几乎互不相通，这就使您看到了爱情令人痛苦的虚无。哲人应该对自己说：造物微不足道，我也是微不足道的。指望在一个女人的心里留下回忆，等于想在流动的水面上留下戒指的印记。因此我们不要想在流逝的浮云中安身，而应该专心于永恒的事物。”

“不管怎么说，”我答道，“雅爱尔被牢牢地锁起来了，她的看守者的警惕性是值得信赖的。”

“我的孩子，”我的好老师又说，“今晚她该到‘红马’去跟我们碰头，黑夜里是适于逃跑、诱拐、偷鸡摸狗和干秘密勾当的。我们必须依靠这个姑娘的计谋。至于您，您要在黄昏时分到达‘牧羊女’路口，您知道唐克蒂尔先生是个急性人，没有您他也会走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吃午饭的钟声响了。

“您不会没有针线吧，”他对我说，“我的衣服有好几个地方撕破了，吃饭之前我想补一下，以便恢复从前的体面。我的裤子尤其使我不安，它已经坏成这个样子，要是不马上补救一下，我觉得它就要完蛋了。

第十八章

我习惯地坐在神秘学家的餐桌旁，痛苦地想着这是我最后一次坐在这儿了。雅爱尔的不忠使我心里充满了忧伤。唉！我思忖着，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跟她一块儿逃走，看来这个愿望毫无实现的可能，然而它实现了，但却是以一种最最残酷的方式实现的。此刻我仍然钦佩我亲爱的老师的智慧，有一天我对某件事情急于求成，他曾用圣经的这句话来作为回答：给自己以打击①。我因为痛苦不安而毫无胃口，只是略略沾唇而已。我的好老师却依然保持着始终不变的优雅风度。

他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与其说是一个被当成凶手追捕、要过悲惨的流浪生活的人，倒不如说是《特里曼珠》②中描写的一个哲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林荫下侃侃而谈。达斯塔拉克先生以为我是在烤肉店过夜的，便客气地打听我善良的父母的情况。由于他的思考脱离不了幻觉，所以他接下去又说：

“我跟您说起这位作为您父亲的烤肉店主的时候，不用说是以世俗的、而决不是自然的观点来表达我的意思的，因为什么都不能证明，我的孩子，您不是一个气精的产儿。我倒宁愿更加相信这一点，只要生您的精灵——虽然很动人——稍微再强壮一些、再美一些。”

“哦！别这么说，先生，”我的好老师微笑着反驳说。“您还是行行好别提他的精灵，以免有损于他母亲的好名声。不过

---

① 原文为拉丁文，欲速则不达之意。

② 法国作家费纳龙(1651—1715)于1699年发表的史诗小说。主人公特里曼珠是奥德赛之子，曾出发寻父。

要是您更了解她的话，你就会和我一样，认为她决不可能跟一个气精发生过关系。她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从来都只向她的丈夫尽肉体的义务，从脸上就能看得出她是个贤慧的女人。在这方面，另一个烤肉店老板娘科尼昂夫人就大不相同了。我年轻时巴黎和外省都对这个女人议论纷纷，您没有听人说起过她吗，先生？她的情郎马里埃特先生后来当了唐热维里埃先生的秘书。他是个肥胖的人，每次见到他的美人儿都要留下一些珠宝首饰作纪念。今天留个洛林① 的十字架或圣神，明天留一块表或一串大环项链，要不就是一块手绢、一把扇子、一个盒子。他为她把圣·日耳曼市集上的珠宝商和布商都抢购一空。给的东西那么多，把烤肉店都摆满了。烤肉店主疑心这些是不义之财，于是暗中窥视她，不久就当场抓住了她和她的情郎。应该对您说这个丈夫只是个不光彩的嫉妒者，他生了气，可什么也没捞着。恰恰相反，因为那一对被埋怨声纠缠不休的情侣发誓要甩开他。马里埃特先生很有办法，弄到了一封信，上面盖有倒霉的科尼昂名字的印章。这时恶毒的烤肉店老板娘便对丈夫说：

'星期天请您带我到乡下去吃晚饭，我一定把它搞得很愉快。'

"她既温柔又迫切，被愚弄的丈夫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星期天，他们一起坐了一辆破马车到帕尔什龙斯去。可是刚到鲁勒，马里埃特布置的一队警察就把他绑架到比塞特尔，然后流放到密西西比州，现在还在那儿。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一支歌，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聪明随和的丈夫，

① 法国东部地区名。

眼睛半开半闭。
做人要顺应潮流，
不要去密西西比。

“毫无疑问，这是从烤肉店主科尼昂的例子中所能得出的是可靠的教训了。

“至于故事本身，只差让一个佩特洛纳① 或一个阿普列尤斯来叙述，以便跟最动人的米利都寓言相媲美了。现代人在史诗和悲剧方面不如古人，但如果说我们在讲故事方面没有超过希腊人或拉丁人的话，这不能怪巴黎的夫人们，她们总是用各种巧妙的手法和优雅的想象来添枝加叶的。您不会不知道薄伽丘② 的文集，先生，我在消遣时是经常阅读的。我肯定要是这个佛罗伦萨人生活在今天的法国，他一定会把科尼昂的不幸作为他最有趣的故事的主题。至于我在餐桌上提起这些，只是用对比来衬托雷奥那尔德·烤肉钎母亲的美德。她是烤肉店的光荣，而科尼昂夫人则是耻辱。婚姻是七件圣事中最不受重视的，但我敢断言，就连婚姻劝人们实行的平凡而普通的道德，烤肉钎的母亲也从未违反过。”

“我并不否认这一点，”达斯塔拉克先生说道。“不过烤肉钎的母亲如果像塞密拉米丝③，奥林匹亚斯以及伟大的教皇西尔韦斯特二世的母亲那样，跟一个气精发生过关系，她将会更加受人尊敬。”

“哎！先生，”瓜纳尔长老说，“您总跟我们说气精和蝾螈。说实话，您见过它们吗？”

---

① 一世纪的拉丁作家。
②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1313—1375)，《十日谈》的作者。
③ 拜比伦传说中的王后，拜比伦的创始者。

“就跟我现在看见您一样，”达斯塔拉克先生答道，“甚至还要近，至少看蝰鳾时是这样。”

“先生，”我的好老师说，“这还远远不足以使人相信它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与教会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人们可能受到幻觉的迷惑，眼睛等一切感官只会传送谬误和谎言，它们对我们的欺骗甚于给我们的感觉，只会带来短暂的、靠不住的印象。它们感觉不到真理，真理及其永恒的原则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哦！”达斯塔拉克先生说，“我还不知道您是个哲学家，头脑会这样敏锐。”

“不错，”我的好老师答道，“有些日子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餐桌和床铺。可是昨天夜里我把一个酒瓶在一个包税人头上砸碎之后，我的头脑特别兴奋。我感到自己有能力驱赶纠缠着您的幽灵，吹散所有的迷雾，因为归根结底，先生，这些气精只是您脑子里的蒸汽。”

达斯塔拉克先生用一个柔和的手势打断了他，对他说：

“对不起！长老先生，您相信魔鬼吗？”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回答您，”我的好老师说，“我相信圣书中记载的关于魔鬼的一切，而把对巫术、护身符和驱魔咒的信仰看作恶习和迷信。圣·奥古斯丁教导说，当圣经激励我们去抵抗魔鬼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抵抗自己的情欲和过度的胃口。再也没有比修士们用来吓唬老太婆的鬼把戏更可恶的了。”

“我觉得，”达斯塔拉克先生说，“您是尽量想像一个正派人那样去思考。您痛恨粗俗的迷信，我自己至少跟您一样讨厌它们。不过说到底，您是相信魔鬼的，我刚才都用不着要您承认这一点。您要知道魔鬼不是别的，正是气精和蝰鳾。无知

和恐惧使人们在胆怯的想象中歪曲了它们的形象，实际上它们是美丽而有道德的。我对您品行是否端正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决不会把您领到蝾螈那儿去，但是我可以毫不为难地促使您，长老先生，跟气精们交往。它们住在空中的原野上，很愿意接近人类，它们是如此仁慈和热情，人们可以把它们称作救苦救难的精灵。它们决不像神学家相信的魔鬼那样给我们带来不幸，而是保护地上的朋友们，使他们免遭灾祸。关于它们对朋友们的帮助，我可以给您举出无数的例子。但凡事都该适可而止，所以我只给您讲一个格朗塞元帅① 夫人本人的故事。那时她已近晚年，并且守寡好几年了。一天夜里，她在床上接待一个气精的时候，它对她说：‘夫人，您让人翻一翻您先夫的藏衣室，他的短裤口袋里有一封信，要是让人知道，我和您的好朋友德·洛施先生就完了。您把它放回去，记着把它烧掉。’

“元帅夫人答应牢记在心，并向气精打听已故元帅的消息，它一言不发地消失了。她醒来之后叫来了侍女们，让她们到藏衣室去看看是否还有几件元帅的衣服。她们回答说一件也没有，都被仆人们卖给旧货商了。格朗塞夫人坚持要她们再找找，那怕有一双鞋也好。

“她们翻遍了各个角落，终于发现了一条带扣眼的老式塔夫绸短裤，便把它交给了元帅夫人。她把手伸进一个口袋，拿出一封信，她打开一看，发现事情比让德·洛施先生进国家监狱还要严重。她迫不及待地把这封信扔进火里，这个贵族就被他的好朋友，气精和元帅夫人拯救了。

“请您说说，长老先生，这难道是魔鬼的作为吗？不过我还要给您一点启示，您对它会更为敏感，我肯定它会打动一个

---

① 法国元帅(1603—1680)。

像您这样的学者的心。您不会一点不了解，第戎① 的学院里有的是才子。其中有一个生活在上个世纪，您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通宵不眠地编注一本平达② 的著作。有一天夜里他对着五行诗句一筹莫展，因为原文模糊不清，他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在鸡叫时失望地睡着了。一个喜欢他的气精乘他睡着时，把他的灵魂带到斯德哥尔摩，领着他进了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宫殿，到图书馆里从书架上取下一份平达的手稿，并替他翻到为难的地方，那一页上有五行诗句，还有两三篇把诗的意思解释得一清二楚的文章。

“学者喜出望外地醒了过来，打着火石用铅笔录下了他记住的诗句，然后又睡熟了。第一天，想到夜里发生的奇遇，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笛卡尔先生那时正在瑞典给王后讲自己的哲学，这位平达学者认识他，但是跟瑞典国王的驻法大使夏努特先生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托大使给他写了一封信，问问斯德哥尔摩王后的图书馆里是否真有一份与自己版本不同的平达手稿。彬彬有礼的笛卡尔先生答复第戎学院的院士说，王后陛下确实有这份手稿，他自己还读过信里指出的诗句。”

达斯塔拉克先生削着苹果皮讲完了这个故事，注视着瓜纳尔长老，以便看看他这番话效果如何。

我的好老师微笑着。

“哦！先生，”他说，“看来我刚才只是抱着一种徒然的希望，您的非非之想是不可救药了。我高兴地承认您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聪明的气精，我也愿意有这么一个可亲的气精来当我的秘书。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的著作里有两三处最难懂的地方，我特别需要它的帮助。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办法，在需要的

① 法国城市名。
② 希腊抒情诗人(约公元前518—438)。

时候能把一个跟第戎那个一样机灵的图书馆气精叫来？”

达斯塔拉克先生庄重地答道：

“这是一个秘密，长老先生，我很愿意告诉您。但是我警告您，如果亵渎它的话，您一定会完蛋。”

“对此您完全不必担心，”长老说。“虽然不瞒您说，我根本不相信您的气精，也不指望会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渴望了解这个如此诱人的秘密。现在请您告诉我吧。”

“您一定要我讲吗？”神秘学家说。“那好。当您想得到一个气精的帮助时，您只要说出‘阿格拉’这个词就行了，空中之子马上会向您飞来。不过您要明白，除了用嘴说，您也应该在心里默诵这个词，心诚则灵。没有这一点，光是嘴里念念有词是没用的。比如我刚才说了这个词，但我既不专心，又没有这个愿望，就是说了也说得没有力，所以即使有几个空中的孩子听见了飞到这儿来，至多也只会在这个房间里留下淡淡的影子。我与其说在窗帘旁边看见了它们，还不如说是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刚刚成形就消失了。无论是您或您的学生，你们对此都没有表示怀疑。如果我诚心诚意地说出这个有魔力的词，你们便会看到它们在这里出现，容光焕发、风度翩翩。长老先生，我教您掌握了一个重要而有益的秘密。我再说一遍，不要冒冒失失地把它泄露出去，不要忘了德·维拉尔斯长老的教训，他透露了它们的秘密，在去里昂的路上被气精们杀死了。”

“去里昂的路上！”我的好老师说，“这太奇怪了！”

达斯塔拉克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

“我还要到这个宏伟的图书馆里去一下，”长老说。“我曾在那儿尝到过严肃刻苦的乐趣，今后我再也见不到它了。别忘了，烤肉钎，日落时您要到达‘牧羊女’路口。”

我答应一定去。我想独自呆在我的房间给达斯达拉克先生和我善良的父母写信，请他们原谅我在一次使我有罪，但更使我不幸的冒险之后，为了逃跑只得不辞而别。

可是我在阳台上就听到我房间里发出的呼噜声，我把门略微打开，看见唐克蒂尔先生睡在我的床上，枕头边放着他的剑，玩过的纸牌撒在被子上。我猛然想用他的剑把他刺死，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于是我让他睡着，想到被三道锁关着的雅爱尔无法跟他碰头，我在痛苦之余又暗暗觉得高兴。

为了写信，我进了我的好老师的房间，惊跑了五六只正在床头柜上啃着他的波伊提乌的老鼠。我给达斯塔拉克先生和我的母亲写了信，也为雅爱尔写了一封最动人的情书，写完后我重读了一遍，我的泪水沾湿了信纸。也许，我心里想，不贞的女人也会在上面洒下她的眼泪。

我不堪疲劳和悲哀的重压，扑倒在我的好老师的褥子上，立刻陷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头脑里充斥着既色情又忧郁的梦境。一言不发的克利东来到房里，把我弄醒，递给我一张放在银盘里的红色卷发纸，上面用铅笔笨拙地写着几个字："有人在外面等有急事。"纸条的签名是：天使兄弟，不称职的修士。我跑到绿门外，发现垂头丧气的小兄弟坐在排水沟边的路上。他看到我来了，却没有力气站起来，只是用他那双充满眼泪的大眼睛像狗一样地瞪着我，胡子和胸部随着叹息而起伏。他用令人伤心的声调对我说：

"唉！雅克先生，跟先知们说的一样，考验的时刻来到了巴比伦。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向警察总监诉了一顿苦，卡特琳小姐就被警官们送到收容所去了，下一班船就要把她送到美洲去。我从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那里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卡特琳在被大车送进收容所的时候，她正好离所。她是因为一种病被

送进去的，由于外科医生的本领，七个小时她就恢复了健康，但愿如此，至于卡特琳，她是要被毫不留情地送到荒岛上去了。”

天使兄弟说到这里放声大哭。在用好言抚慰，劝他别哭之后，我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唉！雅克先生，”他答道，“我把主要的告诉您了，其余的像在水面上飘荡的神灵一样，在我脑袋里直翻腾，不知道是什么，模模糊糊地乱成一团。卡特琳的不幸使我失去了知觉，不过我必须告诉您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才冒险到这座该死的、您和各种魔鬼住着的房子门口。我背过了圣·弗朗索瓦的祷告之后，心惊胆战地碰了碰门环，以便把我写给您的纸条交给一个仆人。不知道您能不能看懂，我很少有写字的习惯，再说纸也不好写，然而不慕尘世的虚荣正是我们神圣修士会的光荣。啊！卡特琳进收容所了！卡特琳要到美洲去了！谁是铁石心肠能受得了？让娜特虽然嫉妒她，也为她哭干了眼泪。卡特琳比她年轻、比她美，跟圣·弗朗索瓦比其他幸运儿更圣洁一样。啊！雅克先生，卡特琳要到美洲去了，这是上帝安排的奇怪的道路。唉！我们神圣的宗教是说实话的，大卫国王讲得有道理，我们都像田野上的草，因为卡特琳进收容所了。尽管我穿的衣服是基督教徒的、甚至是教士的标志，可连我坐着的石头也比我幸福，卡特琳进收容所了！”

他又抽泣起来。我等着他痛苦的波涛平息之后，就问他知不知道我亲爱的父母的消息。

“雅克先生，”他答道，“是他们派我到您这儿来的，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您的父亲雷奥那尔德师傅，上帝让他天天喝酒赌博，由于他的错误，我要说您的父母并不幸福。‘鹅掌女王’的招牌在刺骨的寒风中摇晃，店里也不像从前那样冒着烤鹅和母鸡的香味。您父亲的烤肉店使从‘小酒神’到‘三女郎’

的圣·雅克街充满香味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自从这个魔法师踏进店门，他带来的恶运使家禽和人都日益衰败。在接待了那个肥胖的瓜纳尔长老，相反地把我赶走之后，上帝已经在这里开始报复了。瓜纳尔先生扬扬得意，自以为有深奥的学识和优雅的风度，其实恶运正是从他开始的，因为骄傲是万恶之源。雅克先生，我好心地给您上课，您圣洁的母亲还不满足，实在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她本来毫无疑问地可以让您学会烹调、操作烤肉钎，等您父亲虔诚地死去之后去打行会的旗帜。他的葬礼不用久等，因为人生如梦，再说他喝酒也太过度了。”

这些消息使我陷入了可以理解的痛苦，也陪着小兄弟掉起泪来。不过我还是向他打听了我善良的母亲的情况。

“乐于使拉结① 在拉马② 受苦的上帝，”他回答说，“为了使她幸福，也为了惩罚恶狠狠地把作为烤肉店耶稣基督的化身的我赶走的雷奥那尔德师傅，所以让她经受了各种苦难。科尼昂夫人的女儿在圣·雅克街的另一头转烤肉钎，上帝把大部分买家禽和馅饼的顾客都弄到她那儿去了，您的母亲看到上帝祝福她的店，而让自己的店生意萧条，心里非常痛苦。她的烤肉店现在十分凄凉，门口石阶上几乎长满了青苔。她首先靠着对圣·弗朗索瓦的虔诚来经受考验，其次是想到您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像一个上等人那样带上佩剑。

“可是今天早晨警察到烤肉店来找您，要把您送到比塞特尔去挨一两年痛打，她的这个希望就变得非常渺茫。卡特琳向德·拉盖利托德先生告发了您，不过不该责备她；她承认了事实，作为基督教徒是应该这么做的。她指控您和瓜纳尔长老是唐克蒂尔先生的帮凶，并且如实地讲了那个恐怖的夜晚发生的谋

① 圣经人物，亚伯拉罕之孙雅各的妻子。
② 在巴勒斯坦。

杀。唉！她坦白了也毫无作用，还是被送到收容所去了！叫人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说到这儿，小兄弟用手捧着头又哭了起来。

夜幕降临了，我恐怕耽误约会，便把小兄弟拉出他陷进去的排水沟，扶他站了起来，请他一边接着讲下去，一边陪我从圣·日耳曼路走到‘牧羊女’路口。他心甘情愿地服从了，在我身边忧郁地走着，请我帮他把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我叫他从警察到烤肉店来抓我讲起。

“他们没找到您，”他说了起来，“就想把您父亲带走。雷奥那尔德师傅声称根本不知道您藏在哪里，您的母亲也是这么说，而且还对天发誓，愿上帝宽恕她，雅克先生！因为她显然没说实话。警察们生气了，您的父亲一面讲理，一面请他们去喝酒，到分手的时候已经成了好朋友。您母亲乘这两天到‘三女郎’去找我，我按着修士会神圣的教规正在那儿募捐。她催我来通知您赶快逃走，生怕警察总监不久就会发现您住的地方。”

听着这些伤心的消息，我加快了脚步，这时已经过了纳伊桥。

我们望见了路口的榆树。在通往路口的相当陡峭的坡道上，小兄弟以微弱的声音继续说道：

“您的母亲特地关照我要把威胁您的灾难通知您，还让我带给您一个小口袋，我把它藏在道袍里面了。”他在身上到处摸了一遍之后又说，“我找不到了。我失去了卡特琳，您还能指望我找到什么东西？她崇拜圣·弗朗索瓦，而且非常虔诚，他们却把她当成一个妓女，要剃光她的头。想到她会变得像女服商的人体模型，要以这副模样到美洲去，在那儿发热死去和被吃人肉的野人吞掉，真是太可怕了。”

他叹息着结束了这段谈话，我们也到了路口。在我们左边的两排小榆树上，耸立着“红马”客栈的板岩屋顶和装有滑轮的天窗，还可以见通大车的门在树丛下敞开着。

我放慢脚步，小兄弟则坐到一棵树底下。

“天使兄弟，”我对他说，“您跟我说过我善良的母亲曾请您带给我一个小口袋。”

“她确实是请我带的，”小兄弟答道，“我把这个口袋藏得那么小心，都不知道是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您要明白，雅克先生，我是不会把它丢掉的，除非是过分小心。”

我极力使他相信他根本没丢掉它，要是他不马上找到，我就要亲自帮他找了。

他对我说话的口气颇为敏感，所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道袍下面拉出一个小小的印花棉布口袋，惋惜地交给了我。我在里面找到一个埃居和一枚夏特勒黑圣母的纪念章，我吻着它们，流下了感动和悔恨的热泪。这时小兄弟从他所有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些装着彩色圣像和插图粗俗的祷文的盒子，选了两三个较好的送给我。他认为对于朝圣者和旅行者、对于一切流浪汉来说，这是最有用的东西了。

“它们是祝圣过的，”他对我说，“面临死亡和疾病的危险，用嘴背诵或敷在皮肤上同样有效。看在上帝份上，我把它们送给您，记着给我点儿施舍。不要忘了我是以仁慈的圣·弗朗索瓦的名义行乞的。要是您救济他最不称职的儿子，正好就是我，他一定会保佑您的。”

他这么说着，我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一辆四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它出了“红马”的大车门，随着鞭子不断的噼啪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停在天使兄弟坐着的大树旁边。这时我看清了它不是一辆真正的轿式马车，而是一辆有四个座位的大车，车的前

部有一个很小的车厢。我注视了它一两分钟，看见在戴着圆锥形女帽的雅爱尔的伴随下，唐克蒂尔先生外套里夹着几个包裹在坡道上爬着。瓜纳尔先生跟在后面，带着五六本包在一篇破论文里面的旧书。他们一到，马车夫便放下两块踏板，我漂亮的情妇把裙子裹紧成球形，钻进了小车厢，唐克蒂尔先生在下面推着她。

见此情景，我扑过去喊着：

“停下，雅爱尔！停下，先生！”

可是这个勾引女人的家伙更使劲地推着我不忠实的情妇，她迷人的身形马上就消失了。他急忙往她身边挤过去，一只脚放在踏板上，看着我惊讶地说：

“哎！烤肉钎先生！您是要夺走我所有的情妇！夺了卡特琳还要夺雅爱尔，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我不听他说话，仍然叫着雅爱尔。天使兄弟这时从树下站了起来，跑到车门前，向唐克蒂尔先生赠送圣·洛克① 的圣像、钉蹄铁时背的祷告、对付鬼火的祷文，并且可怜巴巴地乞求施舍。

如果我的好老师不把我拉过去推进大车厢里、他接着也进去的话，我是会叫着雅爱尔在那里站上一夜的。

“让他们呆在小车厢里，”他对我说，“我们就在这个宽敞的车厢里赶路。烤肉钎，我找了您挺长时间，不瞒您说，我看见您和修士呆在树底下的时候，我们正准备不等您就出发。不能再耽搁了，德·拉盖利托德先生正派人四处找我们。他很有势力，国王都向他借钱。”

轿式马车已经在转动，天使兄弟还拉着车门，伸着手，一

① 拯救鼠疫病人的圣徒(1295—1327)。

边乞讨一边跟着我们跑。

我倒在靠垫上。

“唉！先生，”我喊道，“您可跟我说过雅爱尔是被三道锁关住的。”

“我的孩子，”我的好老师答道，“可不要过分相信这一点，姑娘们都是不把嫉妒的人和锁头放在眼里的。门关上了，她们就跳窗户。烤肉钎，我的孩子，您还不了解女人们的诡计。古人讲过一些精彩的例子，在阿普列尤斯的书里您就能找到几个，它们像盐粒一样分布在《变形记》的故事里。不过这种诡计表现得最清楚的，还是加朗德先生刚刚介绍到欧洲的一个阿拉伯故事，我讲给您听听：

“鞑靼的苏丹沙里亚尔和他的兄弟沙赫塞南有一天在海边散步，看到浪头上升起一股黑柱向岸边走来。他们认出它是一种最残忍的妖怪，像巨人一般高得吓人，头上带着一个用四把铁锁锁住的玻璃箱。他们一见就吓得要命，跑到附近的一棵树叉上躲了起来。这时妖怪上了岸，把箱子放在两位王爷呆着的树底下，然后自己也躺着，很快便睡熟了。它的腿一直伸到海边，喘气的声音震得天摇地动。当它这样令人恐怖地休息着的时候，箱子盖打开了，出来了一位身材优美、姿色非凡的夫人。她抬起了头……”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一直勉强在听的故事。

“哦！先生，”我大声地说，“雅爱尔和唐克蒂尔先生单独呆在小车厢里，您认为这时候他们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好老师答道，“这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事情。还是把这个很有意义的阿拉伯故事说完吧。您刚才冒冒失失地打断了我，烤肉钎，是在这位夫人抬起头来的地方。她发现了两位王爷躲在树上，就示意他们下来。他们既想

听从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的呼唤，又害怕靠近一个如此可怕的巨人。她见到他们犹疑不决，便用很低然而激怒的声音对他们说：‘马上下来，否则我就把妖怪叫醒！’看到她威严果断的神色，他们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最安全、最讨她喜欢的办法还是下来。他们下来时尽可能小心，以免弄醒妖怪。等他们下到地上，夫人用手拉着他们走到稍远一点的树林里，明白地对他们说，她准备立刻向他们两人献身。他们对这种怪念头愉快地表示赞同，而且因为他们都很有勇气，所以恐惧并未过分败坏他们的兴致。她在希望得到满足之后，看见他们每人指头上都有个戒指，就向他们要。接着回到她住的箱子里，取出一串戒指给王爷们看。

“‘你们懂得这些串在一起的戒指代表什么吗？’她对他们说，‘这是我曾像对你们一样好意地对待过的男人们的戒指。我一直记着他们，一共有90个。所以我也向你们要戒指，好凑满一百。这么一来，到今天为止，尽管这个丑恶的妖怪百般防范、寸步不离，我也有过一百个情人了。他白白地把我关在玻璃箱里，藏在海底，我只要高兴就能欺骗它。’”

“这个巧妙的寓言，”我的好老师补充说，“说明无论是东方被幽禁的女人，还是欧洲自由的女人，都同样是狡猾的。她们当中若是谁有了个什么计划，那么不论是丈夫、情人、父亲、叔叔还是保护人都无法阻止它实现。欺骗这个老末底改对雅爱尔来说易如反掌，她以邪恶的天赋把我们妓女的手段跟东方式的背信弃义集于一身，所以您对此不该感到意外，我的孩子。我猜想她对肉欲和金银都是同样贪婪的，真配作奥利巴和阿荷利巴① 的后代。

---

① 圣经中的淫妇。

“她美得叫人心里酸溜溜的，我自己都有点儿把持不住，虽然我的年纪、高尚的默祷和动荡生活的苦难已经大大减弱了我对肉体享乐的兴趣。她跟唐克蒂尔先生的成功姻缘引起了您的痛苦，我的孩子，我觉得欲望对您的折磨要比对我强烈得多。所以你才满心嫉妒，指责这种不符合真理、违反常规、然而是无关紧要、对世界的罪恶来说也是无足轻重的行为。您心里在责备我参与其事，自以为在端正风俗，其实只是您自己的情欲在作怪。我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对自己邪恶的本能视而不见，人类的道德没有别的根源。可是您得承认，再把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留给那个老怪物实在令人遗憾。要想到年轻漂亮的唐克蒂尔先生跟这个妙人儿更加相配，对您阻挡不了的事情就逆来顺受吧。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要是在别人夺走您情妇的时候就更难了，那时您会觉得如坐针毡，头脑里充斥着可憎而清晰的形象。这么一想，我的孩子，您目前的痛苦便该减轻了。再说，生活里充满了劳累和痛苦，所以我们才应该合理地指望真福。”

我的好老师这么说着，大路两旁的榆树在向后飞驰。他想减轻我的苦恼，却正好打着了我的痛处，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把手指捅进了我的伤口，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

早晨我们冒雨到了第一个驿站朱维西。走进驿站的客栈，我发现雅爱尔坐在角落里，壁炉上有五六只小鸡在三支烤肉钎上转动着。她烤着脚，露出了一段绸袜，看到它我就因为战栗地想起她的大腿、汗毛和各种动人之处而心烦意乱。唐克蒂尔先生倚着她坐椅的靠背，手托着腮，把她叫作他的灵魂和他的生命，问她是不是饿了。她回答说是，他就出去吩咐开饭。我独自和不忠的女人呆在一起，注视着她那双映着炉火的眼睛。

“啊！雅爱尔，”我大声地说，“我太不幸了，您背叛了

我，您不爱我了！”

“谁跟您说我不爱您了？”她把映着火光的、天鹅绒般的目光转过来看着我答道。

“唉！小姐，您的行动就足以证明了。”

“怎么！雅克，您竟然会嫉妒我得到这位贵族要给我的一捆荷兰布衣服和有银边的餐具吗？我只要求您在他诺言兑现之前守点秘密，那时您就会看到我对您还跟在克鲁阿·德·萨布隆一样。”

“唉！雅爱尔，我等着的时候，我的情敌可得到您的宠爱了。”

“我觉得，”她又说，“这算不了什么，任何东西都抹不掉您留给我的回忆。别为这区区小事折磨自己了，只有您才把它想得那么严重。”

“哦！”我叫了起来，“我可把它想得非常可怕，我担心您背叛之后我会活不成了。”

她以嘲讽的同情神气看看我，微笑着说：

“相信我，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谁都不会死的。您想想，雅克，我需要衣服和餐具。当心点，决不要暴露出使您不安的感情，我保证以后会报答您的谨慎的。”

这个希望略微减轻了我剧烈的痛苦。客栈老板娘来铺上了熏过香精的桌布，放上锡制的碟子、大口杯和酒壶。我饿极了，当唐克蒂尔先生和长老一起回到客栈，邀请我们吃一点的时候，我高兴地坐到雅爱尔和我的好老师之间的位子上。我们害怕被人赶上，急急忙忙地吃完三份炒蛋和两只小鸡便上了路。因为情况紧急，我们决定以后各站不再停留，一直到桑斯去过夜。

想到雅爱尔的背叛就要成为事实，我对这个夜晚感到十分

厌恶。这种合理的忧虑使我心神不安，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的好老师的谈话，他对旅途中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产生一些叫人佩服的感想。

我的担忧决非徒然。到桑斯下车后，进了蹩脚的“军人”客栈，刚刚吃完晚饭，唐克蒂尔先生就把雅爱尔带到我隔壁的房间里去了。我通宵不眠，一大早爬起来逃出了这个可憎的房间，跑到通大车的门下面，坐在边喝白酒、边调戏女仆的马车夫中间。我在那里呆了两、三个小时，默想着自己的痛苦。当雅爱尔怕冷地裹着黑斗篷出现在拱门下面时，车子已经套好了。我受不了她的目光，把眼睛转了过去。她走近我，坐在我身边，温柔地劝我别难过，说我以为是可怕得了不得的事情其实算不了什么，应该克制自己，我想独自占有一个女人是太可笑了，要想这样就去弄一个既无头脑又不漂亮的家庭主妇，这也是一种值得碰碰的运气。

“我必须离开您了，”她说，“我听见了唐克蒂尔先生在楼梯上的脚步声。”

于是她在我嘴上吻了一下，她怀着由担心而产生的强烈快感，久久地紧贴着我的嘴。她情郎的长统靴在不远处踩得楼梯格格作响，这个女赌徒是在冒着失去荷兰布和带银边的西班牙杂烩锅的危险。

马车夫放下了小车厢的踏板，可是唐克蒂尔先生问雅爱尔是否大家一起呆在大车厢里更有趣一些，我充分注意到这是他刚跟雅爱尔发生过关系的第一个效果。一切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他就觉得跟她单独呆在一起不那么有意思了。我的好老师没有忘记从“军人”的地窖里借了五六瓶白酒放在坐垫底下，一路上我们就喝酒消遣。

中午我们到了一个相当美丽的城市茹阿尼。我估计自己的

零钱不等旅行结束便会花光，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又不愿意让唐克蒂尔先生付我那份饭钱，于是决定把一枚戒指和母亲给我的纪念章卖掉。我跑遍全城，在教堂对面的大广场上发现了一个经营项链和十字章的金银器商人，他的店挂着‘童叟无欺’的招牌。我看见我的好老师也在那儿，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站在柜台前，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五六颗小钻石，问金银器商人能卖多少钱。我清楚地看出这是达斯塔拉克先生让我们看过的钻石！

商人看了一会儿钻石，然后从圆框眼镜上面打量着长老。

“先生，”他说，“这些钻石要是真的就非常值钱，可它们是假的，而且不用拿试金石来鉴定。这是些玻璃珠子，除非把它们安在村子里的圣母冠上图个好看，否则就只能给孩子们玩玩了。”

听了这个答复，瓜纳尔先生装起钻石转过身来。他瞥见了我，似乎对这次相遇颇感狼狈。我一会儿便办完了自己的事情，到门口找到我的好老师，指出要是他偷的钻石不幸地是真的话，将会给他的同伴和他自己带来风险。

“我的孩子，”他答道，“为了保住我的纯洁，上帝要它们成为徒有其表的假货。我承认偷它们是错了。您看得出我感到悔恨，我要从我的生命之书中把这一页撕去，有几页总的说来也不那么干净和清白。我痛感我此时的行为该受责备。不过人犯了某个错误时不该自暴自弃，此时此地我应该用一位杰出的博士的话来勉励自己：‘想想您多么脆弱，所以您在最无关紧要的场合里也常常受到考验，然而这正是为了拯救您的灵魂。如果您经常剧烈地感到痛苦和诱惑，甚至您已屈服于这些诱惑，您也不是没有希望。您是人而不是上帝，您是肉身而不是天使。既然天国的天使们和天堂里的第一个人还缺乏忠贞，

您又怎么能永远恪守道德？’烤肉钎，我的孩子，这是适合我现在灵魂状态的唯一心声和真正的内心独白。在迈出了这不幸的、我不再坚持的一步之后，现在不是该回到客栈里去，陪着那些容易接近的、纯朴的马车夫们，喝上一两瓶葡萄酒了吗？”

我赞成他的建议。我们回到驿站的客栈，发现唐克蒂尔先生也跟我们一样从城里回来，还带来了纸牌。他跟我的好老师玩皮克牌牌戏，等我们上了路，他们还在车子里接着玩。我的情敌打牌的兴致很高，使得我在雅爱尔身边可以随便一点，她自从被冷落之后也更愿意和我说话了。我听得出她的话里有一种辛酸的柔情，于是一边责备她的背信弃义和不忠，一边因她时高时低的抱怨而觉得轻松多了。

“唉！雅爱尔！”我说道，“我们的柔情不久前还是我最珍贵的乐趣，回忆那时的情景现在倒成了残酷的折磨，因为我想到您今天跟另一个人也和从前跟我在一起一样。”

她回答说：

“一个女人并不是跟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当我抱怨和责备得太过分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我让您痛苦了，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每天一百次用您的无病呻吟来把我烦死。”

唐克蒂尔先生输了牌就心情不好；他经常折磨雅爱尔。她也不是好惹的，威胁说要写信给叔叔莫萨伊德，让他来把她领回去。这些争吵起初使我高兴，有了点希望。可是吵过几次之后，我不安地看到，吵架后面总是相反地跟随着热烈的和好，我耳边会突然响起接吻的声音、色情的低语和叹息。唐克蒂尔先生对我勉强容忍，对我性情淡漠和蔼、风雅无比的好老师却很有好感。他们一块儿打牌喝酒，友情与日俱增。他们用靠紧的膝盖支撑着打牌用的小木板一起大笑、逗乐，互相说俏皮话。

他们有时往对方头上扔牌，互相辱骂，使圣·尼古拉港的搬运工和马伊尔的船夫听了都要脸红，唐克蒂尔先生对上帝、圣母和一切圣徒发誓他有生以来，甚至在绞索头上都没见过比瓜纳尔长老更卑鄙的强盗。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感到他非常喜爱我的好老师，过了一会之后再听他带笑的喊声倒挺有意思：

“长老，您以后当我的指导神甫、陪我打皮克牌，也要参加我们的打猎。我就是到佩尔什也要找到一匹能驮您的高头大马，再给您装备一支像我在乌塞斯主教那里见过的犬猎队。还有，您该换件新衣服了：我不是责备您，长老，您的裤子都包不住屁股了。”

雅爱尔也向我的好老师不可抗拒的、吸引人的天性让步了。她决定尽可能地挽救一下他乱七八糟的服装。她把一条裙子撕成小块，以便补这位可敬的朋友的衣服和鞋子，另外把一块花边手绢赠给他作领巾。我的好老师以惹人喜爱的庄重姿态接受了这些小小的礼品。我曾几次注意过他：他跟女人说话时像个老风流。他对她们表现出一种决非谨慎的兴趣，以一个内行的学识来赞扬她们，以他丰富的经验为她们提供建议，以一颗准备宽恕任何弱点的心灵来向她们表示无限的宽厚，然而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使她们听到重要而有益的真理。

第四天我们到了蒙巴尔，在一块俯视全城的高地上停了下来。城市不大，恰像在一块画布上，能干的画家把它的全部细节都表现出来了。

“你们看，”我的好老师对我们说，“这些城墙、这些塔、这些钟楼、这些屋顶，出现在青葱翠绿的大地上。这是一座城市，不用打听它的历史和名称，我们就该想到这一点，像想到

---

① 法国北部旧地区名。

我们在世界上所能有的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样。实际上，一座城市，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都会引起人头脑的思辨。马车夫说这里是蒙巴尔。我不认识这个地方，然而我通过类比可以肯定。生活在那儿的人、我们的同类，是自私、怯懦、背信弃义、贪吃和好色的。否则他们决不是人，也决不是既可怜又可敬的亚当的子孙。我们所有的、以致最卑鄙的本能，都庄严地起源于他。只有一点没有把握，就是那些人是嗜好食物呢，还是偏重生育。进一步说，这个怀疑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位哲学家会正确地判断说，对于这些不幸的人，吃饭的需要比爱情更为迫切。我刚成年的时候，曾认为人类这种动物生来特别倾向于性的结合。但那是一种假象，人类对维持生命比创造生命显然要更为关切。只有饥饿是人类的轴心。尽管如此，因为在这儿没有必要争论，只要人们愿意，我也可以说人的生命有两极，即饥饿和爱情。对这一点要全神贯注、洗耳恭听。这些不是疯狂地互相吞食、便是狂热地互相拥抱的丑恶的创造物，共同生活在一些法律的限制之下，这些法律恰恰是禁止他们满足这种双重的、基本的贪欲的。这些生来自由的动物成为公民之后，甘心情愿地省吃俭用、尊重别人的财产，考虑到他们贪婪的本性，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还注意到羞耻，它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然而是普遍的伪善，只是要人们不说、或者极少说出他们时刻想望的东西。因为归根结蒂，说老实话，当我们见到一个女人，爱慕的并不是她灵魂的美和精神上的动人之处，我们和她保持感情，主要是着眼于她天然的形体。所以可爱的女人深谙个中奥妙，让第一流的裁剪师为她们制作服装，注意不掩饰她的魅力，还要用各种妙法来加以夸张。雅爱尔小姐固然决不是野蛮人，但也会为艺术在她身上胜过了自然而感到忧伤，因为这样人们就看不到她的胸脯是多么丰满，臀部是多么滚圆了。所以，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亚当堕落之后的人类，他们总是贪婪而淫乱的。那么他们聚集在城里之后，怎么会迫使自己省吃俭用、忍受一种违反他们堕落本性的制度呢？有人说他们是从中得到了好处，他们感到这种限制是他们安全的代价。这种说法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推理能力，再说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推理，因为要靠使生命成为理性和代价的东西来拯救生命是荒谬的。也有人说是恐惧使他们服从，监狱、绞架和车轮刑① 确实出色地保证了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但是成见肯定是法律的同谋，而且人们也不大清楚这种限制怎么会如此普遍地确立起来。人们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可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关系不仅远非必然，而且是与自然相矛盾的。所以，先生们，我不在人类里面，而要到人类之外去寻找法律的根源。它们来自不仅用神秘的手创造了大地和水、植物和动物，而且还创造了民族和社会的上帝。我相信法律是直接来自他，来自他第一个十诫。法律是上帝的，不是人类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它们的原则和本质，而不想涉及它们滑稽的差别和可怜的纠纷。习俗和具体规定的细节，不管是书面的或口述的，都属于人类，都应该受到蔑视，不过，了解它们也并不可怕。城邦是上帝创立的，由此导致了所有政府的神权统治。一位因参与了1682年声明而著名的教士博须埃先生，想根据圣经的道德准则来制定政治制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他之所以败得很惨，只能怪他知识贫乏，过于拘泥于《士师记》和《列王记》中的几个例子。他在世界上工作，却看不到上帝是与时间和空间相称的，而且善于区别以色列人和法国人。在上帝真正的权威之下重建起来的、唯一合法的城邦，将不会是约书亚、所罗门或大卫的

① 将犯人打断四肢后绑在轮子上任其死去的酷刑。

城邦，宁可说是福音的城邦、穷人的城邦，在那里手艺人和妓女不会再受到伪君子们的羞辱。啊，先生们！应该从圣经中得出一种政治，它比这个固执而贫乏的博须埃先生吃力地弄出来的政治要更加优秀、更加圣洁！多么美好的城邦，比俄耳甫斯在他的竖琴声中创立的城邦还要和谐，将要按耶稣基督的道德准则建造起来。到那一天，它的教士们就不会再向皇帝和国王们卖身，而会成为人民真正的君王！”

我们正站在我的好老师的四周听他的演说，不知不觉地围上来一大群乞丐。他们一瘸一拐地走着，哆嗦着，淌着口水，摆动着残缺不全的肢体，摇晃着甲状腺肿瘤，显露出流着发臭液体的创口，用喋喋不休的好话纠缠着我们。唐克蒂尔先生扔给他们几个零钱，他们贪婪地扑了上去，在尘埃里滚作一团。

“这些穷人叫人看了难受。”雅爱尔叹息着。

“这种怜悯，”瓜纳尔先生说，“在您身上犹如一件首饰，小姐。这些叹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从您嘴唇上吸进这些气息——会使您胸脯隆起而显得更加丰满。不过请听我说，这种和您嘴唇一样动人、令人感兴趣的柔情扰乱了您的内心。因为您把这些穷人与自己进行比较，因为您有一种本能的念头，即用您年轻的身体，可以说去接触这些丑恶地布满溃疡和残缺不全的肢体，像它真的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跟它们连在一起一样。因此您在面对这些穷人身上的溃疡浓疱时，就不能不同时预感到它们就在您自己的肉体上。而这些起身向您走来的穷人，也像先知一样在宣告：亚当家族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疾病和死亡。所以您叹息了，小姐。

“实际上，以为这些被溃疡和寄生虫吞噬的穷人比国王和王后们更为不幸是毫无道理的。甚至也不该说他们更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患甲状腺肿瘤的女人在尘土里捡到了一个铜

币，兴高采烈地贴在胸口，比科洛涅或萨尔斯布尔一个大主教的情妇得到一条项链还要珍贵。如果充分理解我们宗教的和真正的利益，那么比起法国国王或皇帝来，我们更应该羡慕这个双腿残废的人的生活。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他也许会有他们根本没有的心灵的安宁，以及清白这个无价之宝。不过您把裙子裹紧一点，小姐，我看到上面爬满了寄生虫，别让它们钻进去。”

我的好老师侃侃而谈，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离蒙巴尔约12公里的地方，一根车套断了，马车夫没有绳子，不能修补，这里离村子又很远，我们都挺发愁。我的好老师和唐克蒂尔先先生靠玩牌和习惯的吵闹来消磨时间。当年轻的贵族惊讶地发现他的对手翻王牌的次数异乎寻常的时候，雅爱尔非常激动地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看到有一辆车停在我们后面大路上转弯的地方。我朝她指的地方看去，果然发觉有一辆样子希奇古怪的哥特式敞篷四轮马车。

“这辆车，”雅爱尔又说，“和我们同时停下来，说明它是跟着我们的。我倒挺想看看坐这辆车的是什么人，因为我不放心。它上面不是有个又窄又高的顶篷吗？我小的时候，我叔叔杀了葡萄牙人，把我带到巴黎，坐的车很像这一辆，我相信那辆车一直放在萨布隆城堡的一个车库里。这辆车使我清楚地想到那一辆，回忆起来挺可怕，因为我见过我的叔叔大发雷霆。您无法想象，雅克，他有多么厉害。我自己走的那天就尝过滋味。他把我关在我的房间里，把瓜纳尔长老骂得狗血淋头。我想到他发现我的房间空着和还绑在窗户上的床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要吓得发抖。我是为了找到您、跟您一块逃走才从窗户里溜出来的。”

“雅爱尔，您是想说跟唐克蒂尔先生。”

“您可真爱找碴儿！我们大家不是一起出发的吗？不过这辆敞篷马车真叫我心神不定，它跟我叔叔的车太像了。”

“您放心，雅爱尔，这是某个勃艮第① 人的车，他碰巧要去办什么事情，根本没理会我们。”

“关于这辆车，您什么都不知道，”雅爱尔说，“我害怕。”

“可您也用不着害怕您那个老朽的叔叔会赶路来追您，小姐，他只会专心于神秘学和希伯莱人的空想。”

“您不了解他，”雅爱尔叹息着答道。“他只是专心于我。他爱我的劲头跟他憎恨世界上其余一切的劲头一样。他爱我爱得……”

“爱得怎样？”

“爱得没法说……总之他爱我。”

“雅爱尔，我听您说话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天哪！这个莫萨伊德爱您竟爱得不顾自己是一个老人和叔叔。都说出来吧，雅爱尔！”

“哦！您说得比我还清楚，雅克。”

“我心里直发愣，照他那种年纪，这可能吗？”

“我的朋友，您皮肤挺白，心地可也差不多，对什么都感到吃惊。您真是天真得可爱，要想欺骗您不费什么事。人家跟您说他有130岁了，实际上他才 60 出头，说他在大金字塔里生活，实际上他在里斯本开银行。他只是想要我在您眼里被当成一个蛛蝥。”

“什么，雅爱尔，您说的是真的？您的叔叔……”

“是的，所以他内心很嫉妒，把瓜纳尔长老当成情敌。莫萨伊德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本能地讨厌他。可是自从善良的长老

---

① 法国东部地区名。

和我在荆棘丛后面的谈话被他偷听了几句之后，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把长老当成诱拐我逃跑的坏蛋来痛恨，因为我毕竟被拐走了，我的朋友，这大概会使我在您眼里看起来有点价值。我离开这么一个好心的叔叔真是忘恩负义。但是我也不能再忍受由他控制的奴役。再说我也渴望变成富人，人在年轻漂亮的时候追求幸福是很自然的，是不是？我们只能活一次，而且又很短。人家还没有教过我关于灵魂不朽的迷人的谎言。”

“唉，雅爱尔，”我怀着被她的冷酷所激起的热烈爱情喊着，“唉！在萨布隆城堡里，在您身边我什么都不缺，您在那儿还需要什么才算幸福！”

她示意我唐克蒂尔先生在注意我们。车套修好了，轿式马车在山丘和葡萄园之间继续前进。

我们在诺依停下来吃饭和睡觉。我的好老师喝了六瓶葡萄酒，更是口若悬河。唐克蒂尔先生手拿杯子要跟他比个高低，可是两人一说起话来，这位贵族就显然不是对手。

饭菜不错，住的地方却很糟糕。瓜纳尔长老先生跟客栈老板和他的老婆睡在楼梯下面矮房里的一张羽毛床垫上，三个人都觉得闷得喘不过气来。唐克蒂尔先生和雅爱尔占了楼上椽子上挂着肥肉和葱头的房间。我从楼梯爬进阁楼，躺在草堆上。一觉睡醒之后，从屋顶裂缝里透进来的一线月光照在我的睫毛上，我睁开眼睛，正好看到了戴着睡帽、从楼板的翻板活门里出来的雅爱尔。她听到我发出的叫声，把一个指头按在嘴上。

“别作声！”她对我说，“莫里斯醉得像个脚夫，也像个侯爵，在下面睡得跟诺亚一样了。

“莫里斯是谁？”我揉着眼睛问。

“就是唐克蒂尔，您愿意他是谁？”

“谁也不是。可是我从前不知道他叫莫里斯。”

“我自己也才知道不长时间。不过这是没什么关系的。”

“您说得对，雅爱尔，这没什么关系。”

她穿着衬衫，乳白色的月光在她裸露的肩膀上流动。她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用最最温柔和粗鲁得最最吓人的名称叫着我，这些名称从她嘴唇里轻轻地吐出来时成了甜蜜的细语，接着她不响了，以她擅长的方式吻起我来。与这些亲吻相比，别的女人的任何拥抱都索然无味。

环境的限制和夜晚的寂静使我的神经极度紧张，而惊讶、复仇的快乐和也许是罪恶的嫉妒则刺激着我的情欲。她结实而富有弹性的肉体、我全身感受到的温柔而激烈的动作，都给了我、同时也渴求着应得的最热烈的爱抚。那一夜我们沉浸在近乎痛苦的、无限的快感之中。

既然现在是我欺骗唐克蒂尔先生，所以早晨我下来到客栈院子里时，便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从他那方面来说，也似乎对我有了旅行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感。他亲切、友好、满怀信任地跟我说话，只是责备我对雅爱尔不够热情和敬重，没有给她以一个正派人对女人应有的照顾。

“她埋怨您，”他说，“说您太不礼貌了。您要注意这一点，亲爱的烤肉钎。要是她跟您发生什么争吵，我可要生气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而且那么爱我。”

轿式马车行进了一个小时，雅爱尔把头伸出车门对我说：

“敞篷马车又出现了。我真想看看里面那两个人的脸，可是看不清。”

我回答她说，这么远，早晨又有雾，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她告诉我她的视力极好，尽管有雾，还隔得很远，她也能看出那是否确实是人的脸。

“那您想它还会是什么？”我问她，而且放声大笑起来。

这回该她问我脑袋里出了什么鬼念头才会笑得这么愚蠢，还说：

“那不是人脸，而是面具，这两个男人戴着面具在追我们。”

我通知唐克蒂尔先生有人似乎坐着一辆难看的敞篷马车在追我们，可是他叫我别理它。

“哪怕一万个魔鬼来追我们，”他大声地说，“我也不会担心。先是监视这个该死的长老就够我忙的了。他打牌非常狡猾，把我的钱骗得精光。烤肉钎，您就是跟这个老骗子串通好，玩牌时把我扔到那个难看的敞篷马车里去我也不在乎。一辆车子就不能走它的路，不引起您的注意吗？”

雅爱尔低声对我说：

“我预先告诉您，雅克，这辆敞篷马车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我有这种预感，我的预感从来没有欺骗我。”

“您是想叫我相信您会预言吗？”

她庄重地答道：

“我会。”

“什么，您是个女预言家！”我笑着喊道，“这真希奇！”

“您嘲笑我，”她对我说，“您怀疑是因为您从未见过一个女预言家在您的身边。您认为她们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以为她们应该是处女。”

“不一定，”她很有把握地答道。

怀着敌意的敞篷马车在大路转弯处消失了。唐克蒂尔先生尽管不承认，也已经感染了雅爱尔的不安，他吩咐马车夫马不停蹄地赶路，答应给他们优厚的报酬。

由于过分的小心，他还把长老藏在车厢深处的酒给了他们每人一瓶。

马车夫们乘着酒劲把马赶得飞快。

“您可以放心，雅爱尔，”他说“照这个速度前进，那辆由阿波加利普斯的马拉着的老式敞篷马车是追不上我们的。”

“我们正像热锅上的蚂蚁。”长老说。

“能这样下去就不错了！”雅爱尔说。

右边山坡上的葡萄树像锚杆一样向后疾驰，左边的萨奥纳河在缓缓地流动。我们旋风般地从图尔努桥前经过，城市耸立在河对岸的山冈上，一所修道院的围墙看起来犹如一座堡垒。

“本笃会的无数修道院像珠宝一样分布在教会高卢的道袍上，这就是其中之一，”长老说。“如果上帝乐于让我的命运符合我的性格，我会在一所这样的修道院里度过默默无闻的、快活而甜蜜的一生。跟本笃会修士一样，我尊重的决不是修士会的学说和道德。本笃会修士有令人佩服的图书馆，能穿上他们的服装、遵守他们神圣的教规的人真是幸福！也许是这辆快要在大路上陷入一条很深的车辙里的车子把我摇晃得十分难受，也许更因为是我到了该退隐和进行严肃思考的年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坐在一张安放在某个装满无数书籍和选集的、宁静而可敬的图书馆里的书桌面前。与人类相比，我更愿意和书本呆在一起。我最珍贵的心愿，就是在脑力劳动中等待着上帝要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我将要写作历史，尤其是罗马共和国衰落时的历史，因为它充满了伟大的功勋和教训。我要把我的热忱贡献给西塞罗、圣·约翰·克利索斯托姆和波伊提乌，我谦卑而富有成果的一生就会像塔兰托① 老人的花园。

“我经历过不同的生活方式，认为最好的就是专心学习。安静地经受人类的盛衰，用对时代和帝国景象的思索来弥补我们生命的短促。但是这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毅力，这正是我

① 意大利港市名。

一生中最缺乏的。要是我能像希望的那样摆脱目前的困境，我要尽力在某个博学的修道院里找到一个体面而可靠的避难所，在那里文学会有用处，会受到尊重。我现在就以为自己在那里享受它以学问著称的安宁了。如果我能得到气精们的帮助，那个老疯子达斯塔拉克先生说需要它们出现的时候，只要说一个神秘的词‘阿格拉。’”

就在我的好老师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一下突然的撞击把我们四个人浸入了一场玻璃雨中，使我在雅爱尔的裙子下面突然感到发黑和窒息，瓜纳尔长老有气无力地指责唐克蒂尔先生的剑碰断了他残存的牙齿，雅爱尔则在我头上发出足以使勃艮第所有山谷的空气都为之震动的尖叫。唐克蒂尔先生以卫士的姿态威胁说要绞死马车夫。等我挣脱身子时，他已经穿过一块碎玻璃跳到地上了。我的好老师和我，我们都跟着他从同一个通道出来，然后三个人一起把雅爱尔拉出翻倒的车厢。她一点都没有伤着，第一件事是整理她的头巾。

“老天保佑！”我的好老师说，“我只丢了一颗牙齿，而且也不是好牙，已经发黑了，难受一些日子就会好的。”

唐克蒂尔先生叉着腿，拳头支在腰上，察看着翻倒的马车。

“这些混蛋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他说，“马一扶起来它就会散架。长老，它现在只能当游戏棒玩了。”

倒在一起的马用蹄子互相踢打。一个马车夫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地冒着热气的屁股、马鬃、马腿和肚子里，长统靴翘在空中。另一个被扔到沟里的马车夫口吐鲜血。唐克蒂尔先生对他们嚷着：

“混帐东西！我怎么没用剑把你们捅几个窟窿！”

“先生！”长老说，“是否先把这个可怜的人从压住他的马当中拉出来好一些？”

我们一起动手。等到把马从套上解下来并使它们站起来之后，我们才知道损坏的严重：一条弹簧断了、一个轮子碎了，还有一只马拐了脚。

“去叫一个修大车的来，”唐克蒂尔先生对马车夫说，“一小时之后必须全部修好！”

“这儿没有修大车的。”马车夫们答道。

“叫个蹄铁匠。”

“没有蹄铁匠。”

“叫个鞍具商。”

“没有鞍具商。”

我们看了看四周。长着葡萄树的山坡在夕阳里静静地向天边蜿蜒伸展，山冈的钟楼旁边有一所房子在冒烟。另一边的萨奥纳河上罩着淡淡的雾气，马拉的驳船在水面上拖出的航迹逐渐地消失。杨树长长的阴影投射在河岸上，一声尖厉的鸟叫打破了无边的寂静。

“这是什么地方？”唐克蒂尔先生问。

“离图尔努八公里多，”刚才掉在沟里的马车夫吐着血答道，“离马孔至少还有16公里。”

他又用手指着在山坡上冒烟的房子说：

“上面那个村子大概是维拉尔，那里是没什么办法的。”

“让上帝的雷把你们劈死！”唐克蒂尔先生说。

聚在一起的马儿互相咬着脖子，我们又走到凄凉地倒在地上的车子旁边。

从马堆下面拉出来的小马车夫说道：

“可以用一根作为支柱的大木头来代替弹簧，那样车子走起来只会稍微沉一点。可是轮子也碎了！最糟的是我的帽子还压在下面。”

“我操你的帽子。”唐克蒂尔先生说。

“大人也许不知道它还是簇新的呢。”小车夫说。

“玻璃也都碎了！”雅爱尔坐在她放在路边的箱子上叹息着。

“如果光是玻璃破了，”我的好老师说，“还可以放下帘子来代替。不过酒瓶大概也跟玻璃完全一样了，等马车一放好我要先看一下。我把波伊提乌的书和其他几本优秀著作一起放在座垫下面，我也同样感到痛心。”

“这有什么关系！”唐克蒂尔先生说。“纸牌还在我衣服口袋里。可是晚饭我们吃什么？”

“我一直在动脑筋，”长老说。“上帝把大地、天空和水里的无数动物赋予人类决非徒然。我是个出色的垂钓者，等候鱼儿的功夫与我善于思考的头脑特别相称，奥尔纳河曾见过我手持钓竿思索永恒的真理。决不要为晚饭发愁。要是雅爱尔小姐肯把她打扮用的别针给我一根，我马上能做成一个鱼钩，好到河里去钓鱼。天黑之前我会高兴地给你们带来两三条小鲤鱼，我们可以在柴火堆上把它们烤熟。”

“看起来，”雅爱尔说，“我们只能过野蛮人的生活了。可是我不能把别针给您，长老，除非您用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否则我们的友谊会有破裂的危险，我是不愿意这样的。”

“那我要做一笔好交易了，”我的好老师说，“我用一个吻来换您的别针，小姐。”

他拿着别针，马上就以难以想象的礼貌、优雅和庄重，把他的嘴唇贴在雅爱尔的脸上。

浪费了许多时间之后，我们终于拿定了最合理的主意，让那个不再吐血的大马车夫骑着马到图尔努去找一个修大车的来，他的同伴则到一个隐蔽点的地方去生火，因为天气已凉，

风也刮起来了。

我们看出前面有一座颜色暗淡的石山，离翻车的地方有一百来步，山脚下有好几处被挖过了。我们决定在一个挖过的洞里烤着火等派到图尔努的马车夫回来。第二个马车夫把剩下的三匹马——其中有一匹瘸腿的，拴在山洞附近的一棵树干上。长老用柳枝、细绳、塞子和别针做了一根钓竿，去钓鱼去了，他一方面是天性爱好哲学和沉思，另一方面也是想给我们把鱼钓来。唐克蒂尔先生跟我和雅爱尔呆在山洞里，建议来一场三个人玩的西班牙纸牌戏，他说西班牙的玩法是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冒险人物的。确实，夜幕降临时我们呆在一条荒僻大路旁的采石场里，即便写进堂·吉诃德的某个使女仆们开心的奇遇中去也不为过。于是我们玩起西班牙牌戏来。这种游戏要求沉着，我老是出错，性急的对手眼看就要发火，这时我的好老师高贵而令人愉快的面孔在火堆旁边出现了。瓜纳尔先生解开手绢，取出四五条小鱼，用他那把饰有像罗马皇帝站在一根凯旋柱上的先王形象的刀子破开，干得那么利落，似乎他曾在菜场的女鱼贩子当中生活过似的。他干这样的小事跟干最重大的事情同样非常出色。他一边在灰烬上烤着小鱼，一边对我们说：

“我跟你们说，我顺着河往下游走，去找一块适合钓鱼的河岸，却发现了那辆使雅爱尔小姐害怕的敞篷马车。它停在我们马车后面不远的地方。我在河边钓鱼的时候，你们看到它从这儿过去了吧，小姐的心里也该轻松多了。”

“我们没看见它，”雅爱尔说。

“那它一定是因为天黑而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至少你们听到过它的声音。”长老说。

“我们没有听到，”雅爱尔说。

“那么，”长老又说，“就是今天夜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听不见了。因为这辆轮子没坏、马儿没瘸的敞篷马车停在路上是难以置信的，它停在那儿干什么？”

“对呀，它停在那儿干什么？”雅爱尔说。

“这顿晚餐十分简单，”我的好老师说，“使人想起圣经里描写的饮食，那是虔诚的旅行者和一位天使在河边分享蒂戈尔河的鱼。可是我们还没有面包、盐和酒。我想去把压在马车里的食品想法拿出来，也许碰巧会有几个没有压碎的酒瓶，因为在很多场合钢都碰断了，玻璃还是好好的。烤肉钎，我的孩子，请把您的打火机给我。还有您，小姐，千万别忘了把鱼翻个身。我马上就回来。”

他走了，略显沉重的脚步声在大路上愈来愈远，很快我们便什么都听不见了。

“这个夜晚，”唐克蒂尔先生说，“使我回忆起巴尔玛战役的前夜。你们不是不知道我曾在维拉尔麾下效劳，参加过继位战争。我那时候当侦察兵，我们什么都不看。战争当中这一行也需要高明的手段，派去侦察敌人的人都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知道就回来了，可是战役结束后，派他们出去的人却总能写侦察报告，战术家们就是靠这个取胜的。再说那天夜里九点钟，我作为侦察兵跟12个士官被派去……”

于是他向我们讲了继位战争和他在意大利的爱情。他的故事持续了一刻钟，讲完后他叫了起来：

“这个该死的长老不回来了，我打赌他是在那儿喝马车里剩下的酒呢。”

我那时想到我的好老师也许碰到了障碍，便站起身来去帮他一下。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中虽然闪耀着星星，大地却依然漆黑一片。我的眼睛被火光照花了，所以什么也看不清楚。

在黑暗而发白的大路上走了50多步之后，我听到前面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它似乎不是出自人的肺部，与我听到过的喊声都大不相同。使我吓得浑身冰凉。我朝着传来这声遇难时惨叫的方向跑去，可是恐惧和黑暗使我的脚直发软。最后到了破车倒着的地方，它在黑夜里看起来变得更大了。我发现我的好老师坐在沟边，身子弯成两截，看不清他的面孔。我战栗地问他：

“您怎么了？刚才为什么喊叫？”

“是啊，为什么我要喊叫？”他以一种变了调的、陌生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我刚才叫过。烤肉钎，您没见到一个人吗？他在黑暗里猛地撞了我一下，给了我一拳。”

“起来，”我对他说，“您站起来，我的好老师。”

他刚站起来，就又沉重地倒在地上。

我使劲把他扶起来，手碰到他胸口时被沾湿了。

“您流血了？”

“我流血？我是一个死人了，他谋杀了我。我开始以为只是重重地挨了一下，可这是一个伤口，我觉得我不会好了。”

“是谁袭击您的，我的好老师？”

“是那个犹太人。我没看见他，可是我知道是他。既然我没看见他，我怎么会知道是他？是啊，为什么会这样？真是无奇不有！这是没法相信的，是不是，烤肉钎？我嘴里尝到了死亡的滋味，它不可能消失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的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在这儿而不在那儿？这就是神秘！以主的名义救助我们吧……主啊，请听我的祈祷。①……”

他低低地祷告了一阵，然后说：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烤肉钎！我的孩子，把我从马车里取出来放在旁边的两瓶酒拿着，我不行了。烤肉钎，您看我的伤口是在什么地方？我背上疼得最厉害，我觉得生命在顺着腿肚子流走，我的精神越来越不行了。”

他喃喃地说着这几句话，逐渐晕倒在我的怀里。我试着把他背走，可是我的力气只够把他放倒在大路上。他的衬衣敞开了，我在他胸部发现了小小的、流血不多的伤口，我撕碎了自己的袖筒把它包扎好，然后大声呼救。很快就有人从图尔努方向过来，我以为是听到喊声来帮助我的，却认出了是达斯塔拉克先生。我为我最杰出的老师在我怀抱里奄奄一息而痛苦万分，对这样一次如此出乎意料的相遇竟毫不惊奇。

“怎么回事，我的孩子？”炼金术士问道。

“来帮我一下，先生，”我告诉他说，“瓜纳尔长老要死了，莫萨伊德谋杀了他。”

“莫萨伊德确实来过这儿，”达斯塔拉克先生说，“坐着一辆旧敞篷马车来追他的侄女，我也陪着他来劝您，我的孩子，到我家去重新干您的工作。从昨天起我们就离你们的马车很近，刚才看见它翻倒在一条车辙里。那时候莫萨伊德下了车，或许他是散步去了，更可能他是运用自己的法力使别人没法看见，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他也许已经出现在他侄女面前诅咒她，因为这是他来的目的。不过他没有谋杀瓜纳尔长老。杀您老师的是爱尔菲，我的孩子，是对他泄露它们秘密的惩罚。再也没有比这更确凿无疑的了。”

“哎！先生，”我大声地说，“是犹太人还是爱尔菲都没关系，救他的命要紧。”

“我的孩子，恰恰相反，这很有关系，”达斯塔拉克先生反驳我，“因为，要是他受到人的袭击，我很容易用魔法把他

治好，而要是他引起了爱尔菲们的敌意，它们的报复是无法逃脱的。”

他说完这些话，听到我喊声的唐克蒂尔先生和雅爱尔，还有一个打着灯笼的马车夫都跑过来了。

“怎么，”雅爱尔说，“瓜纳尔先生不舒服了？”

她说着跪在我的好老师身边，托起他的头，让他嗅盐。

“小姐，”我对她说，“他的死是您造成的，这是对您被诱拐的报复，是莫萨伊德杀了他。”

她从我的好老师身上抬起了因恐怖而变得苍白的、闪着泪光的面孔。

“您也以为，”她对我说，“要当个漂亮姑娘而不引起灾难是那么容易吗？”

“唉！”我答道，“您说的是千真万确，可是我们失去了最好的人。”

这时候，瓜纳尔长老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睁开了发白的眼睛，要他的波伊提乌，接着又昏过去了。

马车夫建议把受伤者送到离此两公里的维拉尔村去。

“我去把剩下的三匹马中性子最好的那匹牵来，我们把这个可怜的人在马上绑紧，慢慢地牵着它走。我相信他情况很不好，脸色跟一个在圣·米歇尔被谋杀的信使一模一样，也是在这条大路上，离这儿四站，靠近塞内西了，那儿有我的未婚妻。那个可怜虫眨巴着眼皮，直翻白眼，活像一个女乞丐，请别见怪，先生们。你们这位长老，在小姐用瓶子刺激他鼻子的时候，也跟那个可怜虫一个样子。这对受伤的人可不是好兆头。至于姑娘们，她们这样翻白眼可不是要死，大人们都很清楚。说起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死，谢天谢地，是有点不一样。可也都是翻眼睛……你们呆着，先生们……我去找马。”

“这个野小子挺有意思，”唐克蒂尔先生说，“还知道翻白眼和昏倒的女乞丐。我在意大利见过一些士兵，他们死的时候目光发直，眼睛都突出来了。伤员的死没有什么规定，即使要求极严的军人也做不到。不过，烤肉钎，现在没有一个身份更高的人，请您把我介绍给这位身穿黑衣、衣服上钉着钻石钮扣、我猜想是达斯塔拉克先生的贵族。”

“哎呀！先生，”我答道，“就算介绍过了吧，我现在只能顾我的好老师。”

“也好！”唐克蒂尔先生说。

于是他走到达斯塔拉克先生的身边。

“先生，”他说，“我夺了您的情妇，我准备和您弄个明白。”

“先生，”达斯塔拉克先生答道，“老天保佑，我跟任何女人都毫无关系，我也不懂您说的是什么。”

这时马车夫牵着一匹马回来了。我的好老师神志略为清醒了一些。我们四个人把他抬起来，好不容易把他放在马上绑好，然后上了路。我在一边扶着他，唐克蒂尔扶着另一头。马车夫牵着缰绳、打着灯笼。雅爱尔抽泣着跟在后面。达斯塔拉克先生回到他的敞篷马车里去了。我们慢慢地走着，在大路上走的时候还很顺利，可是到了攀登葡萄树之间的小路时，我的好老师随着马的动作而颠簸，消耗了剩余的精力，再一次晕了过去。我们觉得还是把他从马鞍上抬下来，用手托着好一些。马车夫抓住他的肋窝，我夹着他的腿。攀登起来非常吃力，有好几次我差点儿跟这个活的十字架一起倒在满是石块的路上。后来山坡不那么陡了，我们走上一条有篱笆的小路，不久便看见了维拉尔的房子。于是我们把不幸的人放在地上，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又重新扛起来一直走到村子里。

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了一线玫瑰色的曙光。天空中的启明星跟两边的月牙一样苍白和宁静。鸟儿开始歌唱，我的好老师叹息了一声。

雅爱尔在我们前面跑着去叫门，要找一张床铺和一个外科医生。一些种葡萄的人带着背筐和篮子去收获葡萄，其中有个人对雅爱尔说，这儿有个高拉尔在广场旁边留宿过客和安顿车马。

“至于外科医生科克贝特，”他又说，“那边有个刮胡子盆就是他的招牌。他现在出来要到葡萄园去了。”

那是个矮小的、极有礼貌的人，他对我们说不久前他的女儿出嫁了，他家里有张空床可以安置这个受伤的人。

他的妻子是个肥胖的女人，戴着一顶上面缝有毡帽的白色软帽。听到吩咐，她把床单铺在下面房间的床上，帮着我们给长老脱了衣服，让他躺下，然后去找教士。

科克贝特先生观察着伤口。

“您看，”我对他说，“伤口很小，也不大流血。”

“这可不好，”他答道，“我一点都不喜欢，年轻的先生。我喜欢大的、流血多的伤口。”

“我觉得，”唐克蒂尔先生对他说，“作为乡村里的一个剃须匠和土医生，您的判断力不算坏。再没有什么比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其实是很深的小伤口更糟的了。还不如脸上砍上那么一刀，看起来痛快，好起来也容易。可是您要知道，先生，这位伤员是我的神甫，还跟我玩皮克牌牌戏。尽管您看起来像是个灌肠的，您能不能为我使他重新站起来？”

“为您效劳，”外科医生兼剃须匠弯腰答道。“不过我也懂土法接骨和包扎伤口。我马上看看他伤得怎么样。”

“快点儿，先生。”我对他说。

“耐心点！”他说。“先要洗干净，我得等壶里的水烧热呢。”

我的好老师稍微有点苏醒，以相当有力的声音慢慢地说着：

“他手里拿着灯，要去看耶路撒冷的每个角落，隐藏在黑暗中的一切就会重见天日。”

“您说什么，我的好老师？”

“别管我，我的孩子，”他答道，“我是在谈适合我处境的感想。”

“水热了，”剃须匠对我说。“在床边拿着这个盆，我要洗伤口了。”

他拿着一块浸透热水的海绵为我的好老师洗胸口的时候，教士跟科克贝特夫人进了房间，手里拿着一只篮子和几把剪刀。

“可怜的人在这儿，”他说。“我刚才到我的葡萄园去了，不过首先应该照管耶稣基督的葡萄园。我的孩子，”他靠近长老说道，“把您的痛苦奉献给天主吧，它也许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总之，应该顺从上帝的意志。”

接着他转向剃须匠问道：

“科克贝特先生，这事儿那么急吗，我能不能去把我的事情干完？白葡萄还可以等些时候，万一烂了也不要紧，有点雨水还会使酒酿得更多更好。可是红葡萄该马上收了。”

“您说得不错，教士先生，”科克贝特答道。“我园子里的葡萄串都长霉了，刚刚躲过太阳又烂在雨里。”

“唉！”教士说，“潮湿和干旱是种葡萄人的两个敌人。”

“千真万确，”剃须匠说，“不过我要察看伤势了。”

他说着把一个指头使劲伸进伤口。

“哎唷！刽子手！”受伤者大叫起来。

“记住，”教士说，“天主是宽恕它的刽子手的。”

“它们绝对不是剃须匠。”长老说。

“这句话太过分了。”教士说。

“不要计较一个垂死者的笑话，”我的好老师说。“我实在疼得受不了：这个人杀死我了。我等于死了两次。第一次杀我的是一个犹太人。”

“他说些什么？”教士问。

“教士先生，”剃须匠说，“最好是别理他。决不要去听病人的话，那只是些梦呓。”

“科克贝特，”教士说，“您说得不对。应该听病人的忏悔。一个一生中从未讲过好话的基督教徒，临终时也会说出为他打开天堂的话来。”

“我说的只是指现世的人。”剃须匠说。

“教士先生，”是我说话的时候了，“瓜纳尔长老先生、我的好老师，决不是胡言乱语。千真万确，他是被一个叫莫萨伊德的犹太人谋杀的。”

“这么说来，”教士答道，“他应该从中看到上帝对他的特殊恩惠。上帝愿意让他死在这个人的手里，这个人正是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们的后代。上帝在世界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令人赞美的。科克贝特先生，我可以去把我的事情干完吗？”

“您可以去了，教士先生，”剃须匠答道。“伤口情况不妙，可也不会马上叫人送命。这种伤口，教士先生，像猫玩老鼠似地跟病人闹着玩，在这场游戏里能腾出时间。”

“那就好了，”教士先生说。“让我们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它让您活着。不过也活不了几天，应该随时做好准备。”

我的好老师庄重地答道：

“活在世界上等于不活，有了什么等于没有，因为世界的形象也只是昙花一现。”

教士拿起他的剪刀和篮子，说：

“从您搁在板凳上的衣服和裤子上，更是从您的话里，我的孩子，我知道您是教会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您接受过神品吗？”

“他是神甫，”我说，“神学博士和雄辩术教授。”

“是哪个教区的？”教士问。

“诺曼底的塞兹教区，鲁昂的副主教。”

“教会的一个重要省份，”教士说，“不过在古迹和声誉上，它比我当神甫的兰斯教区差得多了。”

他走了，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安静地度过了白天。雅爱尔自愿熬夜守护病人。夜里将近11点钟，我离开科克贝特先生的家，到高拉尔先生的客栈里找个住处，在广场上发现了达斯塔拉克先生，他的身影在月光下几乎遮住了整个地面。他习惯地把手放在我肩上，以他固有的庄重对我说：

“我现在使您放心还来得及，我的孩子，我正是为此才陪莫萨伊德来的。我看到您受着小精灵的残酷折磨，这些地上的小妖精向您袭击，用各种幻景来愚弄您，用无数的谎言来诱惑您，最终促使您逃出了我的家。”

“唉！先生，”我答道，“我离开您家看起来确实是忘恩负义，所以要请您原谅。可是追我的是警察，不是小妖精。我的好老师被谋杀了，这可不是幻景。”

“决不要怀疑，”杰出的人又说，“这个不幸的长老泄露了气精们的秘密，所以受到它们致命的打击。他从一个柜子里偷了几颗宝石，那是气精们制造的。这几颗还没有完工，在光

泽和纯度上比钻石差多了。

“最使它们生气的就是这种贪婪和不谨慎地说出‘阿格拉’这个词。您也要明白，我的孩子，哲学家是不可能阻止这种暴躁民族的报复的。我从一个超自然的渠道、也通过克利东的报告获悉了瓜纳尔先生扒窃圣物，他还傲慢地吹嘘能骗取蝾螈、气精和地精们使朝露成熟并不知不觉地变成水晶和钻石的本领。”

“唉！先生，我向您担保他根本没想这些，还有是这个可恶的莫萨伊德在大路上用尖刀刺了他一下。”

这些话使达斯塔拉克先生极为不悦，他急忙叫我别再说了。

“莫萨伊德，”他又说，“是个非常仁慈的神秘学家，不可能打中了敌人而不痛苦地随着死去。您想想，我的孩子，如果他要杀瓜纳尔长老，尽可以在他房间里利用魔法轻易地办到。我看您还不懂得基本的知识。实际情况是，这个博学的人从忠实的克利东那里知道他侄女逃走了，就到驿站去找她，以便必要时把她带回家去。只要他在这个不幸的女人心里发现一点悔恨的表示，他无疑会这样做的。可是看到她已经完全堕落在放荡的生涯之中，他就宁愿开除她的教籍，用所有星球、所有车轮和埃塞希也尔的畜牲来诅咒她。他刚才在敞篷马车里当着我的面这么做了，他是为了不跟基督教徒共用床铺和餐桌才隐居在那儿的。”

如此荒唐的胡言乱语惊得我说不出话来。这个杰出的人不容我考虑，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您为什么不肯接受一个哲学家的忠告呢？我的孩子，您是用什么智慧来反对我的智慧的呢？您想想，您的智慧不如我的多，但本质是一样的。无论对您对我，大自然都表现为必须

认识和整理的、并能形成一系列象形文字的无数符号。您能轻易地辨认出几个这样的符号并赋予它们一种意思，但是您过于满足于平庸和文字意义，对理想和象征意义则探索不够。而世界只是作为象征才能理解，宇宙中可见的一切只是一种庸人读而不懂的形象化文字。当心，我的孩子，不要像充斥学院的学者们那样，结结巴巴和驴叫似地读这种宇宙的语言，而宁可从我这里接受一切学问的钥匙。”

他停了一会，以更加亲切的声调说：

“追赶您的敌人，我亲爱的孩子，不如气精们可怕。您的蝾螈可以毫不费力地使您摆脱这些小妖精，您一求她便能办到。我跟您再说一遍，我跟着莫萨伊德到这里来，只是催您到我家去继续我们的工作。我明白您想照顾您不幸的老师，直到最后的时刻，我完全允许您这样做，不过事后别忘了到我家来。再见！我和这个杰出的、被您毫无根据地怀疑过的莫萨伊德，今夜就要回到巴黎去了。”

我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客栈里，在疲劳和痛苦的重压下，在蹩脚的床上倒下了。

第十九章

第二天一大早，我回到外科医生家里去，发现雅爱尔守在我的好老师的床头，笔直地坐在草墩上，脑袋裹在她的黑斗篷里，像一个修女那样专心、庄重和柔顺。瓜纳尔先生满面通红地睡着。

“夜里的情况不好，”她低声地对我说。“他说话，唱歌，叫我热尔梅娜妹妹，还几次要挨着我。我倒觉得没什么，只是

说明他神志不清。”

“唉！”我大声地说，“要是您不背叛我，雅爱尔，不跟这个贵族乱跑，我的好老师就不会被刺穿胸部躺在这张床上了。”

“我们朋友的不幸，”她答道，“的确使我非常痛心，其余的就不必多想了。我不能理解，雅克，您在这种时候还想这些。”

“我一直在想。”我回答她。

“我呢，”她说，“我几乎不想它。您的不幸有一大半是您自己造成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雅爱尔？”

“意思就是，我的朋友，如果说是我提供了造成您不幸的衣料，那么是您给它绣上了花边，您的想象力大大地丰富了简单的事实。现在我向您发誓，我自己连您怎么会痛苦的都想不起来了，可您还那么固执地去注意您的情敌，比对我本人还要注意。别再想那些了。长老醒了，我得给他喝点药。”

这时候科克贝特先生带着药箱靠近床铺，换下伤口上的绷带，大声说它正在好起来。然后把我拉到一边说：

“我可以向您担保，先生，这位善良的长老挨了这一下不会死。不过说实话，他的伤口引起了相当厉害的胸膜炎，我担心他躲不过这一关，他现在受着高热的折磨。这是教士先生来了。”

我的好老师清楚地认出了他，很有礼貌地问他身体如何。

“比葡萄树强，”教士答道。“它们都被虫子蛀坏了，第戎的教士们今年还打着十字架和旗帜举行过盛大的仪式来对付害虫，可是没有用。到明年应该举行一个规模更大的仪式，点更多的蜡烛。宗教裁判官也应该重新开除毁坏葡萄的果蝇的教

籍。”

“教士先生，”我的好老师说，“人家说您在您的葡萄园里调戏姑娘们。呸！您这把年纪不该干这种事情。我年轻时像您一样对女人感兴趣，不过时光使我变得好多了，我往往让一个修女走过而不跟她说一句话。您对轻佻的女人和酒瓶都不是这样的，教士先生。可是您干的更坏的事情是根本不做人家付钱的弥撒，还贩卖教会的财产。您是个重婚者和买卖圣物的罪犯。”

教士先生听到这些话，感到一阵痛苦的惊讶，他的嘴张着，脸颊从宽宽的面孔两边伤心地垂了下来。

“这对我这样的人是多么卑鄙的侮辱！”他终于叹道，两眼盯着天花板。“上帝的审判就在眼前，可他说的是什么话！长老先生啊，您度过了圣洁的一生，研究过那么多的书籍，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我的好老师支起了肘，我们不久前还爱看的他那种快活神气，由于高热而变得忧郁了。

“不错，”他说，“我研究过古代的作家，但比起塞兹主教先生的第二副本堂神甫还差得远了。他虽然从里到外都是一头驴，可是他读的书比我多，因为他是斜视眼，能斜着眼睛同时看两页。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卑鄙的无赖教士、在月光下追妓女的老风流？教士，你的女朋友长得像个女巫，下巴上有胡子，就是外科医生兼剃须匠的老婆。他是个大王八，这个小矮子活该如此，他全部的医学知识只是会灌肠。”

“上帝啊！他说的是什么？”科克贝特夫人喊道。“他一定有魔鬼附身了。”

“我听过许多病人说胡话，”科克贝特先生说，“可是没有一个像他说得这么恶毒的。”

“我发现，”教士说，“要使这个病人得到善终，我们比预料的还要费更多的功夫。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的本性里有一种尖刻辛辣的情绪和一些堕落的成分，他说的话对一个教士和病人来说是很不合适的。”

“这是高热的结果。”外科医生兼剃须匠说。

“可是，”教士又说，“高热要是不停止的话，就会把他带进地狱。他刚才严重地忽视了对一个神甫应有的尊敬。然而我明天还要来劝说他，因为像天主一样，我对他怀有无限的怜悯。不过我很担忧，工人全都在葡萄园里，我的压榨机却不幸地裂了一条缝。科克贝特，千万别忘了跟木匠说一声。如果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就叫我一下。操心的事真多，科克贝特！”

第二天瓜纳尔先生的情况很好，我们都指望他能活下去。他喝了一碗清炖肉汤，在床上坐了起来，以惯有的优雅和温和跟我们每个人说话。唐克蒂尔先生住在高拉尔那里，来看他时很不谨慎地要他玩皮克牌牌戏，我的好老师微笑着答应下个星期再玩。可是日落时他又发起高热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眼睛里流露出难以形容的恐怖，牙齿格格直响。

“他在那儿，”他叫着，“这个老犹太人！这是犹大跟一个化成母山羊的女魔生的儿子。他会吊死在他父亲的无花果树上，肠子撒满一地。抓住他……他杀我了！我太冷了！”

过了一会，他蹬开被子抱怨说太热了。

“我渴死了，”他说，“给我酒！要新鲜的。科克贝特夫人，您快点把它放在泉水里凉一凉，因为今天热得要命。”

已经是夜里了，可是他头脑里的时间是乱七八糟的。

“快点去，”他还在对科克贝特夫人说话。“可别像塞兹大教堂的打钟人那么天真。他到井边去把放在井里的酒瓶拉上来，看见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便大叫起来：‘喂，先生们！快来

帮帮我，井里有些跟我们相反的人，要是不想办法，他们就要喝我们的酒了。’”

“他是个快活的人，”科克贝特夫人说。“可是刚才他对我说了一些失礼的话。我要是欺骗科克贝特，也决不会跟教士先生，我会考虑到他的职业和年纪。”

教士先生正好在这时候进来了。

“喂，长老先生，”他问我的好老师，“您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变化？”

“谢天谢地，”瓜纳尔先生答道，“我灵魂里没有一点新的东西，因为圣·克利索斯托姆这么说过：避免新奇，决不要走尚未试探过的道路，一旦迷路了，就永远无法回头。对此我有了可悲的经验，我因为走了没有开辟的道路而断送了自己。我听了自己的意见，它们把我引进了深渊。教士先生，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无数的罪孽使我难受。”

“这话说得不错，”教士先生说。“这是上帝自己在向您口授。我熟悉它那种无法模仿的风格。您愿意进一步使您的灵魂得救吗？”

“愿意，”瓜纳尔长老说。“因为我看见我的堕落起来反对我了。我看见它们站起来了，有大有小，有红有黑。最小的骑着狗和猪，其他的都很肥胖，光着身子，长着羊皮袋一样的乳房，皱纹很深的肚子下垂着，屁股大得不得了。”

“这可能吗，”教士先生说，“您把它们看得那么清楚？不过，要是您的过去如您所言，我的孩子，最好不要描绘，而要在心里憎恨它们。”

“那么，教士先生，”长老又说，“您是想让我的罪过都像美男子一样罗？不过我们不谈这些。您呢，剃须匠，给我酒喝。您认识德·拉米萨尔迪埃尔先生吗？”

“不认识，您说给我听吧。”科克贝特先生说。

“那么听着，”我的好老师又说，“他非常喜欢女人。”

“就是由于这一点，”教士说，“魔鬼才比人强得多。不过您是想说什么，我的孩子？”

“你马上就会明白了，”我的好老师说。“德·拉米萨尔迪埃尔先生约了一位处女到马厩里幽会。她去了，他却让她原封不动地回去了，您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教士说，“不过不谈这些了。”

“不行，”瓜纳尔先生说道。“要知道他不肯跟她私通，是怕生出一匹马来，人家会就此向法庭起诉。”

“哦！”剃须匠说，“他更应该担心生出一头驴。”

“当然！”教士说。“不过这些话决不会使我们走向天堂，最好是另走一条好路。您刚才曾向我们讲了多有教益的话！”

我的好老师并不回答，却用响亮的声音唱起歌来：

为了吊起路易国王的胃口，
给了他15个勇敢的小伙，
朗德里奈特，
带他过快活放荡的生活，
朗德里里。

“如果您想唱，我的孩子，”教士先生说，“不如唱一支动听的勃艮第圣诞歌，您将在祝圣的同时使灵魂得到欢乐。”

“很好，”我的好老师答道。“它出自茹·巴洛塞，看起来挺粗俗，我却认为比钻石还要精致，比金子还要珍贵。例如这一首：

当那个季节到来，
耶稣基督降临尘凡，
驴和牛都用自己的气息，
使他在畜栏里感到温暖。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在这个高卢王国里，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做。

外科医生、他的老婆和教士一起唱了起来：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在这个高卢王国里，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做。

我的好老师还用微弱的声音唱了几句：

然而我最喜欢的故事，
却只是驴和牛。
那饥渴难忍的长夜，
全靠它们俩来消磨。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穿着呢料和闪光的丝绸，
我知道有多少驴和牛，
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做。

然后他把头倒在枕头上，不再唱了。

“这个基督教徒挺善良，”教士先生对我们说。“非常善

良，他动人的格言往往连我本人都受到感化，不过他决不至于使我不安，因为决定一切的是在最后，谁也不知道篮子底里会剩下什么。仁慈的上帝愿意用短暂的一刻来拯救我们，而且必须是最后一刻。所以一切都取决于最后一分钟，与它相比，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都微不足道。我为这个病人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天使和魔鬼们在拼命地争夺他呢，不过对上帝的仁慈决不该感到绝望。”

第二十章

在时好时坏的残酷折磨中过去了两天之后，我的好老师陷入了极度虚弱的状态。

“再也没有希望了，”科克贝特先生用极低的声音对我说。“您看他的头全陷在枕头里，鼻子干缩了。”

确实，我的好老师的鼻子不久以前还是又粗又大，红通通的，现在却像铅一样发青，成了一块鹰钩形的薄片了。

“烤肉钎，我的孩子，”他的声音依然洪亮有力，可是这种声调我从未听到过，“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去找那个善良的神甫，让他听我的忏悔吧。”

教士先生在葡萄园里，我跑着去了。

“葡萄收完了，”他对我说，“比我预料的还要多。我们去照料这个可怜的人吧。”

我把他带到我的好老师的床前，然后让他跟垂死者单独呆在一起。

一小时之后他出来了，对我们说：

“我可以向你们担保，热罗姆·瓜纳尔先生将在令人钦佩

的虔诚而谦卑的情感中死去。按照他的要求，也考虑到他的热诚，我要让他接受临终圣体。等我穿上白长衣的时候，科克贝特夫人，请您把我每天早晨做小弥撒时用的那个孩子叫到圣器室来，再把房子整理一下好接待仁慈的上帝。”

科克贝特夫人打扫了房间，在床上放了一床白被子，把一张铺好桌布的小桌放在床头。她在桌上摆了两枝蜡烛台和一只装圣水的陶瓷大碗，水里浸着一根黄杨树枝。她把蜡烛都点亮了。

不久我们便听到住持教士在路上摇动的铃声，看见一个手里拿着十字架的孩子和身穿白长衣、拿着圣体的神甫。雅爱尔、唐克蒂尔先生、科克贝特夫人和我都跪在地上。

“愿这一家安宁。”神甫说。

“愿他们安居乐业。”住持教士答道。

接着教士先生拿起圣水洒在病人身上和床上。

他屏息凝神了一会儿，庄严地说：

“我的孩子，您确实没有什么话要讲了吗？”

“是的，先生，”瓜纳尔长老以肯定的语气说，“我宽恕杀我的凶手。”

于是主祭从圣体盒里取出圣体瓶：

“这就是为尘世赎罪的上帝的羔羊。”

我的好老师叹息着答道：

“我这样一个粪土不如的人，能对我的天主说话吗？我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赋予我勇气的善行，我怎么敢到您那里去？在这么多次刺伤了您充满仁慈的眼睛之后，我们怎么能把您领到我的家里？”

于是瓜纳尔长老先生在一阵肃然的沉寂中接受了临终圣体，接着我们都抽泣起来，科克贝特夫人大声地擤着鼻涕。

圣事施行之后，我的好老师示意我走到床边，用微弱的、然而是清晰的声音对我说：

“雅克·烤肉钎，我的孩子，学我的样，抛掉我在疯狂时给您讲的道德准则吧。这种疯狂，唉！贯穿了我的一生。要畏惧女人，她们会使人萎靡；要畏惧书本，它们会使人傲慢。做一个心灵谦卑的人，上帝赋予小人物一种更为明晰的智慧，博学的人是得不到的，只有它才给我们一切学问。我的孩子，绝对不要听像我这样在善恶问题上钻牛角尖的人的话，决不要被他们演说的巧妙和词藻的华丽所迷惑，因为上帝的王国不在空话里，而是存在于美德之中。”

他沉默了，已经筋疲力尽。我抓起他垂在床单上的手，流着泪不住地亲吻。我对他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神甫，没有他我没法活下去。

我久久地站在他的床前，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之中。

这一夜他过得非常安静，几乎使我产生了一线渺茫的希望。这种状况持续到白天，但是傍晚时他开始躁动不安，说些含糊不清的话，这些话只能永远是上帝和他之间的一个秘密了。

午夜时他已完全衰竭，只能听到他指甲挠床单的轻微声响，他已经认不出我们了。

将近两点钟他开始喘息，从肺里剧烈地发出嘶哑而急促的呻吟，在村里远处的街上都能听到，我耳朵里充满了这种声音，以至于在这个不幸日子以后的几天里似乎还能听到。黎明时分，他用手做了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手势，并且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最后一声了。他的脸在死亡中保持着与曾给他以活力的天才相称的庄重，他的去世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第二十一章

维拉尔的教士先生为热罗姆·瓜纳尔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做了葬礼祷告和追思祷告。

我的好老师被送到教堂旁边的公墓里。唐克蒂尔先生在高拉尔家里请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吃饭，大家喝着新鲜的酒，唱着勃艮第的歌曲。

第二天，我和唐克蒂尔先生去见教士先生，对他虔诚的关心表示感谢。

“哦！”圣人说道，“这位神甫以他感人的归宿使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只看到过很少的基督教徒死时的情感能像他那样令人钦佩，应该在他坟上刻一篇动人的碑文来纪念他。你们两个人，先生们，都很有知识，足以胜任，我保证按照你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叫人把死者的墓志铭刻在一块洁白的石碑上。不过要记住，在使石碑说话的时候，只能让它赞美上帝。”

我请他相信我一定全力以赴，唐克蒂尔先生也表示尽力使碑文写得文雅而优美。

“我想试着把它写成法语诗，”他说，“就按夏贝尔① 先生的诗的格式。”

“再好没有！”教士先生说。“不过你们不想看看我的压榨机吗？今年的酒错不了，我收获的葡萄已足够我和我女仆用的了。唉，要是没有害虫，还能收得更多。”

吃完晚饭，唐克蒂尔先生要来了文具，开始写起法语诗来。

---

① 法国诗人(1626—1686)。

然后又不耐烦地把笔、墨水和纸扔到空中。

“烤肉钎，”他对我说，“我只写了两句诗，不知道行不行。我想出来的就是这两句：

下面躺着瓜纳尔先生，
人早晚总要死的。

我回答他说，这两句好就好在它们根本用不着第三句了。

我通宵不眠，反复构思，写成了一篇拉丁文墓志铭，译成法语是这样的：

这儿安息着，
期望永恒真福的，
热罗姆·瓜纳尔先生。
他是长老，极有口才，
曾在博韦学院，
任雄辩术教授，
是塞兹主教的，
热心的图书管理员，
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
著作的出色译者。
他不幸尚未完成，
便猝然早逝。
在去里昂的路上，
他受到一个卑鄙的、
犹太人的袭击，
年方五十二岁，
却成了耶稣基督的的刽子手的
一个侄子的牺牲品。

他为人可亲，
谈吐渊博，
才华非凡。
说话令人愉快，
充满优美的格言。
他用行动赞颂上帝，
在一生的风暴中，
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他以真正的基督教徒的谦卑，
来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
不管世人虚伪的空谈。
他活在世上时默默无闻，
死后将获得永恒的荣耀。

第二十二章

我的好老师去世三天之后，唐克蒂尔先生决定动身。车子修好了，他吩咐马车夫第二天早晨出发。跟他作伴我从来都不愉快，现在我这么伤心，就更加讨厌了，跟着他和雅爱尔走是无法忍受的。我决定到图尔努或马孔去找一个职业，在那里生活到风声平息，我能够重返巴黎为止，我知道父母亲是会热情地欢迎我的。我向唐克蒂尔先生讲了我的想法，因为不能再陪伴他而请他原谅。开始他以对我从未有过的善意极力挽留我，后来很高兴地同意了。雅爱尔的痛苦要多一些，不过她生来是通情达理的，也就赞同了我离开她的理由。

我出发的前夜，当唐克蒂尔先生跟外科医生兼剃须匠喝酒

玩牌的时候，雅爱尔和我，我们一起出去透透空气。外面充满了野草的清香和蟋蟀的歌声。

“多美的夜啊！”我对雅爱尔说。“年年岁岁人不同，也许，我一生中再也见不到如此柔和的夜晚了。”

我们面前是村里开满鲜花的公墓，波浪般的草地静静地向外伸展着。月光染白了黑色草地上散乱的坟墓。我们两人同时想到去向我们的朋友告别。他安息的地方竖立着一个沾满泪水的十字架，底部插在松软的泥土里。刻写墓志铭的石块还没有放好。我们坐在近旁的草地上，由于一种难以觉察的，自然的吸引力，我们投入了对方的怀抱，毫不担心我们的亲吻会玷污对一位朋友的纪念，他渊博的智慧曾使人类的一切弱点都得到宽容。

雅爱尔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忽然对我说：

“我看见唐克蒂尔先生了，他站在公墓墙上注意地看着我们这儿。”

“这么黑他能看到我们吗？”

“他一定看见了我的白衬裙，”她答道。“我想，这就足以使他想再看清楚一点了。”

我已经在考虑拔出剑来，打定主意要捍卫两个这时还几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雅爱尔的镇静使我惊讶，她的动作和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恐惧。

“走吧，”她对我说。“逃吧，用不着为我担心。我倒希望他来袭击。他已经开始厌倦了，这么一来就可以极妙地提起他的兴趣，刺激他的爱情。走吧，别管我！开始是不好受的，因为他性格粗暴。他会打我，不过以后我对于他就更珍贵了。再见！”

“唉！”我大声说道，“难道说，雅爱尔，您要我只是为

了刺激我情敌的欲望吗？”

“我真佩服您爱跟我吵嘴，您也是这样！走吧，我跟您说！”

“怎么！就这样离开您？”

“必须这样，再见！别让他在这儿碰见您。我很想使他嫉妒，不过要巧妙一点。再见，再见！”

我刚刚在坟墓堆里走了几步，唐克蒂尔先生已经靠得很近，能认出他的情妇了。他大叫大嚷，拼命诅咒，像要把村里所有死去的人都叫醒。我迫不及待地要从他的狂暴中救出雅爱尔，我想他会把她杀掉的。我在阴影和石块隐蔽下悄悄地爬过去监视着他们。几分钟之后，我看到唐克蒂尔先生把她推出公墓，带到高拉尔的客栈里去了。他的怒火已是强弩之末，雅爱尔不用帮助，一个人就足以使它平息下来。

他们回到房里的时候，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夜里我辗转难眠。黎明时我从窗帘缝里瞧见他们似乎十分亲密地穿过了客栈的院子。

雅爱尔走了，我更加伤心，伏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一直哭到傍晚。

第二十三章

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便失去了境遇所造成的趣味，我的命运重又符合我的性格，不再有任何出奇之处了。要是把关于我生平的回忆录再继续写下去，故事很快就会显得乏味，所以我简单地交代一下，把它结束了吧。维拉尔的教士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马孔的一个酒商，我就在他家里当了仆人，

第二年末，父亲来信说我的事情他已经设法疏通，我可以平安地返回巴黎了。

我立即坐上大马车，跟一些新兵一起登上了旅途。当我重新见到圣·雅克街、圣·贝努阿·勒·贝图尔内的时钟、“三女郎”的招牌和布兰索先生的“圣·卡特琳之像”时，心跳得简直要蹦出来了。

我的母亲看见我就哭了起来，我也泪水直流，我们拥抱之后还哭个不停。我的父亲匆匆忙忙地从“小酒神”赶回家来，以一种动人的庄重神情对我说道：

“雅克，我的孩子，不瞒你说，我看到警察们跑到‘鹅掌女王’来抓你，你不在就要把我带走的时候，我对你真是一肚子火。他们蛮不讲理，说什么我可以到监狱里去申诉。他们是根据德·拉盖利托德先生的指控来抓你的，我还以为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放荡的事情呢。后来从你信里知道只是犯了点小过失，我就只想着能再见到你。我好多次问过‘小酒神’的老板，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你的官司了结。他总是跟我说：‘雷奥那尔德师傅，带上一大口袋埃居去找法官，他就会把您雪一般白的小伙子还给您了。’可是这里难得有埃居，我家的母鸡、母鹅或是母鸭都不下金蛋，家禽现在最多只够付炉子里的炭火钱。当时唐克蒂尔先生因为跟你犯同一个案子也被追捕，他的母亲正在尽力营救她的儿子；幸亏您圣洁而可敬的母亲想起来去找她。因为我得承认，我的雅科，我的心太实了，有个贵族陪你干了下流事，我竟然没有体会到它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光荣。你的母亲像去听弥撒一样穿戴得挺整齐，到圣·安托万镇的公馆去求见唐克蒂尔夫人，受到了客气的接待，你母亲是一个圣洁的女人，雅克，就是阅历不够，一开头话就说得不合适。她说：‘夫人，到我们这把年纪，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只剩下自

己的孩子了。’这位贵夫人还有些情郎呢，对她是不该说这种话的。”

“您住嘴，雷奥那尔德，”我的母亲喊道，“您根本不知道唐克蒂尔夫人的品行，我跟这位夫人说的话一定错不了，因为她是这样回答我的：‘放心吧，梅内特里埃夫人。我会替您儿子想办法的，就跟为我的儿子一样。信任我的热忱吧。’您也知道，雷奥那尔德，两个月以前我们得到了保证，说我们的雅科可以放心地回到巴黎来了。”

我们胃口大开地吃了晚饭。父亲问我是否打算再为达斯塔拉克先生做事，我说在我的好老师永远令人惋惜地去世之后，我决不希望再呆在一位只用漂亮话来支付仆人工资的贵族家里，再和残忍的莫萨伊德为伍。我的父亲殷勤地请我像从前那样转他的烤肉钎。

“最近这些日子，雅科，”他对我说，“我把这事儿交给天使兄弟干了，可是他干得不及米洛特好，甚至还不如你。我的孩子，难道你不想再坐在壁炉角落里的板凳上了吗？”

我的母亲尽管十分单纯，却不乏主见，她耸耸肩膀对我说：

“‘圣·卡特琳之像’书店的老板布兰索先生需要一个职员。这个职业，我的雅科，对你来说像一只手套那么合适。你心情温和，也懂规矩，卖圣经就该这样才好。”

我立刻去向布兰索先生毛遂自荐，他录用了我。

苦难使我变得聪明起来。我不因工作的卑贱而气馁，而是全力以赴地挥动着鸡毛掸子和扫帚来使老板满意。

拜访达斯塔拉克先生是我的义务。11月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吃完午饭我就到这位杰出的炼金术士家去。从圣·雅克街到克鲁阿·德·萨布隆的路程很长，而且历书说得不错，11月里的白天挺短。我到鲁勒时天就黑了，一层黑色的雾气笼罩着

荒僻的大路，我在黑暗里忧郁地思索着：

“唉！不到一年之前，我在雪地里第一次走这条路，我的好老师陪着我，他现在安息在勃艮第一个村子里种葡萄树的山坡上了。他长眠在对永生的希望之中，一个如此博学和智慧的人是应该分享这种希望的，上帝永远禁止我怀疑灵魂的不朽！不过自己说心里话，指望来世和天国的一切都是不可感觉的真理，没有任何趣味，不能打动人，所以人们信仰它们也只是囫囵吞枣罢了。对我来说，我并不以有一天能在天堂重见瓜纳尔长老先生的想法来自慰。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儿不会再被人辨认出来，谈吐也不会再有触景生情的风趣了。”

我正这么思索着，面前出现了冲天的火光，连我头上的雾气都被染成了橙红色。火光中心在噼啪作响，一股浓烟跟雾气混在一起。我立即担心地想到会不会是达斯塔拉克的城堡着火了。我加快脚步，很快便证实了我的忧虑。我发现萨布隆十字架在爆炸般的火光上成了一段黑乎乎的东西，并且几乎马上就看到了城堡，它似乎在庆祝魔鬼的节日，每个窗户都冒着火焰，绿色的小门被撞开了，一些黑影在花园里骚动，惊慌地议论着。他们是纳伊镇闻讯赶来救火的居民。几个人在压着一台水泵，喷射的水柱像闪光的雨点般地落在起火的地方，使城堡上空腾起一股浓厚的烟柱。无数的火花和灰烬落在我的四周，很快就把我的衣服和手熏黑了。我绝望地想到这满天的烟尘乃是无数杰作和珍贵手稿的残骸，它们曾经使我的好老师兴高采烈，或许就是帕诺包利斯人索西姆著作的残骸呢，我们曾一起翻译过它，那是我一生中最崇高的时刻。

我曾眼看着热罗姆·瓜纳尔长老先生去世。这一次我相信是见到了他的灵魂，他的闪光的、温柔的、和图书馆王后一起化为灰烬的灵魂。我感到此时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被毁灭了。这

时候刮起风来，火乘风势，像血盆大口般地吞噬着一切。

我看到一个只剩下上衣，身上比我还黑的纳伊人，便问他达斯塔拉克先生和家里的人有没有被救出来。

“谁也没有逃出城堡，”他对我说，“只有一个老犹太人，大家看见他带着几个盒子往沼泽那边跑了。他住在河边的岗亭里；由于出身和可疑的罪行而受到人家的憎恨。一些孩子追赶他，他逃跑时掉进了塞纳河，捞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还把一本魔术书和六只金杯紧紧地抱在胸口。您到河岸上还能见到他，裹着他那件黄衣袍。样子挺吓人，眼睛还瞪着。”

“哦！”我答道，“他的罪孽该有这种下场。可是他的死也不能把被他谋杀的最好的老师还给我了！告诉我，没有人见过达斯塔拉克先生吗？”

正在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听到附近骚动着人影中有一个焦急地大叫一声：

“屋顶要塌了！”

这时我胆战心惊地认出了在屋檐槽上跑着的达斯塔拉克先生高大而黑色的身形。炼金术士以响亮的声音喊道：

“我乘着火焰的翅膀，飞到上帝居住的地方去了！”

他刚说完，轰隆一声巨响，屋顶一下塌了下来，山一般高的火焰裹住了蝾螈们的朋友。

第二十四章

没有经得起分离的爱情。对雅爱尔的思念起初使我十分痛苦，后来便逐渐淡漠，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快，这种不快甚至也不全是由她引起的了。

布兰索先生老了。他退隐到蒙鲁日的田舍小屋中去，并以一笔终身年金为代价把他的财产卖给了我。我代替他成了“圣。卡特琳之像”的书店老板之后，就把父母接来，他们的烤肉店前一阵也已经关门。我对自己简陋的书店很有兴趣，仔细地把它装饰了一番，在门上钉着古老的威尼斯地图和饰有寓意雕刻的论文，这种装饰难免有点老气和古怪，但有学问的朋友们却很喜欢。我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所以它对我的买卖倒没有什么妨碍。如果我是马尔克·米歇尔·雷依那样的书商兼出版商，跟他一样利用公众的愚昧来谋生的话，它也许会对我大有用处呢。

正如别人所说，我经营的是古典作家的作品，这在博学的圣·雅克街上是司空见惯的，我愿意有朝一日写写这条街的古迹和名声。巴黎第一个印刷厂厂主在这里创办了令人起敬的报刊。被茹·巴丹称之为圣·雅克街之王的克拉摩阿西一家，在这里出版了历史学家们的文集。法兰西学士院成立之前，国王的朗读教士皮埃尔·达奈斯、弗朗索瓦·伏塔布勒、拉米斯，都在一个脚夫和洗衣妇争吵不休的货棚里上过课。还有怎么能忘记在这条街的一所小屋子里写作《玫瑰传奇》① 的让·德·墨恩② 呢？

我拥有这所古老的房子，它至少是在哥特人时代造的，这从交叉在狭窄门面上的木梁、突出的楼层和铺着长满苔藓的瓦片的斜屋顶上都能看得出来。它每层只有一个窗户，二楼的窗户一年四季都开着鲜花，并且备有供春天的旋花和苣荬菜爬墙

---

① 雅克烤肉钎不知道弗朗索瓦·维庸曾住在圣·雅克街，在克鲁·阿特尔·圣·贝努阿的称为“绿门”的小房子里。热罗姆·瓜纳尔先生的学生一定乐于回忆这位跟他一样了解形形色色的人的老诗人。——作者原注

② 法国中世纪著名诗人，死于1305年。

用的细绳。这些植物都由我善良的母亲播种和浇灌。

这是她房间的窗户，从街上就能望见、还可以读出用巨大字母印在圣·卡特琳之像上面一本书里的祷文。圣·卡特琳由于她的年纪、虔诚和母性的骄傲而显得风度不凡，看到她白色高帽下蜡黄的面孔，人们会说她是一个有钱的老板娘。

我的父亲上了年纪，也有点庄重起来。他喜爱散步和运动，我就让他在城里送书。本来我是让天使兄弟干的，可是他向我的顾客们请求施舍，让他们吻圣骨、偷他们的酒、抚摸他们的女仆，使我的书有一半掉在本区的阴沟里。我尽快地解除了他的职务。可是他已使我善良的母亲相信他有升天之道，于是她就供他吃饭喝酒。他倒不是一个恶人，最后也使我对他产生了某种喜爱之情。

几个学者和一些才子常到我的书店里来。能与杰出的人每天来往，是我职业的优越之处。在最常到我店里翻阅新书并且互相亲切交谈的人当中，有跟蒂耶蒙① 一样博学的历史学家；跟博须埃、甚至跟布尔达鲁② 一样善于雄辩的宗教演说家；喜剧和悲剧诗人；品行端正、教义可靠的神学家，受人尊重的西班牙小说家；像笛卡尔先生那样能测量和称量宇宙的几何学家和哲学家。我钦佩他们，赞赏他们的每一句话。然而我感到，他们之中任何人的天才都不能与在里昂路上不幸失去的我的好老师匹敌。任何人都没有他那种无与伦比的精辟思想、令人愉快的高尚行为。他令人惊异的心灵之泉，犹如花园里用大理石雕刻的神瓶一般，源源不断地涓涓而流，我在青年时代曾有幸沐浴在这个学问和道德的不竭源泉里。热罗姆·瓜纳尔先生身

① 法国历史学家(1637—1698)。
② 法国传教士(1632—1704)。

上闪耀着的魅力、智慧和思想的力量，哪怕是它们的影子对我来说都一去不复返了。他在我的心目之中，永远是世上从未有过的、最最可亲的人。

1982年译于北京

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

一

关于蓝胡子历来有种种荒唐和奇怪的传说，不过这位绅士竟被人们说成是太阳的化身，这就未免过于离奇和不真实了。四十多年前，有人曾为了研究这件事情在某校专攻比较神话学，说什么蓝胡子的七个妻子都是曙光，而他的两个内弟则是朝霞和晚霞，就和把被忒修斯① 抢去的海伦② 放走的迪奥斯居尔③ 一样。应该提醒那些轻易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博学的阿让图书馆馆长让·巴蒂斯特·佩雷斯，曾在1817年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证明，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拿破仑，那个所谓伟大统帅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太阳的神话罢了。不过这个笑话尽管编造得十分巧妙，蓝胡子和拿破仑毕竟确有其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另外还有一个并不高明的假设，有人把蓝胡子当成了1440年10月26日在南特桥上被绞死的雷斯元帅。其实用不着像萨洛蒙·雷那克先生那样去考证元帅是否犯有死罪，或者他那受到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② 神话中的美女。
③ 宙斯的两个儿子(原文是复数)，又称卡斯托波吕克斯。

一个贪婪的亲王忌妒的财富是否与他的死亡有什么牵连，只要看到蓝胡子和元帅的生平毫无相似之处，就决不会张冠李戴，硬把他们说成是一个人。

大约 1660 年，夏尔·贝洛特成功地写出了这位以娶过七个妻子而闻名的庄园主的第一部传记，把他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流氓和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恶棍。作者的诚意姑且不论，至少材料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他可能对笔下的人物抱有成见，何况他也不是第一个乐于描绘阴暗面的历史学家或诗人。如果说塔西特关于泰特斯① 的描写似乎比本人更好的话，他对蒂贝尔② 却是大加诽谤。传说中的麦克白③ 本来就是一个被歪曲的形象，莎士比亚又把罪名横加在他的身上。实际上他是一个公正而贤明的国王，根本没有背信弃义地谋杀老国王邓肯。邓肯年轻时在一次大战中失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死在一个叫做“枪炮坊”的地方。这个国王曾杀过麦克白妻子格鲁克诺的几个亲戚。麦克白促进商业，使苏格兰得以繁荣，被看成是市民的保护人和真正的国王。贵族们对于他胜过邓肯的才华和保护手艺人的政策怀恨在心，因此在杀害他之后还败坏他的名声。他们虚构的故事变成了解贤明君主麦克白的唯一资料、而莎士比亚的妙笔则迫使人们接受了那些贵族的谎言。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蓝胡子也是这类厄运的牺牲品，时常感到需要合情合理地弄清真相。我所找到的有关蓝胡子一生全部经历的、早已为世人所知的材料，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在材料中发现了不少无法解释的疑难之处，人们越是要我相信这个人的残忍，就越使我疑窦丛生。

---

① 罗马皇帝。
② 古罗马第二个皇帝。
③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

这种预感并没有错。不久我就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对人性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圣约翰德布阿的一个石匠家里，我发现了许多关于蓝胡子的文件，其中有他的家庭日记和一份控告杀人凶手的匿名诉状，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份诉状就没有下文了。有了这些文件，我便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蓝胡子是一个善良而不幸的人，是卑鄙的诬蔑在他死后玷污了他清白的名誉。从那以后，我就把写他的真正历史当成了一项义务，但并不幻想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结果。我知道这种恢复蓝胡子名誉的努力，是注定要在沉默中被人们遗忘的。谎言具有迷人的魅力，而平淡无奇、实实在在的真理，在谎言面前又有什么用呢？

二

大约1650年，在贡比涅和皮埃尔丰之间的土地上，住着一个名叫贝尔纳·德·蒙特拉古的富绅。他的祖先曾经担任过王国中最重要的职务，但是他远离宫廷，不为国王注意，默默无闻地过着幽静的隐居生活。蒙特拉古先生在基莱特城堡的府邸中藏有大量的名贵家具、金银餐具、地毯和刺绣品。他之所以把这些东西收在储藏室里，倒不是怕它们用坏，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不过在那时候，外省的庄园主一般都过着很简朴的生活，和手下人同桌用餐，星期天和村里的姑娘们一起跳舞。当然在某些场合，他们也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与平庸的日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他们必须保存许多精美的家具和挂毯，蒙特拉古先生也不例外。

蒙特拉古先生的城堡具有哥特式建筑的粗犷风格，外表看上去相当粗糙、阴暗，甚至还留有先王路易时代王国内乱时被

摧毁的钟楼的颓垣残壁。但里面看起来则好得多，房间都是按意大利式样装饰的，一楼宽阔的长廊里摆满了浮雕、绘画和镀金的装饰品。长廊尽头有一个被人称为“小房间”的屋子，夏尔·贝洛特就这样叫它，不过我还是多说一句好，当时人们也把它叫做受难公主陈列室，因为佛罗伦萨的一位画家在屋里墙上画的全是神话中的薄命女人：太阳神的女儿狄尔赛被安狄普的儿子们绑在公牛角上；尼奥贝在西比尔山上为被神箭穿透的孩子们哭泣；莱法尔的标枪掷向普洛克丽丝的脑膛。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走房间里铺着的斑岩石板都似乎染上了这些不幸女人的鲜血。房间的一扇门正对着护城河，不过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

离城堡不远的一座阴暗的建筑物是马厩，里面有可供六十匹马用的驮轿和一个可停放十二辆镀金四轮马车的车库。不过基莱特的迷人之处却是那些环绕在城堡周围的水渠和树林，人们可以在那里尽情地钓鱼和打猎。

当地居民只知道蒙特拉古叫蓝胡子，这是他们对他的唯一称呼。他的胡子确实是蓝的，不过都怪它太黑，黑得过分当然就发蓝了。你不要把蒙特拉古先生想象成雅典的蒂芬，那个家伙有三层蓝胡子，是个满脸狞笑的恶魔；不过把基莱特城堡的庄园主同刚刚刮过脸，下巴上泛着蓝色光泽的喜剧演员或牧师们相比就差不多了。蒙特拉古先生不像在亨利二世宫廷里供职的祖父那样蓄着尖尖的山羊胡子，不像在马里尼安战役中阵亡的曾祖父那样留着扇形的大胡子，也不像蒂雷纳克先生那样只有一点小胡子和唇髭。他的脸仿佛是蓝的，但不管什么说，这位善良的庄园主丝毫没有因此而变丑，也没有因此使人害怕，而只是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即使有点粗野的神气，也不至于惹女人们讨厌。蒙特拉古先生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身材魁伟，

面色红润，虽然看上去有些土气，身上的森林气息比沙龙里的香味还浓，但以他的相貌和财富而论，他本来应该博得太太小姐们的青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蒙特拉古先生生性胆怯，这与他的胡子毫无关系。在贵夫人面前，他总是失魂落魄，身不由己。蒙特拉古先生对她们的畏惧和喜爱正好是半斤八两，这正是他一向倒霉的根源。他初次与某夫人见面，就是死也不会同她谈上一句话的，无论自己对她抱有什么想法，始终都保持着那种令人难堪的沉默，只有那双可怕地转动着的眼睛还能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这种胆怯使蒙特拉古先生遭到了各种灾难，既妨碍了他和谦恭持重的女人们的正当交往，又使他对那些生性放荡的女人们的诱惑束手无策，这是他一生的不幸。

蒙特拉古年幼时就成了孤儿，由于无法克服这种令人讨厌的腼腆和恐惧心理，他错过了许多送上门来的合适而体面的姻缘，娶了刚到本地定居不久的科莱特·帕萨茹小姐，她在王国的城镇和乡村里靠耍熊挣了一点钱。蒙特拉古先生尽一切可能和全部力量去爱她。凭心而论，她也有些讨人喜欢的地方：身体结实，胸脯丰满，皮肤虽然被风吹成褐色，却还相当娇艳。新婚伊始，科莱特小姐对自己突然成了一位贵夫人感到无比惊讶和喜悦。丈夫的出身是那么高贵，身体是那么健壮，在她面前却像俯首听命的奴仆和心醉神迷的情人。科莱特小姐的心肠并不算坏，她被丈夫的好意感动了。但是没有几个月，她就对这种不能随意游荡的生活厌倦了。虽然置身于财富、关切和爱情之中，但科莱特唯一的乐趣却是到地窖里去找她流浪时的伙伴。它脖子上拴着一条链子，鼻子挂着一个铁坏，总是一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模样。她拥抱它，流着泪吻它的眼睛。蒙特拉古先生看到科莱特愁容满面，自己也不禁忧心忡忡，这就

更增加了她的悲哀。蒙特拉古先生对可怜的妻子过于礼貌和体贴，这反倒使她感到厌恶。一天早晨，蒙特拉古先生醒来后发现科莱特不在身边，他跑遍了城堡也没见到她的影儿。后来，他发现受难公主陈列室的门开着，才知道科莱特和她的熊就是从那儿跑出去的。蓝胡子见此情景悲痛欲绝，虽然发了无数封信件到处寻找，却再也没有得到科莱特·帕萨茹的消息。

当蒙特拉古先生还在为科莱特哭泣的时候，贡比涅刑事长官的女儿让娜·德·拉克洛施，在基莱特城堡的一次庆祝会上忽然和他跳了一次舞，一下子激起了他的爱情。蒙特拉古先生向她求婚，并且立刻如愿以偿。让娜见酒眼开，喝起来不要命。这种嗜好日益强烈，以至于不到几个月，她就变得跟一只盛酒的羊皮袋那样又肥又红。最糟糕的是，这只发狂的羊皮袋没完没了地在房间里和楼梯上打滚、尖叫、咒骂、打嗝，把脏话和酒一起向她碰到的一切喷过去。恶心和反感弄得蒙特拉古先生晕头转向，但是他马上恢复了勇气，以无比的坚定和耐心，想方设法使妻子摆脱那种令人讨厌的恶习。祈求、告诫、哀恳、威胁，能想到的办法蒙特拉古先生都试过了，可就是不起作用。他不准让娜喝地窖里的酒，让娜就到外面去弄，结果更是醉得一塌糊涂。

为了使让娜戒掉过分喜爱杯中物的癖好，蒙特拉古先生把药用的假荆芥交给她放在酒瓶里。让娜以为蒙特拉古要对她下毒手，就向他猛补过去，用菜刀对准他的肚子一下子砍进去两寸半深。蒙特拉古觉得这下要死了，却仍然保持着好好先生的脾气。“让娜是该受到责备，”他说，“不过她更值得可怜。”有一天，受难公主陈列室的门忘关了，像平常一样酩酊大醉的让娜·德·拉克洛施走了进去，她看到墙上画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女人，以为她们都是活的，吓得惊慌失措地跑到外面，大

喊救命。让娜听见蓝胡子叫她，又看到他在后面紧追不舍，就不要命地一下跳进了池塘，结果淹死了。这种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但又确实如此。她丈夫的心地太仁慈了，对她的死当然感到非常悲痛。

出事后六个星期，蒙特拉古先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就娶了佃农特雷涅尔的女儿吉戈尼。吉戈尼平常只穿木鞋走路，身上老是有股洋葱味，除了一只斜视眼和一条瘸腿之外，也可以说是个相当俊俏的姑娘。吉戈尼刚嫁过去，一种疯狂的野心便攫住了这位牧鹅女郎。她只顾做着荣华梦，总觉得自己的绣花裙子不够阔气，珍珠项链不够漂亮，钻石不够大，四轮马车上的金镀得不足，而且池塘、树林和土地数量也少得可怜。从无野心的蓝胡子真不知道究竟是吉戈尼那种自命不凡的想法错了，还是自己谦卑的念头不对。他抱怨妻子的傲慢脾气，也责备自己与她的高贵愿望相反的平庸性格。他满腹狐疑，时而劝告吉戈尼要知足常乐，时而又想为发财铤而走险。蓝胡子为人谨慎，但是在他身上夫妇之爱战胜了理智。吉戈尼不想别的，一心想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进入宫廷，成为国王的情妇。她未能如愿以偿，怨恨之下变得形容憔悴，后来得了黄疸病死去了。蓝胡子一边诉苦，一边为吉戈尼建造了一座壮观的坟墓。

这位善良的庄园主时运不佳，屡遭不幸，可能再也不会选择妻子了。但是布朗什·德·吉博梅克斯却偏偏选中了他做自己的丈夫。她的父亲是一位骑兵军官，仅有一只耳朵，他说另一只是在为国王效劳时丢掉的。吉博梅克斯非常机灵，她也正是凭着她的机灵跟周围所有的绅士一起来欺骗自己的丈夫。由于手段巧妙，她在城堡里，甚至就在蓝胡子眼皮底下施展骗术都未被察觉。可怜的蓝胡子当然也有点疑心，但他也不知道自己怀疑的究竟是什么。不幸的是吉博梅克斯专门研究如何欺骗

丈夫，却没有防备自己的情人，我是说她没有对他们隐瞒她和一些人欺骗另一些人的真相。有一天，吉博梅克斯和一个她正爱着的绅士在受难公主陈列室里幽会，被另一个她爱过的绅士当场抓住了。他醋意大发，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吉博梅克斯。几小时之后，城堡里的一个仆人发现不幸的夫人死在小房间里，那间房子从此变得更加恐怖了。可怜的蓝胡子一下知道了他蒙受的无数耻辱和妻子的悲惨下场，却又无法用妻子的不幸来洗刷自己的污名。他以一种比爱让娜·德·拉克洛施、吉戈尼·特雷涅尔、甚至比爱科莱特·帕萨茹还要深的感情爱着布朗什·德·吉博梅克斯。当知道她过去一直在欺骗他和以后永远不会再欺骗他的时候，蓝胡子心中的痛苦和慌乱非但不能平静，反而与日俱增，无法忍受的苦难使他疾病缠身，危在旦夕。

大夫们眼看医治无效，就告诉蓝胡子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

于是他想起了小表妹安瑞儿·德·拉加朗蒂纳。她没有财产。自然会心甘情愿地同意他的要求。蓝胡子之所以有娶她为妻的勇气，完全是因为她极其单纯和无知。被一个机灵的女人欺骗之后，一个傻女人会使他感到放心。但是蓝胡子娶了拉加朗蒂纳小姐之后，就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安瑞儿心地善良，无比温柔，并且从心眼里爱他的丈夫。她不是自己要变坏，而是最不狡猾的人也能随时轻易地使她堕落。人们只要对她说：“你干这个就给你好东西；到这儿来，要不小妖精会把你吃了。”或者更干脆地说：“把眼睛闭上，吃这个小药丸。”傻姑娘马上就会按照那些对她不怀好意的无赖们的意思，干他们想让她干的事情。因为她长得很美，与布朗什·德·吉博梅克斯相比，她使蒙特拉古先生遭受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欺骗和耻辱，加之过于天真的安瑞儿什么都不隐瞒，因此更加剧了他的痛苦。

她常常对蒙特拉古说："先生，人家跟我说这个，叫我干这个，摸我这儿了。我看见了那个，摸了那个了。"她的坦率使可怜的庄园主受到的折磨真是难以想象。他始终忍耐着，然而有时候毕竟还是责骂了这个傻女人："你这个蠢货！"顺手还打了她几个耳光，打那以后他就有了残忍的坏名声。有一天，蒙特拉古先生去打山鹬，一个要饭的僧侣路过基莱特城堡，发现了正在给洋娃娃缝裙子的安瑞儿夫人。那个心地善良的修道士，觉察到她既单纯又漂亮，就对她说天使加布里埃尔正在树林里的一个矮树丛中等着她，要给她珍珠做成的松紧袜带，随后便用驴把她驮走了。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安瑞儿，都以为她被狼吃掉了。

有了这样令人沮丧的遭遇，蓝胡子怎么还下得了决心去缔结新的姻缘？对于那些不懂得美丽的眼睛对高贵的心灵有着无比威力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在蒙特拉古先生常去的一个邻近的城堡里，这位诚实的绅士遇到了一个有身分的年轻姑娘，名叫阿里克丝·德·蓬塔尔森。她早年失去了双亲，所有的财产都被一个贪心的监护人夺走了，所以一心想进修道院。一些殷勤的朋友从中撮合，百般劝说她改变主意，接受蒙特拉古先生的求婚。蓬塔尔森小姐美似天仙，但指望在她怀抱中享受无限幸福的蓝胡子，却又一次上了大当。对于蓝胡子来说，这次失算的苦恼比在前几次婚姻中蒙受的痛苦更使他难受。蓬塔尔森小姐答应了他的求婚，事实上却拒绝和他结合。对于蒙特拉古先生的一切祈求、眼泪和斥责，她理也不理，哪怕是最轻微的爱抚也不接受。蓬塔尔森小姐把自己关在受难公主陈列室里，整夜整夜地独自呆着，不和任何人接触。对这种与天上人间的规律都大相径庭的抵抗，人们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来，于是只好归结为蒙特拉古先生长着蓝胡子。我们刚才关

于蓝胡子的看法又使这种假设不大可能成立，再说这也是一个不便乱加评论的问题。可怜的蒙特拉古先生忍受着世间最残酷的折磨。为了忘却痛苦，他拼命地去打猎，把狗、马和管猎犬的仆人都累垮了。虽然他回到城堡里的时候早已筋疲力尽，但是只要看一眼蓬塔尔森小姐，马上就恢复了他的气力和苦恼。后来蒙特拉古先生终于发现这个婚姻只不过是一个圈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向罗马教廷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在送上了一份厚礼之后，他的要求才根据教会法得到了满足。如果说蒙特拉古先生在打发蓬塔尔森小姐时还带着对一个女人应有的尊敬，没有在她背上把手杖打断，那只是因为他有着坚强的灵魂和一颗伟大的心，能像控制基莱特城堡一样控制自己。蒙特拉古先生发誓，从今以后再不允许任何女人跨进他的房门。要是他能把誓言信守到底就好了。

三

蒙特拉古先生把第六个妻子打发走以后，几年过去了。对于这位善良的庄园主家中连续不断的灾难，周围的人只保留着一点模糊的记忆。他的妻子们结局到底如何，人们无从得知，于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在村庄里流传开来，夜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对于那些传说，有些人信以为真，有些人置之一笑。这时候，一个老寡妇西多尼·德·莱斯布阿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来到小城堡莫特·吉隆定居，那里离基莱特城堡只有八里路。谁也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她的亡夫是什么人。一些人听说他在萨瓦或西班牙担任过职务，另一些人说他死在印度；有几个人认为这位寡妇拥有很多土地，但也有些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莱斯布阿斯夫人很讲排场，一来到莫特·吉隆城堡，她

就把周围所有的贵族请到家里作客。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娜，将近二十五岁，是个精明的姑娘，小女儿让娜正是待嫁之年，纯朴的外表掩盖着一种早熟的世故。莱斯布阿斯夫人还有两个儿子，都长得身材匀称，英俊漂亮，一个是龙骑兵，二十二岁，另一个是火枪手，二十岁。我见过那个小儿子的证书，他是一个黑火枪手，不过这在步行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黑火枪手和灰火枪手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马的毛色，而不在于服装的颜色，他们穿的都是镶着金带的蓝呢无袖上衣。至于龙骑兵，识别的标志是一种帽带优雅地垂在耳朵上的皮帽。龙骑兵都以无赖闻名，有一支民歌为证：

来的正是龙骑兵，
妈妈，赶快逃命！

谁要想在陛下的两个龙骑兵军团中再找出一个和科斯姆·德·莱斯布阿斯同样出名的色鬼、同样狡猾的骗子和同样无耻的流氓，那可真是白费力气。同他相比，他的兄弟、酒鬼和赌棍皮埃尔·德·莱斯布阿斯算得上是个诚实的小伙子。人们都知道，讨夫人们喜欢和赢牌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他们的母亲莱斯布阿斯夫人，在莫特·吉隆大摆排场只不过是个骗局。实际上她一无所有，连她镶的假牙都欠着人家的钱。巴黎放高利贷的把衣服、家具、四轮马车、马和佣人借给她时威胁说，如果她不马上把一个女儿随便嫁给哪个富裕的庄园主，就要将一切都收回。可怜的西多尼心里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剥光衣服，置身于空荡荡的房子里，因此她急于找到一个女婿，目光马上就落到了蒙特拉古先生身上。他看上去虽说很粗鲁、待人态度生硬，但莱斯布阿斯夫人看出他是一个简单

纯朴、容易上当、非常温和、对婚姻急于求成的人，两个女儿都赞成她的计划，因此她们只要一遇到可怜的蓝胡子，就频频投过去一连串令人销魂的秋波。蓝胡子很快就拜倒在两位莱斯布阿斯小姐的裙下，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他心里老是在盘算到底娶哪一位小姐好，因为他觉得她们两人都一样迷人。蓝胡子几经犹豫，终于战胜了心中的胆怯，衣冠楚楚地来到莫特·吉隆城堡，向莱斯布阿斯夫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让她在女儿中替他任意选择一位。莱斯布阿斯夫人客客气气地回答说，她对蓝胡子极为尊重，同意他向看中的任何一位小姐求爱。

“要善于讨人喜欢，先生，”莱斯布阿斯夫人对他说，“我将第一个为您的成功而鼓掌。”

为了互相了解，蓝胡子邀请安娜、让娜和她们的母亲、兄弟以及许多夫人和绅士到基莱特城堡来住半个月，每天无非是散步、打猎、钓鱼、跳舞、吃吃喝喝，玩乐消遣。

与莱斯布阿斯夫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拉梅吕斯的骑士，他是个年轻的庄园主，在打猎时负责把猎物赶出来。蓝胡子拥有这一带最出色的猎犬和最好的装备，夫人们兴致勃勃地和绅士们一道追逐野鹿。但男女猎手们并不总是追赶野兽，而是在树林里成对地散开，然后重新聚在一起，接着又散开。骑士拉梅吕斯总是和让娜小姐一起迷路。每个人夜里回到城堡后都为自己的奇遇而激动，对一天的经历感到十分满意。经过几天的观察之后，善良的庄园主最终发现自己更喜欢妹妹让娜，她比姐姐更娇嫩，这当然不是说她不如姐姐老练。蓝胡子自然流露出了自己的偏爱，这种偏爱是诚挚的，所以也无需隐瞒，何况他也不会兜圈子。蒙特拉古先生尽量温柔地向那位年轻的小姐求婚，他话没说几句，只是转动着可怕的眼睛看着让娜，从内

心深处发出的叹息简直能吹倒一棵橡树。偶尔他笑起来，震得餐具直抖，连玻璃也产生了共鸣。这伙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注意到骑士拉梅吕斯始终陪伴着莱斯布阿斯夫人的小女儿，或许他注意到了，但却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蓝胡子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毕竟有限，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他的疑心，对所爱的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的祖母说过，秉性难移，经验在生活中是毫无用处的。我认为她讲得有道理，我现在要说的真实故事也证明她是对的。

蓝胡子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慷慨非常。夜幕降临，成千支火把照耀着城堡前的草坪，桌子上摆满了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搞到的珍馐美味，穿着农牧神和山林女仙服装的仆人和姑娘们在旁伺侯，乐师们一支又一支地奏着动人的乐曲。撤席之前，村里的孩子们由小学的男女教师带领着来到宾客面前，向庄园主蒙特拉古和客人们致词祝贺。一个带着尖帽的星相家凑到夫人们身边，根据手相来预测她们未来的爱情。蓝胡子允许所有的仆人开怀畅饮，还亲手把面包和肉分给贫穷的人家。

夜里十点钟，外面下了露水，大家都回到被无数蜡烛照亮的房间里。桌子上摆着五花八门的赌具：各式纸牌、台球、滚球、轮盘赌的转盘、象棋、双六棋和骰子。在各种赌博中，蓝胡子总是倒霉，每夜都要输掉一大笔钱，但莱斯布阿斯夫人一家却赌运亨通，所以他还能聊以自慰。妹妹让娜总是把赌注押在骑士拉梅吕斯一边，面前的金币堆成了小山。莱斯布阿斯夫人的两个儿子在赌牌中也大获其利，赌注越大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越多。赌博到深夜还在继续，人们在这种高尚的娱乐中往往是不需要睡眠的。而且，正如蓝胡子故事最早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人们整夜都在互相捉弄。"此时此刻真是一天之中最甜蜜的时候。在阴影的笼罩下，互相爱慕的人装着开玩笑，一起躲

入卧房的深处。骑士拉梅吕斯有时装成魔鬼，有时装成幽灵或小妖精来吓唬睡着的人，但最后却总是溜进让娜小姐的房间。莱斯布阿斯夫人的两个儿子在这些游戏中没有忘记善良的庄园主蒙特拉古，他们把使皮肤发痒的粉末撒在他的床上，在他房间里烧臭气薰天的东西，甚至在他的房门上放了一只装满水的罐子，只要善良的庄园主一拉门，水就全泼在他的头上。人们都开心地拿他耍着玩，但蓝胡子始终以他温和的天性忍受着这一切。

莱斯布阿斯夫人同意了蓝胡子的求婚，尽管她说一想到女儿要出嫁，她的心就悲痛欲裂。在莫特·吉隆城堡举行了豪华非凡的婚礼。美貌惊人的让娜小姐穿着进口的服装，戴着许多头饰。姐姐安娜的绿天鹅绒裙子上镶着金边。她母亲穿的饰有珍珠和钻石的衣服是用卷曲的金线和黑色的雪尼尔线织成的。蒙特拉古先生的黑天鹅绒上衣别满了大钻石，他风度翩翩，一副天真、胆怯的表情，在发着蓝光的下巴和宽肩膀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可爱。新娘的兄弟们当然也打扮得十分时髦，不过最光彩夺目的，却要数骑士拉梅吕斯的玫瑰色天鹅绒衣服上点缀着的珍珠了。

婚礼刚刚结束，那个把这些漂亮衣服和华丽首饰租给新娘全家和她的情夫的犹太人就来了，他马上把东西全部收回，由驿站运往巴黎。

四

蒙特拉古先生一个月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爱他的妻子，把她看成纯洁的天使，实际上她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怜的蓝胡子错误地以为让娜像自己，却没料到她是个极其狡猾

的女人，不仅自己诡计多端，而且还听凭她的母亲、整个法兰西王国中最滑头的女流氓的操纵。这位夫人带着她的大女儿安娜、两个儿子皮埃尔、科斯姆，以及骑士拉梅吕斯，一起在基莱特城堡安了身。骑士与蒙特拉古夫人寸步不离、形影相随，不免使那位善良的丈夫有点不快。他是很愿意经常和妻子单独呆在一起的，然而他又不想损害妻子和那位年轻绅士的友谊，因为她说骑士是她的奶兄弟。

夏尔·贝洛特说，蓝胡子在结婚一个月之后就不得不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去作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但他似乎不知道这次旅行的原因。人们曾怀疑这是一种圈套，忌妒的丈夫往往用这种办法出其不意地抓住不贞的妻子。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蒙特拉古先生是到佩尔什去接受表哥乌达特的遗产的，因为在夏托登战役中，乌达特正在一面鼓上掷骰子的时候，光荣地被一发炮弹炸死了。

上路之前，蒙特拉古先生要妻子在他出门期间尽量多玩玩。“把您的女伴们叫来，夫人，”他对她说，“带她们散散步，做做游戏，招待一定要热情。”

蓝胡子把家里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她，这表示当他不在的时候，她就是基莱特城堡中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女主人。

“这是两间家具储藏室的钥匙，”蓝胡子说，“这是开金银餐具柜的，这些家什平时不大用；这是开我保险箱的，装的是金银；这是开珠宝盒的，里面都是宝石；这把是万能钥匙，可以开每个房间；这把小钥匙是底楼走廊那头的小房间的。都打开看一看吧。”

夏尔·贝洛特断言，蒙特拉古先生还补充了这么几句话：

“但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准您进去，我决不允许。如果您把它打开，您什么也得不到，只会使我发火。”

蓝胡子故事的专家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搞错了，他未加核对就采用了事后莱斯布阿斯夫人的说法，蒙特拉古先生根本不是这么说的。当他把那个小房间的、也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受难公主陈列室的钥匙交给妻子的时候，他只是希望亲爱的让娜不要到这个在他看来于家运不利的倒霉地方去。确实，蒙特拉古先生的第一个妻子、也就是他所有妻子中最好的一个，正是从那儿和她的熊一起逃走的；布朗什·德·吉博梅克斯和一些绅士也是在那儿使他备受欺骗，斑岩石板终于染上了那个他热爱的女罪人的鲜血。这难道还不足以使蒙特拉古先生对小房间充满可怕的回忆和不祥的预感吗？

他对让娜·德·莱斯布阿斯说的话表达了使他心神不安的情绪和愿望。我在这里将原话一字不差地照录如下：

“我对您毫不隐瞒，夫人，而且我认为不把家里的全部钥匙交给您就是对您的不尊敬。这个家是属于您的。您可以像进任何房间一样到那个小房间里去。不过，我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总觉得那儿不吉利。您要是相信我，就别忘了我的话。为了使我放心，您是不会进去的。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或是为我遭到什么不幸，那就会伤透我的心。夫人，请您原谅我的顾虑，好在这种顾虑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是出于我的一片好意，我太爱您了。”

说完，善良的庄园主拥抱了他的妻子，坐驿车到佩尔什去了。

“邻近的女友们，”夏尔·贝洛特说，“不等人家来找她们到新娘家去，就急不可耐地要看看让娜家的财富了。她们很快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房间和藏衣室，只觉得一间比一间漂亮，一间比一间富丽。她们都对朋友的福气大加恭维，羡慕不已。”

凡是论述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都考虑到，蒙特拉古夫人无

心欣赏那些财富的原因是急于打开那个小房间。一点不错，正如贝洛特所描述的那样："她被好奇心驱使到了这种程度，连对同伴们的礼貌都顾不得了，丢开她们就顺着一个隐蔽的小楼梯跑下去，慌张得有几次差点儿摔断了脖子。"事实确是如此，但是有一点谁都没有说过，让娜如此焦急地要到这个地方去，只是因为骑士拉梅吕斯在那里等着她。

自打让娜在基莱特城堡里安身之后，她每天都要到小房间里和那位年轻的绅士幽会，确切地说，是一天去两次。蒙特拉古夫人对这些同新娘的身份极不相称的交往从不厌倦，她和骑士之间的关系无庸置疑是不诚实、不纯洁的。蒙特拉古夫人如果只是损害她丈夫的名誉，那么她的行为虽然肯定会受到后人的谴责，但即使是最严肃的道学家也能找到原谅她的理由。他们完全可以引证时代风俗对一个年轻女郎的影响、城市和宫廷的榜样、不良教育的必然后果、还有居心叵测的母亲的唆使，因为她是赞同女儿的私情的。贤明的哲人从来都很严峻，不屑于计较这种情意绵绵的过失。让娜的错误司空见惯，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都会觉得她做的事情是人所难免的。可是让娜并不满足于败坏丈夫的名声，她还要毫无顾忌地谋害他的性命。

就在这个被称为受难公主陈列室的小房间里，蒙特拉古的夫人让娜和骑士拉梅吕斯密谋杀死她忠实而温柔的丈夫，可以后她却说什么一进这个房间，就看见吊着六个被杀害的女人的尸体，石板上满是凝结了的血迹，让娜认出了她们是蓝胡子的前六个妻子，因而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她所说的四肢残缺不全的尸体实际上只是些壁画上的人物，应该把她的幻觉和莱迪·麦克白的幻觉对比一下。不过极为可能的是，让娜设想出这种可怕的景象只是为了日后好加以描述，以便替谋杀她丈夫

的人辩护，往她们的受害者脸上抹黑。蒙特拉古先生的死亡是注定了。我手头的几封信使我不得不认为莱斯布阿斯夫人也参与了这个阴谋。至于她的大女儿，简直可以说是主犯。安娜小姐是全家最凶恶的人，她并不沉湎于肉欲，在全家人的放荡之中还保持着贞洁，不过她拒绝享乐并不是因为那样做会使自己丢人现眼，而是因为她生性狠毒，只有在残忍的行为中才感到快乐。她对两个兄弟——皮埃尔和科斯姆许下一大堆诺言，吩咐他们去配合让娜行动。

五

剩下的事情就是根据真实的文件和确凿的证据，来描写流传至今的最令人发指、最忘恩负义的最卑鄙无耻的罪行了。我们要说的谋杀，只有1449年3月9日夜里发生的谋杀案可以与之相比。有个叫吉尧姆·德·福拉维的人，被他年轻瘦小的妻子布朗什·多伏勃勒克、私生子多尔邦达斯和剃头匠让·博吉庸用枕头闷昏过去，他们用大木棒把他打死后，又像宰牛一样从他喉管里放血。不过布朗什·多伏勃勒克证实她的丈夫早就想淹死她，而让娜却是把一个深深爱着她的丈夫交给了无恶不作的流氓。我们尽可能谨慎地把所有事实全部讲出来。

蓝胡子回来的时间比预期的稍早一些。谁如果认为他这是出于小心眼的忌妒，企图当场捉住与人私通的妻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如果说他想让妻子吃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使她喜出望外。蓝胡子的温柔、善良，他那愉快的神气，能使最冷酷的心也会为之感动。但骑士拉梅吕斯和莱斯布阿斯这些无耻之徒，却只是从中看到了谋财害命的良机，何况现在又增加了一笔新的遗产。年轻的妻子微笑着迎接

自己的丈夫。听任蓝胡子拥抱着进入卧室，对善良的男人百依百顺。第二天早晨，她把托付给她的那串钥匙还给他，但是却少了受难公主陈列室、也就是习惯上称为“小房间”的那一把。蓝胡子轻声地向她要，让娜找了些借口，拖延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把钥匙还给了他。

他感到一阵难受，苦笑着对年轻的妻子说：“亲爱的，您到小房间里去过了。但愿我们都不要遭到什么不幸！我本来想使您摆脱这个房间的影响，倘若真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落到您头上的话，我就没法活了。原谅我吧，痴情的人都是迷信的。”

尽管蓝胡子不可能使让娜害怕，他的言谈举止只是流露出悲哀和爱情。但是年轻的蒙特拉古夫人一听到这些话，却拼命地大叫起来：“救命啊！杀人啦！”

这是约定的信号。听到喊声，骑士拉梅吕斯和莱斯布阿斯夫人的两个儿子就应该扑过去刺死蓝胡子。

但是被让娜藏在一个衣柜里的骑士却单独出来了，蒙特拉古先生一看见他握着剑扑过来，当然就进行了抵抗。

让娜吓得魂不附体地逃到走廊里，碰上了姐姐安娜。安娜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呆在钟楼上，因为城堡的钟楼都已经按照红衣主教黎世留的命令推倒了。她极力鼓起她两个兄弟的勇气。他们脸色苍白，站都站不稳，不敢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让娜急忙哀求：“快！快！我的兄弟们，救救我的情人吧！”

于是皮埃尔和科斯姆向蓝胡子冲了过去。他们看到他已经解除了骑士拉梅吕斯的武装，并且把骑士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膝盖下面，就卑鄙地用剑从后面刺穿了蓝胡子的身体，而且在他咽气之后还刺了好一阵子。

蓝胡子没有任何继承人，他的寡妇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财

产的主人。她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姐姐安娜作了嫁妆，还用一部分为两个兄弟买到了上尉的职位，剩下的用来和骑士拉梅吕斯结婚。那位骑士一经挤入富豪之列，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E·A·卡尔菲尔特

阿纳托尔·法朗士在1881年以他奇特的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引起了法国文学界乃至文明世界的注意，那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在此之前他有许多年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在这段逐渐成长的时期里，他在文学方面作出了罕见的努力，他以自己的才智、思想和体验所写成的作品，虽然不太有力，却是篇幅得当，富有生气。他并不过分渴望成名，在他的一生中雄心似乎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确实，他说过自己在七岁时就想成名。善良虔诚的母亲讲给他听的圣徒的传说，激励着他想到沙漠定居，做一个隐士，像圣安东尼和圣热罗姆那样荣耀。他的沙漠就是“植物园”，那里的棚舍和笼子里生活着许多野兽，天父似乎伸出双臂，给园里的羚羊、瞪羚和鸽子以天堂的祝福。他的母亲对这种虚荣心非常担忧，然而丈夫安慰她说：“亲爱的，你会看到他20岁时就讨厌名声了。”“我的父亲没有看错，”法朗士说过。“从前我没有名声，也根本

不想让我的名字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我像伊弗托的国王一样活得很好。至于想成为一个隐士的梦想，每当我认为我过的生活毫不快乐时，都要把它重温一下。换句话说，我每天都在重温这个梦想。而大自然则每天都抓住我的耳朵，带我去体验我们卑微生活中所产生的乐趣。”15岁时，年轻的阿纳托尔·法朗士把他的第一篇作文《法兰西王后圣拉德贡德的传说》题献给他的父亲和他挚爱的母亲。这部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甚至在很久以后、他对圣人的信仰已经消失的时候，还仍然能以染着金色光环的笔来写他们的传说。

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似乎首先是作为诗歌明星闪耀在当时明亮的星座之中。在他的有资格的父亲所开的旧书店里，他很快就渴望知识，留连在旧书的高贵的尘埃之中。在这个书店里，“法国的武器”这块骄傲的招牌启发了父子俩对这个文学名称的兴趣，收藏家和珍本爱好者也来查寻新到的珍本，议论着作者和版本。年轻的阿纳托尔总是仔细倾听，因此在这种神秘的博学气氛中受到了启蒙，并把它视为宁静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我们只要看看瓜纳尔长老和他在《鹅掌女王烤肉店》里焕发的光彩就够了。为了换取在世上快乐地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他在店里给年轻的烤肉钎上课，充分发挥他充满智慧、讽刺和基督教信仰的口才。我们看到他走进书店，免费地用刚刚来自经典版本之国荷兰的书籍来满足他的心灵。还有贝日莱先生，他厌烦乏味的家庭，来到书店和聚在书架旁边的朋友们谈天，以此度过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阿纳托尔·法朗士是属于书店和书痴式的诗人。他的想象力在珍本收藏家的幻觉中任意驰骋，例如他曾赞美达斯塔拉克的绝妙的、规模巨大的馆藏图书和手稿，这位尊贵的神学家在其中寻找过证实他的迷信的依据。“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瓜纳尔在他的冒险生涯结束时说

道，“想坐在某个令人敬仰的藏书室的一张桌子面前，那里静静地堆放着许多精选的书籍。与人类相比，我宁愿和它们呆在一起。我经历过各种生活方式，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专心读书，平静地承受生活的沧桑，并且以数百年来历代帝国的景象，来弥补我们生命的短促。”喜爱富有才华的著作，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个人信仰的一个基本特征，正如他的长老一样，他宁愿从知识和思想的象牙之塔的顶端，对准最遥远的时代和国家凝视。他过去为信仰而献身，而他的讽刺现在仍富有活力。

然而尽管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但是美依然无处不在；而作家则赋予它具体的形式和风格。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博学和深思，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庄重，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为完善自己的风格而付出的辛勤努力。他塑造的语言是最高贵的语言之一。法语是拉丁母语的得天独厚的女儿，曾被最杰出的大师们所运用。庄重也好，欢乐也好，它都拥有宁静和魅力、力量和旋律。法朗士在许多地方都宣称它是地球上最美的语言，像对一个钟爱的女人那样对它使用了许多最温柔的形容词。然而作为古人的一位真正的子孙，他希望它朴实单纯。他是一位艺术家，无疑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然而他的艺术立志于捍卫他的语言，通过严格的净化变得纯朴，同时尽可能富于表现力。当代欧洲流行着有害于语言净化的浮浅的艺术爱好，而他的作品则是在艺术如何使用真正的源泉方面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典范。他的语言是古典的法语，是费纳隆和伏尔泰的法语，当然他也为美化它作出了新的贡献，赋予它一种轻微的古代痕迹，使之巧妙地适合他的往往是取自古代的主题。他的法语是如此明晰，以至人们总是联想起他那句关于利利特的女儿蕾拉——一位从他的想象中冒出来的鲜明而脆弱的人物——

的话："如果水晶会开口，它也会以这样方式说话。"

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由于他的作品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虽然不想出名，却也无法避免。现在我们自己乐于对其中的某些作品进行回顾。这样一来我们常常会碰到法朗士本人，因为他不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愿意躲在自己的词句后面。

他是一位公认的讲故事的大师，他以此创造了一种纯属个人的体裁，博学、富于想象和清澈迷人的风格，以及为了产生神奇效果而深刻地融合在一起的讽刺和激情。谁能忘记他的巴尔塔扎尔？这位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国王，去拜访希巴美丽的女王巴吉丝，并且立即赢得了她的爱情。然而轻浮的女王不久就忘了他另有新欢，巴尔塔扎尔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回国后埋头研究预言家的最高智慧和天文学。突然一道令人吃惊和美妙的光芒照射到他由情欲引起的极度忧郁之上，巴尔塔扎尔发现了一颗新星，这颗星在高高的天空对他说话，在它放射的光芒中他和两位邻国的国王结交了。巴吉丝不能再迷住他，他的灵魂摆脱了肉欲，他同意追随这颗星星。这颗会说话的星星不是别的，正是它曾把三博士引导到耶路撒冷的马槽。

法朗士以他的古典大师之手，又一次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充满无价之宝的真珠母。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这个略具讽刺意味、然而最有魅力的传说，有塞勒斯坦和达米耶，老隐士和年轻的农牧神。他们齐唱复活节的颂歌。一个赞美基督的复活，另一个颂扬旭日的东升，他们的崇拜纯洁虔诚、息息相通，最后在历史学家敏锐的眼里同归于一个神圣的坟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法朗士热衷的领域是介于异教和基督教之间，这里的黄昏混合着黎明，森林之神遇见了使徒，神圣的和渎神的动物一起漫步，丰富的素材使他的所有微妙的幻想、沉思和诙谐的讽刺有了用武之地。我们往往不知道这是幻想还是现实。

关于圣奥利弗里和利伯莱特、欧弗罗西纳和斯科拉斯蒂卡的传说，受到称赞的是它们浪漫的高雅。这些篇章取自圣徒的编年史，或许是文学的仿作，但是由于法朗士的才华和灵感而写得出神入化。

法朗士又把我们带到锡耶纳城外的地坑，在春天的黎明时分，一个漂亮的卡迈尔教派修士在讲述阿西西的圣方济及其心灵的女儿圣克莱尔，以及伺候朱庇特、农神和耶稣这三个不同主人的神圣的森林之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毫无启发性的、但是被法朗士以最精美的文笔重新改写的深奥传说。

在他著名的小说《苔依丝》(1890)里，他热情地深入了亚历山大城的世界，当时在希腊文明的软弱的幸存者之中，正经受着基督教的鞭笞的折磨。怀疑主义和肉欲在这里达到了顶点，神秘和唯美主义的纵酒作乐比比皆是，化为人形的天使和魔鬼在教会的神父和新希腊主义哲学家们的周围恫吓，在他们上面争夺着人的灵魂。这个故事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但是包含着优美的段落，例如在孤独的沙漠中隐居者们在圆柱上传道，或者在木乃伊坟墓中做恶梦都是很精彩的描写。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鹅掌女王烤肉店》(1893)视为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第一流的小说。他在书里刻画了一群真实地面对生活的人物，在他们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他们是法朗士智慧的正统的或自然的子孙。瓜纳尔长老是如此生动，以至我们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来研究。只有触及他的隐私，他才显示出他全部的复杂性。别人也许和我会有同感。一开始我不大同情这个笨家伙，这个多嘴的长老和神学博士，他不大关心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偷窃或犯其他同样可耻的罪行，而且还厚着脸皮为自己辩护。然而他的形象在被人熟悉之后便有

所好转，于是我学着去喜欢他。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诡辩家，而且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人物，他的嘲讽不但针对别人，同样也针对他自己。这里深刻的幽默在于他的高尚见解和他的卑劣生活的对照，我们应该用他创造的宽容的微笑来看待他。瓜纳尔是当代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他是拉伯雷的葡萄园里的一棵新的茁壮的植物。

一个使人一看就觉得滑稽和可爱的人物是犹太神学家达斯塔拉克。他博学的神秘主义显然应该是属于18世纪小说里的方式。然而这个魔术师是一个特殊的有灵气的人，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在由蝾螈和女精灵组成的温柔而又有益的天地里自得其乐。为了证明这些生物的才华，达斯塔拉克说有一次一个女精灵曾迫使一位法国学者送信给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向克里斯蒂娜女王讲授哲学的笛卡尔。阿纳托尔·法朗士也许是迷信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他应该感激这种迷信赋予他作品的一切愉快的联想。

长老的学生、年轻的烤肉钎以令人赞叹的纯朴的虔诚语调叙述了所有这些动荡的事件。当他可敬的、不顾一切的老师在最后一刻受到坏人袭击、终于作为一个自己从不讳言的基督徒圣洁地死去之后，这个学生用拉丁文撰写了一段巧妙地颂扬长老的智慧和品德的文字。作者自己在以后的作品中，也为他的主人公写了一篇赞语，说他是伊壁鸠鲁和圣方济的结合，是个温和地藐视人类的人，并谈到了他善意的讽刺和宽容的怀疑主义。除了宗教方面之外，这种特征完全适用于阿纳托尔·法朗士本人。

现在让我们无忧无虑地伴随他到伊壁鸠鲁的花园里作哲学的漫步吧。他会教我们谦逊。他会对我们说：世界极其广大而人极其渺小。你们在想象什么？我们的理想是发光的阴影，然

而只有在阴影后面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快乐。他会说人类的平庸随处可见，但是他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也许责备他在某些作品里过多地描写了声色之乐和享乐主义的感想，例如他对佛罗伦萨的红百合标志的描写就不是出于严肃的思考。他会以与他精神上的父亲的格言相符的话回答说，心灵的快乐远远超过肉体的快乐，而安宁平静的灵魂则是明智的人驾驶船只躲避感官生活的风暴的港湾。我们要倾听他对时间所表示的愿望，它剥夺我们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却可以让我们怜悯自己的同类，这样在年老时我们才不会发现自己像是被关进了一座坟墓。

阿纳托尔·法朗士沿着这种倾向离开了他审美的隐居生活，他的“象牙之塔”，使自己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斗争之中，像伏尔泰一样为自己被曲解的爱国主义、为恢复被迫害的人的权利而大声疾呼。他来到工人之中，设法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进行调解。他的晚年并未成为一个限制他的坟墓，最后的时刻对于他是美好的。在美惠三女神的宫廷里度过了许多年阳光灿烂的生活以后，他还是抛弃了多彩愉快的学习生涯而投身于理想主义的奋斗，在晚年去反对社会的堕落、物质主义和金钱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并未直接引起我们的关心，但是对于在其高尚情操的背景下确定他的文学形象却大有裨益。他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关于圣女贞德的作品颇多争议，他为写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企图揭开这位受神启示的法国女英雄的神秘面纱，恢复她的本性和真实的生活，这在准备使她成为圣徒的时代里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诸神渴了》是描写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杰作，这场被认为是为理想而斗争的革命，反映了人浸在血泊之中的无足轻重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不要认为法朗士是想把它表现为最后的清

算。要清晰地描绘人类走向宽容和人道的进程，一个世纪是既遥远又太短暂了。有多少事件证实了他的预言！这本书出版后几年，便发生了巨大的灾难。现在为蝰蠓们的游戏准备了多么漂亮的舞台！战争的硝烟仍然在地球上弥漫，烟雾之外则涌现了地球上邪恶的神灵。它们是复活的死人？阴郁的先知们作了一次新的预言。一股迷信的浪潮威胁要淹没文明的废墟。阿纳托尔·法朗士掌握着微妙而辛辣的武器，把这些幽灵和假圣徒打得狼狈逃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信仰是完全必需的——然而是一种经过健康的怀疑、明晰的精神所净化的信仰，即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的文艺复兴，一种新的宗教改革。

像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瑞典不能忘记它归功于法国文明的地方。在形式上我们受到法国古典主义这颗古代成熟而美妙的果实的丰富滋养。没有它我们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扪心自问的。阿纳托尔·法朗士是当代这种文明的最权威的代表，是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主义者。他甚至被视为最后一个“欧洲人”。确实，沙文主义是最罪恶和最愚蠢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用惨遭破坏的废墟建起新的围墙，阻止自由知识分子在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他明朗动听的声音比别人更为响亮，在告诫人们要懂得他们都彼此需要。这个机智、卓越、宽宏大量和无所畏惧的骑士，在文明向野蛮发动的崇高而不停的战争中是最优秀的斗士。他是高乃依和拉辛创造英雄的光辉时代里的一位法国统帅。

今天，在我们古老的日耳曼祖国，当我们把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颁发给这位法国大师，真和美的忠实仆人，人道主义的继承者，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勒南的后裔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他有一次在勒南雕像下面所说的话，这句话表明了他的全部信仰：“人类在缓慢地但必然地实现着智者的梦想。”

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您继承了法兰西语言这种令人赞赏的工具，这是一个高尚和典雅的民族的语言，因您而增添光彩的著名的法兰西学士院尊敬地捍卫着它，使它保持令人羡慕的纯洁环境。您拥有这个明晰锐利的出色工具，它在您的手中获得了闪耀着光彩的美。您曾出色地运用它创造出在风格和精致方面都是真正法国式的杰作。然而使我们陶醉的不仅是您的艺术：我们同样尊敬您的创作天才，并且为您作品中许多高贵的篇章显示出来的宽容和怜悯之心所倾倒。

受奖演说

阿纳托尔·法朗士

我曾期待着在我生命的晚年，来拜访你们美丽的、有着勇敢的男人和漂亮的妇女的国家。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表彰我文学生涯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把接受由一位情操高尚的人所设立、并经过如此公正和有资格的评审后颁发给我的文学奖视为无与伦比的荣誉。我曾作为法兰西学士院成员应邀提供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见，并有几次愉快地符合了你们的选择。一个巧合的例子是梅特林克，他把才华横溢的风格和极为独特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另一个同样巧合的例子是罗曼·罗兰，你们承认他是一个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他曾为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宁愿默默无闻。

现在我若是谈论挪威人斯托汀的和平奖，或许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尽管如此，如果我要说的话，我认为斯托汀的选择是值得称赞的。我也许可以说，在我看来，你们是把布朗庭誉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充满热情的政治家。人民就希望由这样的人来指引自己的命运！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是一个和约引起的，它不是一个和约，而是战争的延续。除非在这个外交使节

委员会里有了普通的常识，否则欧洲将会毁灭。即使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团结与和睦，我至少还要相信，先生们，在诸位这样勇敢、正直和忠诚的人们的影响之下，形势或许会有所好转。

法朗士年表

吴岳添编

1844年 4月16日生于巴黎马拉盖路19号，取名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波，父亲是书商弗朗索瓦—诺埃尔·蒂波，母亲是是安托瓦内特·加拉。

1853—55年 在圣玛丽学校读书。

1855—62年 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学读书。

1864年 11月5日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1867年 结识出版商阿尔丰斯·勒迈尔，以及勒孔特·德·李勒等帕纳斯派的诗人。发表《圣苔依丝的传说》。

1869年 在勒迈尔出版社任校对，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

1870年 1月7日发表一首歌颂拿破仑第三的诗歌，10月被动员加入国民自卫军。

1871年 5月5日用假护照离开巴黎。6月重返巴黎勒迈尔出版社，编写大仲马未完成的《烹调词典》，写作自传性小说《让·塞尔维安的愿望》。

1873年 出版《金色诗集》。

1874年 编注拉辛、伏尔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

1875年 与人合编《现代帕纳斯派》第三集，他删去了马拉梅和魏尔兰的诗。

1876年 1月发表三幕诗体悲剧《科林斯人的婚礼》，8月3日被任命为参议院图书馆的督察员。

1877年 4月28日与画家让·盖兰的外孙女、20岁的玛丽—瓦莱里·盖兰·德·索弗莱尔结婚。

1878年 在《时代报》上匿名发表小说《若加斯特》。

1879年 《若加斯特和瘦猫》一书由卡尔芒·莱维出版社出版。

1881年 生长女苏珊娜·法朗士。发表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获法兰西学士院奖。

1882年 发表《法国史》和《让·塞尔维安的愿望》。

1883年 出入奥贝纳、吕依内丝和卡亚菲等贵夫人的沙龙。发表《阿贝依》。

1884年 12月31日被任命为荣誉团骑士。在《辩论报》上发表《恐惧的祭坛》，该文是《诸神渴了》的原型。

1885年 3月发表《友人之书》。7月主编《文艺》杂志。

1886年 离开《文艺》杂志，主编《时代报》周刊。发表《我们的孩子》。

1887年 《时代报》周刊取名《文学生活》。8月28日撰文抨击左拉的《土地》。

1888年 会见布朗热将军，被认为是布朗热主义者。与卡亚菲夫人往来。发表《文学生活》第一卷。

1889年 发表故事集《巴尔塔萨尔》。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苔依丝》。

1890年 辞去参议院图书馆职务。在卡尔芒·莱维出版社出版《苔依丝》。

1891年　因文学问题的争论几乎与勒孔特·德·李勒决斗。

1892年　6月6日离家并要求离婚。在《时代报》上撰文赞扬左拉的《崩溃》。发表《珍珠盒》，在《巴黎回声报》上连载《鹅掌女王烤肉店》。

1893年　出版《鹅掌女王烤肉店》。在《时代报》上撰文赞扬马拉梅。8月判决离婚，归咎于法朗士。

1894年　在歌剧院上演《苔依丝》。发表《红百合花》和《伊壁鸠鲁的花园》。

1895年　被任命为荣誉团军官。发表《圣克莱尔之井》。

1896年　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欢乐与时日》作序。

1897年　参加支持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的示威游行。发表《现代史话》的第一卷《路旁榆树》和第二卷《柳条模型》。

1898年　德雷福斯事件爆发，左拉于1月13日发表《我控诉》，法朗士签署请愿书，并于2月19日为左拉出庭作证。7月，左拉被“中止”荣誉团职务，法朗士也不再佩戴勋章。

1899年　与《费加罗报》合作。发表《现代史话》的第三卷《红宝石戒指》，以及《皮埃尔·诺齐埃尔》。

1901年　离开《费加罗报》。发表《现代史话》第四卷《贝日莱先生在巴黎》，年底发表短篇小说《克兰比尔》。

1902年　10月5日在左拉葬礼上致悼词。《科林斯人的婚礼》在奥德翁剧院上演。发表《社会意见》。

1903年　为勒南雕像揭幕发表演说。发表《滑稽故事》。《克兰比尔事件》改编成戏剧。

1904年　4月18日《人道报》创刊，连载法朗士的小说《在白石上》。11月进入人权同盟委员会，并发表演说表示信仰

社会主义。

1905年 发表《教会与共和国》。

1906年 7月21日参加支持德雷福斯恢复名誉并获得荣誉团勋章的阅兵式。发表《走向美好的时代》。

1907年 想写一本社会主义小说《维克多·曼维尔》，但未成功。

1908年 当选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发表历史巨著《圣女贞德生平》、《企鹅岛》和《娶哑巴老婆的人的喜剧》。卡亚菲夫人立遗嘱，把法朗士的18篇手稿遗赠给法国图书馆。

1909年 4月至8月去南美洲旅行，结识女演员让娜·布兰多。发表《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

1910年 1月卡亚菲夫人去世。12月与卡亚菲夫人的女仆埃玛·拉普雷沃特同居。

1911年 结识美国女郎加瑞夫人，加瑞夫人于12月自杀。

1912年 发表《诸神渴了》。

1913年 在《人道报》上撰文抗议三年兵役法。发表《拉丁之神》。

1914年 7月饶勒士被暗杀。8月1日法国总动员。法朗士于9月在《社会战争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和平，引起误解，收到了许多恐吓信，于是他写信给陆军部长要求去当兵。并曾因绝望而想自杀。发表《天使的叛变》。

1915年 发表一些爱国主义文章。

1916年 发表《在光荣的道路上》和《死者的愿望》。在缺席16年后重返法兰西学士院。

1917年 日益悲观。4月女婿战死。为被判死刑的士兵呼吁。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高兴。发表《致阿根廷人的信》。

1918年　停战。《科林斯人的婚礼》在法国剧院上演。

1919年　签署“光明社”发表在《人道报》上的号召书，参加纪念饶勒士的示威。成为雅典大学博士。发表回忆录《小皮埃尔》。

1920年　8月末血管痉挛，瘫痪数天。10月娶埃玛为妻。发表《司汤达研究》。

1921年　《人道报》于1月11日宣布法朗士加入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11月获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时发表和平演说。

1922年　他的著作被教廷列为禁书。在《人道报》上发表《向苏维埃人民致敬》。发表回忆录《如华之年》。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宣布要清除“在法国有极多的凭兴趣入党的人”，法朗士不再给共产党报刊写文章。

1923年　4月7日立遗嘱。

1924年　4月16日，巴黎人民集会庆贺他80寿辰。10月12日去世。10月18日在巴黎举行国葬，安葬在纳伊。

ISBN 7-5407-0867-X/I・610

定价：　平　　装 19.30 元